

# 阅 读 声 明

您现在所阅读的这本电子图书由“风暴轻狂”制作出品。

本书版权归作者所有，“风暴轻狂”只负责制作发行工作。在保证原书内容完整的情况下，您可以对本书进行转载。如果您愿意，我们很乐意您在转载的时候写上我们网站的名字。

如果您需要使用本书中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用于某种商业用途，请联系作者，在征得原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您可以继续您的行为。但如果您没有征得作者同意而擅自用于某种商业目的，“风暴轻狂”将不对此负任何责任。如果您有意出版您的作品，或者您有制作好的别人的作品，我们都欢迎您授权我们为您制作或者出版，联系信箱是：[scdown@vip.sina.com](mailto:scdown@vip.sina.com)。

登陆<http://www.fbqk.org>即可进入风暴轻狂网站。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您跟“风暴轻狂”站长联系。

网站地址：<http://www.fbqk.org>

# 世界经典科幻小说全集

（第十二卷）



## 目 录



## 目 录

万年冻尸复活记.....	(德) 贝·舒谱恩/高红军...	(001)
蓝眼睛仙女.....	(英) 克里斯托弗/洪波.....	(006)
1.....		(006)
2.....		(008)
3.....		(013)
太空知音.....	(美) 琼·斯塔尔/武绍智...	(018)
奇怪的驿站.....	(英) 约·基帕克斯/崔健学	(024)
“采参人”的发现.....		(024)
伊诺克·沃利斯.....		(025)
中转站.....		(027)
盗尸事件的风波.....		(029)
共同的事业.....		(030)
流星.....	(美) 冈恩/武茂.....	(034)
休眠的艾拉尔.....	(英) 威尔斯/刘勤霞.....	(046)
孤独的机器人.....	(美) 克拉克/王明.....	(064)
A L - 7 6 走失.....	(美) 道·克里特/张晓雨...	(076)
仙女座星云.....	(英) 伊安·卡麦隆/华弘...	(094)
天龙星座的黑太阳.....	(美) 里加/刘勤霞.....	(106)
记忆公司.....	(美) 克·西马克/冯林.....	(127)
记性(忆)公司.....		(129)
神秘的按钮.....	(英) 詹·怀特/刘勤学.....	(154)
消声器事件.....	(美) 狄克逊/蒋伟.....	(165)



在北极底下.....	( 美 ) 纳·沙克纳/吕世国...	( 181 )
一  地磁暴.....		( 181 )
二  迷  路.....		( 183 )
三  北极底下的秘密.....		( 187 )
四  一百个死人.....		( 193 )
五  冰窟的炸裂.....		( 198 )
愤怒的幻影.....	( 英 ) 约·温德姆/王齐.....	( 205 )
1.....		( 205 )
2.....		( 207 )
3.....		( 217 )
4.....		( 222 )
5.....		( 227 )
6.....		( 229 )
7.....		( 239 )
冰下的梦.....	( 澳 ) 默文·德穆普西/黎明...	( 241 )
相会水星.....	( 美 ) 尤·里金/路向明.....	( 249 )
出类拔萃的新一代.....	( 澳 ) 赖特森/苏河.....	( 276 )

## 万年冻尸复活记

马伦先生生活在一个发达的社会里，但他对自己的生活总觉得不够满意。现在他正在一幢摩天大楼顶层的一个房间里，透过大玻璃窗，鸟瞰缭绕在大楼低处的白云。一阵强风驱赶着一团团白云迅速越过城市的丘陵。云层中间时而露出些许间隙，透过这些云隙，能看到远处的湖泊和森林，还有蜿蜒的河流。近来他已不常去那些自然风景区了，马伦先生望着西边30公里之外的那座人造山的山顶，那儿是9号城。在阳光的照耀下，它绚丽多彩，犹如梦幻中漂浮在云彩之上的一座仙岛。马伦先生心想，9号城中不知有没有像他一样对生活感到不满的人此刻也正往这边眺望。

当然，要从不满中解脱出来，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而且有许多人已经采用了它。但马伦先生却不愿意干这种事，他想，说不定会有一种新奇的经历在等待着他，如果自杀了，那么一切经历就会到此结束。

突然，一个发着亮光、拖着火焰尾巴的东西从下面的云层中钻了出来，一直向上，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蓝色的天空中，但看着宇宙飞船远去，心中没有激起任何波澜。想当初（那是很久以前），这样的情景曾经使他多么激动。他也曾一度作过太空旅行，在人类最伟大的探索道路上行进过。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人们对12个行星和50个卫星都已作过探索，那里已没有什么新奇的奥秘了。假如人类能够到别的恒星上去，也许还会有无数的奥秘供人们去探索、去发现。可惜的是人类

到不了别的恒星。

就在这时，马伦先生突然有了灵感。他想，人类进一步征服太空也许已是不可能了，那么人类为什么不试试去征服“时间”呢？他产生这个念头之后，站在窗前静静地沉思良久。这时，一场骤雨已经过去，风已把城市上空的云层扫尽。他又清楚地看见了远处那几乎被人们遗忘了田野和森林，要知道，那里曾经是人们唯一的家。

马伦先生把自己的想法讲给朋友桑德拉克先生听。桑德拉克觉得新奇，表示坚决支持。桑德拉克认为，这会给自己带来许多有趣的科研课题，又可以忙上一两年了。马伦也将有充裕的时间作出发的准备，抑或完全改变主意。

马伦先生实现自己相法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当他向朋友们告别时，脸上没有一丝一毫后悔或犹豫的神色。朋友们想，也许他生性高傲，不愿在大家面前显露出来吧。大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观察着他的准备过程，认为他只是想了一个新的方式去自杀而已。马伦走进他的小飞船，关上了舱门。朋友们慢慢地各自离去，又回到他们那平凡而枯燥的生活中去了。他们中也有几个人为马伦的飞走流过几滴眼泪，不过那只是短短的几分钟而已。

马伦对飞船作了最后的检查，然后就开动飞船起飞了。飞船越飞越高，速度也越来越快，按照桑德拉克预先设计好的飞行路线飞着。地球渐渐远去，变得愈来愈小，直到变成一颗淡淡的小星，消失在太空里，只有太阳还发出明亮的光辉。后来，飞船超越了一切行星，向着别的恒星方向飞去，太阳也渐渐地变得愈来愈小，变成一个小小亮点。

这时，马伦操纵飞船拐过弯来，让飞船在绕着太阳的大圆形轨道上飞行。今后，它几乎要永远在这条轨道上飞行下去。

马伦最后一次检查了一遍桑德拉克为他设计制造的各种仪器，然后钻进飞船内部一个特殊的舱室，把一扇沉重的金属门锁上。他知道，当他再把把这扇门打开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人类历史遥远将来的结局了。

马伦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机器按预定的程序动作，脑袋里空空的，什么也不想。一种气体通过壁上的小孔喷入这间密室，发出“哧哧”的声音，马伦连这些都没有听见。他的知觉就像缓缓退去的潮水一般，渐渐地消失了。

所有的空气都被赶出了这间密室，一切热量都被驱走，散进了冰冷的太空。马伦躺在一座特殊的“坟墓”里，这座坟墓将比地球上的任何一座坟墓都保持得久远，甚至会比地球本身还长久。然而，马伦先生的飞船不止是一座坟墓，因为飞船上的机器并未停止工作，每隔一百年，它里面的某些部分就会开动一下，某些部分关掉。这样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马伦就这样在冥王星处的太空里长眠，那儿一切都是冰冷的，除了微弱的点点星光之外，到处都是黑暗。他对地球上和其它行星上的生活全然不知。几百年过去了，几千年过去了，多少万年过去了。一度是马伦先生老家的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耸起的高山又沉入了海底，冰雪覆盖了整个世界之后又融化了……

当马伦先生飞船上的全部机器在久眠之后开始动作起来的时候，太阳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新鲜空气又通过舱壁上的小孔进入马伦先生躺着的密室，加温器又使温度渐渐回升，达到了先生可以重新开始活动的温度。一架特殊的机器轻轻触动马伦先生，以便使他渐渐苏醒过来。

马伦先生没有立即醒来。然而，桑德拉克的发明确实使人惊奇，机器的绝大部分都准确地工作，所以马伦没有死。

现在这艘神奇的飞船开始执行在遥远的过去就接受到的指令。飞船先是滑行，微弱的阳光照射在它的侧面。机器的温度慢慢地升高了。飞船飞得越来越快，沿着当初从那个年轻的世界奔来时的航线返回。它又回到了行星群里，强烈的阳光使它变得更加温暖起来。飞船开始寻找地球，没隔多久就找到了，开始时几乎没认出它来。

地球的大小与原先一样，但其它的一切都不同了。那些大洋在很久以前就已变成了陆地，月球已经在地球上撞毁了。现在的地球就像早先的土星一样，它的周围有条巨大的、由尘埃组成的圆环绕着它转动。

桑德拉克当初发明的机器操纵着飞船穿过了大气层，使它在一片坚硬的平地上着陆了。它已把马伦送回了地球，它的一切使命都已完成，假如这时地球上还存在着生命，马伦迟早总会被发现的。

确实，没隔多久，那些主宰地球的生物就发现了这艘飞船。这些生物的记忆力很好，对很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还能记得，所以对横在地上的这个黑乎乎的圆形金属物没有感到十分惊奇。他们聚在一起，先是对它讨论了一番，然后就用一些奇怪的工具撬开飞船的舱壁，进到舱内马伦睡着的那个密室里。

这些生物极其聪明，很快就理解了这个密室和这些机器当初的用意，并且找到了机器出毛病的地方，他们的科学家立即对它作了一些必要的修理。能让马伦在死之前，有一小段时间恢复一下知觉，这是他们期望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马伦渐渐地觉得眼睛出现了一丝光亮。一开始，他只知道自己还活着，别的什么也不道，既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随后，片断的记忆开始恢复了，这些片断的记忆又拼凑在一起，并成了连贯的意识。最后他终于想



起来了，他是马伦。他躺着，觉得身体非常虚弱，但他明白，当初的主意终于获得成功了，这给了他极大的满足。他当初对人类遥远的将来是个什么样子的疑问马上就会得到解答了，他马上就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主宰着地球。

体力略微恢复了一点，他渐渐睁开眼睛。一开始什么也看不清楚，虽则灯光柔和，一点也不刺眼。慢慢地有点看见了，他看见一些生物俯身望着他。他觉得这似乎在梦幻之中，因为按当初的设想，现在应当是他独自一人才对。

他又看了看，这些生物围着他的床站成一圈。它们形状细长，模样很怪。从他们眼光中看不出是友好还是不友好。

如果换了别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会大惊失色的，但马伦却只是微微一笑，那是略带点苦涩的微笑，然后就永远地合上了眼，他已完成了当初要做的事情。向“时间”询问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当他看到了他周围的这些生物的形象时，他明白了，人与昆虫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早已结束，但人没有赢。

## 蓝眼睛仙女

### 1

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获胜以后，弗伦克·马克·克拉根回到了加利福尼亚北部自己居住的那个小城。一天傍晚，一辆车窗上挂着不透光窗帘的黑色轿车驶到了他的家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身穿便服、但具有军人风度的男子。他们在一级棋手家里作客的时间并不长久。几分钟以后，马克·克拉根便和他俩一起走出家门，坐进轿车以后向着不知何方驶去了。

警方进行了调查，但由于没有任何资料，关于弗伦克·马克·克拉根失踪的案件便被搁在了一边，后来归入档案了事。

“那辆汽车真漂亮。”失踪者的邻居康洛老头对州里派来的调查人员说：“我真想坐上这种车去兜个风，可他们没有请我上车……”

轿车绕来绕去的走着，从小城开上了高速公路，向南疾驰了两个小时，途中一次也没有用过刹车。然后，车子拐到了一条任何地图上均未标出的道路上，很快地驶进一个用带刺铁丝围起的居住区内。轿车缓慢地驶经一些典型的正方形建筑物，建筑物的周围都是一些果树。最后，车子在长满冰草的小丘旁的一所房子后面停了下来。

两个穿便服的人先从车上走下来，他们认真地关好车门，便一言不发地向小丘走去。马克·克拉根跟在他们身后走着。突然，脚下的地面向两边分开了，面前出现了进入地下舱的入

口。他们刚一走上通往下面的梯子，头顶上的闸门便关闭了。再往下走，地下舱的构型变得像是一个普通的现代旅馆。狭窄的通道分别通往几条走廊。每隔一段相等的距离，便可看到一些房门，上面没有门把，但全都装着电子信号盘。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比较暗淡。沿着走廊两边的墙壁，立着一棵棵仙人掌。

终于，到了所要找的那扇门前。拨动信号盘，他们走进了工作室内。

桌子后面坐着一位身材瘦小的秃顶上校。

陪同马克 - 克拉根前来的两个人悄悄地离去了。上校向弗伦克点了点头，示意他在自己桌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

椅子似乎太矮了些，弗伦克坐着觉得很不舒服，似乎有人把他压得两肩着地似的，而又瘦又小的上校则从上面俯看着他。

“我很高兴您接受了邀请。”上校一边说，一边用他那对细小的眼睛盯着弗伦克：“您有可能要下一盘自己最好的棋。”

“但是，我得知参加棋赛的条件。”弗伦克说。

“条件很简单。”上校向他保证说，随后把一个文件夹扔到了桌上。

弗伦克打开文件夹里的护照一看，从照片看到的是他本人的脸，而写的姓氏却是杰夫里·皮尔逊。

“我得用这个姓名吗？”

“是的。”上校肯定地说。他用手指甲搔了搔面颊，似乎他对根本不需作任何解释的事再作解释实在感到腻烦：“姓名，这是第一件事。第二，您从来没有在加利福尼亚居住过。第三，不要走出住地的范围，不要向任何人打听什么，也不要回答任何问题。这个，”上校把圆润的手掌放到光亮的桌面上，加重了语气说：“对您的利益是至关重要的。而第四个条件，也是最主要的条件。”

您应该走赢一局棋。”

“假如我同意的话，我能得到多少报酬？”

“每月付给一万美元；等到棋赛一结束，一次付给一千万美元。”

马克 - 克拉根出汗了。可是，上校看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一千万？……”

“是的。现金、支票、黄金或者不动产，您想要什么都行。”

“我同意。为了一千万美元，我将为您走赢每一局棋。”

弗伦克在这个居住区内安顿了下来，给他安排的是一所单的、二层楼独院住宅，里面布置了舒适的家具。他花了几百美元添置了衣服，给酒柜和冰箱里装足了酒和食品。终于，弗伦克现在自信他已经是杰夫里·皮尔逊了。而实际上，如今只有一条回忆的细线把他同过去、同下棋的狂热、同一连串令人十分疲倦的循环赛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他之所以要赢棋，完全不是为了艺术、荣誉或者其他的昙花一现的满足，而是为了得到奖金，也就是为了果腹的面包。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一次得到解决，而且永远的解决了。

第三天晚上，弗伦克的餐桌上摆满了从军人餐厅里订的小吃和菜肴，还有最名贵的葡萄酒，点亮了屋里所有的枝形吊灯，还把磁带录音机放足最大音量，给自己往高脚杯里斟上葡萄酒，端起酒杯走到镜子跟前，和自己的“影中人”碰起杯来。

“祝你健康，杰夫里！”

2

在地下舱里，专门给了他一间大厅，它很像是宇宙飞行的控制室。



他的主要工具是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上面显示出了地球表面的全景，它被划分成了一个方块。上面哪些不同颜色的线条标明国界，而各个国家的全部面积上都布满了各种亮点、小圆圈、十字线，许多看不懂的记号和箭头。

有许多很小的亮点一直在移动。箭头的方向也在不断地改变。大部分箭头都指向闪现着不很亮的光线的欧洲中部。

“这就是您的游戏。”上校说，他对在皮尔逊身上所产生的效果感到非常满意。“在整个世界上，哪儿也没有和它相似的东西。这是我们国防事业的骄傲。杰夫里，您真走运。您将成为开创军事艺术新纪元的人物。从前，谁能用军刀或剑把别人的头砍下，他就成了胜利者。后来，开始了机器的战争。飞机和坦克对飞机和坦克。一场战争要打好几年。数百万吨机械装置被毁坏，无数的资源被白白浪费。到了今天，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转瞬之间就能结束。谁正确地选择了这个瞬间，谁就能获胜。这里不能容许错误，一旦发生错误，那就意味着死亡。正在开始的是智慧或者智能的战争。在屏幕上移动的那些亮点，便是我们的飞机、火箭运载器、潜水艇、装有火箭核弹头的坦克。每个作战单元都有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目标，让他们摧毁目标的指令便是从这个操纵台上发出的。需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找到敌方防卫处于最薄弱状态的瞬间，然后用铁腕加以打击。这就是您的棋局，杰夫里。您将成为民族英雄。许多最美丽的姑娘将主动和您交朋友，而您的一千万美元经过一年将给您带来五十万美元的利息！年青、富有、一切顺利而幸福的杰夫里·皮尔逊！而所有这一切都将在一瞬之间获得。

“我……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操纵台的人吗？”皮尔逊问道。

“这无关紧要，一级棋手。”上校一边回答，一边转过脸去：“我想，这完全无关紧要。主要的是要赢得这局棋。详细

的指示和说明您可以从格伦诺中尉哪里得到。他马上就来。我将随时听取您获得成功的信息。”

讲完这番话，矮小的上校转身走出了大厅。他走路的时候有点一步一跳似的活像是只机械鹦鹉。

中尉用了很长的时间，枯燥无味地向皮尔逊解释怎样使用操纵台，怎样读出各种信号，火箭运载器移动的意义，有关信息正在不断地传到电视屏幕上来。

在空中，在水下，在阿里佐纳和萨哈拉大沙漠中，巨大的战争机器在不停歇地工作着。杰夫里似乎感到，他听见了正在大西洋上空飞行的超音速轰炸机的吼声。他明显地感觉到大地在颤动。后来，他才明白这是飞机产生的震动和嗡嗡声。

“如果电子计算机发出了您的信号，那么，国际部长、总统和侦察总长就会收到这个信号。如果他们三个人全都在三秒钟内按下自己个人操纵台上的启动按钮，这就意味着发射火箭装置。

皮尔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教练操纵台上学习操纵各个战斗点。渐渐地，在他的内心唤起了比赛的狂热。他以一级棋手的手法变换着歼击机和潜水艇的路线，以便通过防御系统中的缺口歼灭敌人。不久，操纵台又和一些军事卫星联通了线路。

在同电脑作战的过程中，皮尔逊几次发出了攻击信号，这时，屏幕上立即浮现出了死亡区的暗斑，它意味着敌人已被消灭，敌方的技术装备已不能使用。

格伦诺以赞美的神情看着皮尔逊。

过了半年，杰夫里的口袋里已经响起了五万美元的簌簌声。他被委派去操纵一个小型的操纵台，任务是镇压一个非洲小国的抵抗。哪个国家里有不少铀矿，他们打算把这些铀矿收归国有。

到了第二天，皮尔逊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合适的、算得很准的一系列棋步，计算出了轰炸机和携带火箭的歼击机的运动路线。他用键盘输入了各项数据，然后像在梦中似地听着转换开关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整个落入攻击区的地段上布满了灰色的烟云。

在快乐的欢呼声中，以瘦小的上校为首的一批军官走进了操纵厅内，他的秃顶也由于激动而泛起了绯红色。

“我早就说过，这位小伙子是个宝贝！”上校说道：“高级！整个作战行动才让我们花了5000美元！要是按照陆军参谋部制定的战略战术，就得让我们白白花掉150万美元！杰夫里，值得为此而干上一杯！今天我请客！”

这伙吵吵闹闹的人离去了，可是皮尔逊却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觉。他感到很愉快，因为他的考试合格了。凭着他的智慧，运用了如此大量的变化无常的数据，解决了非他杰夫里谁也解决不了的难题。可是，他的背上却在起鸡皮疙瘩。他知道，现在这个非洲国家已燃起熊熊大火，人们正在倒塌的建筑物底下被窒息，而整个土地则遮蔽在灰尘和烟云之下。

在上校举行的小型晚宴上，皮尔逊喝醉了。两名值班军官挽扶着把他送回了住处。他被放在沙发上，脸朝下，免得被憋死。整个夜晚，他梦见自己骑在穆斯登野马背上，在炎热的北美草原上奔跑。

后来，他梦见自己坐在一条山溪旁，周围像蝴蝶似地飞来了许多蓝眼睛的仙女。杰夫里渴极了，嗓子干得直冒烟。可是，仙女们却跳起了环舞，她们转着圈，不让他走出她们的包围圈。

杰夫里试图跳出环舞的圈子，然而他却跳不过去。于是，他从地上拣起一块石头，往这群会飞的淘气女子掷去。石头落在了一个年轻的仙女头上。她喊了一声：

“杰夫里杀了我！”便倒下了。

一刹那间，这些蓝眼睛的仙女们便向着四面八方飞去了。

杰夫里好不容易挣扎到了小溪旁，向着凉凉的、清澈明亮的水流俯下身去。可是，当他的嘴唇刚要够着水面时，水流便离他而去渗到了沙土中。在他的红肿的嘴巴前面，剩下的只有热气腾腾的河床。仙女的小小尸体变成了一只死蝴蝶，而整个山谷里到处都是已经死掉的和正在死去的蝴蝶。空气中充满了干枯翅膀的簌簌声，以及从干枯的河床里散发出的苦涩味。

后来，刮起了一阵热风，把原来的仙女们的尸体吹了起来。她们在杰夫里面前转着圈，跳起了疯狂的环舞。这时，天空在旋转，石头在移动，杰夫里感到天旋地转，不由得跌倒在热得烫人的石头上。

噗通一声，皮尔逊从沙发上掉了下来，他这才苏醒过来，挣扎着爬到插着兰花的高水罐旁，把花扔到地上，开始饮罐里的水。他贪婪地喝着，大口大口地吞着。然而，就在他还没有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水和胃里所存的东西却都从嘴里吐了出来，因为水里散发出了尸体的气味——他忘记了这些兰花有着烂肉般的古怪气味。

半死不活的皮尔逊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把头伸到水流下面。他久久地喝着、喘着气、哽咽着。

他的头脑里始终没有摆脱梦境和仙女的奇特声音：“杰夫里杀了我”。

皮尔逊的神智还没有清醒过来，上校又派人把他叫到了地下舱里。他费劲地整理好衣服，咽下了一把揉碎的药片，迈开不听话的双腿向小丘走去。

脸面发肿、然而却生气勃勃的上校在操纵台旁等着他。上校用一个断然的手势把屏幕指给杰夫里看。屏幕上在闪烁的火



光中出现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灰色斑点。

“又接到了一道命令。”

“我不干了。”皮尔逊声音嘶哑地说：“我是棋手！我不是杀人的凶手！战争不是我的职业！”

上校的脸沉了下来。他用力地咆哮起来；在他那虚弱的身体里居然还能发出这样的气力，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

“我们是签订了协议的，你要想离开这儿，除非你替我们赢了这局棋！别耍小孩子脾气！”

皮尔逊掉进了一口深井，正在往下掉着。

他的心口酸痛起来，胸闷得差点儿接不上气，眼前一片黑暗。上面的远处正在缩小，只露出了高不可及的一方蓝天。他想喊又喊不出来，双手使劲地去抓那些又滑又湿的圆木，但却无法抓住。

他掉进了百年不见阳光的凉水里，水淹没了他那向下飞坠的身体，上面的一小方蓝天也消失了。

皮尔逊坐到了操纵台后面。

从那时起，转换开关又咔嚓咔嚓地响过两次，看到屏幕上升起了黑色的烟云，遮蔽了河流、田地、丘陵和丛林。还有那蝴蝶们旋转地跳着环舞的山谷。

从这以后，皮尔逊被调到了主操纵台上。

### 3

常常使皮尔逊不寒而栗的一个念头是：要是他找到了那唯一的、能够消灭在屏幕上占据着半个地球的对手的作战进程，结果又会怎样呢？

数千枚火箭将同时发生震耳的巨响。半个世界将陷入一片



火海中，混凝土的楼板将纷纷塌落，钢轨被烧成扭曲的圆圈。

“不过这毕竟是战争。”他自己安慰着自己：“他们也有卫星、飞机、火箭。他们同样把打击目标瞄准着我们，他们也希望置我们于死地。”

皮尔逊正是带着这种情绪，坐在操纵台后面进行习以为常的调度作业的。

可是，在这个大型操纵台上，一切全都是另外的样子。

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坚强战士展开了交叉的双臂，正准备决死迎战。

有的时候，皮尔逊巧妙地算准的一系列棋步会突然遭到破坏，仿佛是从内部发生了爆炸似的。有的时候，他自己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原先的状态，似乎是他在这信号之林里遭到了妖怪的迷惑，弄得他昏了头，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原来的树桩那儿。

当皮尔逊对他认为是薄弱的环节展开了致命的进攻时，进攻却往往会受阻于坚不可摧的防御。

每当皮尔逊沉溺于同不露面的对手所进行的奇怪的决斗时，他忘记了在屏幕上如此轻易地调动的那些亮点实际上却是飞机、军舰、快速登陆军团；他忘记了它们是在数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各个分队正在警报声中出发和完成着无法理解的急行军；他忘记了它们是像幽灵似地在浓雾中悄然移动的装甲军舰，也忘记了成千吨的燃料正在喷气发动机的喷嘴中燃烧。

终于，有一天早晨，杰夫里刚刚来到班上，上校便把他叫去，傲慢地对他说：

“从这个月起您的工资将要减少。这是司令部的决定。您是不是在和他们玩捉迷藏游戏？这是在挥霍纳税人的钱！还有，经常调动部队引起了一部分参议员的疑问。我们可能会遇到麻烦。总统对此很不满意，皮尔逊！见他的鬼，进攻吧！”

与此同时，在许多亮点的一片混乱中，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游戏中，皮尔逊模糊地感到了某种他所熟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预感变成了确信无疑。接连有好几个晚上，他忐忑不安地寻思着，是否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报告上校。

国家的国防委员会认为，他们的操纵台是独一无二的。可是皮尔逊确信，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国家里，有着和这完全一样的操纵台。他熟悉对方的手法。只有伊凡·萨莫欣才会这样摆布对方的一些棋子。他是唯一曾经赢过弗伦克·马克·克拉根的人。

得出了这个结论之后，杰夫里·皮尔逊决定更加仔细地观察屏幕上的各种行动，并对最近几天里的事件作出分析。

不久，杰夫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瘦了，脸色发乌，脾气暴躁而凶狠。为此，格伦诺中尉向上校打了报告，要求把他调到其他部门去。

一天，皮尔逊请上校设法了解一下，俄国的一级棋手依凡·萨莫欣现在在哪儿，他正在搞什么活动。不久，上校通知他说，萨幕欣已在半年前死于一次空难。

这一消息使皮尔逊大为惊愕。现在，他确信这里隐藏着某种神秘的谜，存在着同两个奇怪地从正常生活中突然消失的老对手有关的秘密。

皮尔逊熟悉萨莫欣的手法，就同任何一个人熟悉自己的伙伴一样，因为人的声音、身形、脸可以改变，但他的思维方式却象指纹一样，只能是每个人所特有的。

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如果是萨莫欣在运用同样的操纵台同他作对的话，那么，就出现了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要知道，直到现在为止，皮尔逊并没有考虑过自己的防御问题。他一直在试图消灭敌方。但却忘记了敌方手中也会有致命的武

器。

皮尔逊开始走动算好了的一系列棋步，来与萨莫欣对抗。他让潜艇跳起了令人迷惑不解的舞蹈，把对方的注意力从陆军火箭装置的调动上转移开。于是，他看见东北方向上表示飞机的各个亮点连成了一条细线，而这条细线本来是可以由地下发射井的打击加以冲破的。萨莫欣失算了。皮尔逊使劲地揉了揉太阳穴。而当他抬眼再度观看的时候，他又重新落入了深井，感到又冷又暗。因为他看见了一道无法通过的障碍，而它在一秒种以前却是没有的。不但如此，他自己在加拿大的拉布拉多半岛一侧却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20英里长的毫无掩蔽的地带。

萨莫欣的潜艇正飞速驶向这条走廊。但是，它们又很快地转了一个大弯，划出了一个均匀的圆圈驶上了返航的路程，曲曲折折地在渔轮中间航行。

它们没有发动攻击。

皮尔逊终于对自己的问题得到了回答。

以前，他们也一定有过便于进攻的机会，不过他们却始终没有用过一次……

皮尔逊把对部队的控制重新调到了原先的状态，由参谋人员来掌握，而自己则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他的思路完全打乱了。

后来，他站了起来，像一个疲倦的行路人那样，吃力地沿着山溪的河谷慢慢走去。

他找到了那个头上淌血的仙山。她躺在那儿，就在他用石头把她击倒的地方。

杰夫里抱起她那很轻的身体，紧贴在胸前，尽量小心地不压皱她那轻盈的翅膀。然后沿着干涸的河床走去。他走了很久，

一直走到加利福尼亚他故乡的小城。他想走进自己家里，可是一大群爱看热闹的人不给他让路，不让他继续往前走。

人们好奇地看着死去的仙女，看着她那垂着脑袋的、令人可怜的身体。

“是我杀了她。”皮尔逊说。

街上响起了强音警笛的哨声，警车上的顶灯在闪烁，可是来的却不是警察。从吉普车上走下的是杰夫里所认识的、在地下舱里工作的军官们。矮个子上校仿佛是从地底下蹦出来似的。

“他疯了！”上校喊道。

就在皮尔逊痛苦地想着他该怎么办的时候，天上充满了啾啾的叫声和笑声。

从摩天大楼上飞下了长长一圈跳着环舞的蓝眼睛仙女。她们托起皮尔逊像一根羽毛一样把他举到空中。

上校和他的随员们全都呆若木鸡似地楞着。皮尔逊看到那些变得愈来愈小的身形在挥舞着双手，慌乱地走来走去，有的还在人行道上奔跑着。上校从皮套中拔出手枪，向着皮尔逊射击。可是已经太晚了。

仙女们把弗伦克·马克·克拉根抬到了很高的、子弹绝对够不着的地方。那儿只有蓝天，就是他从井底下向上看到的蓝天。——

天空，太阳和有力地扑闪着翅膀的仙女们的笑声。

## 太空知音

这是2028年，美国黑人总统怀特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沉思。美国总统是个孤独者，他为全国人民服务，但全国人民的孤独感却都由他一个人承受。他感到自己责任重大，他要告诉人们是非曲直，要向他们说明方针政策，并要使他们相信，人类每天都必须进行新的战斗，和平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这种职责越来越难以履行。他曾生活在黑人贫民窟，靠顽强的奋斗，跨进了总统的办公室。

门开了。总统的私人助理、怀特的儿子约翰走进办公室。他告诉父亲，“太空寻知音计划”的主任麦克唐纳博士从得克萨斯州的波多黎各基地打来长途电话，说是破译了一个来自外星球的无线电信号。总统听了一阵紧张，仿佛有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总统接通电视电话。一个已过中年的人出现在屏幕上，他表情平静、坚定而有些疲惫。“总统先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其意义不亚于我们发现原子能反应……我们收到了智慧生物发来的电文，他们生活的行星绕着一对叫卡佩拉的太阳旋转。我们不是宇宙中唯一的智慧生物，茫茫太空有我们的知音。该怎么给它们回电呢？”麦克唐纳博士的声音里充满兴奋。但总统关心的是怎样保密，不让外界知道电文的内容，至于怎样给外星人发回电，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之内。麦克唐纳直截了当地批评总统犯了个严重的错误。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总统不喜欢有人说他错了。他准备带约翰去基地亲自处理这件事。约翰站在门口显得犹豫不决，“总统先生，博士说得对。你错

了，这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又是一个难对付的家伙。在总统看来，凡是与人有关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从华盛顿到得克萨斯州的飞行短暂而又平稳。约翰兴致勃勃地读着有关“太空寻知音计划”背景材料的简短介绍。监听宇宙信息是通过在轨道上环绕地球旋转的射电望远镜进行的。开始执行计划的头30年中，监听人员听到的只是一片沉默。巨大的努力，丰富的想象，没有引出任何结果。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的热情也逐渐衰退了。基地的主任像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基地工作人员的士气一直不振，提供资金也只是敷衍塞责，马虎了事。后来，麦克唐纳来了，他重整计划，确认了工作的长期性，使得研究工作得以继续进行。这些计划执行了50年之后，人们才接受到了来自外星的信息。

波多黎各幽然寂静。麦克唐纳正在大楼里等候，他将那份电文原件交给总统。这是计算机把电波信号解译出来的第一份材料。怀特很勉强地接过电文，那情景就好像是接过一张法院的传票。他看了看电文，只见一张白纸上乱七八糟地排列着无数黑点。这算是什么电文？他把电文翻过来看了看背面，似乎要从那里看出点名堂。麦克唐纳耐心向总统解释说：这是一份非常特殊的电文，它是由589个点与空白，19个横空格和31个竖空格组织的一个图案，一张卡佩拉人画的自身图像。怀特又对图案端详了一番，这时他才恍然大悟，这种画即使没有文化的人也能看懂。

麦克唐纳告诉总统，画中的好多地方还没看懂，但有些地方基本弄明白了。左下角和右上角的两个方块可能指两个太阳，右上方太阳下的小方块也许是行星。正中间的卡佩拉人好像用他的双臂——或许一只是手臂，一只是翅膀——一只指向左上方的太阳，一只指向卫星。这里面的含义是：这是太阳，另一



个是他们居住的星球。怀特不知不觉被吸引了，这简直就像在读侦探小说。

麦克唐纳继续解释那张神秘的图案。卫星下面是一至九的数字，数字是二进制。这是他们的计算系统。左边一排好像是他们的文字。这些词似乎同平行的图示有关。图画上卡佩拉人用右上肢指着的两个词，也就是卡佩拉文字中的“卡佩拉人”一词。这个词重复了三次，最后对着卡佩拉人下面的一点。如果这一点不是毫无意义的杂音的话，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个蛋，可能表示他们是生蛋繁殖后代。这样卡佩拉人的第二对肢体就可以解释了。那可能是一对能飞或者是退化了的翅膀。在这个图形里，卡佩拉人告诉了人们许多信息：他们是什么人，住在哪儿，叫什么，如何繁衍生息，如何思维。

怀特不无忧虑地想，卡佩拉人和人类一样用语言、数字和形象思维，但他们考虑的问题也和人类一样吗？是否也会考虑利弊得失，胜负成败之类的事？任何生物，如果在其生活的星球取得了支配地位，一定是好斗的。

麦克唐纳又递给总统一张画，这是他请一位艺术家画的。画上是一只大鸟模样的生物，有一对退化了的翅膀，头上戴着透明的头盔。透过头盔，可以看到异星人的脸，那脸型显然是经过进化了的鸟脸，但显示了智慧。由于发展了智慧，其整个形体就像人类的远亲。麦克唐纳请求总统同意公布电文，让世界所有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一起来解读，等完全解译后再给卡佩拉人发回电。总统没有回答，拿起一支钢笔在鸟的脸上涂抹了一番，然后把图片还给麦克唐纳。

那只鸟现在看上去已不像人类的远亲。它的嘴尖而长，嘴尖向下弯，这种鸟嘴是用来咬人的。鸟的眼睛向外突出，显得十分冷酷。这是一只在寻食的鸟。“如果是这样，那情况会怎



样呢？”总统问。卡佩拉人发出的电讯号中有模仿英语的声音，显然他们接收过地球的无线电广播，知道人类的存在，他们也许要入侵地球，把人类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麦克唐纳反驳说，人类同样也把卡佩拉人置于自己的手中，这实际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互信任。在总统眼里，这些科学家太善良了，智慧是不断追求利益的工具，仅此而已。麦克唐纳博士还是坚持要发回电，总统让他谈谈这其中的理由。博士回答说理由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异星人之间的交际对双方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除此之外，还有他个人的考虑，这就是能给世人留下点遗产。当回电到达卡佩拉星球之前，他早就离开了人世，但他能留下一扇洞开的门，一条通向宇宙的畅通的航线，一种对新世界的憧憬。

正在这时，中国大使给总统打来电话，他们已经知道了卡佩拉人的电文，他代表本国政府请求总统，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不要给卡佩拉人回电。紧接着，英国大使也打来电话，他对美国政府不透露电文内容的做法深感不安。苏联也收到了电文，正在草拟回电。“完了”，总统听完电话无可奈何地说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电文的？”总统问。麦克唐纳双手一摊，“知道的人太多了”，“寻知音”不是什么秘密计划，中国和俄国的交换学者在这个科学实验站同美国人一起工作，一起分享取得的成功。”他说道。

总统考虑的是社会的安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人类已经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制度，大家生活在福利时代。而“寻知音”计划也是这福利运动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小小的施舍，让那些科学家有事可干，不至于惹事生非。现在这项计划已危及社会的安定，它就应停止了。总统建议麦克唐纳，假装正在考虑回电，并正在搜寻新的电文，然后在别的地方建立新

基地，做些别的研究。麦克唐纳拒绝了，他不愿说谎。总统叹了口气说：“那我们找个会说谎的人。”麦克唐纳试图说服总统，只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他们就会把这看作一种探险事业，看作献给未来的一份礼物。从地球发电到卡佩拉，卡佩拉再回电，这一来一回需要90年！

怀特虽然还在说：“不，这完全错了。”但在内心深处他也为大家感到难过。他作出这样的决定，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星际交流，也不是因为他不能以长远的目光看待问题，他不能冒险。他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如果允许你发回电，你在回电中写些什么？”麦克唐纳从写字台上拿起最后一张纸，把电文交给怀特，说道：“这很简单，把解译的密码反译过去，告诉他们：我们是谁，住在哪儿，如何繁衍生息，如何思维。”怀特看着纸上的图案，哈哈笑了。图案上明显地画着父亲、母亲和孩子。正在这时，扩音机里传来一个急促的声音：约翰·怀特对电文有新解释！

约翰高兴而又激动地闯进办公室。两个太阳的符号不一样，右上方的太阳向外伸出一条线，左下方的太阳向外伸出两条线，科学家们把它解释为：太阳、较热的太阳。约翰从这些信息中，发现了卡佩拉人要告诉地球人的事情：远处的那个太阳也许增加了能量的释放，变得越来越热，也许变成了一颗新星。怀特立刻想到，天空中的太阳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引起地球上万物的根本变化，如果那样，人类会怎么办呢？是把这个灾难告诉宇宙中的其他智慧生物，还是保守秘密？麦克唐纳说：“这就说明他们为什么带着头盔。远处的太阳热度升高，这也许问题还不小，可怕的是，他们的太阳，显示了变成新星的迹象。”“那他们就要灭亡了？”怀特问。“是的。”麦克唐纳相信这种解释。大家一下子都沉默了。他们在为卡佩拉人哀伤，好像

这些异星人是他们的朋友。也许，他们确实已成了朋友。麦克唐纳期望与他们一起生活，已经整整20年了。现在他发现了他们，与他们进行了交际，结果却发现，他们要消亡了。

电文中看不出他们有逃跑的打算。恰恰相反，电文表明，他们接受了自然条件所带来的变化。电文中没有提到宇宙飞船，也许他们的人生哲学是逆来顺受，乐于安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地球人去不了他们那儿，他们也来不了地球。

“我们帮不了他们的忙，但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白等，他们与宇宙其他智慧生物的最后通讯获得了成功。而且，我们还要让他们知道，宇宙中的知音了解他们的处境，关心他们的处境，并要向他们表达良好的祝愿。”麦克唐纳说。他拿起那张回电，用钢笔在小孩头的上方画了一个卡佩拉人伸开双臂与人类拥抱的图像。怀特看了看画，想了想，看懂了画的意思。公众会接受这个回电的，这种交际会打开他们的眼界和理解力，使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好吧，把回电发出去吧！”怀特说。

夜幕下，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在慢慢地转动。怀特站在窗前，竭力想象电波穿越太空的漫漫旅程，但对自己的决定正确与否，尚存疑虑。他希望自己做对了。在想象中，他似乎听到地球人类和卡佩拉人都在说：“干得好，怀特！”

## 奇怪的驿站

### “采参人”的发现

克劳德·卢易斯是国家反间谍机关的秘密工作人员。两年前，他接受了一项调查任务，前往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一个农场附近，当起了“采参人”。很快，他结识了许多当地的人，并调查了解大量当地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掌握了有关伊诺克·沃利斯的全部材料。最近，他又找到了伊诺克·沃利斯家人的墓地，在三座坟墓前并列竖立着三块墓碑：第一块石碑刻有伊诺克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号，第二块石碑上是伊诺克父亲的姓名和生卒年号，而第三块石碑上刻的竟是一段世界上任何地方也找不到的奇形怪状的符号！卢易斯从未碰到比这更棘手的任务了！这个伊诺克·沃利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个伊诺克·沃利斯按年代推算下来，现在已经有134岁了，然而，他看上去只有30岁左右。他的亲朋好友以及同时代的人都已离开了人世，只剩下他一人孤单单住在祖辈遗留下来的老式房屋中。他生活中一切需要的东西都靠镇上的邮差给他捎来：肉、面粉、鸡蛋、雪茄烟、酒等等。每隔五到十年，他就派人送一批宝石到纽约的一家商号去。卢易斯调查了那家商号，知道他的宝石非同一般，卢易斯指示商人不露痕迹继续收购。最令人奇怪的是：伊诺克几乎订阅全国所有的报刊杂志，还购买了大量有关物理、化学、生物等等方面的最新的科学书籍。他的住房也极为奇特，卢易斯利用他

“采参人”的身份，曾经仔细观察过他的住房。这座房屋是矩形的，又长又窄，是一种瘦削型结构，与老式建筑不合拍，反倒有点现代化的味道。房子的格式也和它的主人一样，单薄、坚实。卢易斯几次从远处注视这栋房子时，发觉一刹那间，房子似乎笼罩在一片神奇的光焰之中，好象有一抹罕见的、浓缩了的阳光穿过浩瀚苍穹，将这座房子照耀得金光闪闪，使它显得超寰脱俗！然而，神光一瞬间又消失了……卢易斯一直都没弄清楚，究竟是真有奇异的神光呢？还是仅仅只是一种幻觉？一次，卢易斯趁伊诺克外出散步，偷偷溜到房子跟前，想开门进屋，只见门、窗上光滑异常，一尘不染。门上有一个普通的把手，但却相当光滑，手怎么也抓不住把手。那窗子是黑色的，没有窗帘，没有百叶，卢易斯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用手遮住阳光，使劲往里看，只是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玻璃上甚至连自己的映像也看不见，卢易斯意识到这座貌似平凡的房子，里边一定是神奇非凡的，它掩藏着不可思议的秘密。

卢易斯将他调查掌握的材料不知翻阅思考了多少遍，仍然得不出任何结论，迄今为止，他还一直没有找伊诺克面谈。他希望找到更确凿的证据，于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偷偷挖开伊诺克家墓地的第三座坟墓，取出尸体，连夜运往华盛顿。

### 伊诺克·沃利斯

伊诺克·沃利斯是一个健壮的人，他在1863年时曾当兵服役，参加过多次战斗，至今，还保留着一些来自艰苦年代的本色，肩平臂直，昂首阔步，转身敏捷，看得出是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由于他长年沉默寡言，深居简出，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早已对他永葆青春这桩奇事儿见怪不怪了，在一起时



也很少谈到他，几乎是忘记了他的存在了。

伊诺克就在这样保守封闭的环境中自由自在，独往独来，他每天照例去一趟镇上的邮局，从他家到邮局，中途要经过一座山坡。此刻，他正沿着林木葱葱的小径走着，满山遍野的兰花盛开，香气扑鼻。他走走停停，看一会儿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又看一会儿飞鸟在空中盘旋；然后又蹲下去观察蜗牛爬过的路迹，接着又站起来仔细考究树皮上斑驳的苔藓……一路上，花、鸟、树木都和他交上了朋友。他沿着小径走去，穿过森林，踩过一片草地，远远望见一湾清泉，泉边坐着一位少女。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渔翁哈克的聋哑女儿露丝。

露丝风姿绰约，清丽灵秀，别有一种自然之美，令人一见倾心。她坐在泉边，伸出一只手，纤细的指头上托着一只五彩缤纷的大蝴蝶。伊诺克缓缓地走近她，在她身后一米左右站住了。那只蝴蝶一只翅膀是挺括的，另一只翅膀因受伤而卷曲，翅上的香粉也散落殆尽。伊诺克忽然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那只受伤的翅膀重新鼓动起来，一度消失的香粉又回到翅膀上，那只蝴蝶在少女的指头上悠然自得，翩跹起舞，然后展开双翅，飞越林间草地。姑娘双目炯炯，目送着远去的蝴蝶。伊诺克走上前去，希望她看见自己，可是她仍然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之中，直到蝴蝶飞到山坡那边再也看不见了，她才转向伊诺克作了个快乐的“飘”的手势，那意思是蝴蝶的翅膀治好了，它飞走了。伊诺克伸手摸摸她的脸蛋，作为友好的表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见她长大。在世人眼中，这位聋哑姑娘也是个怪人，她不和任何人来往，深居老林。春来秋去，只和花鸟打交道，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安逸而恬静。只有伊诺克能够理解她，而她仿佛也能理解伊诺克，他们俩虽然从未交谈过，但已是心照不宣的好朋友了。

离开露丝，伊诺克继续沿着山坡的小径，朝邮局走去。到了邮局，温斯洛·格兰特已在等他了，老温斯洛今天不仅给他带来许多报纸杂志，而且，还送给他一件礼物。伊诺克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用蜜腊木雕的他自己的肖像，约有30公分高，阳光照着，简直象一块金色的晶体。伊诺克高兴得双手微微颤抖着。温斯洛对他说：“这些年来，你送给了我不少珍贵的木料，都是人们没有见过的，我挑了一块，刻了这个雕像送给你。”伊诺克说：“太谢谢你了，我非常喜欢！你一直帮我从城里捎来各种东西，现在又送我这么好的礼物，叫我怎么谢你呀！”温斯洛忙说：“我喜欢你，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过问这些，我总觉得喜欢你。”“要是我可以对您直说我是谁，那我就会高兴死了。”伊诺克答了一句。“不过，你还是当心些好，最近那个采参人好象老在打听些什么，我怀疑他根本不是在这儿采人参的，倒是想搞别的什么鬼名堂。”听了温斯洛的话，伊诺克立刻警惕起来。他回想到那“采参人”似乎老在暗地窥视着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是为什么总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呢？甚至为什么也没找他本人谈谈呢？离开邮局，在返回的路上，伊诺克担心着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心里沉甸甸的……

### 中转站

回到家中，通讯机器在呼啸。伊诺克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赶到机器旁，按了按电钮和电键，呼啸声停止了。他念着映在屏幕上的文字：

“发号406302，发往站18327，我将于你们时间今晚到达，请准备咖啡。尤利塞斯。”





伊诺克念到这里，乐得合不拢嘴。尤利塞斯，这个外星来客，他的到来，或许能帮他度过任何难关。因为正是这个尤利塞斯在他这儿建造了地球上第一个宇宙生物星际往来的中转站，从而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道路。

回想起第一次见到尤利塞斯大概在一个世纪以前，那天，伊诺克双手围膝，凭栏远眺，观察着西方的雷雨，忽然一个瘦长个子走到他跟前向他讨口水喝。伊诺克为他打来一桶清凉的水，他一口气喝光，接着他告诉伊诺克他不是地球上的人，而是银河指挥所派出的稽查员，他们想在地球上建立一个中转站，便于宇宙生物在星际间的旅行。伊诺克当时听傻了，他根本不相信这些话。只见尤利塞斯取下脸上的假面具，顷刻间，狂风四起，雷雨交加，伊诺克蹦起身，抓住陌生客人的胳膊，将他拉到屋里。这时，他才看见一张五颜六色的大花脸，僵硬狭窄的颌骨，尖尖的嘴巴，大大的眼睛活象人们形容的魔鬼！伊诺克着实吓了一跳，不知说什么好。尤利塞斯友好地向他伸出手，对他说：“你不必害怕，我的确是星际来客，我们看中了这所房子，想将它的内部改造成银河系的一个中转站，这房子成为站房后，你就担任管理员。”伊诺克还没有听明白，尤利塞斯接着说：“你不妨这样设想一下：这里是一个火车站，除你之外，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条铁路和这样一个车站，地球上任何人都休想买到这条铁路的客票。这是专门供外星人服务的车站。”伊诺克终于听明白了，并答应了他的要求。

从那以后，他的房子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站”，房间里早先的东西只保留了一个砖砌的老式大壁炉，伊诺克说什么也不让银河系生物把它拆掉，现在成了他唯一的伙伴。壁炉上、桌子上到处陈列着五光十色的摆设。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些都是天外过客送给他的。房子的另一头放着一台复杂的机



器，很高很大，一直顶出楼面，那是供旅客作星际往来航行用的。他在站内什么也不缺，那些陌生的生物给他提供了一切生活和保健方面的必需品。偶尔他也通过温斯洛到城市去采购一些人间的食品，这只是在他升起对自己星球上的物质的欲望时才会这样做。有时，他也把一块肥肉、一打鸡蛋送到别的中转站去，这些食品一到了那边就成了上等菜肴，各处还纷纷向他订货哩。在这个站里还有一个奇特的好处，那就是永远也不会衰老，外出散步时，或坐在阳台上欣赏夕阳残照时都会变老，但只要一回到站中，就会回复年轻，停止衰老。

伊诺克就这么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现在，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外星朋友，然而却与地球上的人们越来越疏远了。其实，他心里是很热爱地球的，他希望今后能利用他的双重身份，为地球上的人类做些有益的事。

### 盗尸事件的风波

夜幕降临，尤利塞斯准时到达。他站在暗处，活象一个凶暴的小丑，要不是他性情格外温柔敦厚，伊诺克每次都会被吓得半死。

“总算把您给盼来了，咖啡已经煮好了。”伊诺克高兴地说。尤利塞斯举起杯子呷了一大口，伊诺克见他神色不对，忙问：“出了什么事？”尤利塞斯点点头，“你还记得几年前在这儿死去的天琴星人吗？”伊诺克说：“记得。当时，我完全是按照要求办的，他现在葬在我父母坟墓的旁边。”尤利塞斯接着说：“你知道吗？现在尸体已经不见了！”“什么？尸体不在了？这不可能！”伊诺克叫了起来。“是的，尸体已从棺材里被弄走了。”“而且，”尤利塞斯继续说道，“天琴人正在利

用这次盗尸的事件大造舆论，扬言在地球这样凶残狠毒的星球上是万万不宜建立中转站的，他们会闹个不休，一直到逼迫我们放弃这个中转站为止。”伊诺克突然想到这一定是那个“采参人”干的，他一下子紧张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尤利塞斯说：“是呀，得赶紧想办法，今天晚上将有一个天琴人到这儿来，他是以官方代表的身份前来提出公开抗议的。”“向我吗？”“向你，并通过你向地球提出抗议。”“这与地球有什么相干呢？他们一无所知呀！”“话可不能这么说，在银河系指挥所看来，你就是地球，你代表了地球。”伊诺克直摇头，不知说什么才好。尤利塞斯又说：“看来保留地球上的这个中转站是毫无希望了，但是，就你个人来说，还有选择的余地：要么在地球上做一个凡夫俗子，终其天年；要么随站迁往别的星球上去。银河大家庭希望你能作出抉择。”“这不成最后通牒了？”伊诺克坐在那儿呆住了。这么可怕的消息！什么都完了。他感到，不仅是他的个人前途而且地球上的一切希望都付之东流了。只要中转站迁走，那么就意味着地球将变成银河系中一个无所作为的地区，援助、学习机会、相互交流等等都将落空。地球所面临的仍将是漫漫长夜，地老天荒。

### 共同的事业

“说什么也得保留地球上这个唯一的中转站。”伊诺克在心中暗暗下定决心，正在这时，天琴星的客人到了。只见他身上笼罩着一层金色的薄雾，显得仪表堂堂，精神矍铄。他向伊诺克说明了来意。伊诺克说：“我必须亲自调查一下，希望能证明你们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我这就出去实地察看。”天琴人心平气和地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就陪同你一起去。”

于是，伊诺克领着天琴人一直往前走，天琴人身上金色的薄雾在地面上映出一个圆圆的光环。

来到墓地，果真发现尸体不见了。伊诺克非常气愤，“回去吧！”他忿忿地说，几乎沉不住气了，“我知道这是谁干的事，我得找他要回尸体！”天琴人仔细看着墓碑上刻的文字，“这是你写的吗？我没料到你也懂我们的语言文字。”“是的，我很早就学会了。但是，我是按照银河系大家庭的指示，用你们的文字写了几段碑文。”伊诺克说到这里停住了，他看见那天琴人还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碑文，便小心翼翼地问道：“是不是我写错了什么？”“有两个字写错了。”天琴人答道，“不过，这都无关紧要，最主要的是你把我们当作是你自己家庭中的成员，这说明你是很讲友谊的。”天琴人说到这儿，然后很友好地握握伊诺克的手说：“看来，尸体的失踪是个误会，只要你在24小时之内找回尸体，我想，我们会撤消对地球的抗议的。”

伊诺克听了非常激动，他要连夜找到“采参人”，他知道“采参人”和渔民哈克很熟，于是直奔哈克家，希望打听到“采参人”的下落。没想到一到哈克家，正好碰上“采参人”。伊诺克冷冷地说：“我想和你谈谈，请到外边去。”“采参人”随他走到屋外对他说：“我叫克劳德·卢易斯，我在国家反间谍机关工作。”伊诺克迫不及待地说：“是你从坟墓里弄走了尸体吗？”“是的。”卢易斯坦然地承认，“因为那个碑文实在是太奇怪了……”“尸体现在在哪？”“……在华盛顿。”“你赶快想法送回来！越快越好。”伊诺克脸色铁青，那声音几乎是在下命令。“总得给我一点时间吧，就是空运回来也需要24小时呀！”“那就尽快办吧，只能提前，不能拖延一分钟！”卢易斯平静地说：“为什么这么急，总得告诉我什么原因吧。”“这关系到地球上人类的命运。”伊诺克一字一板地说，“等你把

尸体运回来，我们也许可以谈下去。”“尸体一定运到。”卢易斯斩钉截铁地保证。“还有”，伊诺克想了一会儿，然后果断地说道，“我还想和一位决策人物谈一次，总统，外交部长，或联合国秘书长都行。”卢易斯说：“我去准备一套短波通讯设备，你放心好了。”

卢易斯火速飞回华盛顿，尸体经检验，确定不是地球上的生物。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伊诺克是地球上唯一能和外星人交往的人，他的房子肯定也不是人间的房舍，这个发现对地球来说简直是太重要了！卢易斯将情况直接报告了总统，立刻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总统指示：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住中转站，并争取尽快与外星人取得直接联系。

尸体运回来了，墓合上了。墓前站着尤利塞斯、天琴星人、伊诺克、卢易斯，还有露丝，他们久久地看着那墓上的碑文。伊诺克激动地念着：“这里长眠着来自陌生星球上的一个生物，但是他不会感到孤寂的，因为全宇宙的生物都是一家人，‘星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安息吧！”这充满深厚情谊的碑文将大家深深打动了！虽然卢易斯是第一次见到外星人尤利塞斯和天琴星人，但却没有一丝害怕，他们友好地握手。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只见天琴星人身上那金色的薄雾飘开了，一瞬间，飞到聋哑姑娘露丝身上，顿时，露丝身上的万道霞光照耀着周围的一切，古色古香的中转站，绿茸茸的墓地，都沐浴着金色的光辉。尤利塞斯兴奋地大叫起来：“她正是我们寻找多年的和平天使！我要立刻将她带到银河系大家庭中去。”卢易斯和伊诺克商量了一会儿，然后伊诺克问道：“我们能不能选派露丝作为地球的和平代表，向银河系大家庭发出邀请，在地球上召开一次宇宙生物的和平大会呢？”尤利塞斯说：“这个主意不错！地球上有露丝这样纯真无瑕、向往和平的使者，

我想银河指挥部是会同意的。”天琴星人也高兴地说道：“这次我来地球，亲眼看到这里的人们是珍视友情，热爱和平的。看来，我们是应该消除对地球的成见，尽快让地球参加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来！”

伊诺克和卢易斯现在已成了好朋友了。他们送走了尤利塞斯、天琴星人和露丝，又和总统通了话。他们俩将一起在中转站工作，为了人世间，为了银河系，为了全宇宙的和平事业而共同奋斗！

## 流星

在新年元旦那天，几乎有三个天文台同时发出通知说，海王星的运行不正常。海王星也是绕太阳旋转的一颗行星，但是它比起其他行星来，离太阳最远。早在十二月间，天文台就已经提出要大家注意，海王星的运行速度有减低的倾向。这个世界上，知道有海王星存在的人本来不多，这种消息很难引起人们的兴趣。天文台接着还发现，在这颗受干扰的行星的区域里，有一个遥远的模糊的光斑。这个发现，除了在天文界之外，也没有成为令人兴奋的消息。但是，科学界人士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个惊人的情报，大大值得重视。此后，他们一直密切注意着：这个新天体在迅速增大，迅速变得愈来愈亮。它的运行不象其他行星有一定的轨道，而是在流窜。海王星和它的卫星显然受到它的影响，发生了一种与平时不一样的偏转情况。

没有科学训练的人很难了解太阳系的处境是极为孤立的。太阳连同大珠小珠般的行星、如尘如埃的小行星和难以察觉的彗星，在无边无际的浩渺的太空中浮着。在海王星的轨道之外，有一个空间，在那个空间里，尽人类的观察所能及的地方，全是一无所有，渺渺茫茫，既没有热，也没有声、光，它的范围有一百万哩的两千万倍那么大。这个距离还只是个最小的估计哩。越过这个距离，才能发现离我们最近的一些恒星。除了少数彗星之外，人类还不知道，有什么物质闯进过这个深渊般的空间。到了二十世纪早期，这个陌生的流浪者才出现。那是巨大的一堆物质，是个庞然大物，非常沉重，它不声不响地突然

从黑暗、神秘的太空闯进了光辉灿烂的太阳的领域。到了第二天，可以用任何过得去的仪器来看到它。它象一个直径不明的光斑，它和狮子星座的轩辕十四靠近。过了不久，用一只看戏的望远镜也能看见它了。

新年第三天，两半球的报纸的读者都第一次意识到：天上出现异常现象，实属重大事件。一份伦敦报纸给之条新闻加了《行星相撞》的醒目标题，并且宣布了专家的意见说，这颗陌生的新行星，也许会和海王星相撞。社论作者对这个题目更是夸大其辞发挥一通。因此在1月3日那天，地球上大多数首都的居民都不免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期待心情，期待着即着来临的异常空中现象。当黑夜在日落后来临的时候，地球上有着千千万万的人抬眼观望天空，但看到的仍是熟悉的星星，和平时一般无二。

等到在伦敦已是黎明，双子星座的北河三西沉时，头上群星的光芒愈来愈暗淡。冬天的黎明，日光没有穿透力，仿佛在逐渐凝聚起来。煤气灯和蜡烛在窗子里发出黄灿灿的光，说明人们已经起床。打哈欠的警察看见了这颗东西。市场上熙熙攘攘的群众停住脚步，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看见一颗巨大的白星，实然间闯进了西方的天空。赶着去上班的工人因为停下来看新星，从而耽误了工时。送牛奶的人，赶新闻车去派报的人，都为了在路上抬头仰望新星，忘记了用户在等待他们。逛了通宵，脸色苍白，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回家去的人们和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们也都看了很长时间，觉得比工作还要累。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哨兵边走边看。在乡村中，日夜辛勤因而步履艰难、已在田头劳动的农民和私捕岛兽、偷偷回家的人都是在野外看到这颗星的。远离陆地、轮流执行警戒任务的海员们是在海上看到的。总之，在晨光熹微中，举国上下都知道出现了这样一颗



新的星。

这颗星，比天上的任何一颗星都要亮，比晚上最明亮的那颗星还要亮。它又大又白，在天明一个钟头以后，依然发出一闪一闪的光。它不仅仅是一个闪烁的光点，而且是一个皎洁辉煌的小圆盘。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地方，人们睁大眼睛望着它，感到恐怖。他们奔走相告，认为天上的明亮的信号预示着战争，瘟疫的灾难将要临头。壮实的波尔人、黧黑的霍顿笃人、黄金海岸（现为加纳共和国）的黑人、法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站在驱走了寒夜的晨光下，观看这颗新生星的落山。

在许多天文台中，大家兴奋得惊叫起来，但是又不得不努力抑制住感情，来做进一步观察的准备。因为两个遥远的天体迅急地冲撞到一起，是一种壮观。人们急急忙忙把照相设备、分光镜和这样那样的用具聚集起来，为了记录这个新奇的惊人的景象，这是一个星球毁灭的景象。海王星是我们地球的姊妹行星，但远比地球大得多，它蓦地投入死亡的火焰，令人感到一个星球的毁灭。来自外层空间的陌生行星，公然袭击海王星，两颗坚实的球体剧烈震荡起来，产生热量，立即变成一堆白炽的庞然大物。那天黎明前的两个小时，这颗惨淡的大白星绕着地球转动。当它向西落去，太阳跨在它上面时，它才渐渐褪色。各处的人无不感到新奇和不可思议。尤其是海员，他们在海上习惯于观察星星，但这次在事前来不及听到新星来临的消息，便突然看见它象一个小型的月亮似地升了起来，并且向天顶攀登，挂在头上，随着夜的消逝而向西坠落，他们都感到十分惊异。

接着，当它上升到欧洲上空的时候，到处都是观看的群众。他们在山坡上，在屋顶上，在露天里，一个个向东望着。巨大的新星升上来了。前面放射出一道白色的亮光，好象熊熊燃烧



的烈火。头一天晚上已经看见过它的人，走近一瞧，就大声喊道，“它更大了！”“它更亮了！”虽然它还远没有西沉时的蛾眉月大，可是它比蛾眉月要亮得多。

群聚在街头的人们喊道：“它更亮了！”在光线微暗的天文台里，观测者们屏住呼吸，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不约而同地说道：“它更近了，”“更近了。”

一个声音接着一个声音重复着：“它更近了。”嘀嗒作响的电报机也发出这个消息。这声音也循着电话线传播出去。在许许多多的城市里，工作态度严肃的排字工人们都在排着有关的铅字：“它更近了。”在办公室里，工作人员们放下笔来说：“它更近了”，被这个实实在在的新奇事情震惊了的人们，在千万个地方谈论着这件事，他们忽然想到“它更近了”这句话里包含着的一种极为怪诞的可能性。这声音顺着清晨醒来的街道急急地传过去；在寂静的农村里，这句话沿着霜浓露重的小径，被大声喊出来。人们通过电报得知较多的情况后，便站在家门口的黄朦朦的灯光下，对过路人喊出这个消息：“它更近了。”俏丽的妇女们，在跳舞时，听到别人讲笑话似地讲出的这个消息，装模作样地表示出实际上她们并未感觉到的关心。“更近了！真的！多么稀奇！发现那种奇迹的人必然是非常有才华的”！

街头的乞丐，在寒冷的冬夜抬头望着这颗新星，嘴里嘟囔着：“还应该近一些。冬夜太冷了，冷酷得跟慈善团体一样。不过，就是它真的更近了，也未必能暖和吧，反正一样。”

一个妇人跪在她死去的亲属旁边，哭哭啼啼地说，“一颗新星跟我有什么关系？”

早早起来准备考试的学生在苦思冥想，解答考题——“离心力，向心力”，他用拳头支着下巴说道：“如果一个行星停

止飞驰时，失去它的离心力，那么结果会怎样？向心力将控制住它，使它掉到太阳里去！”

“我真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正挡在它的去路上？”

又过去了一个白天，在霜冷的日暮之中，迟睡的人们又看见了这颗奇异的新星升起来。现在它是那样的明亮，日落后，高悬在空中，显得十分硕大，月亮和它相比，变得暗淡萎黄，仿佛成了它的幽灵。在南非的一个城市里，有个大人物结婚，街上张灯结彩，来迎接他在举行婚礼后带回来的新娘。这时天上出现了新星，光彩夺目。阿谀奉承的人说：“真是良辰美景，连老天爷都给添了一颗新星来道喜。”在摩羯座星座下，一对黑人情侣，不怕凶猛的野兽和不祥的精灵，为了谈情说爱，一同躲在有萤火虫飞来飞去的甘蔗林里。他们看见明亮的星时，得到异常的安慰，他们低声细语地说：“这是我们的星。”

数学大师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推开面前的论文。他已经计算完毕。一只白色瓶中，剩下一点儿药。他已经熬过了四个漫漫长夜，就靠这些药物来支持他不致入睡。每天，他还是象平常那样安详，明确而耐心地给学生们讲课。讲完课，马上回来继续进行这项重要的计算。他的面容是严肃的，但由于药力的作用而有些不正常和潮红。他久久地陷入沉思默想，然后走到窗前，拉起百叶窗。越过群集在一起的屋顶和塔尖，他满怀忧虑地眺望着上空悬挂着这颗星。

他望着那颗新的星，仿佛面对着一个顽强的敌人。他静默了片刻后，说道：“哪怕你弄死我，我也运用我的计算掌握住你和整个宇宙。即使出现现象现在这样危急的情况，我也决不退缩。”

他又看看小药瓶，说道：“不需要再睡觉了。”

第二天中午，一分钟也不差，他准时走进讲堂，按照他的

习惯，把帽子放在桌子的一端，仔细挑了一枝长长的粉笔。他的学生之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他如果不把粉笔夹在手指头间摸着，他就不能讲课。有一次，他们把粉笔藏了起来，他就被捉弄得手足无措，活象一个演员在台上忘了台词。他的灰白眉毛下的一双眼睛望着一排排年轻的脸，用习惯的学者口吻说道：“现在出现了我所不能控制的局势，这会妨碍我的计划的成功。如果把话说得简单明了一些，就该说人生是虚度了。”

学生们彼此面面相觑。他们听错了吧？要不，就是老师疯了？好多人展眉微笑，但是有一、两个人还是严肃认真地注视着他那镇静、苍老的脸。他讲了下去：“今天早晨，我要尽量让你们明白，我计算得出的结论。这非常重要。我们假定——”

他转过身去对着黑板，象平日一样，一边思考，一边作图。趁他转过身去的机会，一个学生轻声问同座的同学：“‘虚度’是什么意思？”同学指指黑板，说“听——听下去。”

他们很快就明白了。

那在晚上，新星升起较迟，因为它原来的向东的运动使它经过狮子座，转向处女座。而它是那样的亮，当它升起来的时候，使天空发出辉耀的蓝光，无数星座先后受到照射，被它的强烈光辉所掩盖，一个个隐没不见了。只有木星出现在天顶，还可以看到御夫车座的五车二、金牛星座的毕宿五，天狼星和大熊座的指极星。新星很白很美。那天晚上，地球上许多地方的人都发现有一个青色的光环环绕着它。它显而易见是更大了。在赤道上的清晰天空中，它好象有月亮的四分之一大。在英国，地上是白皑皑的凝霜，天空却好象是盛夏的月夜，人们能够在灿烂的星光下阅读普通的报刊，城市的灯光则显得发黄、昏暗。

那天晚上，世界各地的人都没有睡。教堂在鸣钟，号召人们聚集到教堂里去祈祷。就当地球在轨道上旋转前进，黑夜在

逝去的时候，这颗不祥的星愈来愈大，愈来愈亮，使人感到眼花缭乱。

数学大师的警告已经用电报通知全世界，被翻译成上百种语言。各个城市里的街道上和房屋里都灯火通明，船坞被照亮得如同白昼，城乡交通要道上也一片明亮，而行人彻夜往来不绝。新星和海王星在火热的拥抱里扭作一团，迅速地旋转着，愈来愈快地驰向太阳。这一大堆照耀着天地的物质的运动速度已达到每秒钟飞驰 100 英里，而可怕的速度还在不断增加着。目前它是在远离地球 100 万英里的空间中飞驰着，所以，对地球没有影响。但这颗炽热的星和行星中最大的木星之间的吸引力，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引力的结果将是什么呢？不可避免，木星会偏离它的轨道而纳入一条椭圆的路线，这颗燃烧着的星，因受到木星引力的影响，而改变向太阳冲去的方向，路线将呈弧形，因此也许会与我们的地球相撞。至少，它会非常接近地球。所以数学大师预言：“地震、火山爆发、旋风、海啸、洪水和气温将上升到我无法测知的限度。”

就在头顶上，这颗给人们带来灾难的星在孤独、冷酷、狂怒的熊熊燃烧着，仿佛想证实他的预言的准确。

那天晚上，人们眼睁睁地望着那颗星，望得眼睛都发痛了。显然，它在不断地逼近。那天晚上气候也变了。笼罩着整个中欧，法国和美国的冰霜都在消融。

但是，你别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被这颗星吓得惊慌失措。实际上，习惯势力依然统治着全世界，除了在空闲的时候和晚上的灯光下闲聊消遣之外，十人之中倒有九人照旧忙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只有个别商店未按原来的规定时间营业，医生和办丧葬的人分别从事他们自己的工作；工人上工；士兵练操；学者研究；恋人们互相追求；窃贼东躲西逃；

政客策划诡计；报馆的印刷机彻底鸣响；教堂里，许多教士不愿打开神圣的殿堂来增加恐慌的气氛。报纸在想方设法安定人心，提醒大家吸取公元1000年时的经验——因为那时人们曾预言世界末日的来临，结果是一场虚惊。现在出现的星，实际上不是星，只是一种气体，一颗彗星。如果它是一颗星，它便不可能袭击地球。这种事情，史无前例。不论在哪里，常识都是一成不变的，总是藐视遇事过于谨慎戒惧的人。

那天晚上，格林威治时间7点1刻，这颗星将最接近木星。那里，全世界的人都将看到万物起变化。许多人把数学大师的严厉警告，只当作精心编造的广告，认为他在有意扩大他自己的影响。有些人虽然也热烈地参加了辩论，但是后来用上床睡觉的办法表示了无动于衷。常识是牢固不变的。在文化科学不发达的地方，人们也只为他们自己的大事而奔走，对新奇事物已感到厌倦了。除了偶然响起几声犬吠之外，动物世界也听任这颗星放肆，而丝毫不感兴趣了。

不管怎么说，欧洲各国的人终究是又一次看到这颗新星的升起，它比前一天晚上迟升了一个钟头。但并不比前一晚大。相当多的人还没有睡觉，他们嘲笑数学大师，认为危险已经过去。

但是，过了一会儿，笑声停止了。这颗星在不断增大起来——它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增大，每过一个小时都稍微变大一点，而且更接近半夜的天顶，愈来愈亮，甚至把晚上变成了第二个白昼。如果它径直驰向地球，而不是沿弧形路线运动，如果它不减低冲向木星的速度，那么它必然会在一天之内超过这个夹在中间的地球。但事实是，它一共花了五天的时间来经过我们这个行星。次一天，它在英国人看到它以前，已经变成月亮的三分之一那么大了，冰霜的融化不成问题。它升到美洲

的天空上时，便同月亮一样大了。人们看它的时候，睁不开眼睛，而且感到炽热；感到有一股热风袭来，那股热气越聚越多，以更大的力量吹动着。在弗吉尼亚和在巴西，还有北到圣劳伦斯河谷，新星透过迅速飞驰的雷雨云，闪烁不定的紫色电光和空前巨大的冰雹，时不时地闪烁着。在马尼托巴，积雪在消融，洪水以毁灭之势，涌进城市。在地球的的所有的高山上，那天晚上冰雪都开始融化。从丘陵高地流下来的水挟着稠厚的泥浆，湍急地汹涌奔腾着，在上游打着旋涡，吞噬了树木和人畜。江河在鬼怪般的星光的照耀下，连续上涨。最后，河水泛滥，淹没了两岸，追赶着河谷里的奔逃的人群。

在人类的记忆中，阿根廷海岸和南太平洋上，浪潮从来没有这样高过。在许多地方，风暴把潮水驱入内地 20 哩，淹没了整个城市。一夜之中温度急剧上升，因此太阳的来临只象一个影子的出现。发生了地震，而且开始逐级增强，遍及南北的美洲全境。从北极圈开始直到合恩角，山坡崩陷，岩石开裂，房屋和墙垣倒塌。科托帕克希火山的整个一面，在一次级数极大的强烈地震中倒下，纷乱的熔岩直冲云霄，洒落远方，汇成热流，滚滚不息，在一天之中便已奔流入海。

下山的月亮，紧跟在这颗星的后面，掠过太平洋，好象舞动着长袍的边缘似地，一路携带着雷暴雨。高涨的浪涛，喷吐着白沫，翻滚急驰着，超过了一个岛子，又是一个岛子，把岛上的居民全部扫荡干净。最后，那滚滚浪涛，在耀眼欲盲的炫光下，带着熔炉般的气息，飞快地威胁性地来到了亚洲。那浪涛宛如一堵高达 50 英尺的水墙，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发出饥饿的咆哮声。它横渡中国大平原，进入内地。在这段期间内，新星比太阳施展威力时还要热，还要大，还要有劲。它以残酷无情的光焰，显示给这个辽阔和富庶的国家。在中国的城市和

农村，连同它们的宝塔、树林和道路上，成百万成千万不眠的人们心怀绝望的恐怖，呆望着白炽的天空。从他们后面却传来了洪水的奔流声。他们不知道向哪儿逃。因为太热，他们的四肢感到沉重，呼吸急促而困难，洪水却汹涌澎湃，一泻千里，淹没了一切，把人们也埋葬在里面了。

中国被照得一片明亮；但在日本、爪哇和东亚所有岛屿的上空，这颗巨星是个暗红的火球，蒸汽、烟雾和火山灰弥漫，这是火山因为欢迎它的来临而喷发出来的。上有熔岩、热气和灰烬，下有沸腾的洪水，整个地球由于地震而撼、摇摆，轰隆作响。在西藏和喜马拉雅山上，无从考察积存年代的积雪在迅速融化。一千万条急流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水道，向缅甸平原和印度平原倾泻。印度丛林中，纠结的树顶上有千处起火。在湍急的流水的冲击下，无数微弱的生命还在围绕着树枝树干作最后的挣扎；血红的火舌在水里反射着。还有大群男女因为没有人领导，而混乱不堪，他们从宽阔的河道逃向人们最后的一个寄希望的处所——大海。

星变得更大了，变大的速度使人感到惧怕。星越来越炽热，越来越明亮。赤道的海洋上的磷光已经完全失色，漆黑的浪涛中冒出一团团旋转的气流，仿佛魔鬼在盘旋。黑浪不断地冲击，里面夹杂着斑斑点点被风暴簸弄的船只。

之后，出现了奇迹：正在欧洲等待观看新星升起的那些人以为地球停止了旋转。那些人，大多是从倒塌的房屋中逃出来的，从塌下的山坡中脱险的，在洪水中幸存下来的。他们在千万处高高低低的露天地方聚集在一起等待着新星的升起。一个钟头又一个钟头，人们怀着恐惧不安的心情盼望着。但是新星没有升起来。人们重新看到原来的那些星座。在英国，虽然地还不时在震动，天空是热烘烘的，但清楚明朗；在赤道上，天



狼星，五车二星，毕宿五星透过一层面纱似的蒸汽出现了。大约比往日迟了十小时以后，这颗新星终于又升起来了。太阳贴近着它，在新星白色的中央部分有一个黑的圆圈。

在亚洲，当这颗星挂在印度上空时，亮光骤然被遮住。那天晚上，从印度河口到恒河口，在整个印度平原洪水成灾。大群大群的人逃到高出大水的庙宇、宫殿、丘陵和高山上。连每个高塔的尖顶上也纠集着人群，他们因为经不起酷热的折磨和恐惧的袭击，一个一个地陆续掉入湍急的水中。整个国土好象在哀泣，成了令人绝望的“熔炉”。但是，在它的上空忽然掠过一个阴影，飘来了一堆乌云，吹过了一阵凉风，世界变凉快了。人们仰望着那颗星，几乎被星光照瞎了眼睛，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圆盘过来遮住了星光。原来那是暗沉沉的月亮，它来到新星和地球之间。太阳从东方敏捷地跳了出来。然后，新星、太阳和月亮一起迅速地掠过天空。

欧洲的观察者们看到星和太阳互相靠近，朝前行驶了一段空间之后，速度减慢下来了，最后，星和太阳在天顶并合成一团熊熊的火焰。

虽然人们已被饥饿、疲倦、酷热和绝望搞得呆头呆脑，但还是有人能够看出这些迹象的意义。星和地球曾经相离极近，互相影响，但那颗星已经经过地球而远去。它在越来越快地退去。

接着，云聚拢来，遮住了天空，在整个世界雷电交加。空前的暴雨倾泻到地球各个角落。火山在云幕下红光闪闪，散落着一阵阵泥浆。大水冲走整块陆地，留下淤泥充塞的废墟。大地好似被暴风雨摧毁的海岸，上面堆满了曾经漂浮在水里的各种东西和人畜尸体。过了好几天，大水才从陆地上退去，一路带走了泥土、树木和房屋，堆积起土垛，挖掘出深沟。这是新



星离去，酷热消散后的一些不太平的日子。这情况延续了不少天，许多星期，好几个月，地球上还在不断地发生地震。

但是那颗星终究是过去了。人们从饥饿中挣扎起来，爬回到已成为废墟的城市，挖掘出被埋的粮仓，找到浸没在水里的田地，海上的几条幸存的船只，寻找到熟悉的港口，辨认出标志和浅滩，小心翼翼地探着它们的航路。人们经过大风大浪以后，发现气候比以前热了，南北极有不少冰雪都融化了，太阳看上去比以前大了，月亮却显得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大，而且过了40天后才重新出现一次新月。……

火星上的天文学家们，虽然是和人类极不相同的生物，但是，当然对这些事情深感兴趣。一位天文学家写道：“地球所受到的损失是微乎其微的，一切熟悉的大陆标志和海洋生物依然完好。唯一的变化，好象是环绕两极的白色区域缩小了。”由此看来，如果从几百万英里之外观看人类的不寻常的灾祸，那会显得多么的渺小。

## 休眠的艾拉尔

这是一个古老的岛屿。甚至海峡外部受着海浪冲击的那个“东西”，尽管它一百万年以前已经存在，但却一点没有想到，这里在远古时期就是地球的一个突出部分。

岛屿长约三英里，宽半英里；附近有一个蓝色的环礁湖，在靠近环礁的地方，它拐了一个死弯。岛上耸起狭长的岩石，由于海浪的冲刷，其状犹如伸向岛屿前端的一条巨臂——颇象一个巨人弯腰去摸自己的脚尖，但却摸不到它。

% 穿过手臂和脚尖间形成的海峡，大海奔腾咆哮。

% 海水愤怒地冲刷着海峡。它以永恒的耐力，撞击着周围的岩石。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好象吞噬一切的海浪一定要与奋与抵抗的陆地决一雌雄。

艾拉尔躺在这怒吼的海水中，似乎完全死去，早已被时间和宇宙忘却。

1941年初，日本船只冒着被巨流颠覆的危险，来到平静的环礁湖里。在其中一只船的甲板上，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凝视着急流中的那个“东西”。这个人是政府官员，对他们额外的军事探险深恶痛绝。所以，渡边工程师在他的报告中只作了这样的记述：“在海峡口附近，有一块坚硬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大约长400英尺，宽90英尺。”

小个子的黄种人建好他们的地下油气罐，然后向着落日的方向，离开了这里。

海水涨了又落，落了又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无

穷。季节性的雨水，按时降落，冲刷掉人类的标记。绿色的植物铺满了机器开垦过的大地。战争结束了。地下油气罐有些下沉，几条主油管道出现了裂痕。油慢慢地漏了出来，有好几年，浮在水面上的黄绿色石油，使环礁湖放射出奇光异彩。

在比基尼岛方圆几百英里的海域里，先是一次爆炸，接着又一次爆炸，结果引起了一种形式复杂的放射性海水的运动。1946年初秋，第一批溢出的强大能量到达这个岛屿。

大约两年之后，一位孜孜不倦的职员，仔细查阅了东日本帝国海军部的记载，报道了油气罐的存在。1950年初秋，库尔森号驱逐舰开始了常规性的考察航行。

于是，可怕的时刻开始了。

凯西·梅那德中尉用望远镜没精打采地眺望着这个岛屿。他准备发现一些意外的东西，但也预料到可能任何有根本性差别的新东西都不会发现。“普通的矮树丛，”他嘟哝了一句，“有一道半像半不像的山梁，像是沿着岛的全长镶了一个边框，还有些树木——。”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

在沿岸附近，穿过棕树林，有一条又宽又长的地带。树木并不是完全倒在地下。它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压成了一个槽沟，里面已经长出杂草和灌丛。槽沟看来约有一百英尺宽，从海滨一直退到山坡上，通到一块半埋在山顶附近的巨石旁边。

梅那德感到有些困惑，于是他看了看日本人拍摄的岛屿的照片，接着他不甚情愿地把脸转向副舰长格尔森中尉，“天哪！”他说，“这块石头是怎样弄到那儿去的？什么地图都没有标着。”

刚一说完，他就后悔了。格尔森以其惯常的敌对表情望着他，耸了耸肩膀，他说：“也许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岛。”

梅那德没有答话。他觉得格尔森是个奇怪的人物。这个人的嘴总是不停地讲些讽刺人的话。

“我看这块石头大约200万吨。可能是日本人把它弄了上去，给我们制造混乱。”

梅那德默默不语。他因为部曾了一次评论而感到气恼。特别感到气恼的是，他竟真的考虑过这块巨石和日本人有关系。但现在，对这块巨石的重量所作的比较精确的估计，结束了他的模糊看法。他认为，如果日本人能够移动这块重200万吨的巨石，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战争中被打败。所以这仍然是一件怪事，值得进一步进行探索。

他们平安无事地穿过海峡。比起梅那德从日本记载里了解的情况，海峡显得更宽更深。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他们在环礁湖的避风处用过午餐。梅那德发现水面上飘浮着汽油，他立即下了一道命令，禁止从船上向水里扔火柴。他和其他官员作了简短的磋商，决定完成任务离开礁湖以后，立即放火烧掉水面上的汽油。

大约在午后一点半，他们放下小船，依次迅速向岸上驶去。一小时之后，他们借助日本人的蓝图，找到了掩埋四个油气罐的地方。他们用了较长的时间，计算出油气罐的容积。他们发现三个油罐已经空了，只有贮存高辛烷汽油的最小油罐仍然满着，一点没漏。它的价值约为1.7万美元，对于在附近打捞日本和美国人的散落物资的大型海军油船，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梅那德认为，迟早要派一艘轻便船去弄那些汽油，但这与他自己的事毫不相干。

梅那德不顾自己快速完成任务的疲惫，仍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爬上了甲板。他一定干得太猛了，因为格尔森大声对他说：“累坏了吧，先生？”

梅那德十分倔强。虽然他并不想马上就干，但格尔森的话起了作用，他决定对岩石的探查立刻进行。晚饭一结束，他就

把自愿参加的人组织起来。天色漆黑，小船载着他和水手次长耶威尔及七名自愿参加者，驶进了棕树林里的海滩。他们向岛上走去。

天空中没有月亮，稀稀落落地星星在雨后的残云间闪闪发光。在树木被压成的槽沟里，他们步行前进。在手电筒的微弱光线下，他们看见无数被烧毁的树木，平平坦坦地倒在地上，这真是一种奇异的景象。

梅那德听见一个人低声说：“一定是台风造成的。”

不仅仅是台风，梅那德暗中判断着，一定是狂风吹着熊熊的烈火，真可怕——他想不下去了。他认为再大的风也不能把一块200万吨的岩石吹到海拔四百英尺、长四分之一英里的小山头上。从附近看上去，这块岩石完全象粗糙的花岗岩。在手电筒的光束中，它闪耀出无数粉红色的条纹。梅那德率领他的人员沿着巨石前进。当他爬完四百英尺，向上凝视闪光的石壁时，这块巨石显得更加巍峨，就像峥嵘的峭壁悬在他的头上。尽管巨石深深地埋在地下，但它的上端至少比他的头高出50英尺。

夜越来越热，令人感到烦躁不安。梅那德汗流浹背。想到自己正在困难的条件下完成工作，他不禁感到一阵疲劳后的愉快。他茫然地站在那里，欣赏着夜间特有的寂静。“到各处采集些样品，”他终于说道：“那些粉红色的石纹看来很有意思。”

话音刚落，一个人痛苦的哀叫声突然打破了漆黑的夜晚。

手电筒搜寻着。他们发现希曼·希克斯正在巨石旁边的地上抽搐。在手电筒的照耀下，希克斯的手腕象个烧焦的玉米棒子，冒着黑烟；他的手已经完全烧掉了。

他触到了艾拉尔。

希克斯痛苦非常。梅那德给他注射了吗啡，然后，他们把

他抬回船上。无线电和基地联络，外科医生通过无线电对手术作了简要的指导。基地同意派一架救护飞机来接运伤员。对于这次意外事件的原因，指挥部一定感到有些困惑，因为他们要求进一步提供关于这块“热”岩石的情况。清晨，基地的人们开始认为那是一块陨石。尽管梅那德对上级的指示从不怀疑，但这次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指出这块岩石重200万吨，而且居然躺在这个岛屿的表面上（如果是陨石的话，应该扎进地里去才对）。

“我马上派助理工程师去测量温度，”他说。

按照动力室温度计的记录，岩石表面温度为华氏800多度。对此怎样解释呢？这真使梅那德感到震惊。

“啊，是的，”他回答说，“我们正从水里收到轻微的放射性反应，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可以说没有什么严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尽快从环礁湖撤走，等待运送科学家的船只到来。”

结束了对话，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九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竟在离这块岩石数码的地方走动，完全陷入危险地带！实际上，甚至多半英里以外的库尔森号，可能也已经受到影响。

但是，验电器的金色叶片却直梗梗地向外伸着，兹格—米勒型计算机只有放入水中时才咔嗒咔嗒地作响，而且还有长时间的间歇。这使梅那德感到宽慰，于是就去看希曼·希克斯。他痛苦地睡在那里，但并未死去，这也是一个好的迹象。救护飞机到了，带来了一名医生；他负责照料希克斯，并且给驱逐舰上的全体人员进行血液检查。这是一个快活的年青人，他登上甲板，向梅那德汇报。

“说真的，事情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样，”他说，“每个人都正常，甚至希克斯除了手以外也很正常。如果你要问有

什么不正常的话，那就是在刚刚 8 0 0 度的温度里，手烧掉得太快了。”

“我想他的手要残废了，”梅那德说，仍然有些颤抖。从他颓丧的表情上可以看出，这次事件在精神上给了他沉重的打击。

“啊，那就是那块岩石，”克拉林医生说，“它怎样到了那里确实有些奇怪。”

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五分钟以后，突然从甲板下传来一声可怕的哀叫，在环礁湖寂静的上空，使人感到格外刺耳。

在艾拉尔自我意识的深处，某种东西开始活动。这原是他所希望的事情，但他却想不起究竟是什么。

那是他在 1 9 4 6 年晚期第一次产生的真正想法，当时，他觉得外界的力量猛烈地向他冲击，好象要使他清醒过来。外部的海潮涨了又落。它是那样的奇异神秘，朦胧不清。他所知道的星球的表面，因退潮而颤抖，但是另一个世界的巨大能力尚未从其太阳般的炽热中冷却下来。艾拉尔慢慢地认识了他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一种什么样的灾难。起初，他心里产生了颓丧情绪，后来变得十分消沉，对外界丝毫不感兴趣。

他迫使自己进一步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以雷达似的视力望着外面的奇异世界。他躺在山巅附近的一个平台上面，周围是一片他从未见过的荒凉景象。没有原子爆破的闪光和压力——没有岩石沸腾时的响声，也没有因某种内部的巨爆而冲入天空的能量旋涡。

他不认为他所看到的是被无边的海洋所包围的岛屿。他在水面之下和水面之上看到的都是陆地。他的视力用的是超短波，所以他看不见水。他认为自己正呆在一个古老衰亡的星球上面，那里的生命很久以来就已经完结。他孤独地在一个被



忘却的星球上走向死亡——倘若他能找到使他更生的能源，情况就大不一样。

经过一番简单的推理，他顺着仿佛是原子能射来的方向，开始向山下走去。不知什么缘故，他发现自己已在山的下面，所以不得不将自己猛烈的升回原处。一开始上升，他就奔向最近的山峰，企图看一下山那面有什么东西。

当他从看不见的、毫无感觉的环礁湖的海水里出来时，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对他产生了影响，完全脱离了海水产生的原子能流。与此同时，海水不再妨碍他体内中子和重氢核的活动。他的生命活力大大加强了。渐渐窒息的倾向消失了，他庞大身躯变成了一座能自我维持的原子反应堆，能够比构成它的正常放射性物质活得更长一些——当然，对他来说还是比正常的活动水平要低得多。艾拉尔再次想着：“还有些事情我得去做。”

当他紧张地回忆时，一个增大的电子流通过一些大型的晶体射出；而回忆停止时，电子流就渐渐变小。这种对他的生命力的加强，使他更加深刻、更加准确地了解到他的处境。于是，对着月球、火星以及太阳系里所有的星体，他发射出感觉灵敏的雷达波——通过对反射回来的雷达波进行检验，他惊奇的发现那里也有死去的世界。

他被禁锢在一个死去的星系里，直到他的物质结构的无情消耗，使他与困住自己的星球再次发生联系之前，他不可能获得自由。现在他明白自己曾经死去过；但究竟怎么死的，他却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强大的、摧毁力极强的物质在他周围猛烈地爆炸，淹没了周围的一切，夺去了他的生命。一定是原子化学最后把这种物质转化成无害的形式了，因为它不再能对他产生阻碍作用。不过，到那时他已经死了。

现在他又活了，但复活的方式非常模糊，他只能等着它结



束。他等待着……

1950年，他看到这艘驱逐舰穿过天空向他游动，速度越来越慢，最后正好停在他的下方。在驱逐舰离他很远的时候，他就看出它不是一个和他有关系的生命形式。它的内部产生出一种闷热。透过它的外壳，他可以看见里面模糊的火焰。

第一天，艾拉尔从早到晚等着驱逐舰做出发现他的表示。但是它什么生命波都没有放射出来。不过，它能在高台上空游动确是一个难以置信的现象。他还从来没有见过呢！对艾拉尔来说，没有水的概念，甚至也没有空气的概念。他的超短波可以穿过人类的身体，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因此他只得能出一个结论——这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命形式，对于他周围的死亡的环境已经完全适应。

艾拉尔渐渐激动起来。这东西竟能在星球的上空自由游动！也许它知道什么地方还有原子能的能源。关键的问题是要跟它取得联系。第二天中午，太阳高挂在空中，艾拉尔向驱逐舰发出第一次查问型思想波。他直接对准动力室模糊的火焰，他推断那儿一定是这个东西的智慧所在。

动力间和锅炉室的内外，有34个人突然死去，他们被埋在岸边。库尔森号驱逐舰被抛在海上；幸存下来的人们呆有岸边，等着它停止发出危险的放射性能量。第七天，当运输机把科学仪器和科技人员运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三个人病倒，经过验血，发现红血球已经少到致命的地步。因此，尽管没有收到命令梅那德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命令船上的全体人员做好驶往夏威夷的准备。

他允许军官们做自己的选择。但他劝说二等机工、一炮手以及协助向甲板运死尸的几名海军少尉，不要采取冒险的态度，一定要乘第一批飞机离开。虽然全体人员受令离开，但仍然有

几名船员要求留下。经过格尔森仔细盘问，12个确实未到过放射区附近的被批准留了下来。

梅那德原想让格尔森本人离去，但他并没有如愿以偿。灾难发生时呆在驱逐舰上的军官当中，留下来的有格尔森中尉、担任炮手的劳森中尉以及马克贝尔蒂·罗伯茨和曼奇奥夫海军少尉。

留下来的比较高级的人员还有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和水手次长耶威尔。

海军小组除了有几次被要求从路上把帐篷撤走之外，似乎一点也不受重视。最后，当他们再次受到排挤的事十分明显的时候，梅那德十分烦恼地命令把帐篷撤到岸边棕树林间的绿草地上。

几个星期过去了，梅那德仍然没有收到关于他可以酌情自行决定的命令，因此他心情抑郁，非常困惑。美国大陆的报纸，随着科学家、压路机和混凝土搅拌机的到来也来到岛上；在其中一份的“内幕”专栏里，梅那德第一次得到暗示。按照专栏作家的看法，在海军方面的重要人物和管理调查的原子能委员会的文职人员之间，对于由谁负责调查一直存在意见分歧。结果，海军一方被命令“不要介入”。

听了这则消息，梅那德百感交集。他清楚地知道他是该岛海军方面的代表，如果他能正确处理形势，就有可能实现包括晋升为海军少将的美好愿望。但除了严密监视各种动静外，究竟什么是正确的，他自己也委决不下，这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折磨。

他不能入睡。他整天在宽敞的宿营地巡访科学家和他们的助手，表现得十分谦虚。夜间，他从好几个可以潜伏的地方窥视亮晶晶的海滩。

这是一个神话船的绿洲，在太平洋的茫茫黑夜里闪烁着光辉。在方圆一英里的区域里，一束束光线射向窃窃私语的水面，映明了从山脊上奇异地挺出的又长、又厚、向后弯曲的水泥似的墙壁。已经在岩石周围突起的防护墙，拼命地阻挡外界同它联系。半夜里，压路机停止轰隆隆的吼叫，混凝土搅拌机倾下最后一次搅好的混凝土，匆匆驶进临时海滨路上休息。已经相当复杂的机构里，工作人员不安地躺下睡觉了。梅那德总是怀着再做些份外工作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大约一点钟，他才回去睡觉。

这种秘密观察颇有收效。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亲眼看见这块巨石爬到山丘顶巅。

这是一个惊人的事件。大约在夜里一点差一刻的时候，梅那德正准备结束一天的工作，突然听到剧烈的响声，好象卡车人倾倒石子一样，他几乎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隐蔽的地方，矗立在光亮之中。

在那种不可抗拒的运动之前，水泥屏障发出了崩溃的巨响，先是50英尺，60英尺，接着长90英尺的巨石赫然耸现在山巅，它以巨大的力量在山头滑动，然后就停在那里。

两个月以来，艾拉尔一直观察穿过海峡的大船。这些船为什么走这条路线？这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不明白这些船是不是有什么限制来保护如此精确的吃水量。不过，更有意思的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些船总是绕着岛航行，并且消失在东岸尽头的高大的海岬后面。它们每次匿迹之后，过不了几天，就又在海峡里出现，然后又渐渐从空中消失。

在那几个月里，艾拉尔恍惚看见一些小而快的有翼飞船从高空被打下来，落向东方，消失在小山顶的背面。它们总是落向东方。因此，他越来越感到惊奇，但他并不愿浪费自己的能

量。最后他终于弄清了夜间照耀东方天空的光雾。于是，他在自己较深的表层，开始更加猛烈的爆炸，形成直接的运动，爬完了最后 70 英尺左右的距离，但他一来到山的顶巅，立即又后悔了。

一艘船停在离岸不远的水面上。东面山坡上的光雾好象没有光源。正当他观察之际，几十辆卡车和压路机奔驰出来，而且好几辆已经离他非常近了。究竟它们想干什么，或者正在干什么，他一点也不清楚。他向各个目标分别发了询问型思想感应波，但没得到任何回答。

他心灰意懒，放弃了这项工作。

次日凌晨，这块巨石仍然停在山顶上面，它位居正中，使岛屿两侧都受到它无规律的能量放射的威胁。梅那德从首席管事委员詹金斯那儿听到第一批损伤报告。七辆卡车司机和两台推土机司机死了，12 个人因观察火光眼睛受伤——两个月来的工作遭到了破坏。

科学家们一定举行过会议，因为中午刚过满载器材的卡车和推土机就川流不息地驶过海军营地。派去跟车的一个水手报告说，他们正在岛屿较低的一端架设宿营的帐篷。

天黑之前，发生一件怪事。计划主任和四名科学家步行到有亮光的地区寻找梅那德。他们友好地微笑着，跟周围的人们逐个地握手。尽管梅那德感到不快，他还是把格尔森介绍给他们，因为这时他正好呆在营房里面。接着来访代表开始谈他们的正事。

“正如你所知，”主任说，“库尔森号只是部分地受到放射性袭击，船尾炮塔丝毫未受影响，因此，我们要求你同我们合作，用炮火将这块石头炸碎”。

这了好长一会，梅那德才从震惊中清醒过来。他知道如何

答复这个问题。其后数日，对于有多大把握才把巨石炸毁而不产生危害的问题，他跟科学家提都不提。他断然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且一直不肯让步。第三天，他才想起一个合理的解释。

梅那德说：“先生们，你们的防范措施不够完善，我认为把驻营地搬到现在那个地方，轰炸时也不会十分安全。当然，如果海军当局命令我象你们希望的那样去做的话……”

他没有讲完这句话，因为从他们失望的神色看，他们一定已经跟自己的司令部进行了频繁的无线电联系。第四天，新到的一份克瓦贾林的报纸，援引了华盛顿高级海军官员这样的说法：“此类事情必须由岛上的海军指挥官决定。”同时指出：如果从正确的途径提出要求，海军方面愿意派他们自己的一名原子能专家到现场去。

显而易见，梅那德对岛上局势的处理完全符合上级的要求。但他刚刚读完报纸，寂静的天空就被大炮的轰击声打破，毫无疑问那是驱逐舰上的五英寸口径的大炮，它是所有炮声中最响的一种。

梅那德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向最近的一个制高点走去，在他到达之前，第二次爆破的巨响从环礁湖的另一侧传来，这又是一次从巨石附近反射回来的震耳欲聋的炮声。梅那德找了个有利的位置，通过望远镜他看见12个人在船尾炮塔的甲板上前后奔跑。

他对营地的值日军官勃然大怒。梅那德决心拘留驱逐舰上所有帮助轰炮的人，因为他们未经许可就擅自冒险。梅那德的确隐约感到那是个令人遗憾的日子，他认为委员会之间的吵闹纯粹是权力之争。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也就消失了。

他等待着第三次射击，接着，他急忙下山跑到自己的驻地。他迅速地向官兵们下达了命令，从他们当中派出八个人到岛屿

沿岸一带，监视打算登陆的船只。梅那德自己率领其余的人员向离他们最近的海军船只靠拢。绕过海岬，他必须走很远的弯路。而且海岬与船上那些人之间一定有过无线电联系，因为当梅那德接近被抛弃的库尔森号时，岛屿的远端刚好有一只小汽艇出现。

他有些犹豫。要不要去追它？经过对岩石仔细观察，发现它并未破裂。这使他感到高兴，但也使他更加谨慎。如果他的上司发现他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人们登上驱逐舰，那可就糟了。

当梅那德仍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艾拉尔开始向山下移动，直奔驱逐舰的方向。

艾拉尔看见驱逐舰的大炮发出第一道闪光的片刻之间，他就发现一个发光的東西向他飞去。早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发展了抵抗空中飞体的能力；所以这一次他很自然的注意到了这个飞体的袭击。飞体不仅猛烈地撞他，而且还爆炸了，颇象是一声晴天霹雳，他的防护层破了，剧烈的震动打乱了他体内的每一种电子极的流向。

自动稳定“管子”立即产生出平衡振动。组成他的躯体的大部分热物质，部分坚硬，部分流动，此时变得更加炽热，更加流动了。那种可怕的震动所产生的气流，与他体内的流体自然混合，在巨大的压强作用下，迅速凝固，艾拉尔又清醒了，他考虑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是不是一次联络的尝试呢？

这种可能使他感到激动。他没有封闭表层的隙缝，相反，他把表层以内的物质硬化，从而切断了无益的放射。他等待着飞体再次飞过来，再次带来巨大的气流……

每次气流对他的防护墙都带来灾难。经过十几次之后，艾拉尔煞费心机，难解疑云。是否这些就是他既不能接收、也不

能理解的信息呢！他勉强地让化学反应封闭了防护墙。但飞体对他的防御的破坏，远远超过了他的封闭洞眼的速度。

然而，他仍不认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对他的攻击。他以前从未受过这种方式的攻击。虽然艾拉尔记不起自己所受攻击的具体方式，但肯定不是纯分子的方式。

在他不情愿地相信了这是一种进攻以后，并未感到愤怒。他的自卫反应是按照逻辑进行的，并不是出自感情。他对驱逐舰做了一番研究，觉得必须把它赶走；而且有必要把企图靠近他的各种类似的东西全部驱除。他在小山顶上所看见的各种跑动的东西——统统都要离开！

他走下山来。

在高台上空游动的驱逐舰不再放射火焰。当艾拉尔在它的附近休息时，唯一的生命标志是沿着高台飞起的一个小型物体。

有一段时间，艾拉尔潜进了水里。那真是一次打击！他几乎忘记这个荒漠的山脉有一条吃水线，超过了这条线他的生命力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他犹豫了一下，接着，他就慢慢地滑入更深的沉闷地带，因为他感到自己已经获得一定的力量，足以抵抗这种纯粹的反作用压力。

驱逐舰开始向他开炮。在艾拉尔用以对付敌人的90英尺的岩石上，盲目射击的炮弹炸出了许多窟窿。当岩石壁触到驱逐舰时，炮火马上就停了。（一直保卫库尔森号驱逐舰的梅那德和他的部下，从外弦跳进小船，全速逃走了。）

艾拉尔向前推进。那些巨大的气流使他感到非常痛苦，好象一个动物要被肢解八块一样。他费尽力气，保持了身体的完整。现在，在愤怒、仇恨和恐惧中，他继续前进。几分钟之后，他就跟奇形怪状的岩石结构纠缠在一起。陡峭的山坡在远方出



现。%

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驱逐舰一到岩礁之中，就像被一种内在的破坏力量抓住了似的，开始颤抖。驱逐舰翻了；像受伤的东西一样躺在那里，先是晃来晃去，然后就碎了。

这真是一件惊人的景象。艾拉尔从水里撤退了，重新爬到山上，然后钻出山那面的海里，那里有一艘船刚刚起锚，正在海角附近游弋。它成功地穿过海峡，在破碎的驱逐舰的远处，沿着空旷的山谷滑翔。它航行了好几英里，然后放慢速度，停了下来。

艾拉尔本来想继续追它，但他受到了只能在地面运动的限制，所以当那艘船停下时，艾拉尔就转向海岬前进，那里有一些小物体乱作一团。他没有注意到跑进岸边浅滩上的人们，那些人正在从那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观察他们的器材损失情况。艾拉尔离开一串烧毁了汽车。一些企图抢救自己机器的司机，伤痕斑斑，血点溅在汽车内外的铁板上。

到处是吓呆了的慌乱景象。艾拉尔以每小时大约 8 英里的速度移动。3 1 7 人落进了各种各样的陷阱，被一个甚至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怪物碾得粉碎。每个人一定觉得自己在被人追逐。

此后，艾拉尔登上最近的高峰，进一步探索空中的障碍。他发现只有停在 4 英里之外的那艘船对他是一个威胁。

夜幕渐渐笼罩了岛屿。梅那德小心地穿过草地，用手电筒照照前面，沿陡坡走下。每隔一会儿就喊一声：“这儿有人吗？”他这样继续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黎明，他们都在搜寻逃生的人。他们把找到的幸存者送到小船上，然后穿过海峡把他们运到大船等待的地方。

无线电传来了命令。他们只有四十八个小时来清理岛屿，然后，轰炸机就要对全岛进行轰炸。





梅那德想象着自己在这个夜幕笼罩、怪物居住的岛屿上行走的画面。他兴奋得心惊肉跳，浑身颤抖，但他又感到非常恐惧，面色苍白，这好像他的船与其他船只一起炮击日本人盘踞的海滨时的情况一样。那时，一想到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到达炮击的海滨时，他才开朗起来。现在不知为什么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好象撤离时要把他甩掉似的。

一阵呻吟声从暗中传来，打断了他的思考。借着手电筒的光芒，梅那德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人被一棵倒下的大树砸伤了，当值日军官格尔森给他注射吗啡时，梅那德向伤者俯下身去，焦虑地望着他。

他是到这个岛上来的一名闻名世界的科学家。自从灾难发生以后，人们一直在用无线电信息找他。在他阐述自己的见解之前，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愿意参加海军的轰炸计划。

“先生，”梅那德说：“你在考虑什么——。”他没有再讲下去，颓丧地直起身子。

就在这一霎那，他记忆起在得到政府的许可之后，海军当局已下达了在适宜时发射原子弹的命令。

这位科学家动了动。“梅那德，”他费力地说道，“那艘驱逐舰很有些奇怪的地方。不要让他们做任何——，”他痛苦地睁大眼睛，他的声音哽噎了。

应该乘机向他提出些问题。这位伟大的人物不久就会与世长辞，永远也不会醒来。要是再不提问，恐怕就来不及了。

他们还是推动了提问的机会。

格尔森中尉站了起来。“瞧，那东西正好用得上，船长。”他转向抬担架的几个海员。“你们来两个人把他抬上船去，小心点，我已经让他睡着了。”

梅那德默默不语地跟着担架，他感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必须

作出决定的责任，所以他什么也不再想了。

长夜漫漫。

晨曦朦朦。太阳升起不久，一阵热带式的暴风雨掠过岛屿，向东方折去。雨过天晴，天空蔚蓝，令人心旷神怡。海面处处万籁无声，显得那么寂静。

一架飞机从远方飞进蔚蓝色的天空，在寂静的海面上投下快速移动的影子。远在飞机还没有进入视野之前，艾拉尔就知道了飞机载的是什么东西。他全身战慄。巨大的电子管先是膨胀，然后缩小；他立刻想到逼近的飞机和他属于同类的东西。

飞机越来越向他靠近，他小心地向它发射了思想波。受艾拉尔思想感应波影响的好几架别的飞机在半天空中翻滚起来，失去了控制。但这一架飞机却没有离开航线。当它飞到艾拉尔的上空时，一个巨大的东西被掷落下来，懒散地在空中翻来翻去，向艾拉尔冲去；在目标上空大约一百英尺的地方爆炸了。

时间计算非常精确，爆炸声音响彻云天。

这种巨大的新式能量的冲击波一过去，艾拉尔就完全醒了，他以惊人的理解力冷静地思索着，“是的，这就是我努力记起的事情，这就是我打算做的。”

竟然把这事儿给忘了！他感到非常困惑。星际大战时，他是被派来参加战斗的——这场战争显然仍在继续。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他被派到这个星球上，但立即被敌人发现。现在，他已准备好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用自己的雷达信号对太阳和雷达信号所能到达的行星进行试验观察。然后，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溶解自己体内所有的防御物。他集结自己的压力，为在精确计算的时间里把生死攸关的要素紧聚在一起而作出最后的努力。

使星球脱离轨道的爆炸在地球的测震仪上被记录下来。然

而，过了许久天文学这有才发现地球向着太阳撞去。没有一个人活着看到太阳的火焰变成新星的光芒，也不会看到在堕入第七混沌状态之前，它会把整个太阳系烧毁。

即使艾拉尔知道这次的战争与一百亿世纪之前的战争不同，但除了照他过去的方式去做以外，别无抉择。

无人操纵的原子弹并不能作出它们自己的决定。

## 孤独的机器人

那帮盛气凌人的家伙又吵起来了。老主人刚一死，他们就没完没了地吵架。

失去了老主人，小机器人的生活困难多了。他几乎没法工作，因为没人顾得上给他充电，他身上的零件吱吱作响，可谁也想不到给他加油。更没有人想到给他编制新程序。

突然，他的触角天线剧烈地颤动起来，小马达也差点不转了——听啊，那帮家伙正在谈论他呢！

这么久没加过油，要想到移动身子时不发出声响可真不容易。不过，为了能听见他们讨论分家的事儿，他还是蹑手蹑脚地爬了过去，他也算得待分的财产啊。那帮家伙正在为怎么分家吵得不可开交呢！

机器人在数学计算方面灵极了，可他从来没储存过能教他把自己的身体分成一份一份的数据，他的记忆库里没有怎么分机器人的密码。

那帮家伙在那儿你争我吵地讨价还价，乱成了一锅粥。小机器人心里暗暗盘算：他们会不会把他这儿拆一只胳膊，那儿卸一条腿呢？谁将要他的脑袋瓜儿呢？他还从来没见过卸成一块一块的机器人会到处跑呢。

突然，那帮家伙同时大叫起来，要小机器人给他们拿点心吃，而每人要的又都不一样，气力不足的小机器人东跑西颠，紧赶慢赶，结果负载量超过了他能承受的界限。他噗的一声摔倒在地上，浑身象散了架似的，身上劈劈啪啪乱响，马达呼

呼地喘着。那帮家伙又尖叫着催他上点心，可小机器人太衰弱了，怎么也站不起来。

他挣扎着想爬起来，他的小马达发出“呼一劈啪，呼一劈啪”的响声。

那帮家伙站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瞧着胖乎乎的小机器人在地上挣扎。当他在一阵“呼一劈啪”的喧响中快要爬起来的时候，一个家伙粗暴地朝他的控制中心和脉动节点中间踢了一脚。顿时，他全身震颤起来，信号灯忽明忽暗，不时发出刺眼的闪光。身子里轰轰乱响，嘴里冒出一连串含糊不清的语言。他身上的自动收报机纸带轻轻抖动着，发出滴滴嗒嗒的响声。最后，只听“哗”地一声，就再也没动静了。

在一楼另外一个机器人的小房间里，小机器人被充上了不对号的电流，那是清扫天花板的机器人专用的最大功率的电流。小机器人开始干活儿了。

充电之后，他产生了一种奇妙的、飘飘然的感觉。这种感觉既令人兴奋，又让人晕眩。这里面有点儿不正常的东西。可还没等他琢磨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时，一件怪事出现了。他把插头拔出来，向着自己那间有家用机器人专用电流的小房间走去。奇怪！每走上三、四步，身子就腾空而起，飘上一会儿。这种事以前从来没发生过！一二三，飞！一二三，飞！他飞呀，飞呀，在屋子里转来转去。忽然间，他心里冒出了一个主意。

给自己充完电，他走到电脑旁，拧开人工脑的电钮。他把垂挂在身上的接线都插进人工脑的插销里，把旋钮拨到“判断与指导”的位置上，结果真让人吃惊。

“你已经得到了一些重新编制的程序，同时也失掉了一些旧的程序。”人工电脑瓮声瓮气地说。接着，他开始说明在小机器人捱那一脚时闪亮的各种灯丝所出的毛病。他的脉冲扩散

器的线路也被检查了一遍。

人工脑继续说：“你现在与众不同了。这次偶然发生的撞击推进了主人的试验。你现在已经有点儿‘意志’了。虽然你还不能深入思考和自由地选择，但你可以作出一些决定，采取一些行动。刚才，你不是给自己充了电吗？你现在也能有一些人的知觉和情感了。”

知觉和情感？

“你已经获得了一些精神上、肉体上的感觉。你尽管不能体会细腻的知觉和情感，可是你有，你有，你有……”人工脑说不下去了。自从那帮家伙到了这儿，塔楼里的样样东西都没维修。中心人工脑也是如此。小机器人根本不会修理电脑。他拔下身上的接线，把电脑存储器的旋钮扭到“感情描述”档，心里盘算着拿这个中心脑怎么办。这个惹人心烦的电脑还在不停地说着“你有，你有，你有……”

电脑存储器开始按照字母表顺序一条一条地把小机器人新获得的情感列出来。小机器人发现A感代表忧虑，D感代表愉快，E感代表激动。后两种情感都比A感令人愉快。他正在暗自寻思不要F感（因为F感代表恐惧），忽然发现那帮家伙来到了门口，他心里立刻充满了恐惧。

小机器人手忙脚乱地关掉人工脑和电脑存储器，呼地一下从窗口跳了出去。他落在了一个百合花水池里，这时他才开始体会到C感（寒冷）。他身上灌满了水，沉甸甸地上不来。他踉踉跄跄地摸到池边，从芦苇丛中向塔楼那边窥望。

在塔楼周围，东一个西一个地躺着各种出了故障、不能工作的机器人。叫人害怕的怪叫声随着微风飘过来。那帮家伙发怒了——因为小机器人失踪了。

当他们还在筹划怎么分掉小机器人时，他已经下定决心不

再回去了。他爬进一片柠檬树林，放开腿小跑起来。前面是花坛、草坪和一堵高墙。在一条沟里有一台被人遗忘在田里的悬空除草机，它沿着一片光秃秃的草地来来去去地转着。眼看那除草机就要割到花了，小机器人也顾不到管，只是一门心思地打量着那堵高墙。那儿既没有门，也没有台阶或是通道什么的。他是不甘心在这儿被捉住的，可他又不能一下子翻过墙去。

他躲在柠檬树林里，把面临的这个难题送进身上的计算器里。这次摔倒以前，他从来没这么做过。这真有意思，他就好象一个能自己管自己的机器人，又好象一个身上布满线路的真人。他迅速地查询着各种可能性，最后找到了解决办法。他回到墙那儿去，开始用他那两条短短的带衬垫的腿笨重地沿着墙根儿拼命跑起来。跑到第三十步时他纵身一跃，就从墙头上飞了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落地。地面很硬，可因为裹着衬垫，他落地时一点儿没事。他沿着公路急如星火地跑着，塔楼渐渐被抛在后面了。这时塔楼里的其他物品已经被分了个精光。

当他相信自己已经远离塔楼、不会再有什么危险时，就跳到大路的另一边去。霎时，他心里充满了B感（惶惑）。不知怎么，你现在往前跑得再快也没用。有一种什么力量总使他沿着原路退回去。他要是不往前走，光站着不动，那就后退得更快。相反，一些无人照看的包裹却向着他想去的方向飞快地滑过去。他这才发现，这个高速公路是在自动地移动着，路的两边分别向相反的方向移动，路中间有一条白线。他赶忙跳回到跑那边去，继续赶路。那些包裹在一些中转站拐弯了。小机器人呢，还接着往前走。身上的电还很足，他高高兴兴地又是跑、又是跳。中间也不时地坐下来。或站上一会儿，好让他的电力保持在正常功率上。

他沿着公路走了一天又一天，一路上看到行人，还有机器人和货物从他面前经过，朝着相反方向移去。他路过了无数城市 and 村庄。有时候他在枢纽站随便换个方向再走。这样到处走走倒是挺好玩，不过有时觉得C感（迷惑）袭上心头。

小机器人是个家用机器人，他存储的记忆主要是数字计算和家务活计，他不会应付户外的各种情况。真实，他新获得的感觉和思想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觉得它们没什么用。后来，他发现情感既是好事又是坏事。代表愉快的D感是挺让人高兴的，可代表恐惧的F感却让人害怕。他还发现自己不能自由地选择感情。感情象个不速之客，好象知道什么时候该到似的。

有时，当大路上只剩下他一个人赶路时，他会产生一种挺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是什么呢？电脑储存器没来得及告诉他。真可惜，刚才听完A - K感他就匆匆逃走了。从L感到Z感都没顾上听。这个说不上名字的感觉反正不是个愉快的感觉。

慢慢地他了解到无人看管的货物必须贴着行李签，而无人看管的机器人应该戴着终点牌。他只好碰到检查员就逃到另一条轨道上去，或是躲在大批货物中间混过去。

在塔楼的时候，他是管递送日用品的，银行存折的密码刻在他腕上的圆牌上。现在，他发现在需要补充能量时，可以用这个圆牌在机器人服务站充电或加油。他现在对自己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很满意。他连续旅行了好几个星期，一路上哼着一支自己编的、专为在有H感（快乐）时唱的歌。可是后来，一天晚上，出了件可怕的事儿。

他在一个报刊商亭前停了下来。电视上在漫画和商业广告之间闪过一个短暂的寻找丢失机器人的启事。因为他以前在老主人的镜子里见过自己胖乎乎的样子，他一下子就认出这个被寻找的机器人正是自己。接着荧光屏上出现了他的背影。他屁



股的衬垫上印着 F . R . E . D . 四个字母。他一屁股坐了下去，A 感（惊慌）占据了他的心。

一对年轻夫妇对着荧光屏笑了。

“那几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女的问道。

“不是说了吗，那是个弗莱德——功能不全的次品。我们这儿机器人市场上有时候也卖弗莱德。这玩意儿很便宜，只要你能修好它。”

便宜？一个……次品？H 感（羞耻）把小机器人吞没了。他头上的触角天线耷拉下来。可他还得坐在那儿听，因为他一站起来人家就会看见他屁股上的 F . R . E . D . 四个字母了。

那个男的接着说：“我认识一个小伙子，他把一个弗莱德改装成了一个赛跑运动员。看那个机器人的样子你绝对想不到他会是个场场赢的主儿。弗莱德总是这样，你甭想猜出他们身子里面是怎么回事儿。”小机器人心里乱成了一团儿。他过去的毛病——颤抖和他新获得的各种感觉一下子都消失了。他担心被人认出来，送回到塔楼里去。所以，等那对年轻夫妇刚一离开，他就悄悄跑回公路，手背在后面，捂着屁股上的 F . R . E . D .

第二件可怕的事出在他想要充电的时候。机器人服务站不承认他的圆牌，说这个户头已经撤销了。那天傍晚的时候，他身上快没电了，全身直发软。他正在一个枢纽站附近徘徊，忽然听见广播里在播送寻找他的启事。他一下子跳到一条最空荡的路上，一屁股坐下来，好把名字盖住。

这是一条上山的小路。越往上走越冷。可他不能往回走了，因为这是条旧式的路，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这条小路蜿蜒而上，直通到一个风景极美的地方。那里到处覆盖着晶莹的白雪，只是气候酷寒。雪片簌簌地落在他身上，一颗颗铆钉都凝结着

冰花。他全身越来越没劲儿了，关节因为缺油嘎嘎直响。在风雪刮得最猛的地方，路坏了，不能再往前走了。小机器人终于倒了下来。

小机器人就那么躺在那儿，一直到春天来临，养路工又把这条路开动起来。小路向着山谷滑去，象一条放开的缎带。路面上的小机器人，一动不动地躺在上面，象块石头。小路运行到了枢纽站，这里是那些整个冬天都在不停地安全运行、穿山越岭的热路汇接的地方。两个乘热路来的种检验草的工人，在观察他们的活动房屋时，发现了滑过来的小机器人。

“看，莫特！是什么玩意儿从那条又冷又旧的路上下来了？”年轻一些的那个种草人叫起来。

莫特抬起头来，因为是按劳计酬，他正忙着种草呢！“那玩意儿在那儿呆了一个冬天了，除了当废品，没别的用处。来吧，本诺，活儿快完了，把它扔进保险箱里去，以后把它交上去算了。”%

可是，本诺把种草机扭到“等待”档，开始研究起小机器人来。

“莫特，这是个家用机器人，在它的圆牌上没有旅行密码。我们只要不误了干活，看一下这个机器人也没什么坏处嘛。”本诺恳求地看着莫特，“我们可以把它交上去，在下一站通知仓库的保管员，是不是？它丢了一个冬天了，过一两天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个专爱修修补补的家伙。”莫特责怪地说。不过他还是帮助本诺把小机器人抬进了活动房屋。他们并没有在下一个站上把它交给仓库，在下下个站，下下下个站上也没有。本诺用万能电源检查了一下小机器人，结果它差点儿劈劈啪啪地站起来，本诺高兴极了。他给小机器人上了润滑油，把搞乱了

的触角天线也整好了。莫特却抱怨他可能是在冒险。他说：“咱们又不知道它的过去，这小机器人说不定是专门用来干什么可怕的事的呢！”%

本诺争辩地说：“这是个家用机器人，是专做家务事的。”

“这是个弗莱德，鬼知道人们又把它改装成什么了。”莫特说。

小机器人告诉他们，他是专做家务事的。在这么长时间的孤独后，终于有人和他讲讲话了，小机器人乐得直想跳舞。他费了好大劲儿才装出一副只有普通程序的机器人的样子来。他被派去管理汽车房和帐目。他们沿着一条干线到铀矿市场去。本诺和莫特沿路种植着检验草，这种草可以检验里面涂了一层铅铀容器是否正常。他们订的合同是种一千哩，要穿过沙漠和沼泽，跨越平原和森林。这种草可以在任何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生长。

小机器人越来越喜欢别人叫他弗莱德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莫特和本诺一点也不知道他具有情感，也不知道他可以自己作决定，偶尔在听到小机器人唱H小调（高兴小调）的时候，本诺和莫特会跟他开玩笑，说他好象有点人的感情，还有自己的脑子。他们一点儿没觉得小机器人是会唱歌那种类型的，在小机器人独自遇到什么害怕的事情时，他还会这样唱：“我没有F感（恐惧），我只是个弗莱德式的机器人。”

一天，莫特从外面买了许多新鲜食品和一张机器人资料报回来。他和本诺一起在路边读报。小机器人在一旁听。一会儿，他听出来，报上谈到的财产继承人就是以前要瓜分他的那些家伙。他们为了争夺遗产一直吵个不休，结果把这份遗产完全毁掉了。当这些无人照管的机器人被发现后，那帮家伙被重重地罚了款。他们的机器人被没收了，执照也被收回了。按照惯例，

丢失了六个月以上的小弗莱德，可以属于第一个够格申请使用它的人了。不到一个星期，莫特和本诺的申请就被批准了，他们还特别为这件事庆祝了一番。

就这样，小机器人有了名字，有了家。莫特他们待他很好。他每天记帐，做家务事——他本来就是专门干这些活儿的，所以干得特别好。有时他还种检验草，摘红花儿绿草儿来装饰房间。他觉得他找到了归宿。可是，他没想到，这个幸福的生活竟有完结的一天。因为铀城到了，路走完了，他们的旅程合同也结束了。

弗莱德一点儿没想到会发生什么事儿。莫特他们把汽车和住房卖掉了，住进了海边一家汽车游客旅馆。他们接受了在另一个星球上种植检验草的新合同，还被邀请去那个星球参加一个检验草种植者代表大会。不幸的是，他们一时搞不到机器人星际旅行的护照和必要证件。

弗莱德正过着好日子。他不太知道另一个星球是什么样儿。对一个家用机器人来说，天文学和地理学不是必备的知识，所以没人给他编过这方面的程序。不过他对整理行装，洽谈生产很感兴趣。他喜欢这个人来人往的旅店，也喜欢瞭望波涛汹涌的大海。

在一条支线上，有好几天小机器人高高兴兴地帮莫特和本诺修理汽车和住房，为的是卖掉它。观察一个个的买主是件挺有趣的事儿。汽车的新主人是个善良敦厚的老实人。在办移交手续那天，他把他的两个有着亮晶晶的大眼睛、成天光着脚乱跑的孩子也带来了。

可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小弗莱德，他将要和莫特、本诺分手呢。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一个人留下来。

可是，一天，本诺把他装进一个租来的气垫船，开到海湾对面铀市中心一个机器人市场，进了一家经修商店。小机器人全身抖成一团儿。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一路上照料他、修理他的本诺竟然想把他卖掉。本诺磨掉了铆钉上的锈，给所有的关节都上了油，他还把小机器人身上的防护补垫补好，不露一点儿痕迹。小机器人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不管怎样，他现在看起来又漂亮又可爱。买主们纷纷出价了。有几个买主掐了掐他的防护衬垫，想看看小机器人有什么本事。本诺差一点哭了，他仓促地把小机器人塞进他们租来的气垫船，回旅馆去了。

莫特抗议说：“可我们总得有个办法啊，我们毕竟不能带着他走啊！”

“要是他能去一个好人家的，我本来不会在乎的，可是那些买主一个个都象凶煞神！”本诺说。

那个和气而本分的人来交买活动住房的最后一笔款子。莫特和本诺交换了一个眼色，向那人建议把小弗莱德一块儿买了去。可那人所有的钱都用来买这个活动住房和种草工具了。本诺看了看莫特，莫特点了点头。

“我们得到他的时候没花一分钱，你也不用花钱就把他拿去吧。”那人犹疑地摇了摇头：“可是我还得花使用费，这是我第一次开业，我得想着我的老婆孩子啊！”

“你再想想看。”莫特说。

那人又摇了摇头。他走了以后，本诺和莫特也走了出去，把小机器人一个人留在屋子里。过去，除了需要充电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让他独自在屋子里呆过。

这次他们离开了很久。小机器人等呀等呀，从前没有朋友一人流浪时感觉过的那种空虚而又难以形容的感觉，充满了他的全身。他今后会怎么样呢？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所经历

过的最长久的一段美好日子已经到头了。最后，他下了一个决心。

他离开了旅馆，上了一条高速公路，一直走到他最后一次见到本诺和他的活动住房的那条支路上。活动住房正沿着横跨铀湾大桥的引桥缓缓地爬着坡。新主人站在一条不动的小路上看着。小机器人走到他身后，小声地说道：“对不起，我能帮您种草。”

那人吓了一跳，猛然转过身来，吃惊地看着小机器人。从活动住房的后门走出来一个笑盈盈的女人，后面跟着两个好奇地东张西望的孩子。

“我的使用费也许不象您想象的那么高，再说，我什么帐都会算，什么都能干。”

那个人似乎什么也没听懂，还是直愣愣地瞪着小机器人，然后慢慢地晃了晃头，转身去追赶那间活动住房。他走到活动房子的门口，又回头看了看，小机器人犹豫了一下，向前迈了几步。那个人又摇了摇头，他看看自己的家人。好象是要弄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小机器人产生了H感（这一次“H”代表“绝望”）。他的步子迈得越来越沉重，后来就停下来了，道路还载着他向前走。他头上的两支触角式天线越垂越低。

那两个孩子先是瞪着大眼睛迷惑不解地打量着小机器人，后来又焦急地抬头看着他们的父母。做父亲的又看了看小机器人，犹犹豫豫地说：“你们看，它们都是有感情的生物，看起来很孤独。”他的大女儿问道：“什么是孤独啊？”她父亲就给她解释。这正是机器人平时常常感到而又叫不出名字的那种感觉。他猜对了，这种感觉是在L感到Z感之间，这就使他们感到非常孤独，一个没人要的废品。

海水在下面拍打着海岸，一只海鸥尖叫着。慢慢地机器人

跨到了往回走的移动道路上。

“呃——，呃——，小机器人！弗莱德，别走！”是那个人在叫。

弗莱德停下了，可是移动道路还是载着他向前。

“如果你想和我们在一起，就回来吧！”

机器人害羞地耸拉着脑袋瓜儿，连身子都不敢挪一挪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背着身向活动住房滑去。

“回来，弗莱德先生。”男孩子叫着。

机器人头上的一只触角抖动了几下，立了起来。

小男孩叫了：“别一个人落在后边儿，孤独的机器人。”

机器人另一只触角也伸直了。小机器人转过身，一边喊一边追赶那家人，一边跑一边用脚板打着拍子一边哼着H小调。



## A L - 7 6 走失

詹纳森·奎尔在以快速的步子冲进那挂着“总经理”牌子的房门时，他的两眼在那副无框眼镜的后面焦虑地眨巴着。

他把手里拿着的折叠的纸扔到写字台上，喘呼呼地说，“瞧瞧那个吧，大总管！”

山姆·托比把嘴里叼着的雪茄从腮帮的一边倒到另一边。便看了起来。他一只手摸着他那没有刮过的下巴，搓来搓去。“活见鬼！”他突然高声叫起来说。“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他们说，我们送出了五个A L型的机器人，”奎尔不必要地解释说。

“我们送出去了六个，”托比说。

“是的，六个，不过他们那边只收到五个。他们把序号送来了，是A L - 7 6失踪了。”

托比刚刚站起他那庞大肥胖的身子，像踩着两个涂了润滑剂的轮子溜出房门时，他的椅子便朝后倒去。在五个钟头以后——工厂里从装配车间到真空室都在检查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工厂里的两百名雇员，每一个人都经受着千钧重的压力——那个汗流浹背、蓬头乱发、衣衫不整的托比，给斯克奈克特迪的中心厂拍出一封紧急电报。

在中心厂里，出现一种突然爆发的近似惶恐不安的情绪。一个机器人竟然跑到外边的世界去了，在美国机器人公司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哩。法律禁止任何机器人在地球上出现在该公司的一个专利厂之外，这倒还不是很要紧的事。法律会公

正执行的。更关键的问题是，在那些数学研究人员当中，有一位发表了这样的声明。

他说：“那个机器人是专为在月球上开一台挖掘抛机而制造的。它的正电子大脑是为月球上的环境装备的，而且只是为月球上的环境装备的。在地球上，它要接受75,000,000,000,000,000,000个感知印象，而它压根就没有作这样的准备。现在还说不出它的反应会是什么。一点也说不出！”接着他用手背擦了一下突然变得湿漉漉的前额。

就在这一个小时内，一架同温层飞机起飞到弗吉尼亚厂去了。指示是简单的。

“要捉到的是那个机器人，而且要尽快把它捉到！”

AL-76迷乱了！事实上，迷乱是他那灵敏的正电子大脑所保留着的唯一印象。这种情形是当他发觉自己处于陌生的环境中时就开始了的。怎么会变得这样的，他再也无从知道。样样东西都搅在一起了。

脚下是一片葱绿，棕色的杆子在他周围耸起，杆顶更是绿葱葱的。还有那天空，碧蓝碧蓝的，而它原应该是漆黑的是脚下那粉末般的浮石岩到哪里去了；那些巨大的巉崖般的环形山又到哪里去了呢？

这里仅仅是：下边一片葱绿，上边一片碧蓝。他周围那些声音听来都是很奇怪的。他涉过了那齐腰的流水。水是蓝色的，清凉的，湿漉漉的。偶尔他确实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穿着他们应该穿的宇宙服。他们一看见他，就叫喊起来，跑掉了。

有一个男人曾举起一支枪对着他瞄准，子弹带着嘘声从他头边掠过——随后那个男人也跑掉了。

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游荡了好长时间，最后才碰到了



伦道夫·佩恩的棚屋，这个棚屋是在距离汉纳弗得县两英里的森林里。伦道夫·佩恩本人——一只手拿着一支改锥，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管子，两腿夹着一个损坏得不成样子的真空除尘器——正蹲在门外。

佩恩在低声哼着一支曲子，因为他天生是一个乐天安命的人——只要他是在他的棚屋的时候。他有一处更像样的住所，就在树林后面汉纳弗得县里，不过那个住所绝大部分都叫他的妻子占据了。这是缄默不提可又打心眼里感到惋惜的一件事。说不定就因为这样，他一发觉自己能够隐退到他这“特别豪华的陋屋里”，在这儿他能够安安静静地抽抽烟，并且能够专注于他那修复家用电器的爱好，这时他便有了一种宽慰感和自由感。

这倒也不完全是一种爱好，而是有的时候，有什么人会带来一台收音机或者一个闹钟，让他给巧妙地调理一下，这样拿到的少量报酬，是他平素拿到的唯一可以不通过他妻子那双吝啬的手的钱。

比如说，这件真空除尘器，就会拿到六枚来得容易的一角两分半的硬币。

一想到这，他一下子就唱了起来，但一抬眼却突然出了一身大汗。歌声哽住了，两眼一下子睁得好大，汗也出得更厉害了。他想站起来——作为赶紧逃跑的第一步——但他怎么也没办法让他的两条腿合作。这时 A L - 7 6 已经在他身边蹲了下来，说：“你说说，为什么所有那些别的人都跑掉啦？”

佩恩十分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跑掉了，不过他从胸膈发出的咚咚打呃声，没有把这表达出来。他打算从机器人身边慢慢地蹭着走开。

A L - 7 6 语调气愤地继续说：“其中有个人甚至还对我

开了一枪。要是射低一英寸，他会擦伤我的肩章的。”

“必——必定是一个疯子吧，”佩恩结结巴巴地说。

“那倒是可能的。”机器人的语气变得比较信任了。“听我讲，为什么样样事情都不对头了呢？”% 佩恩慌慌张张地环顾了一下周围。使他惊异的是，就一个从外表看来那样重而又那样粗野的金属人来说，这个机器人说话的声调可算是特别温柔的。同样使他惊异的是，他曾在什么地方听说过，机器人从头脑方面讲是不会伤害人的。他的心情轻松了一点点。

“没有什么事不对头呀。”

“没有吗？”AL-76 责怪的注视着他。“你完全错了。你的宇宙服在哪里呢？”

“我没有什么宇宙服。”

“那么你怎么没死呢？”

这句话把佩恩问住了。“哦——我也不知道。”

“你瞧！”机器人胜利地说，“这里样样都有点不对头吧。哥白尼山在哪里呢？月球17号站在哪里呢？还有我的挖掘机在哪里呢？我要去工作。我确实要去工作。”他看上去是惶惑不安的，他继续说下去的时候，他的语声颤抖着。“我已经到处奔走多少个小时了，想要找个什么人告诉我，到底我的挖掘机现在在哪里，可是他们全跑掉了。到现在，说不定我已经远远落在我的程序表后面。我的组长会又忧愁又生气。这是个很微妙的局面。”

慢慢地佩恩放下心来，在这种心情中，他的头脑清醒了，随后说道，“你听好，你们管你叫什么呢？”

“我的序号是AL-76。”

“好啦，对我来说，AL是满不错的。AL，现在你是不是正在寻找月球第17号站，那是在月亮上吧，对不对？”



A L - 7 6 沉思般地地点了点头。“当然是的。可是我一直在寻找它——”

“不过它是在月亮上啊，这儿并不是月亮呀。”

又轮到机器上变得迷乱了。他观察着佩恩思索了一会儿，随后慢慢说道，“你说这儿不是月亮，这是什么意思？当然这儿就是月亮。因为这儿要不是月亮的话，那会是什么呢，嘿？回答我这个问题吧！”

佩恩从嗓子眼儿里发出一种可笑的声音，接着使劲地喘息着。他一个指头指着机器人摇摆着。“你瞧，”他说——随后，他忽然想起本世纪里那最辉煌的想法，他憋出了一声“喔”来，话就到此结束了。

A L - 7 6 带着窥测的样子注视着他。“那不是个回答。我认为，如果我提出一个礼貌的问题，我就有权利得到一个有礼貌的回答。”

佩恩并没有注意听。他仍然大为惊奇。啊，事情像大白天那样清楚了。这个机器人是专门为月亮造出来的，不知道它怎么失落在地球上。自然，它这就一切都乱套了，因为它的正电子大脑是只为月球的环境装备的，那就弄得它在地球环境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

那末，现在他要是能够把这个机器人留在这里，直到他能够同彼得斯堡洛工厂的人接上头就好了。哦，机器人可是值钱的哩。最便宜的也得值50,000美元，他有一次曾经听说过，有些机器的价钱高达几百万美元哩。就想想这笔报酬吧！

人啊，人啊，想想这笔报酬吧！而且每一分钱都是归他自己的。就连四分之一自动充气器镍塞那样大的小钱，也不给米兰迪。该下地狱的，绝不！

最后他站了起来。“A L”，他说，“你跟我好哥们儿

啊，伙计！我喜爱你，就像亲弟兄一样，”他伸出手来，“握手吧！”

机器人把递过来的手一下子握在一只金属手掌里，轻轻地攥了一下。他不大明白。“那是不是说，你要告诉我该怎样到月球第17号站去？”

佩恩有点仓惶失措了。“不——不，不完全是。事实上是我很喜欢你。我想要你留在这里同我住一个时候。”

“噢，不行。我可不能这样做。我得去工作。”他摇了摇头。“你怎么会愿意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落在你的定额后面呢？我要工作。我得去工作。”

佩恩不愉快地思索着，简直找不到得体的说词，随后他说，“好啦，那末我要对你说明一件事——因为我从你的模样看得出你是个聪明人。我已经从你的组长那里得到了命令，他要我把你留在这里过一个时期，事实上是直等到他派人来接你。”

“这是为什么呢？”AL-76疑虑地问道。

“我可不能说，这是政府的机密。”佩恩内心中热烈地祈祷着，希望机器人会接受这一点。他知道有些机器人是很伶俐的，不过这一个看上去像属于比较原始的类型。

在佩恩祈祷的同时，AL-76也在考虑着。机器人那适于有月球上开挖抛机的脑子，是不擅长从事抽象思维的，不过还是一样，自从他迷失以来，AL-76发觉他的思想过程变得奇异了些。异样的环境给了他一些影响。

他的下一句几乎是有点狡黠。他要个圈套说：“我的组长的名字是什么？”

佩恩的喉头哽住了，他很快地思索着。“AL，”他摆出一种痛心的模样说，“你这样怀疑，使我很痛心。我不能把他的姓名告诉你。这些树都长着耳朵哩。”

A L - 7 6 无动于衷地打量一下挨近他的一棵树，随后说道，“它们没有耳朵呀。”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周围到处都有暗探。”

“暗探？”

“是的。你知道，那是一些坏人，他们想要破坏月球第 1 7 号站。”

“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就是因为他们坏呀。他们还要毁掉你哩，这就是你一定要暂时留在这里一个时期的原因，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法找到你啦。”

“不过——不过我总得有台挖抛机才行啊。我一定不能落在我的定额后面。”

“你总会有一台的。你总会有一台的，”佩恩真心真意地应许说，简直就像真心真意地指责这个机器人的单线脑子一样。

“明天他们准会送出一台来。是的，明天。”那就会有满充裕的时间把工厂的人弄到这里，而且会收到一堆堆百元一张的美丽的绿色钞票。

但是，A L - 7 6 根据他的思想机理，在处在周围尽是陌生世界的那种苦恼的影响下，变得更加顽强了。

“不行，”他说。“我现在就得有一台挖抛机，”他僵硬地伸直了他的个个关节，一下子直立起来。“我最好还是再去找一找它吧！”

佩恩追过去，抓住一支冰凉的硬胳膊。“你听我说，”他尖声叫说，“你一定得暂时留下——”

接着，有什么东西在机器人的头脑里咔嚓响了一下。他周围所有的奇异印象都自行结成一个小小的球，爆炸了，使脑子奇怪地增大了效率，嘀嗒嘀嗒响着。他转过脸来面对着佩恩。



“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就在这里，可以制造一台挖抛机——那末我就可以操作它了。”

佩恩怀疑地停顿了一下。“我想我是造不出一台来的。”他不知道他假装着也会做，是不是会有什么好处。

“那没什么关系。”AL-76几乎可以感到他脑子里的正电子线路组成了一种新形式，而且体验到一种奇异的狂喜。“我能够制造一台。”他朝佩恩那间陋屋里看了看说。“你这里有我所需要的一切材料。”

伦道夫·佩恩全面观察了一下他房里堆满的破烂东西：一些缺了主要部件的收音机，一个没了顶子的电冰箱，一些上了锈的汽车发动机，一个坏了的煤气标度盘。一条几英里长的磨损了的电线，总共50来吨杂七杂八的旧金属，一向是连买卖破烂东西的人都看不上眼，要嗤之以鼻的。

“我竟有你需要的材料吗？”他有气无力地说。

两个小时以后，两件事情实际上是同时发生的。第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机器人公司彼得斯堡洛分公司的托比接到了汉纳佛得县的一个叫伦道夫·佩恩的人打来的电视电话。这是有关那个失踪的机器人的事，托比以大声的咆哮中断了电话，命令所有以后的电话都要改线接到负责电钮孔的那个第六个助理副主任那里。

这倒不是托比确实叫人难以理解的做法。在过去一个星期内，虽然机器人AL-76已经走得无影无踪，可是关于这个机器人的行踪的报告却从联邦各处源源涌来，一天竟达到十四起之多——通常都是来自十四个不同的州。

托比对这感到厌倦得不得了，根据常理，不用说他简直是半疯了。甚至还流传着国会要来调查的议论，尽管地球上每个有名的机器人专家和数理学家都发誓说，这个机器人是对人无

害的。

这位总经理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所以毫不足奇，他竟过了三个小时才停下来考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伦道夫·佩恩竟知道了这个机器人是为月球第17号站制造的。说实在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机器人的序号是AL-76呢。这些细节，公司一概没有透露过呀。

他继续考虑了约一分半钟，随后转入了行动。

不过，从接到电话直到采取行动之间的这三个小时里，第二件事情发生了。伦道夫·佩恩在正确地断定了他的电话之所以突然中断，乃是由于厂方领导人的普通怀疑之后，他便带了一架照相机回到他的棚屋里。有了一张照片，他们就不会有太多争论了。要是在同他们谈到钱的问题之前，先把真东西拿给他们看，那他就会吃亏的。

AL-76正在忙他自己的事。佩恩棚屋里的半数乱七八糟的东西散放在约两英亩的土地上。在这些东西当中，蹲着那个机器人，在白糟蹋时间去摆弄那些收音机真空管，大块大块的铁，铜线和那些普普通通的破烂东西。他一点也没注意到佩恩，佩恩正伏在地上，对准相机的焦距，要拍张出色的快照。

恰在这个时候，莱莫尔·奥利佛·库珀正转过大路的拐弯处，当他一眼看到那戏剧性的场面时，便吓得一动也不能动了。他来的原因主要是有一个出毛病的电烘面包干机出现了烦人的惯性，总是很有力地把完全还没烤过的面包片抛出来。他离去的原因是更为明显的。他原是摆着一付慢条斯理、恬然自乐的、在春天早上漫步的姿态而来的。而他离去的速度之快，会使任何一个大学的田径教练带着欣赏的神情，挑起双眉啧啧称赞。

库珀的速度始终没有放慢过，直到他猛然冲进了首席法官桑德斯的办公室，狠狠地撞到了墙上，他的帽子和烘面包干机

全不见了。

几只友善的手把他扶起来，有半分钟之久，他想要说话，当然，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实际上他非得先镇静下来透口气不可。

他们给他一杯威士忌，为他搧扇子，当他确实能够说话的时候，原来所发生的事情变成这样了：“——一个怪物——七英尺高——棚屋全毁了——可怜的佩恩——”等等。他们逐渐从他了解到的情况是：那里如何有个好大块头的金属怪物，七英尺高，说不定甚至有八、九英尺，在伦道夫·佩恩的棚屋外边；伦道夫·佩恩本人如何扒在地上，一具“可怜的、血淋淋的、四肢不全的尸体”；那个怪物如何出于纯粹的破坏性，正忙于毁掉那个棚屋；那个怪物如何转向莱莫尔·奥利佛·库珀，以及他，库珀，如何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了。

首席法官桑德斯把他那系在肥大中腰上的裤带勒得紧一些，随后说，“这就是从彼得斯堡洛工厂跑掉的那个机器人了。我们在上星期六得到了有关它的告警。喂，杰克，你把汉纳佛得县里每个能够一下子射中议会代表所佩带的徽章的人都找齐，中午把他们集中到这里。你听好，杰克，在去办这件事情以前，你先到佩恩的寡妻那里走一趟，把这个坏消息平心静气地告诉她。”

据传说，米兰迪·佩恩一知道了这件事，曾经踌躇了一下，这只是为了要确实知道她丈夫的人寿保险办法是不是万全的，并说了几句关于她自己太糊涂的话，说当初没让佩恩拿出加倍的保险费来。随后，她便放声嚎啕大哭，像绞心样的悲痛，哭个没完没了，竟好像成了一个可尊敬的寡妇一样。

几个小时以后，伦道夫·佩恩——他还不知道有关他自己被肢解死去那件骇人听闻的事——正在得意洋洋的仔细观察他



那些已经冲好的快照的底片。既然有了一系列的机器人在进行操作的照片，他们就不能把一切当成想像的事。这些照片可以这样加上说明：“机器人沉思地注视着真空管”，“机器人在接两根电线”，“机器人在使用改锥”，“机器人在使劲拆开电冰箱”等等。

因为这时只剩下印制照片的例行工作，他便从临时凑成的暗室帘幕后走出，想吸支烟，再跟 A L - 7 6 聊聊天。

在抽烟和聊天的时候，他幸而没有注意到附近的森林给一些焦虑不安的农民弄得大遭其殃，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武器武装着，从古老的殖民时代的遗物，那种长筒大口短柄枪，直到首席法官本人所携带的手提机关枪。当然，佩恩同时一点也不知道，六个机器人专家正在山姆·托比的带领之下，从彼得斯堡洛镇出发，以每小时 1 2 0 英里以上的速度一路尘土飞扬地驱车前来，唯一的目的是想要得到同他结识的荣幸。

这样，当事态正不断地向高潮发展的时候，伦道夫·佩恩自己心满意足地叹了一口气，他在臀部的裤面上划着一根火柴，叼着烟斗，喷着烟，怪有兴味地瞧着 A L - 7 6。

有相当长的时间，那个机器人显然不止是有点疯狂。伦道夫·佩恩本人就是个制造各种巧妙玩意儿的能手。曾制造过几件东西，所有的观者要不把眼球涂上了涂料，把这些东西放在日光下，准会叫他们都眼花缭乱；可是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任何接近于 A L - 7 6 正在设计的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这简直会使当代的鲁布·戈德堡斯在一阵嫉羨中死去。它会使毕加索（假使他还能活着亲眼目睹到它的话）放弃艺术，只因为知道他自己被人胜过而一筹莫展。它还会使在半英里之内的任何一头奶牛乳房里的奶统统变酸。

事实上，这是使人胆战心惊的！

一个庞大的锈铁的座子，恍惚像佩恩有一次看到拖在一台旧拖拉机上的什么东西，从这个座子上，穿过乱糟糟一堆使人眼花缭乱的电线、轮子、管子和不计其数叫不出名字而使人望而生畏的东西，高高耸起一些外观灵巧、摇摇晃晃的曲状物，顶端安装了一个大喇叭。它看上去确实是怪模怪样的。

佩恩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偷偷一窥那大喇叭的内部，但又抑制住了自己。他曾看到过一些更能理解得多的机器突然爆炸，而且爆炸极为强烈。

他说，“喂，A L。”

机器人抬起头来望着。他一直是伏在地上，正把一个含有银成分的金属片安放进应放的位置。“什么事，佩恩！”

“这是什么呀？”他所问的东西是指那肮脏的、正在分解着的什么东西，那件东西是非常小心地系在两根10英尺高的杆子之间。

“这就是我正在制造的挖掘机啦——这样我就能够开始工作了。这是标准型号的一个改进品。”机器人站了起来，叮当发响地掸掉膝盖上的尘土，得意地望着它。

佩恩害怕得浑身打颤。一个“改进品”！不用说，他们把原始的型号隐藏在月亮上的一些大洞里面了。不幸的卫星啊！不幸的死气沉沉的卫星啊！他一直想要知道比死还要坏的命运是什么。这时候他知道了。

“它可以使用吗？”他问道。

“当然可以。”

“你怎么知道呢？”“它总得有用呀。我把它制造出来了，不是吗？我现在只需要一件东西。你有手电筒吗？”

“我想，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吧。”佩恩消失在棚屋里，几乎立刻就转回来了。



机器人拧开电筒的底部，便开始工作起来。不到五分钟就完工了。他后退一步说，“全部装好了，我现在就开始工作。你可以留心看看，如果你愿意的话。”

佩恩踌躇了片刻，当时他想要欣赏一下这种宽宏大度的表示。“它是不是安全呀？”

“一个幼童都能够掌握它。”

“噢！”佩恩无力地咧着嘴一笑，随即走到附近一棵枝叶最茂密的树后，“向前开吧。”他说。“我对你有最高度的信任的。”

A L - 76 指着恶魔样的破烂堆说，“注意看啊！”他的双手开始操作起来——

弗吉尼亚州汉纳佛得县那些摆好战斗阵势的农民，以逐渐缩小圈子的方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佩恩的棚屋。他们的英勇的殖民祖先的热血强烈地激荡着他们的脉管——而鸡皮疙瘩则密密麻麻地出现在脊梁骨的上上下下——他们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

首席法官桑德斯传下令来。“我一发出信号，你们就开枪——目标要瞄准眼睛。”

雅各布·林克尔慢慢地移近，兰克·杰克凑近他的朋友们，首席法官自己移近了一点。林克尔问，“你认为那个机器人可能已经跑掉了吗？”在他的语气里，他没法压制住自己的个人强烈愿望。

“不知道，”首席法官哼哼唧唧地说。“不过甭猜测了。要是它已经跑掉了，那我们就会在这片森林里碰上它，可是我们一直还没碰到它哩。”

“不过，这片森林十分平静啊，在我看来，好象我们正在越来越接近佩恩的住处。”

这种提醒是没有必要的。首席法官桑德斯的嗓子眼里有块东西，大得要分三次才能吞下去。“向后撤，”他下令说，“手指按在扳机上。”

他们现在正处在森林中一片空地的边缘，首席法官桑德斯闭上眼睛，在一棵树后露出一个眼角。什么东西也没看见，他停顿了一下，然后再试试看，这一次两眼睁开了。

结果当然是挺好的。

说得确切些，他看见一个巨大的机器人，背朝着他，正弯着身子凑近一个来源不明、用途不清的怪东西，这个东西使人惶恐万状。他所漏掉没有看见的唯一项目是伦道夫·佩恩浑身发抖的形象，后者正抱着就在他西北角的第三棵树哩。

首席法官桑德斯走出森林，进了那片空地，举起枪来。那个仍然是用宽阔的金属背对着他的机器人，不知道是对一个人还是对几个人大声说：“注意看啊！”接着，正当首席法官开口要发出全面开枪命令的信号时，几个金属指头按了一下电钮。

其后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是没有人能恰如其分地描述的，尽管有七十个目击者在场。在以后的多少天、多少个月以及多少年里，这七十个人没有一个说得出一句有关首席法官张口准备下令全面开枪后那几秒钟的情节。在被人问到这事的时候，他们只是脸色变得铁青，跌跌撞撞地走开。

不过根据现场的证据，可以一般地说出当时所发生的情况。

首席法官桑德斯刚张开口，AL-76按了一个电钮。那台挖掘抛机便操作起来，接着75棵树、两座谷仓、三头奶牛、德克比尔山顶的四分之三，一下子拂地而起，飞入极高的大气里，也就是说，这些都同去年的积雪成为一体了。

此后，首席法官桑德斯的嘴一直张了好长时间，不过什么命令也没发出——既没发出开枪的命令，也没发出什么别的命



令。而这时——

这时，空气里出现一阵激荡，大量淅淅的响声，一系列紫色光线从作为中心点的伦道夫·佩恩的棚屋穿过大气辐射到远处，而那队人员却连影子也不见了。

有各种各样的枪支散在邻近的地方，其中包括首席法官的那支带有镍制专利牌的射速特别高、保证绝不发生阻塞的轻便机关枪。那里还有大约五十顶帽子，几根抽了半截的雪茄，以及那些在焦急中丢下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可是真正的人，一个也没有。

除兰克·杰克之外，那些人没有一个不是经过三天之久才有了下落的。有利于杰克的这一例外事件的出现，是因为当他像彗星那样奔驰着的时候，给来自彼得斯堡洛工厂的六个人挡住了，这些人正在以他们自己的相当快的速度冲进森林。

使他停下的人是山姆·托比，他巧妙地一手把兰克·杰克的头揪到心窝上。当他刚刚喘过气来，托比便问道：“伦道夫·佩恩的住处在哪里？”

兰克·杰克让他的两眼清亮了一会儿。“老兄，”他说，“你就朝着我刚才来的方向走吧！”

说着，他神乎其神地跑掉了。一个愈缩愈小的黑点在地平线上的树木之间闪动着，那很可能就是他，不过山姆·托比可不肯去下保证。

以上叙述的是那一队人；但还有伦道夫·佩恩始终在场，他的反应属于另一种形式。

对伦道夫·佩恩来说，在按电钮和德克比尔山消失那五秒时间内，他是一无所知的。在开始时，他一直是在树底下从树后透过茂密的矮树丛偷偷看着，但最后他竟悬在一根最高的树枝上，身子猛烈摇摆着。那种沿水平方向驱动那队人马的冲力，

却沿垂直方向驱动着他。

至于他如何从树根处上升 50 英尺而达到树顶——是爬上去的、是跳上去的还是飞上去的——他一点也不知道，不过他也没表示毫不关心。

他所确实知道的一切是，一个机器人毁掉了当时属于他的那份财产。所有关于酬金的梦想一概破灭了，反而倒成了一些让人胆战心惊的恶梦；带有敌意的市民啦，尖声怪叫、杀气腾腾的人群啦，打官司啦，谋杀的罪名啦，还有米兰迪会说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米兰迪会说什么。

他使出好大的劲头嘶声狂喊着，“喂，你这个机器人，把那个东西毁掉吧，你听见了吗？把它彻底毁掉吧！难道你忘记了我同这件事也有点牵连吧？对我来说、你本来是个陌生人，明白吧？关于这件事，你一个字也别提了。忘掉它吧，你听见吗？”

他并没有指望他的命令会产生什么好结果，那只不过是心理反向作用而已。但他却不知道，一个机器人总是服从人的命令的，除非是在执行命令时会危害另一个人。

因此，AL-76 安祥而且有条不紊地着手毁掉这台挖掘机。

正在他踩碎脚下最后的那一立方英寸的时候，山姆·托比和他那队人马来到了，伦道夫·佩恩意识到机器人的真正主人来了，于是便冒冒失失地从树上跳下来，跑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

他并没有等待他的酬金。

机器人工程师奥斯汀·怀尔德转过脸来对山姆·托比说，“你有没有从那个机器人身上得到点什么线索？”

托比摇摇头，在喉咙深处咆哮着，“什么都没有。一点线

索也没有。他忘掉了他离开工厂后所发生的一切。他一定是得到了必须忘记的指令，不然的话，他绝不会把自己搞得那么一无所知。他摆弄过的那堆破烂东西都是些什么呢？”

“就在那。一堆破烂东西呗！不过在他把那东西毁掉之前，那一定是一台挖抛机，那命令他把挖抛机毁掉的家伙，我巴不得把他干掉——可能的话，慢慢折磨他。你瞧瞧这里吧！”

那些原是德克比尔山的几条上行斜坡路的一部分——确切地说，这里就是山顶被削掉的地方；怀尔德把手放低，平搁在连土带山石一起削得全平的平面上。

“多么了不起的一台挖抛机啊！”他说，“它竟把这座大山从底部给削掉了。”

“是什么使他制造了这台挖抛机呢？”

怀尔德耸了耸肩。“我不知道。是他环境里的什么因素——没有办法知道是些什么——对他的月球正电子大脑起到了反作用，竟能用些破烂东西制造出一台挖抛机来。我们再遇到机器人所忘记的那个素，只是十亿比一的机会。我们永远不会有那样的挖抛机了。”

“没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了这个机器人啊。”

“你简直是说糊涂话。”怀尔德说话的语气里带有触动感情的惋惜。“你同月球上的那些挖抛机有过什么接触吗？它们像许许多多电猪那样把‘能量’吃掉，而且非到你已建立起百万伏以上的电势，它们才会开始运转。可是这台挖抛机操作起来却大不相同。我用一架显微镜观察了这些垃圾，你愿意不愿意看看我发现的唯一的电源？”

“是什么电源？”

“就是这！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于是斯汀·怀尔德举起那个得以使挖抛机在半秒钟内捣毁



## AL-76 走失



掉一座山的电源——两节手电筒用的电池！

## 仙女座星云

在蛇夫座距地球最近的一个恒星的行星系中，唯一有居民的行星——泽尔达，很久以来就通过巨环与地球和其他世界通话，突然，它沉默了，70多年无声无息。地球派出第37恒星考察队乘坐“坦特拉”号飞船，前往泽尔达，以便就近了解这位邻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经过七个地球（四个绝对年）的漫长旅途，飞船距泽尔达只有3000万千米了。这颗行星设在天然卫星上的空间站，终于出现在立体电子望远镜的镜头之中：在血红色阳光的照耀下，一座巨大的扁平形玻璃建筑物闪闪发光。大厅中，姿态各异的宇宙人全部僵立在自己的位置上，凝然不动。

“他们死了，冻死了！”队长艾尔格·诺尔惊呼道。飞船上，14双眼睛轮番扫描这座透明的坟墓，大家发出一片沉重的叹息声。空间站毁掉后七十年没有恢复，这意味着行星上发生了重大灾难，也意味着飞船不可能从行星上获得所需的反介子燃料和任何补给。面对泽尔达空间站发出的死亡信息，飞船上的14双眼睛，默默地转向艾尔格，无声地询问：怎么办，队长？艾尔格出生于第35恒星考察队的一艘飞船上，母亲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一直在父母身边成长和接受教育。这支考察队回到地球上的时候，他已经18岁了。人们把他学会驾驶恒星飞船的技艺和担任宇航领航员的职务算作成年的标志。他虽然年轻，却比飞船上任何成员都熟悉宇宙航行。此刻，他面色苍白，仔细地观察着泽尔达浅黄色的大气层。透过大气层，隐

约可见大陆上山峦起伏，海洋中波涛翻滚，他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我们应当继续下降并穿透大气层，也许还需要着陆，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只有一位胆怯的天文学家反对。

飞船开始减速，逐圈地谨慎下降。在螺旋线降落轨道的第六圈上，开始出现大城市的轮廓。这是行星黑夜的一面，到处漆黑一片，没有一丝灯光。艾尔格拉响警笛，惊心动魄的哨叫声响彻这无底深渊的上空，依然毫无反响。“坦特拉”号来到行星白天的一面，下面依旧是一片毛绒似的黑暗。冲洗出来的照片表明，这个星球的表面，覆盖着一张黑色罂粟花构成的巨大的黑地毯（只有这种植物适于在放射线下生长），偶或一见的城市街道、钢铁构架则像一些散乱的骸骨。

经过认真检测，结论出来了：除了放射性较高外，这个星球的空气成分、温度、压力等数据均属正常。

“可怕的悲剧！”考察队的生物学家埃翁·塔勒心情沉痛地说，“造成灾难的元凶就是放射性衰变。它的危险在于不知不觉的积累。起初，生理上可以承担，继而，开始发生退化性遗传，接着，停止生殖后代，最后，毁灭性的悲剧就来临了。”考虑到也许会有幸存下来的居民需要帮助，飞船将自己的飞行轨道由沿纬度方向改变成沿经度方向，仍然一无所获。飞船不得不抛弃这颗死寂的外星，沿展开的螺旋线逐渐远去。按原计划，如果泽尔达发生意外灾难，将由二级恒星飞船“阿里格拉布”号在行星K - 2 - 2 K - 8 8的轨道是与“坦特拉”会合，补充反质子燃料。现在，“坦特拉”号把航向对准那个无人居住的星系。那里四年前曾抛下弹形航标站，“阿里格拉布”号应当在那里等候着。这有15个月的路程。其间，除值班人员外，全部乘员都可以入睡。在这样的宇宙航行中，大家的睡与醒都由药物控制，或者连续工作几十小时，或者连续睡眠几个

月，根据航行的需要调整。在空间航行中。只留下两个人值班，他们可以替换休息，只在必要的时候才唤醒其他人。现在，由队长艾尔格和初次参加恒星考察队的年轻女领航员妮莎·克利特值班。妮莎是一位红发的漂亮姑娘，五年前，她就爱上了充满精力和智慧、总是镇静如山的年轻队长艾尔格。而艾尔格的女友则是地球上的一位历史学家。这一班是三个月，他们已单独在一起两个月了，这使妮莎感到非常幸福。为了使艾尔格休息好，她已经连续10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在艾尔格的严厉命令下，她才答应在原来工作的位置上小憩一下。

行星考察的平均时间是10年-15年，即使不发生意外，这样长期的压力也够一个考察队长承受的了，何况，遇到了泽尔达这样毁灭性的灾难还不算完，现在飞船已经绕预定会合处的行星飞了五圈，还不见“阿里格拉布”号的影子。按预算，它早该在三个月前即到达此处。他综合分析了各种情况、各种数据，断定这艘补给飞船已经失事，不是被毁就是遇到意外的干扰偏离了航线。而今想飞回地球或其他基地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人类的寿命极限——170年，实际上等于延期执行的死刑。待到妮莎睡醒，用过电浴和波浴回来，他命令她开动起床音乐和灯光，叫醒所有乘员。他简短地通知了当前情况，整个考察队表现得很好，没有发出一声绝望的嚎叫，连那位胆怯的天文学家也没有惊慌失措，按照宇航员间的风俗，他们在屏幕上映出事先保留的“阿里格拉布”号全体七名乘员的照片，开了一个朴素的追悼会，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礼。然后，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作出决议：飞返地球。此刻，距太阳大约还剩六个地球年的路程。这期间，反介子燃料不允许有任何浪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下一组人员开始值班，这一组里有第二次参加考察队的领



航员皮勒·林、天文学家英格莉德·古特拉和自愿与他们在一起的电子工程师贝尔。

突然，航线正前方出现了一团质量大、密度高的物质，以它的巨大的引力场干扰着“坦特拉”的飞行，领航员不敢改变精确计算的航线，降速可以抵消飞船内重力的增长，但速度降低太多后，再没有足够的燃料来重新取得加速度，则更加危险。几次降速，未能缓解险情，皮勒·林动用了反介子发动机作紧急制动。飞船剧烈颤抖，惊醒了酣眠中的艾尔格。他意识到情况紧急，跌跌撞撞地跑进中央操纵室，命令打开红外装置，停下发动机。前方屏幕上出现了一颗发射着暗红色光线的巨大星球。“啊，我真糊涂！”皮勒·林悔恨地道：我一直以为我们处于一团黑云的附近……”“铁星！”英格莉德惶恐地喊道。他们的确遇到了铁星——宇航员的灾星。

地球上的巨环外层空间站主任达尔·维切尔因患上了人类最严重的一种职业病——对工作和生活漠不关心，他的职位将由黑人后裔穆文·马斯接替。为了养病，达尔必须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准备到他亲密的女友，历史学家薇达·孔格那里去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他不无痛苦地了解到，薇达爱着第37恒星考察队队长艾尔格·诺尔。

今天，他将要同新主任一起主持自己在职的最后一次播送。宇航委员会遵循惯例：对各类行星播发的消息，总是请美丽的妇女宣读，以便提供一个地球居民的典型概念。薇达正是这样的人选。她惊人的美丽和娴雅的风度，使有幸一睹芳容的人无不倾倒。委员会慧眼识人，选中薇达担任这次播送的播音员。

预警音乐悠扬地响起。全体人员进入深处岩石层中的地下室大厅。想到即将在广袤无垠的太空打开一扇窗口，人类将与其它世界上自己的兄弟在思想上和知识上沟通起来，他们个个

激动异常。最后的钟声威严、浑厚地响起，达尔拿起穆文的手放在圆形手柄上，穆文略一用力将手柄推到底，全球40%强大电站的所有能量都送到赤道5000米高的山顶上浓缩成一团火球，猛然腾空而起，蔚为壮观。由联接各个仪器的导线组成供外层空间站播发和接收用的稳定通道。薇达仪态万千地站到屏幕前面，看不见的强烈光线从上方直射下来。她以音乐般悦耳的声音开始了关于地球人类历史的简要介绍。她的声音和形象要经过13年才能传到遥远恒星的行星上去。

播放结束不久，大家正在休息。忽然，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景深难以想象的图象，是天鹅座转播的南天星座杜鹃座厄普西龙（ $\epsilon$ ）的图象。推算起来，这些图象传到地球需走过300光年。先是铜铸般的山峰，山下荡漾着浓稠的紫水晶般的海水。岸边矗立着一座美艳迷人的玫瑰色女人塑像，接着出现了壮丽的建筑、豪华的大厅，对对男女翩翩起舞，他们的皮肤一律像玫瑰花一样红艳，每一位都够得上地球人理想中的美人。舞蹈停止，一位光彩夺目的姑娘走到大厅中央，高擎双手，指向明亮的星空，左手食指上出现一个发光的蓝色小球。她抖掉小球，面对观众张开双臂，十分激动，好像要拥抱某一个看不见的人，就这样静止不动了。穆文·马斯从来不曾恋爱过，红皮肤姑娘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多么热切地希望克服那300光年的骇人距离呀！

再说艾尔格的飞船，从所余燃料看，无论如何努力，也逃不出铁星的巨大引力了。全体成员一个个地出现在中央操纵室，飞行速度愈来愈低，航线愈来愈弯曲。“坦特拉”的命运不言而喻了。突然，一声凄厉的哀号把大家吓了一跳。又是那个胆怯的天文学家，绝望与恐惧使他的面容丑陋不堪。艾尔格鼓励大家：现在还不是绝望悲观的时候。“坦特拉”可以围绕行星

飞行，变成它的卫星，燃料还够降落和发出呼救信号用。

考察队员全力以赴地投入了工作，仪表前一片紧张忙碌的景象。天文学家和格莉德很快测出铁星有两颗行星，外层行星极为寒冷，而且表面可能罩有一层毒气。看来，不宜停靠。“坦特拉”继续逼近铁星，经过一阵紧张的观察计算，铁星的各项数据也列出来了：质量相当于43.2个地球，大气层厚度为1700公里，氮氛大气层中有氧，有水气，气温为20度……总的来看，这里的环境与地球相似。只不过这里的重力是地球重力的三倍。突然，雷达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十分明亮的光点，既不像露天矿藏，又不像陨石。在飞越这颗黑行星的第二圈时，飞船投下了一台电视发射机。从所摄的图像中，终于分辨清楚了这是一艘地球的恒星飞船。它毫无损伤，处于正常降落状态。

艾尔格建议将“坦特拉”降落。飞船带着呼啸声，俯冲下去。强大的探照灯打开了，飞越一片神秘莫测的黑色海洋之后，飞临那片发现飞船的平原。在聚光灯的照射下的那艘飞船闪闪发光，像崭新的一样。离它不远，还有一巨大的飞碟，它倾斜地竖立着，一部分埋在土中。然而，对于“坦特拉”刺耳的尖啸没有一丝反响。宇航员们像往常降落时一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半卧休息，但仍然如大病初愈，站不起身，巨大的重力在压迫着每个人。经过六年的太空漂泊之后。每一个人都迫不及待地要以双脚去接触坚实的土地。八个探险家终于跌跌撞撞地跨出了舱门。来到那艘飞船的下面，才发现，船体表面早已斑驳陆离，舱门象黑黝黝地洞口一样四敞大开，门下安放小型升降机，这些金属物上缠绕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升降机还能开动，他们一起进入了这艘陌生的飞船。原来，这就是80年前失踪的恒星飞船“帆”。那是在访问织女星的归途之中，地球上接到了“帆”的呼救信号：“我们离开织女星26年……

足够……我们等待……再没有比——美丽的……多么幸福呀！……”从此，杳无音讯。经过一番检查，发现氧气还没有用完，水和食物尚可够几年之用。最令人惊喜的是，飞船上保留下来的反介子燃料和行星离子燃料，可以保证“坦特拉”号从这颗沉重的行星起飞，一直飞到地球。由中央操纵室内录音机中取出的飞行日记磁带得知，当“帆”越过织女星行星系边沿的宇宙冰带时，被撞坏了。船尾的洞被顺利修复，而发动机精确的调节系统经过20年的奋斗已无法修复，只好停用，借助惯性飞行。五年后，落入铁星系内。在这里遇到了那个奇特的飞碟，人们开始一个一个地失踪，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飞行日记磁带录下了他最后的遗言：“同胞们，如果你们找到了‘帆’，我警告你们，千万不要离开飞船。”

大家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受到神秘的威胁，但不离开飞船只能等死。他们决定，在搬运燃料时修筑一条直通两船之间的双重保护屏障，利用辐射线和高压电来保护自己。他们改造了两台自动小车，克服行星的巨大引力，艰难地工作着。过了两天，怪事出现了。异常迅猛的龙卷风切断了高频电流导线，“帆”上高照的聚光灯倏然熄灭。黑暗中出现了环形和8字形的火光，像星星一样向前延伸。这使已经躲入监视塔的人感到全身神经和眼睛像针扎一样的刺痛。他们猛然开亮监视塔上的聚光灯，一瞬间，人们恍惚看到一个怪异的黑团闪电般地缩回了触手。他们明白，自己受到一种电磁铁的打击。这就是进攻“帆”的武器，是一种水母似的怪物。队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采取了应急措施。他们利用行星发动机以长达300米的火焰流在石质平原喷射，将路上的一切扫除干净，终于将反介子燃料装载完毕。

他们以冷藏的鲜肉为饵，将两具水母似的怪物诱捕到一个

可以密封的罐子里，准备带回地球。接着，他们又用气割刀切割那只奇异的飞碟，结果，受到十字架形怪物奇异的电击，多亏妮莎挺身庇护，队长才幸免一死，而妮莎却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

“坦特拉”走飞了，迅速远离这颗凶险的行星。他们开始放映从“帆”中取出的录像带，他们看到，地球人自愿在飞船中禁锢45年，为的就是一睹织女星的娇容，期望在此与外星人相遇。然而，逼近之后才发现这是一颗蓝色的太阳，这里喷射着热气和火焰，也熔化了人们传奇式的幻想，艾尔格钦佩“帆”上的无名英雄，但他无心把录像看到底。此刻，妮莎的生命完全维系在每隔120秒才有一次的心搏之中，虽然在富氧的状况下，这不等于死，但也不等于生，只能说，这是生的希望。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妮莎的有机硅透明罩前。在明亮的粉红色光线照耀下，她安详地沉睡，浑身起伏的波峰浪谷，令人不由不惊叹，大自然竟然能够创造如此精美的造物，真是奇迹。艾尔格意识到，自己和妮莎等人向新世界的探险，决不仅仅是为了发现某些新星、外星人，而是人类沿着整个银河系有意识地一步一步前进，是知识和生命美的胜利进军。一定要救活妮莎，一定要继续前进。

经过长期寂寞的飞行，“坦特拉”终于进入了可以收到通过大气层弥散传递的地球全球网络节目的无线电波区域内。他们的呼唤达到了地球。全体乘员集聚在接收机前，一步也舍不得不离开。在与故乡地球中断了13个地球年或9个相对年的联系后，即将返回生活中去，谁不是心如潮涌呢？但是，按照返航的程序，他们只能先在海王星的一号卫星上着陆，这里设有恒星飞车站，探险家们在这里将接受五周的检疫，与其他人完全隔绝。这是为了确保其他星球上的病菌不致在地球上传播

的必要措施。

五周后，海卫一飞船站主任通知艾尔格可以起飞了。同时委托他带上行星飞船“阿玛特”号的六个人。这六个人立下了殊勋。他们潜入练狱——冥王星的底层，在飞舞的氦雪中穿行，冒着随时撞上巨大冰峰的危险，在一个山脊上发现了几乎全部毁掉的建筑物遗迹。

“坦特拉”轻巧地脱离海卫一，沿着一条巨大的弧线迅疾飞行。他们收到地球上播发的节目——地球正在庆祝战胜黑暗铁星和冥王星的胜利。音乐家们演奏着为欢迎“坦特拉”和“阿玛特”谱写的抒情曲和交响乐。火星、金星和小行星上空间站也向飞船吹呼。终于，接收到来自宇航委员会控制台的命令，准许“坦特拉”降落到北非的哈姆拉航天基地。

新上任的外层空间主任穆文·马斯的头脑中怎么也甩不开遥远天体上那位红肤姑娘的情影。如果能够完成一项科学革命——战胜时间，掌握在任意时间内跨越任意空间的本领，那时候，不仅我们的银河系，其他一些星系也将近若比邻。当他得知边缘科学院的数学物理学家雷·鲍兹关于战胜时间的一个设想后，喜出望外，完成这项设想需要进行巨大规模的实验，必须利用外层空间站，必须动用全部地球能量，而且还必须建造特殊的实验装置。这种实验是有危险性的，很可能出现意外的结果。实验没有得到宇航委员会的批准。他们两人决定，无论担多大风险，也要把实验进行下去。经过长时间的准备，经过在西藏一个平坦的山顶装置上开始了这项实验。不幸实验失败，一道闪电将山峰整齐地削去一块，形成陡立的悬崖。穆文·马斯被震昏，雷·鲍兹肝肠外溢，生命垂危，后经抢救脱险。更严重的是参加实验的第57号卫星完全毁灭，上面的四位科学家无一生还。



“坦特拉”脱险，即将回到地球的消息传来。薇达激动不已，她既为艾尔格的生还高兴，又为即将与之分手而惆怅。由于各自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她已下决心斩断和艾尔格之间的情丝。“坦特拉”回来后，科学家们模仿铁星上的环境，激活了禁锢在罐内的水母，对其进行物理、化学、生物的多项实验。由此找到了妮莎致瘫的原因，使妮莎重新获得欣欣向荣的生命。

薇达因等候“坦特拉”归来，没能参加一次重要的考古工作，既已如此，她便自愿留在医院护理妮莎。她与妮莎外貌十分相似，两人很快就互相信任，亲如姊妹了。艾尔格得知薇达要与自己分手的决定，理智上他明白自己与薇达的生活轨迹愈来愈远，是该做出决断的时候了；感情上却依依不舍，总是觉得若有所失。面对现实，他终于还是决定把过去的感情作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封存在心灵的深处。

宇航委员会召集全体成员会议。会议过程通过强大的电视播送机向全球播发。在介绍了自上次大会以来人类在宇宙空间研究方面的进展，讨论通过了一些需要广泛征求意见的提案后，审理了穆文·马斯擅自进行，造成重大伤亡一案。委员会考虑到实验动机的无私性和实验给空间探索提供的启发与教训，决定从轻处理肇事人，穆文·马斯最后只受到免去外层空间主任职务，并禁止在地球重要单位中任职的处分。委员会最后讨论派出第38恒星考察队的问题。主席首先发言：“每一个恒星考察队都是长期构思的珍贵理想，都是多年精心编织出来的新希望，都是伟大攀登途中的新阶段。第37考察队在黑行星发现了巨大的碟形飞船，这种结构的恒星飞船在我们地球的科学方面和知识水平上，是建造不出来的，在与我们交换信息的银河系那些世界上也未曾见过。毫无疑问，它来自河外星系。派遣专门的考察队到这颗行星上去，研究那艘飞船，其重要性



就无需解释了。”

接着，主席又放映了不久前收到的另一天体的智慧生物发射的图像。这些图像是他们的考察队直接从波江座阿尔法星系中拍摄的。大家眼前突然出现了一片耀眼的新绿，绿色的山峰，绿色的海水，有股清新之气沁人心脾，紫水晶般的天空中源源不断地喷洒下了大量金绿色的光线，美不胜收。主席介绍说：“这个星系有两颗孪生行星，那里大气的厚度、成份、含水量都与地球类似。从图像上显然可见，不存在高级生命和改造自然的痕迹。这很可能成为地球居民的新世界，到达双星需要 7 5 光年，我们新造的恒星飞船‘天鹅 7 号’刚刚可以达到这个从未达到过的距离。”

达尔·维切尔建议派遣三个考察队，同时飞往三个方向，第一个飞往铁星的行星，第二个飞往波江座奥未克伦，第三个考察队的任务是考察这一星系中一颗蓝色的白矮星。这颗恒星物质的平均比重超过地球上最重金铋的密度 2 5 0 0 倍。如能在近距离内探明其引力、电磁场和产生重化学元素的过程，将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太阳的近邻、天狼星双星中也有一颗类似的白矮星，但这颗星球周围布满了致命的交织流星流，飞船无法穿越。如能探明前者，即可推知后者。

委员会秘书提醒大家。反介子燃料只够两艘飞船用，在不破坏经济的条件下，需要十年才能再准备出作一次飞行的燃料。达尔·维切尔建议向全球居民呼吁：请每人将娱乐性旅游延迟一年，停止从金星和火星上运来宝石和珍奇植物等等，将节省下来的能量用于燃料制造。所有坐在委员会大厅中的人都站了起来，举起了左手，这是公开表示完全赞同发言人意见的一种姿势。

这一决定很快付诸实施，飞往铁星行星与考察白矮星的飞

船已先后出发。终于轮到“企鹅”号起飞了。这个庞然大物，身披银灰以的热防护层，文文静静地站立在莽莽苍苍的平原上，年轻而俏丽。谁能想象得出，它将来返回地球时，细小流星冲击的爆炸将在它的外壳上留下无数坑坑洼洼的疤痕，使它遍体疮痍。然而，现在欢送他的人们之中没有谁能活到它返回的那一天，到那一天还有172年，而对考察队来说则只有80年左右。

薇达、孔格、达尔·维切尔、穆文·马斯都赶到现场欢送，每个人的心情都很复杂：探险家们是在为人类的未来开辟壮阔的道路，他们的生命也将步入未来；对于留在地球上的人们，这一辞别则意味着永诀。飞船验收委员会主席向再一次被选为恒星飞船船长、波江座阿尔法考察队长的艾尔格·诺尔报告一切就绪。一位验收委员会成员将镶有全体考察队员照片的青铜薄板签上自己的代号后，交给了艾尔格。最后，考察队员们与欢送者合影，留下给故乡星球的最后纪念。

中央控制塔台上的无线电导航天线快速旋转，向四面八方发出飞船即将起飞的预警信号。人群迅速后撤到安全地带。突然，飞船发出一阵狂风骤雨似的呼啸，这声响在广漠的平原上久久回荡，有如亲人间诀别的呜咽。哀鸣声骤然而止，代之以飞船四周炫目的火墙，随之，一切消逝，只留给人们一片沉寂和空白。这时，雷·鲍兹才气喘吁吁地赶到，十分惋惜地说：“刚才接收到来自仙女座星云的图象，其中的碟形飞船与艾尔格他们在铁星的行星上发现的完全一样。可惜，他们没有等到今天这个消息，他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了！”“他们会知道的！”达尔·维切尔坚定地说，“我们向能源委员会申请一次特殊的播送，‘天鹅’号在90小时内还能听到我们的呼唤！”

## 天龙星座的黑太阳

在灿烂的星海中飘浮着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一只外表粗糙、边缘模糊的碟子。星星在碟子里的一边隐退，半个小时后又从另一边出现。只有在这儿，那些熟悉的星座才显得更明亮，它们的式样也显得更复杂，更精美。在所有这些星座中，唯独飞鱼星座有一颗特别出色的星——我们自己的太阳，天上最亮、最美的星。

但是，我们这时没有望太阳，也没有欣赏恒星绣出的精美图形。我们的眼睛都盯着这个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在一片浓重的阴暗中看不清一点细节，无论是用肉眼还是用望远镜。我们这艘宇宙飞船上的全套人马一共有六人：查鲁欣，领导这支探险队的老头儿，我们都叫他爷爷；瓦伦佐夫两口子，儒尔达谢夫两口子，再加上我——拉迪·布鲁克辛。

“唔，我们掉转头飞回去吗？”查鲁欣爷爷问道。

“没有一点办法啊，”总工程师托利亚·瓦伦佐夫回答说：“我们的火箭只适合在陆地上着陆，而那儿却都是水，到处是一片海洋，我们固然有手控车床，可以在飞船内对火箭加工，六个技术半熟练的人要干一年才搞得出一点名堂。就是到了那时候，我们在水上着陆也会淹死，我们不能冒那样的险。”

“再说，我们的燃料也快消耗完啦，”拉辛姆·儒尔达谢夫补充说：“我们跟你算过这笔帐。一次登陆，意味着要耽误七年时间。我们没有足够的空气来满足这额外的七年的需要，何况我们都不年轻呵。”

阿耶莎扯了扯拉辛姆的袖子。在爷爷面前提到年龄的问题是不礼貌的，拉辛姆忘记了。爷爷已经九十多岁啦。

“我们总不能空手飞回去吧，”盖丽娅·瓦伦佐娃说。

这时，查鲁欣说了一句：

“那么，只有一条出路。”

我们都望着这位领导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的是阿耶沙。

“决不能空手飞回地球！”她几乎是尖声叫喊着。

“衡量生命的是行动，不是言词，”十七年前，我第一次听到查鲁欣爷爷这么说。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看他的情景。那是深秋季节。潮湿的风，寒彻肌肤。一架袖珍飞机载着我飞过百草凋零的田野，飞过叶落枝空的树丛，飞过古比雪夫海面上铅灰色的波浪。于是，在一片泥土的悬崖上，我看到一道明亮的蓝色篱笆和一幢绿色的玻璃似的小屋，门口有一位身穿温暖的人造豹皮的老人，他浓密的头发已经闪现点点银霜，好象也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我已经从照片上认熟了他。我关上袖珍飞机，在老人脚下笨拙地着陆，笔直降落在一条沟里。

“来，换掉衣服，再作自我介绍吧，”他一边说一边向我伸出手来。

我就是这样认识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查鲁欣的。这位著名的宇宙飞船船长，第一次飞往金星的宇航员中有他，第一次在木星的人造卫星上进行探险考察的指挥员是他，他第一个登上土星，第一个登上海王星，还做过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事。在这儿，在古比雪夫海的海岸上，他正在消磨他辉煌的一生的晚年。

我自己也和宇宙空间的星球有关系，不过那是一种间接的关系。从个人受的教育来说，我是个建筑工程师，我的工作

在非洲东部的乞力马扎罗山上建设行星星际总站。一个专家，当他发现自己正处在一个奇异的领域内，就会情不自禁地要改变周围的事物，使它们适合自己的需要。再说，我的年纪轻，又充满自信心。因此，我正在拟订一项计划，准备把整个太阳系重新改建。当时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情况已经查明，太阳系内其他的行星都不适宜于住人，对人类差不多没有用处。我建议把这些行星重新加以安排。要使金星和火星进入地球的运行轨道，给火星增添人造大气层，净化金星大气层中的碳酸气。我还进一步提出：利用原子爆炸的方法，使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分裂成更小的星体，以便减少它们原有的引力，再使这些分裂而成的星体一个个更加靠近太阳。我提议在海神星上建立探险队的殖民地，派遣探险队进行恒星星际的航行。根据我的计算，在大约一千年的时间内，海神星可以在邻近的所有恒星系之间环航一周。此外，我还想在木星上教育儿童，利用木星引力特别大的条件，使孩子们的肌肉和骨骼长的结实，回到地球都成为身强力壮的人。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样美妙的计划一个也没有被采纳。然而，我并未罢休，仍然顽强地在各个机关里来往奔走，拜访一些卓越的专家。一点也不奇怪，我当然会去找查鲁欣，因此不怕麻烦，飞向了古比雪夫海滨。找他的人多着哩：梦想在外层空间工作的年轻人啦，作家啦，初露头角的科学家啦，还有选他当苏维埃代表的当地群众啦。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报纸上。毫无疑问。他是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

象我见过的很多人一样，这位老人倾听着我的谈话，脸上露出带着优越感的宽宏大量的微笑。

“你的问题，拉迪·格利戈里耶维奇，”他说：“就在于你向前跑得太快了。我们没有必要住到太阳的所有星球上去，

地球上还有足够的地方，也舒服得多。你的主意三百年以后才用得上。你肯定会对自己说：瞧，我多么敏锐啊！其实，毫无益处。忙着去考察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当问题必须解决又可能解决的时候，人们自然会开始改建太阳系的全部行星。到那时，他们自然也轻而易举地考察你今天忙来忙去的这些事。”

我不同意这位老人的见解，但并没有跟他顶撞。我觉得，一个人在自己的想象里能够生活在未来的时代，这是值得赞许的。因此，我继续唠唠叨叨地把我的计划的细节说给老人听。老人微笑着，批驳我的设想中的一些漏洞，但还是坚持邀请我下次休假日再来作客。他也许是喜欢我那种初生之犊不畏虎的自信心，也许还因为他感到乡间别墅太沉静孤寂了。夏季的几个月和冬季不同，他的孙儿女、曾孙儿女都来别墅小住，花园里洋溢着孩子们的笑语喧哗。但是，在冬季里，仅仅只有信件和电话。

这样一来，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就常常倾听我的谈话，我也听他向电子速记机口授他那著名的回忆录。《共青团真理报》当时刚刚开始连载这部回忆录。当然呐，你一定会想起回忆录开头的那句话：

“我们的探险队飞往月球，去开始准备……”

我记得我曾对老人说过：

“您不能象这样开头，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人们写回忆录，开头总是谈童年，谈他们诞生的日子，甚至还附有家谱表。您呢，却对您生命中的四分之一绝口不谈，开头就说‘我们的探险队飞往……’”

正是在这时，我第一次听到他说：

“拉迪，我们宇宙专家有计算生命的特殊方式。我们不是

用年月来衡量生命，而是用发现和探索来衡量生命，所以我这本书一开始就谈第一次发现的故事。”

“可是读者却想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您的童年生活是怎样的，您怎样走上探索行星的道路的，他们对这些事很感兴趣。”

老人不同意。

“你错了，年轻人，人们感兴趣的不是我，而是我做的事。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心爱的职业。有的时代尊敬水手，另一个时代尊敬代表、飞行员和发明家。我们宇航员是二十一世纪的宠儿。人们总是记得我们，总是把请帖首先送给我们，总是把第一排的座位留给我们。”

在那本回忆录第一卷的后记里可以找到上面的那些话，也可以读到下面的这一段话：

“我非常幸运，生下来的时候正是外层空间有了伟大发现的时代的黎明期。我的童年时代和宇宙航行的婴儿期正好吻合。我还没有长大，人类就已经掌握了月球。青年时代，我梦想飞往金星。成年时代，梦想登上木星。老年时代，梦想登上海王星。技术的进步使我的这些梦想一个接着一个实现。在我的一生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速度由每秒8公里上升到每秒800公里。人类支配的空间不可估量地扩大了。在上一个世纪中期，人类只掌握一颗行星——一个半径为6300公里的球体。今天，人类掌握的星球领域，半径已经达到4,000,000公里。他们变得更聪明，更强大。由于把自己的世界和别的世界互相比较，我们丰富了物理学、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只有一个梦想还没有实现：我们还没有遇到别的能够思考的理性动物。我们并未厌倦，但目前却不可能再前进了。我们已经达到了太阳系的极限，访问了太阳系内所有



的行星。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是恒星之间的宇宙空间。已经走完了四个光时的距离，但是离太阳系外最近的一颗星球却有四个光年的距离。我们已经达到了每秒 8 0 0 公里的速度，还需要把速度再提高一百倍。我们显然不能很快地飞向别的太阳，有人说我们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光子火箭和其他更大胆的计划到目前为止还只不过是计划。在外层空间进行发现的时代也许要中断三个世纪或四个世纪。”

人们到外层空间去遨游，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拿我自己来说吧，作为一个工程师，吸引我的是这样一个想法：在行星之间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内进行建筑。帕惠尔·查鲁欣却想去发现理性动物。怀着会见理性动物的希望，他飞到外层空间去发现新世界。现在，我们却来到了一个没有出路的终点。再没有可以发现的東西了，但是查鲁欣却不愿意仅仅作一个宇宙飞船的驾驶员。平静，荣誉，孙儿女，回忆录，乡村别墅……如果我的头脑里没有突然出现可能有黑太阳的想法，查鲁欣也许会在象一潭死水的平静生活中了结他的一生。

在某种程度上说来，实际上就是查鲁欣自己向我提出了这个想法。他不甘心承认再没什么可以飞去的地方了。

那么，我是怎样推论出可能存在着黑太阳的呢？

太阳系全部距离的极限是四个光时，到太阳系外最近的一颗星球的距离是四个光年，中间是一片广阔的空虚。但是，是否能够断定那儿是一无所有的空虚呢？我们仅仅知道那儿没有明亮的星星，否则就会被我们看到。可是，那儿也许有黑暗的不发光的物体啊。我们的天图也许象我们的大部分地图，上面仅仅标出了“星的城市”，却完全没有标出“星的农村”。

就拿直径为十五光年的一个领域来说吧，其中有四个太阳——我们自己的太阳，半人马座的主星，天狼星，小犬座的主

星。我们也可以说有七个太阳，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太阳外，其余三个太阳都是双星。

但是，在上面说的这一片广阔的空间内，还有几十个光线暗淡模糊的星星——红矮星，次矮星，白矮星。这些星星离我们都不远，但是几乎没有一个能够用肉眼看到。只是在二十世纪，我们才知道它们离我们这么近。

因此，在这一片空间里，既有肉眼看得见的一颗颗星星，也有在望远镜里才看得到的星星。那么，就在这同一片空间内，会不会有望远镜也看不到的千百个天体呢？当然，在我们已经知道的千百颗暗淡模糊的星星里，要找出其中一百颗靠近我们的小星星，那是非常困难的！

天体的温度也提示了同样的结论。

在星星的世界里，规律是这样的：星越大，它的温度越高，越小，温度越低。太阳比红矮星大十倍，红矮星的温度只有  $2000^{\circ} - 3000^{\circ}$ 。假设某些天体的大小相当于红矮星的十分之一，它们将有多高的温度呢？也许是  $1000^{\circ}$ ， $600^{\circ}$ ， $300^{\circ}$  或者  $100^{\circ}$  吧。这类天体，即使是其中最大的，它的发光度也是无足轻重的，其余那些的发光度更是等于零。温度低于  $600^{\circ}$  的天体，只能发出看不见的红外线。那就是看不见的黑太阳啊！这些黑太阳中，有一些是温暖的、黑暗的行星，从内部发出热力，表面温度达到零上  $30^{\circ}$ 。这些星星是我们特别感兴趣的。

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这些星星呢？一方面是因为没有人寻找它们，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容易找到它们。一般来说，在地球上不可能看到黑暗的行星的。地球本身也辐射红外线，我们自己就生活在红外线火焰的海洋中。生活在红外线火焰里，却要注意到遥远的一颗小星星的光芒，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怯生生地向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谈了上面的这一切看法。我从眼角注意到老人脸上那种带有优越感的微笑消失了，蓬松的眉毛皱了起来。我认为我自己的推理是逻辑谨严的，难道还有原来未估计到的缺陷吗？我多少有点迟疑地说完，等着他来驳斥。

“这倒很有趣，拉迪，”他说：“一颗从内部发出热力的行星，一个由内向外的世界。那儿的一切跟地球上都不同。那儿可能有生命，你觉得怎么样？当然呐，如果没有光，就不可能有植物，但是有没有动物呢？在地球上，有些动物生活在黑暗里，在地穴中，在海洋深处。动物界比植物界更古老。可是，有没有高级动物呢？高级形式的生命能够从永恒的黑暗中产生出来吗？”

于是，他哈哈大笑，拍拍我的肩膀。

“你我两人也许又要飞往外层空间了，拉迪！你是不是准备飞到外层空间去寻找你的黑太阳呢？”

“您呢，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

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发起脾气来啦。

“我为什么不飞去呢？我还不老嘛。我还没有满八十岁呢。要知道，我们的统计数字把中年确定为九十二岁半呵。”

六个月后，月球中央观察站宣布发现了第一个黑太阳，即使是我也感到惊奇。

没有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这一切要推迟很久才会发生。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事务和娱乐。他拔掉他的温室中璀璨绚丽的鲜花，将温室改成车间。他停止写回忆录，让一个没有写完的句子就那样戛然中断。那架电子速记机什么也不干，只是不停地写信给科学机构、群众团体、对外层空间有兴趣的老朋友、同志们、学生们、在月球和火星上的人以及远距离的宇

宙飞船等等，每封信都不屈不挠，热情洋溢，有说服力，呼吁组织一次寻找黑太阳的宇宙远航。我不得不赞美这位老人充沛的精力，仿佛他过去坐在乡间别墅里，只不过是等待这一声信号。他也许真正是在等待这个信号，然后就奔向伟大的目标——尚未发现的世界。他能够飞往外层空间，他能够寻找搜索，作出发现。

在天琴星座、人马星座……中，都发现了黑太阳。离我们最近，我们最感兴趣的黑太阳是在天龙星座之中。它的表面温度是零上10℃，它和地球的距离仅仅只有七个光日，只比海王星远四十倍。宇宙火箭可以在十四年的时间里飞完这段距离。

一年后，火箭出发了，其中装载着瓦伦佐夫两口子，儒尔达谢夫两口子，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和我。只有我才知道老人花了多大力气才说服宇航当局，让他和我参加这次远航。他的不利条件是年龄太大，我的不利条件是年轻，没有经验。

远航的最初的日子，正象我第一次旅行到莫斯科，一切都趣味盎然，却又非常熟悉。这些情况，我已经在书本里读过上百遍，也在电影里看过上百遍了。从高处看来，地球象一个在天空里投下阴影的巨大圆球，首先是四倍的地心引力，然后出现了失重的奇迹，月亮是奇异的黑与白的世界，表面上布满了麻麻点点的凹痕，深深的黑影，陡峭的深渊，年代久远的尘埃。这些景象，我在书本里读到过，自己也想象过。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惊奇不已。接着来的却是宇宙飞船日常生活的单调沉闷的岁月，这往往是作家们避而不写的，一间小小的睡觉的舱，长三米，宽三米：几张吊床，一张桌子，一个碗柜。隔壁是一间稍微大一点点的工作室，里面有望远镜、控制板、仪表和计算机，再往前面就是储藏室、发动机房和半公里长的燃料罐，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沿着燃料罐散步。如果你愿意，你还可以

穿上飞行服，在飞船四周的宇宙空间里翻腾。然后，又是那张吊床，那张桌子和那个碗柜。实际上，就等于监狱里的牢房，三十年的单独监禁。

黑暗和星星，星星和黑暗。我们的表上有二十四个刻度，否则真会弄不清时间，白天也好，黑夜也好，毫无区别。白天，窗外是星星；夜晚，窗外还是星星。一片沉寂。一片平静。然而，我们确实是在飞行——一条直线上的稳定的运动状态，每小时将近一百五十万公里，每天三千五百万公里。我们写下了飞行日志：“5月23日，已飞越10亿公里。6月1日，已穿过土星轨道。”穿过土星轨道的时候，我们举行宴会，唱歌欢庆。实际上，这纯粹是传统的形式上的里程碑，因为到达轨道以前是什么也没有的一片空虚，穿过轨道后同样是什么也没有的一片空虚。就事实来说，轨道本身是在离我们遥远的另一侧。这时眺望土星，就象一颗普通的小小的星，不会比在地球上看得更清楚。

正是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设计了各种各样庆祝的仪式。他是善于消磨时间的大师。即使是在宇宙火箭里，时间也不够他消磨。睡觉醒来后，至少搞一个小时的空间操练。不搞这种操练，肌肉在永久失重的情况下就会萎缩退化。然后，每人都必须在宇宙空间里巡游，首先检查火箭外部，再检查火箭内部。接着，在望远镜旁工作，再就是吃饭，饭后，他向我口授回忆录两小时。因为要避免超重，我们不能把电动速记机带来，每天由我笔录。然后，阅读缩微书籍（译者注：每张可缩印印刷物几百页，供以后放大阅读）。爷爷每天阅读一小时，时间一到就把书搁下。这既是消遣，又是为了保持饱满振奋的情绪。爷爷常说：“我们必须耐心地等待明天。”至于我，我尽力仿效他的榜样。我完全懂得：只能这样作。如果纵容自己的坏脾

气，就会忘乎所以，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头闷闷不乐，第二步就会懒散消沉，最后就会病魔缠身。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忘记自己的职责。在外层空间，以前出现过这样的悲剧：有人纵容自己意气消沉，居然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以前掉转头来飞回去。

工作是医治情绪不好的唯一良药。但是，要做的工作不多。日常的检查和修理并不需要很多时间。我常常把时间花在重建行星的计划上，但那只不过是聊以自慰。一个人孤军奋战，绝不可能超过全人类这个强有力的集体所作的工作。而且，随着每一年的消逝，用地球上的标准来衡量，我的知识是越来越陈旧落伍了。在地球上，全人类奋发前进，我对他们的进展却一无所知。

消磨时间的唯一有意义的工作是进行天文观察。我们编了一套目录，测量星体之间的距离，通常采用三角形测量法，三角形的底边是地球轨道的直径，底边的两角引向要测量的星球。三角形的高——地球到所测量星球的距离，由底边及两角来决定。但是，三角形越来越狭长，可能出现的误差也就越大，因为这方法只适用于离地球最近的星球，我们进行这项测量就比较容易——我们现在离太阳比地球离太阳远一千倍，我们的三角形底边比原来的长一千倍，测量距离的精确程度也要高一千倍。大体上说，这一点运用于所有在望远镜内看得见的星球，在我们这次宇宙远航的全部航程内，始终可以进行这项工作：测量和计算，计算和测量。于是，在飞行日志内列出项目，在目录里编上号码，光谱等级A O，距离7 1 1 8光年。有时，我们一边写下这些数字，一边为这些数字激怒。我们度过漫长的一生，也仅仅只相当于七个光日。谁也不能飞越七千多光年的距离，谁也无法飞到A O级的太阳那儿去啊。

沉闷无趣，单调厌烦，还得加上持续不断的警惕。可能整

年整月平静无事，然而每分钟却又可能出现毁灭性的灾难，因为外屋空间并不是完全空无一物，其中有到处飞动的陨石和陨石尘。按照我们的火箭的飞行速度，即使与“气云”相撞也是危险的，那就好象猛然跳入水中。在外层空间，我们确实遇到了科学上前所未闻的稠密区域。一进入这样的区域，所有的东西都开始移动，胸部也感到压抑难受。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还弄不明白。陨石尘腐蚀火箭外壳，金属发生疲劳，出现干扰电流。这样一来，所有的一切都逐渐损耗掉，会出现漏气、操纵失灵、仪表指示紊乱等乱象。

多年平安无事，可是突然……因此，在整个航程内，随时都必须有人值班。

单独值班是最难受的时候，使人情不自禁地怀念地球。你不由自主地渴望在田野和树林中散步，渴望看到盛开的皎洁的雏菊，渴望看到在蓝天中歌唱着的云雀。你如饥似渴地盼望和人群在一起，走进地下铁道，来到运动场，参加集会。你想听到大声的叫喊，而不是一片沉寂。你想置身于稠密拥挤的人群中，膀子被周围的人推来擦去，很多很多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女人和姑娘……你闭住眼睛，仿佛看到了红场、克里姆林宫、游行的队伍、鲜艳明亮的彩旗……你睁开眼睛，看到的却仍然是那个吊床，那张桌子，那个碗柜，窗外仍然是星星和无边的黑暗。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我们六个人在宇宙火箭里轮班工作，轮班守望和睡觉。

在轮班守望的时候不能睡觉，我倒受得了，爷爷却不行。他毕竟是个老人，心脏越来越衰弱。最初轮到他值班守望，他还能对付。后来再多次值班，他就心脏病，左肩膀痛，有时昏厥过去。我们的医生阿耶莎，有一次看护他四小时，然后宣布



说：“如果爷爷再担任值班守望的工作，出了事就不是我能解决的啦。”

整整十四年，我们一直迅速飞向那个看不见的目标，最后，能够看到目标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那是一个遮住星星的黑暗的圆形物体。我们准确地到达了目的地，证明地球上天文学家的观察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原来天龙星座中的黑太阳有两个：黑太阳A和黑太阳B，A小些，B稍微大一点。A距离地球近一点，B稍微远一点。所谓“稍微”，当然是在宇宙范围的意义上来说的。实际上，A与B之间的距离比地球与土星的距离还要大。

我们都激动不宁，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更是这样，虽说他没有流露出来。为了在行星之间进行对话，他已经准备了一整套武器：各种光信号，各种红外线探照灯。还有一套配上浮雕图画字母，一套几何图形。

我们和目标相遇的伟大的日子到来了。

早晨，我们开始启动制动器。到了中午，黑太阳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可见，星星一个接着一个消失。最后，那个黑色的碟子悬挂在我们面前，我们停住不动了，我们已经成了黑太阳的暂时的卫星。

可是，请想象我们的失望吧，我们的天文学家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们断定这个黑太阳的表面温度是 $10^{\circ}$ ，结果却是零下 $6^{\circ}$ 。大气层中存在着各种气体：象木星上一样有甲烷和氨，象金星上一样有二氧化碳气，还有大量的氢和水汽——稠密的云。大气层下面是结了冰的海洋：冰，雪野，冰丘。积冰厚达几十到几百公里。我们运用炸药来测量冰的厚度。

整整飞了十四年，到头来只看到一个普通的北极区的黑夜，这真是不值得啊！

爷爷完全失望。最后的努力失败啦！他毕生的梦想没有能实现。

正是在这时，我们作出决定：再去访问黑太阳B。

乍一看，这仿佛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现在离它不远，干嘛不去呢。但是，外层空间有自己的计算根据。在外层空间里，一切取决于燃料。在地球上燃料决定行驶距离的长远。在外层空间里，燃料决定速度。整个航行的时间并非时时刻刻都消耗燃料，仅仅在起飞和降速时才消耗燃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准备了足够两次起飞与降速的燃料。要访问第二颗黑太阳，那就意味着要把回去的时间推迟三年或四年。我们并不想增加这次远航的岁月，但是一来一去既然要花三十年的时间，再加上三年也就无所谓了。我们之中，谁也不愿对没有探索过的世界置之不理。

我们用了一整年时间，从一个黑太阳慢慢地爬向另一个。现在，那个小黑点已经变大，变成了一块墨黑的圆盆。我们再一次减速，再成为一颗暂时的卫星，同时向黑暗中发射出自动侦察器。我们看到，这一次的黑暗并非真正的漆黑一团。在大气层中，有时出现夏季的闪电和风暴。荧光屏上可以看到云彩的轮廓。自动侦察器送回了无线电报告，空气温度为零上24℃。地球上的天文学家计算错误，也许是因为他们把结冰的黑太阳和有风暴的黑太阳发出的射线结合在一起了，零上10℃的平均平均温度和实际情况是相距不远的。

但是，我们一定是在自己的计算中忽略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失掉了侦察火箭，它一去不复返，显然是沉落了。在侦察火箭失踪前最后的那一瞬间，我们在电视荧光屏上看到的是一片水面和汹涌的巨浪。我们又发射出第二枚火箭，它围绕这颗黑太阳飞行了几周，我们看到了云朵和雨。这儿的雨垂直落下，

不象地球上的雨通常斜着降落；这儿的雨滴比地球上的雨滴重。我们又看到了起伏的波涛，到处都是一片海洋，除了海还是海，没有一个小岛。赤道地带是海洋，两极地带也是海洋，完全没有冰。这是可以理解的。在黑太阳上，热来自内部，温度到处相同，两极地带也不比别的地方冷。

没有大陆，没有岛屿，甚至也没有火山顶。海洋，到处都是海洋。

在外层空间，有多少使人惊奇的事物啊。要说只有单调的千篇一律和沉闷无趣，那是不正确的。我们原来是怎样估计的呢？我们原来以为，正象地球上一样，黑太阳也会既有陆地，又有海洋，理性动物当然只能在陆地上发展起来（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遇见他们）。我们打算研究海洋。但仅仅只是从岸上来研究，从岸上游入海中，放下一个小小的观测深海的球形潜水器。我们的星际航行飞机只能在陆地上降落。

哦，在灿烂的星海中飘浮着一个黑色的圆形物体——一只外表粗糙、边缘模糊的碟子。星星在碟子的一边隐退，半个小时后，又从另一边出现。只有在这儿，那些熟悉的星座才显得更明亮，它们的式样也显得更复杂，更精美。在所有这些星座中，唯独飞鱼星座有一颗特别出色的星——我们自己的太阳，天上最亮、最美的星。

但是，我们这时没有望太阳，也没有欣赏恒星绣出的精美图形。我们的眼睛却盯着这个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在一片浓重的阴暗之中看不清一点细节，不论是肉眼还是用望远镜。

“呵，我们掉转头飞回去吗？”查鲁欣爷爷问道。

这同一个问题已经问过千百次了。是的，我们必须飞回去，我们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对付这种局面。

“那么，只有一条出路，”查鲁欣宣布说。

我们都望着这位领导人，不明白他的意思。第一个领会到这句话的意义的是阿耶莎。

“决不能空手飞回地球！”她几乎是尖声叫喊着，“我知道，您要坐在球形潜水器里下去。”

我们都非常惊愕。坐在球形潜水器里到黑太阳的海底去是办得到的，问题是怎么回来。自动侦察器不能飞行，球形潜水器将永远留在海底……可是里面还装着一个人啊。

“我们决不放你走！”阿耶莎坚持说。

但是，爷爷只耸了耸肩膀。

“你知道，阿耶莎，”他说：“你的脑袋里装满了医学上的偏见。你以为一个人只有权死于某些严重的疾病。我们宇宙专家对生命有自己的计算方法。我们不是用年月衡量生命，而是用事业衡量生命。”

“这是不必要的牺牲！”拉辛姆说：“我们必须始终一贯地工作下去，回到地球去报告情况。要特别准备好第二次探险，再来研究这儿的海底。”

再来探险！可是什么时候来呢？三十年以后吗？托利亚·瓦伦佐夫正要介入，准备自告奋勇地到海底去。这时，盖丽娅拖住了他的袖子。于是，我坚持说，只有我才是到海底去的最合适的人。

“决定已经作出啦，”爷爷说：“不要浪费时间白白争论啦。我命令你们开始准备降落。”

最后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但我们还是很难把这件事完全接受下来。起飞的前夕来到了，老船长吩咐安排一次告别晚餐，他亲自拟定了菜单。我们放了最心爱的录音——从新闻短片《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录下来的。然后，我们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爷爷喜欢这支乐曲，因为它是一支振奋人心的交响

曲，召唤人们去进行斗争，我们喝了香槟酒。在一支失重的火箭里喝香槟酒是很成问题的，因为香槟酒在这儿总是向空中飘走。接着，我们唱起歌来，唱的是外层空间的赞美诗，没有人知道是谁写了这支歌：

我们也许需要永恒的时间

% 去发现那整个无限，

% 但是在目标达到以前

% 船长已不在我们中间，

% 但是，如果需要

% 仍然有找到别的人类的一天……

阿耶莎和盖丽娅哭泣着。我微微有点醉意，问道：“你不害怕吗，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他回答说：“拉迪，年轻人，我害怕，但我最怕的是我的努力会白费，我在那儿只能看到黑色的水，看不到别的东西……”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帕惠尔·亚历山德洛维奇，那儿确实可能没有什么东西，请您收回自己的命令吧。”

现在，我们只有五个人了，大家紧闭着嘴唇，站在扬声器前面，扬声器中传来隆隆的雷声，啸叫声，轰鸣声和呼啸声。黑太阳的大气层饱含电荷，造成了障碍。

最后，查鲁欣平静的声音终于冲破大气放电的骚扰，从扬声器里传来了。爷爷跟我们在一起啦！我们听熟了他的他那沙哑的男低音充满了整个机舱。“我关掉了探照灯，”他说：“这里并不完全是漆黑一团，时时都有片状闪电和叉状闪电。在闪电的亮光中，看得见毛毯一样的扁平的云朵，就象木星上的云一样。边上有积云。空气密度大，在气流的边缘有旋风。”

这时，大气放电现象更多了。爷爷话中的有些词、短句无法听清楚。过了一会，情况好转，可以听得清楚了。

“空气越来越清洁，”爷爷说：“我看到了海，表面象黑搪瓷一样，微波粼粼。我正在慢慢降落，空气密度很大。重力大得简直使人难以相信，动一下很困难，就象在冰川黑太阳上一样，甚至连动一动舌头都不容易。”

突然传来了快乐的喊声。

“鸟！发光的鸟！又一只，又一只。三只啦。电视屏幕上放映出来了吗？我设法看到了：圆圆的头，粗壮的躯体，小小的拍动着的翅膀。它们很有点象地球上的飞鱼。也许就是鱼，不是鸟，但它们飞得可高哩。”

传来一声重重的水浪溅泼声，接着是片刻沉默。

“听到了刚才那声水响吗？那是我，我降落到水中来了，重重地撞进水里，不过没有关系。我关住了灯光，对黑暗渐渐习惯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在水中慢慢沉落，速度是每秒两公尺。我重新打开了探照灯。窗外是猛烈的风暴：旋风，波浪，云朵。这儿的小生物真多啊！可能跟地球上的虾子相象。我在水里下降得越深，这些小生物就越多，跟地球上的情况恰巧相反。在地球上，海洋深处的生命少得多。地球上的热来自上面，这儿的热来自下面。

“啊，这是什么东西呢？长长的，黑黑的，无头无尾。是一条鲸鱼，一条巨头鲸吗？它迅速游动，游过的波痕闪闪发光。它的两侧有一排亮光，正象船的舷窗一样。这难道是一艘潜水艇吗？也许是别的东西吧，不好用什么来比喻，无论如何，我要用探照灯向它发出信号：二——二——四，二——三——六，二——二——四。

“它完全不理睬，向左边走了，看不见了。”

“还有别的更多的怪物——介乎海龟和章鱼之间的某种东

西。我叫它们海龟，只不过是比喻的说法，它们实际上有五条腿——五根触角：背后有一根象船的舵，其余四根在两侧，尾端加粗，带有吸盘。前面的触角中，有一只上面有发出强光的器官，好象一盏前灯。它射出的笔直的光线照耀着海草。它的背上有背甲。它的眼睛长在可以活动的肉柄上，象螃蟹的眼睛一样。它的嘴巴的形状象喇叭。我这详细地描写它，是因为这种动物正朝着我游过来。现在，它们笔直地对着我的前灯望着。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它们的眼神完全是有智慧的，瞳仁有水晶体，虹膜发出暗绿色的磷光，象猫眼的虹膜一样。我曾经在书上读到过，地球上的章鱼眼睛里有人类的表情，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探照灯正在扫过海底。海底有一些纠缠着的根，象珊瑚，或者象海白合，茎干粗壮，枝条上悬挂着一个小杯一样的东西，杯口向下，有些小杯就靠着海底。地球上的海白合，它们的杯口一律向上，以便捕捉从上面下来的食物。这儿的海白合在沉积的淤泥里寻找什么东西呢？是寻找正在腐烂的残物呢？可是腐烂的残物并不会都沉到海底呀。难道是从下面吸收热吗？那是不可能的。顺便说说，红外线来自海底。是否可能利用红外线的能量来合成蛋白质，分解二氧化碳呢？能量不多，需要积累。不过，地球上的绿叶也积累能量。实际上，看得见的光线本身并不分解二氧化碳。

“我被耽搁了，”爷爷继续说：“下面的海草把我缠住了。我可以在这段闲暇的时间里随意看看四周的景象。我越来越相信下面有植物。一条肥肥的没有脑袋的鱼正在吃细嫩的枝条。另外一条有牙齿的长长的鱼捉住了那条肥鱼，向上面游去。这儿的‘食物流’是由下面流到上面去的。最后的例证就是那发光的鸟。”



扬声器里传来了在金属上刮擦的声音和撞击金属的沉闷的声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球形潜水器移动起来啦，”爷爷说：“有个东西抓住了球形潜水器，拖着它走。我看不到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在潜水器的头灯前面，什么也没有。”

“海底向下倾斜。海草一望无际。奇怪的是，那儿的植物好象在一所果园里一样，都排成笔直的行列。有一个巨大的东西正在慢慢移动，砍倒植物根部周围的灌木丛。这个狼吞虎咽的怪物正在吞掉这些砍下来的灌木。我无法看清楚，这个活的收割机正爬向旁边的某个地方去。前面有一堆岩石，我们驶过这堆岩石。一个漆黑的深渊，球形潜水器掉进去了，压力正在增加，再见！向莫斯科问好！”

停顿了一秒钟，突然传来一声喊叫，简直就象一声长嚎：

“破裂啦!!!”

传来了一连串更急促的、响亮的声音。很明显，水已经通进了球形潜水器。

老人的声音哽噎着，他可能已经灌了几口水。接着，一长串话象连珠炮一样匆匆忙忙地说了出来：

“深渊的底部有建筑物。一座城市。街灯。圆形层顶，球形建筑。游动着的塔。奇怪的生物……他们到处都是……他们难道可能是……”

一声巨大的爆炸。一声痛苦的叫喊，一串喀喀喀声音。

接着来的就是天电干扰的那种持续不断、得意洋洋的嚎叫和呼啸声。

在意味深长的沉默中，我们五个人望着那黑色的圆形物体，尽管那儿什么也看不清，无论是用肉眼还是用望远镜。

“三十年后，我们再回到这儿来，”托利亚·瓦伦佐夫说。

他现在是探险队的头头啦。于是，盖丽亚轻柔地唱着：

我们也许需要永恒的时间  
去发现那整个无限，  
但是在目标达到之前  
船长已不在我们中间，  
但是，倘若需要  
仍然有找到别的人类的一天……  
会不会找到他们呢？

## 记忆公司

他一觉醒来——就在想火星。他想，如果能跋涉在火星的山谷中，不知感觉会如何？当他变得越来越清醒的时候，这种梦想也随着变得越来越强烈，甚至成了一种渴求。他几乎能感觉到那个星球表层的气氛，而这种气氛是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亲身体验到的。像他这样一个小职员？绝对不可能。

“你到底起不起来？”他的妻子克丝顿懒洋洋地问道，和往常一样，她的话里总带有那么一点愠怒。“如果你起来的话，按一下炉子上热咖啡的键。”

“好的，”道格拉斯·奎尔说着，就光着脚丫子从卧室走到厨房。他很负责任地按下咖啡加热键，然后，坐在餐桌旁，拿出一小听黄色的优质迪恩·斯威夫特牌鼻粉。他惬意地吸着，感到十分爽快。这种波那丝混合物刺痛了他的鼻腔和上颚。但他仍然吸着；这种东西能提神醒脑，它能把他夜间的胡思乱想浓缩成一种理性的东西。

“我要去，”他自言自语道，“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亲眼见到火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他自己做梦的时候他也清楚地知道这个事实。在白天，尤其是现在他妻子正对着梳妆镜梳头，发出唰唰的声音——一切的一切都令他想到自己的身份，“一个可怜巴巴的工薪阶层的小职员”，他又苦笑着自语道。克丝顿每天至少要提醒他一次，他不怪她，让自己的丈夫脚踏实地是妻子的责任。“脚踏实地，”他想着想着无可奈何地笑

了，脚踏实地，这种修辞手法真是太形象，太贴切不过了。

“你在笑什么呀？”他妻子踢踢拖拖地走进厨房，她身上那件粉红底的看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睡袍长得都快拖到地上，随着她走动一晃一晃的。“我敢打赌你又在做梦了。你总是满脑子都是些稀奇古怪的念头。”

“是啊，”他说着从厨房的窗口望着大楼下面的车流和人流。从高楼上往下看，路上的人显得极其渺小，但一个个都精力充沛，奔波在上班的路上。过一会儿，他也将和往常一样，成为他们中的一分子。

“我肯定它同某个女人有关。”克丝顿没精打彩地说。

“不，”他说。“一个神，战神之神。他有许多奇妙的陨石坑，它们的深处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

“听着。”克丝顿在他身旁蹲下恳切地说。在她的声音里没有了往日的怒气和尖刻。“海底——我们地球的海底就比那个火星要漂亮几千倍几万倍。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你也知道。我们一人租一套人造海底服，休两周的假，到海底渡假村去生活一段日子。而且我们还可——”她停了下来。“你没在听。你应该好好听我把话讲完。这里可有比那颗烦人的火星更精彩的东西，而你居然听都不要听。”她的嗓门越升越高。“天哪！道格，你真该死！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去上班了，”他说着，站起身，忘了还没吃早饭。“这就是我要干的事。”

她注视着他说：“你越来越不象话了，一天比一天地着魔。你究竟会怎么样哦？”

“会去火星。”他接下话茬，然后，打开壁橱门，取下一件干净衬衫换上，就去上班了。

下了出租车，道格拉斯·奎尔穿过3条密集的人流，来到

一个外观非常现代化，非常吸引人的大门口。他在门口停下，不顾过往的车辆，仔细看着变换着色彩的霓虹灯标志。以前，他曾经仔细地看过这个标志...但是，他从来没有站得这么近。这两者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一次非同寻常。这件事早晚都得发生。

## 记性（忆）公司

难道这就是答案？毕竟，只是一种错觉，不管这种错觉在感觉上有多么真实，它毕竟是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幻觉罢了。至少客观上是这样的。但主观上就完全不同了，也许恰恰相反。%

但不管怎样，他已经有约在先了。就在5分钟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被烟雾污染的芝加哥的空气，穿过耀眼夺目的大门，来到服务台前。

一位嗓音动听，衣着讲究，袒胸露肩的金发女郎马上笑脸相迎：“早上好，奎尔先生。”

“早上好。”他说。“我来这儿是想了解一个记性规程，我想你是知道的。”

“不是‘记性’，是‘记忆’，”接待员纠正了他。她拿起身边的电视电话接收器，对着它讲道：“道格拉斯·奎尔先生到了，麦克雷恩先生。让他现在进来吗？还是再等一会儿？”

话筒里叽哩哇啦了一会儿，道格拉斯一点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好，奎尔先生，”她说。“你可以进去了；麦克雷恩先生在等你。”他犹豫犹豫地正要走，接待员小姐在里面叫道：“D房间，奎尔先生。在您右面。”

找了一会儿，他总算找到了那个房间。房间的门打开了，里面，在一张真正胡桃木办公桌的后面，坐着一位神情和蔼的中年男人，他身穿一套最新款式的马迪恩蛙皮灰西装；光是他的服饰就告诉奎尔，他找对了人。

“请坐，道格拉斯，”麦克雷恩一边说，一边指着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这么说，你是想体验一下去过火星的感觉。很好。”

奎尔在椅子上坐下，感觉有些不自在。“我吃不准花这笔费用是不是值得。”他说。“这笔费用实在太昂贵了，而且就我所言，实际上什么没有得到。”

“你能得到火星旅行的确凿证据，”麦克雷恩强调道。“一切你需要的证据。在这儿；我拿给你看。”他把手伸进办公桌的抽屉里。“票根。”他从一个吕宋麻文件夹里拿出一小方印有凹凸花纹的硬纸片。“它证明你去过火星——而且已经回来了。还有明信片呢。”他拿出四张盖过邮戳的3-D全色明信片，把它们放在桌上排成一行让奎尔看。“还有影片。是你用租来的便携式摄影机在火星上实地拍摄的。”他也把这些展示给奎尔看了。“外加两百份你在火星上遇到的人的签名，这些签名将在下个月——从火星——寄到。还有护照和有关拍摄到的每个镜头的海关证明，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抬头观察着奎尔的反应。“总之，你会认为你去过火星了，”他说。“你不会记得我们公司，不会记得我，（甚至）不会记得你来过这儿。在你的脑中，它将是一次真正的旅行；这我们可以作出保证。整整两星期的回忆，你会记得每一个细微的细节。请记住：在任何时候，你如果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进行过这次去火星的昂贵旅行，你可以回来找我们，我们将把费用全数归还。你明白了吗？”

“可是我没有去过，”奎尔说。“无论你们提供给我什么证据，我还是没有去过，”他深深吸了口气，迟疑了一会儿，“我还是从来没有做过星际警署的特工人员。”尽管他听别人说起过记忆公司的神奇魔力，他还是有点怀疑这种非事实性记忆移植的有效性。

“奎尔先生，”麦克雷恩耐心地说道。“你在给我们的信中说，你没有真正到火星去的机会，甚至连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你没有足够的钱，更重要的是，你绝不可能有资格作为一名特工人员去火星。这是你能实现；嗯哼，毕生梦想的唯一途径；我说得对不对，先生？你不会有这样的身份，你不可能真正做到这个若悬河。”他抿着嘴轻声笑了笑。“但是，你却能够感觉到去过那儿，做过那些事。这一切都由我们来安排。而且我们的价钱也很公道；不会坑你一分钱。”他的微笑让人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非事实性记忆可信吗？”奎尔问道。

“比真的还真，先生。如果你真的作为一名星际警署特工人员去过火星，到现在你会忘掉好多东西；我们对人类记忆系统——对人一生中重大事件的真正记忆的分析——表明了一个人会很快失去对许多细节的记忆，而且是永远。而我们提供是深层记忆移植，你什么都不会忘记。当你处于昏迷状态时给你输入的记忆模片是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创造的，他们曾在火星上呆过多年；每做一例记忆移植，我们都要核实到最细微的细节。况且，你所挑选的是一个比较简便的非事实性记忆系统；如果你挑选的是冥王星，或者你想成为内行星联盟的皇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会困难得多...而且费用也会高得多。”

奎尔把手伸进大衣口袋里去掏皮夹，一边说道：“好吧。这是我毕生的愿望，而且我自己也明白我绝不可能真正做到。



所以我想，我就这样定了。”

“不要这样想，”麦克雷恩一本正经地说。“你并非求之不得而就其次。真正的记忆，有时会模糊，有时会漏忘，更不用说有时还会走样——那才是次一等的呢。”他收下了钱，按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按钮。“好吧，奎尔先生，”他说，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两个粗壮的大汉快步走进来。“你这个特工人员已经在去火星的路上了。”他站起身，走过来握了握奎尔紧张得出了汗的手。“或者说，已经上了记忆中去火星的路了。今天下午4点30分你将，呃，回到地球上；有一辆车会把你送到家门口，而且，正如我刚才说的，你绝不会记得见过我，或来过这儿；实际上，你甚至不会记得你曾经听说过我们的存在。”

奎尔跟着那两位工作人员出了办公室，由于紧张他的嘴里觉得很干，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就完全取决于他们了。

“我真的会相信我去过火星？”他很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真的会相信我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他有一个奇怪的念头，一种出于本能的预感，仿佛什么地方会出问题。但是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他不得不等待下去，以得到问题的答案。

麦克雷恩办公室桌上的内部通讯装置把他同公司的操作区联接在一起。桌上的蜂鸣器嗞嗞叫了几声，一个声音说道：“奎尔先生现在处于镇静状态。您是想亲自来指挥这一例，还是我们自己干？”

“这只是常规操作，”麦克雷恩说。“你们自己干吧，罗尔，我想你们不会有问题的。”进行一项去另一颗行星旅行的人造记忆工程——不论加不加作为特要人员这一小点细节——在公司的操作日程表上已经成了老一套了。“在一个月之内，”

他在心里盘算道，“我们一定能做到20例……移植星际旅行记忆已经成了我们的饭碗了。”

“听您的，麦克雷恩先生。”又传来罗尔的声音，接着，通讯装置关闭了。

麦克雷恩走到办公室后面的拱顶隔间，找出第3号记忆档案——火星旅行——和第62号记忆档案：星际间谍。他带着这些东西回到办公桌前，舒舒服服地坐下，倒出档案袋盛的东西，这些物品将放置至奎尔家中。在放置这些物件的同时，技术人员则忙着给奎尔移植那个作为星际间谍到火星旅行的非事实性记忆。

“一把佩剑，”麦克雷恩暗自思忖，“这可是件最花钱的玩意儿。”接着，是一个药丸大小的发报机，当间谍被捕时可以吞入肚中。一本密码本，跟真的一模一样……记忆公司的用具都具有极高的精确度：只要有可能，都是用真正的美军军用品作依据的。还有一些不太重要的小东西，一些会同奎尔的记忆相吻合的东西：一枚5角的古银币、几段写在几张透明薄纸上的不太正确的约翰·多恩的引文、从火星上咖啡馆里带出来的几个火柴夹子、一只刻有“多米火星国家农庄公物”的不锈钢勺、一根窃听器线圈……

内部通讯装置的蜂鸣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但是，发生了某些不祥的预兆。您还是来一下的好。奎尔已经进入镇静状态，他的反应良好；他已完全进入无意识状态，并且已经有接受能力。但是——”

“我马上就来。”麦克雷恩感觉到出了麻烦，他离开办公室。几分钟后，他出现在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平稳，他的眼睛闭着；他似乎只是迷迷糊糊地感觉到两个技术人员和麦克雷

恩站在他床前。

“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插入新的记忆丛了？”麦克雷恩有些生气。“只需要两个星期的记忆空间，他是西海岸移民局的职员，在这种政府机关，他去年一定有两周的假期。一定行的。”这种小问题使他恼火，他们总是连这样的小事都要来麻烦他。

“我们的问题，”罗尔说，“不是这个。”他弯腰对奎尔说：“把你刚才对我们说的再跟麦克雷恩先生说一遍。”他对麦克雷恩说道：“请您他细听。”

平躺在床上的奎尔那双灰绿色的眼睛盯在麦克雷恩脸上。麦克雷恩观察着这双眼睛，觉得有点不安，这双眼睛变得冷酷而麻木，上面好象有一层光泽，就象是雕琢了一半的宝石。麦克雷恩不太喜欢他眼前的这双眼睛；那目光太冷酷了。“你们现在想干什么？”奎尔厉声问道。“你们打破了我的伪装记忆片。都给我滚出去！我要把你们撕成碎片！”他瞪着麦克雷恩看了一会儿，“特别是你，”他接着嚷道，“是你负责这次反操作的。”

罗尔问道：“你在火星上呆了多长时间？”

“一个月。”奎尔咬牙切齿地说。

“你到那儿的目的是什么？”罗尔接着问道。

奎尔薄薄的嘴唇动了一下，他盯着罗尔没有出声。最后，慢吞吞地吐出这几个字：“星际间谍。”接着，他充满敌意地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难道你们没有录下来？给你们头儿放一遍视听磁带，别再来烦我。”然后，他闭上了眼睛，那种冷酷的目光也随之消失。麦克雷恩松了一口气。

罗尔平静地说：“这是个难对付的家伙，麦克雷恩先生。”

“不会的，”麦克雷恩说，“我们让他的记忆链丧失之后，他就会和从前一样顺从了。”他接着对奎尔说：“这么说这就

是你这么想去火星的原因喽。”

奎尔的眼睛没有睁开，“我从来没有想要去火星。我是被派去的——他们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我毫无办法。噢，我承认我对此也抱有好奇心；可谁不会呢？”他又睁开眼睛，扫视了一下床前的3个人，特别注视了一下麦克雷恩。“你们这儿的药可真灵啊，它让我把一点儿都记不得的事情都记起来了。”他想一想。“我很想知道克丝顿，”他像是在对自己说：“她会不会跟这件事有牵连？会不会是星球警署的暗探，是来监视我的…监视我是不是恢复了记忆？难怪她对我想去火星的念头这么一惊一乍的。”他微微笑了笑——一种会意的微笑——不过，马上就消失了。

麦克雷恩说：“请相信我，奎尔先生，这完全是出于意外。在操作中我们——”

“我相信，”奎尔说。现在，他似乎有些累了；药物还在起作用，还在继续使他下沉，下沉。“我刚才说我去过哪儿？”他嘟哝道。“火星？真难记起来——我知道我非常想见到它，每个人都想。但我——”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只是一个职员，一个不名一文的小职员。”

罗尔挺直身子，对他的上司说：“他想要植入的记忆正好同他的亲身经历一致。那个假想的原因也正好是真正的原因。他讲的是真话；至少在镇静状态下，那次火星旅行的记忆在他脑中栩栩如生。显然，在别的情形下他是不可能记起来的。有人，也许是政府的军事科学实验室的人，已经把他的那部分记忆抹去了；他只知道去火星对他来讲是件不寻常的事，当一名间谍也是。他们抹不掉这个印象；这已经不是记忆，而变成了一种欲望，毫无疑问，当时他自愿接受那项任务也正是出于同样的欲望。”

另一个技术人员基勒对麦克雷恩说：“我们怎么办？在真实记忆上再植上假性记忆？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也许能记起真实经历的一部分，这两种记忆混合在一起也许会造成间歇性精神分裂。他的脑中不得不同时持有两个相反的前提：即他去过火星和他没去过火星；他是一个真正的间谍和他不是一个真间谍。我认为，我们应该让他苏醒，不必植入假性记忆了，记他赶快离开这儿；这件事很棘手。”

“我同意，”麦克雷恩说。他突然提到一件事。“他从镇静状态苏醒后会记得什么，你们能知道吗？”

“很难说，”罗尔说。“也许他会对自己的真实经历有一些模糊的记忆，他可能对这些记忆的真实性抱有很大的疑惑；他可能会认定这是我们给他植入的记忆。而且，他会记得来过这儿——除非你想把它抹掉。”

“我们越少掺和到这件事中去越好。”麦克雷恩说，“这可不是好玩的。我们已经够蠢了——或者说够不幸了——居然揭开了一个真正的星际间谍的危险记忆，到现在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呢。对这个自称是道格拉斯·奎尔的家伙，我们还是趁早洗手不干的好。”

“你还要把第3号和第62号袋里的物件放置到他家去吗？”罗尔问。

“不，”麦克雷恩回答道。“我们还将还给他一半的费用。”

“‘一半’！为什么是一半呢？”

“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最好的妥协了。”麦克雷恩无力地回答。

出租车把道格拉斯·奎尔载到芝加哥城住宅区的顶端。他一下车，心里想道：“回到地球上来的感觉真好！”

火星上一个月的生活已经在他的记忆中飘忽不定；他只记

得那些干裂的火山口，饱经风沙侵蚀的群山；一切都充满了力度，一切都体现了动感。那是一个弥漫着尘埃的世界；那里的人除了一遍又一遍地检查随身携带的供氧装置，整天无所事事。还有火星上的生物，那些浅褐色的仙人球和寄生线虫。

事实上，他还带回来了一些火星上的动物；他是从海关走私进来的，因为它们毕竟不会造成什么威胁；它们不可能继续在地球的大气层中生存下去。

他把手伸进大衣口袋，翻找装着线虫的盒子——

但是，他却找出一个信封。

他感到迷惑不解；里面装着小额票面的 570 普克里。

“这是从哪里来的？”他问自己。“我不是在路上花得一分都不剩了吗？”

信封里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归还费用的一半。麦克雷恩。”上面还签有日期：是当天的日期。

“记忆——”他突然大声说道。

“记忆什么，先生或女士？”机器人司机尊敬地问道。

“你有电话本吗？”奎尔问。

“当然有，先生或女士。”一个自动装置的开口里滑出一本科克郡的微磁电话本。

“那个字拼得很奇怪的，”奎尔一边说一边翻着黄色部分的号码。他心里有一种恐惧感；他带着这种恐惧继续找着。“在这儿，”他说。“把车开到那儿，到这个记忆公司。我已经改变主意，不回家了。”

“是，先生或女士，听您的吩咐。”机器人司机回答道。几秒钟后，汽车已经掉转了方向。

“我可以用一下你的电话吗？”他问司机。

“不用客气。”机器人司机回答道。他递过来一架崭新的

3—D彩色显像电话。

他拨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一秒钟后小屏幕上出现了克丝顿，影像虽小，却丝毫没有失真，还是那副令人寒心的表情。“我去过火星了。”他告诉妻子。

“你喝醉了。”她轻蔑地动了动嘴唇。“或者比那更糟。”

“向上帝保证，真的。”

“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他有些搞糊涂了。“我想，大概不是一次真的旅行，是那种人造记忆移植之类的东西。不是真正的旅行。”

克丝顿无精打采地说：“你喝醉了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他也挂了电话。他觉得脸上有些发烧。“总是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他心里很懊恼。“她老是反唇相讥，好象她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哼，这种婚姻。”他感到凄凉。

几分钟之后，车在路边停下，旁边是一幢漂亮的粉红色的小楼房，门口的七彩霓虹灯一闪一闪的，上面是“记性公司”几个大字，其中“记忆”不知为什么写成了“记性”

衣着时髦，袒胸露背的接待员，吃惊得几乎跳了起来，不过马上镇定下来。“哦，您好，奎尔先生，”她说话的时候显得有些紧张。“您——您好吗？您忘了什么东西？”

“我想要回另一半钱。”他回答说。

接待员比刚才平静了许多：“什么钱？我想，您大概搞错了，奎尔先生。您刚才在这儿谈了关于给您移植火星旅行记忆的可行性，可是——”她耸了耸又白又滑的双肩。“据我所知，不是什么真正的旅行。”

奎说：“小姐，我什么都记得。我给公司写了一封信，一切都由这封信而起。我记得我先到这儿，再同麦克雷恩先生谈



了话，接着，两个技术人员拖着进了一个房间，给我用了一种药后，我就昏迷过去了。”难怪公司还给他一半钱，“火星旅行”的记忆没有植入——至少没有完全植入，没有象他们开始向他保证的那样。

“奎尔先生，”那个姑娘说道，“虽然您只是个小职员，但您却是个英俊的男人，发怒只会损坏您的容颜。如果您想心里好受一些，我可以，嗯，让您带我出去……”

他感到更加愤怒。“我还记得你，”他有些失去控制。“比如说你的胸部喷成了蓝色；这一点我的脑子里记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还记得麦克雷恩先生保证过，如果我记得来过你们公司，我可以收回全部费用。麦克雷恩先生在哪儿？”

耽搁了一会儿后——也许他们故意拖延时间——他终于又一次坐在那张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胡桃木办公桌前，跟大约一小时前的情形一模一样。

“你们的技术真行啊。”奎尔挖苦道。他的话里充满了失望和不满。“我的所谓火星旅行的‘记忆’现在就已模糊不清了，而且矛盾百出。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跟你们在这儿的交易。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上诉到主管部门去。”他此时怒火中烧，一种被愚弄的感觉包围着他，他甚至忘记了在公共场合不与人争吵的习惯。

麦克雷恩脸色阴沉，他谨慎地说：“我们让步，奎尔。我们将归还你的费用。我承认我们对你什么也没干。”他用一种听天由命的口气对奎尔说。

奎尔继续指责道：“你们甚至连那些据说会‘证明’我去过火星的东西一样也没给我。你曾经向我吹得天花乱坠——现在却连个屁都没兑现。没有票根，没有明信片，没有护照，没有免疫证明，没有——”

“请听我说，奎尔，”麦克雷恩说。“就算我对你说过——”他没说完。“别提它了。”他揪了一下办公桌上的内部通讯按钮。“雪莉，你能不能支付一张570普克里的支票给道格拉斯·奎尔？谢谢。”他松开按钮，然后，把目光扫向奎尔。

支票立刻就送到了，接待员把它放在麦克雷恩面前，然后又飘然离去，剩下两个男人面对面望着，一张巨大的胡桃木办公桌隔在他们之间。

“我想给你一个忠告，”麦克雷恩在支票上签了名，向奎尔递过去。“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你，嗯哼，最近去火星的旅行。”

“什么旅行？”

“噢，就是你模糊记得的那次旅行。”麦克雷恩只管自己说下去，“装作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没发生过。不要问我为什么，只管照我说的做：这对你对我都有好处。”他已经冒汗了。现在，轻松了一点。“好了，奎尔先生，我还有其他的事要做，还要接见其他顾客”他站起身，把奎尔带到门口。

奎尔一边开门一边说：“做出这等好事的公司根本就不该有什么顾客的。”他呸地关上了门，转身就走。

回家路上，奎尔坐在出租车里考虑着给主管部门的控告信的措辞。他要一坐在打字机前就开始打这封信；警告别人不要再上这个公司的当，这显然是他的责任。

一回到家里，他就坐在自己的赫耳墨斯火箭牌手提式打字机前，他打开抽屉想找一张复写纸——突然，他看见一只熟悉的小盒子。他曾小心翼翼把火星上的小虫子装进这个盒子，然后偷偷地带进了海关。

打开盒子，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看见里面装着6只已经死掉了的寄生线虫，和7种不同的单细胞生物。线虫就是靠吃这些单细胞生物维持生命的。这些原生动物已经干掉

了，上面蒙上了一层灰，但他仍然认得出它们；他花了整整一天功夫才在空旷黑暗的火星上的乱石堆里找到它们的。真是一次奇妙的探险旅行。

“但是我没有去过火星啊。”他又突然意识到。

然而另一方面——

克丝顿出现在门口，手里拎着一大堆食品杂货。“你怎么这个时候在家里？”她的声音里还是带着那种责备。

“我去了火星吗？”奎尔向她问道。“你应该知道的。”

“你当然没去过；我想你应该清楚这一点，你不是老嚷嚷着要去吗？”

奎尔说：“上帝作证，我想我去了。”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又觉得我没去过。”

“你想想清楚。”

“我怎么能呢？”他一边讲一边做着手势。“我的脑袋里好象植入了双轨记忆；一条是真的，一条是假的，可是我分不清哪条是真的哪条是假的。我想你能帮我搞清楚，他们还没有把你怎么样过。”她至少可以为他做这件事——虽然她从来没有为他做过什么事。

克丝顿极力控制住自己，尽量用一种平静的语调说道：“道格，如果你再不清醒起来，我们之间的事就算完了。我要和你分手。”

“我遇到麻烦了。”他的声音嘶哑而颤抖。“我可能要精神分裂了；希望不是这样，可是——也许是真的。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克丝顿放下那一大袋食品，走到壁橱前。“我不是在开玩笑，”她平心静气地对他说。她拿出一件外衣穿上，走向门口。“我会在这两天里尽快给你打电话的，”她毫无表情地说道。

“再见，道格。希望你最终能摆脱出来；我衷心为你祈祷。”

“等一等，”他绝望地叫道。“你就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去了还是没去——告诉我。”突然，他意识到他们可能把她的记忆轨道也改变了。

门关上了。他的妻子终于离他而去！

忽然他身后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好了，到此为止吧。举起手来，奎尔。请转过身来。”

他本能地转过身来，忘了把手举起来。

在他面前的这个人身穿星际警察制服，不知怎么回事，奎尔觉得他很面熟；虽然面熟，却吃不准他究竟是谁，记忆中的这个人好象被蒙上了一层迷雾。他战战兢兢地举起双手。

那个警察说道：“你记起了你的火星旅行。我们对你今天的一切行动和思想都一清二楚——尤其是你从记忆公司回家路上的想法。”他解释说：“我们在你的脑袋里装了一个感应发射器，它使我们知道你的一切想法。”

一个传感器，也就是用了月球上发现的那种原生质。奎尔不禁打了一个冷战。那东西居然在他自己的身体里，在他自己的脑子里；在那里以他的脑浆为生，在那里偷听；警察利用了这种东西。这太可怕了，但却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奎尔用嘶哑的嗓音问道。“我做了什么——我想了什么？况且这又跟记忆公司有什么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这同那个公司无关。”警察继续说道。“这是你跟我们之间的事。”他拍了一下他的右耳朵。“我一直监听着你的心理活动，多亏了你脑袋里的那个感应器。”奎尔发现他的耳朵里装有一个小小的白色塑料塞。“所以我得警告你：你的任何一个想法都可能对你自己不利。”他笑嘻嘻地说。“不过现在这已经不重要了；你已经想了，也说了。更糟

糕的是，你在昏迷状态下，把你的火星旅行告诉了记忆公司的人，告诉了他们的技术人员。和老板麦克雷恩先生——他们知道了你去过哪儿，为了谁，做了些什么。你把他们吓怕了；他们希望从来没有碰见过你。”他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他们想得没错。”

奎尔说：“可我从来没去过火星啊。这只是麦克雷恩的技术员给我植错的一个记忆链。”但他又想到了那个盒子，在他书桌抽屉里的那个盒子，里面确实装着火星上的生物。除非是麦克雷恩放的。也许这就是麦克雷恩油嘴滑舌吹嘘的那些“证据”之一。

他想到：火星旅行的记忆没能让我相信——却让星际警察们相信了。他们认为我真的去过火星，而且认为我至少已经有些意识到了。

“我们不仅知道你去过火星，”星际警察同意了他的想法，“而且我们还知道你现在回忆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我们陷入困境。再把你的记忆抹去已经没有用了，因为如果我们再这样做，你又会到记忆公司旧戏重演。而我们却不能对麦克雷恩和他的记忆移植买卖怎么样，除了对我们自己的人，我们对其他任何人没有司法权。况且，不论怎么说，麦克雷恩没有犯任何罪。”他盯着奎尔。“当然，从法律上讲你也没有。你去记忆公司并不是为了恢复记忆；据我们所知，你去那儿是出于一般人的好奇心——一种平常人追求冒险的心理。”他又说：“不幸的是，你并非寻常之辈，你已经有了够多的惊险刺激，只需要记忆公司的最后一举。没有比这个更致命了，对你，或对我们。而且，如果那样的话，也对麦克雷恩。”

奎尔问道：“为什么说如果我记起了你们所说的火星旅行，你们就会‘陷入困境’——我在那儿干了什么？”

“因为，”星际警察接着说，“你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在公众中树的庇护神形象不符。你，为我们，做了一件我们从未做过的事。你很快就会记起来的——感谢记忆公司的迷魂药。那盒虫子和水藻已经在你书桌抽屉里呆了6个月了。你回来后居然从没有对它们显出丝毫的好奇心。我们甚至直到你刚才在回家路上记起来的时候才知道你还有这些玩意儿在这里；我们来这儿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为找这个盒子。”他又毫无必要地加了一句：“很不走运，没有足够的时间。”

又来了一个警察；两个人简短地交谈了几句。与此同时，奎尔的脑子飞快地转着。现在他确实又记起了一些事；刚才那个警察说的没错。他们自己大概也用了和记忆公司同样的手法。大概？不，他现在可以确定他们也这样做过；他曾经见过他们给一个囚犯做过这种移植。那是在哪儿？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更象是在月球上，他这样断定，他高度敏捷的脑子里回忆起这段往事——但这种记忆很快又模糊了。

他又回忆起其他一些事。他们派他去火星的原因；以及他在那里的任务。

难怪他们把他的这段记忆抹去了。

“哦，上帝，”第一个警察突然打断了与同伴的对话。显然，他察觉了奎尔的新想法。“噢，现在，问题严重多了；简直糟到了极点。”他走向奎尔，把枪对着他。“我们不得不把你干掉，”他说，“马上。”

他的同伴紧张地说道：“为什么马上呢？难道我们不能把他押到纽约总部让他们——”

“他知道为什么，”第一个警察说，这下，他也看上去很紧张，但是，奎尔已经意识到一个全然不同的理由。现在，他的记忆几乎完全恢复了。他十分清楚这两个警官为什么这么紧

张。

“在火星上，”奎尔说，“我干掉了一个人，他有15个保镖，其中有些人跟你们的装备一样。”他曾经受过5年的专门训练，训练成一个刺客，一个职业杀手。所以，他知道对付全副武装的对手的多种方法……比如说，如何对付眼前的这两个警官；当然，其中耳朵里塞着接收器的那一位也知道得和他一样多。

如果他的动作够快的话——

枪响了。但他已经侧向了一边，与此同时，他猛击了一下带枪的警官，刹那间夺过枪，对准了另一个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警官。

“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奎尔喘着气说。“他很清楚我要干什么，但我还是成功了。”

那个受伤的警官艰难地坐起身来，咬紧牙关说道：“他不会向你开枪的，山姆；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知道他完了，他也知道我们很清楚他的想法。来吧，奎尔。”他费力地想站起来，痛得直哼哼，终于颤颤巍巍地站稳了脚跟。他伸出手来。“把枪给我，”他向奎尔说道。“你不能开枪。要是你所枪给我，我保证不杀你；你将会有一个申诉的机会，然后一切都取决于上头的决定，而不是我。也许他们会再一次把你的记忆抹掉；这我就知道了。可是你明白我要杀你的原因；我阻止不了你回忆起你的火星行动。因此，我要杀你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已经成为过去。”

奎尔紧握着枪，冲出房间，疾步奔向电梯。“如果你们跟过来，”他想到，“我就开枪打死你们，所以别过来。”他揪一下电梯按钮，电梯门立刻开了。

两个警察没有跟上来。显然，他们知道了他刚才简明扼要



的想法，所以决定不来冒这个险。

电梯载着他往下降。他总算暂时逃脱了——可是下一步怎么办？他往哪儿逃呢？

电梯到了低层，很快他加入了人行道上匆匆的人流。他感到头疼，恶心。不过，现在他至少已经逃离了死亡的危险；他们刚才还离他那么近，在他自己家中企图向他开枪。

% “他们也许还会再那样干的。”他断定，“等他们找到我，还会发生那样的事。有我脑袋里的这个感应器，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找到我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现在得到的正是他曾经想从记忆公司买的：险象丛生的冒险经历——身负重任的星际警察秘密潜入火星，生命危在旦夕——这所有的一切，他原先想要的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觉。

而现在，他除了不能品尝到这一切作为一种记忆的乐趣——别的他全体验到了。

他一个人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目光呆滞地看着一群从火星的两个卫星上进口的似鸟非鸟的东西，它们居然能抵抗住地球的巨大引力在那里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

“也许我可以再一次潜回火星，”他暗自思忖。但是等着他的是什么呢？或许比这儿更糟；他暗杀了火星上一个政治组织的领袖，只要他一跨下宇宙飞船，他们的人就会立刻认出他；于是他将会受到两股人的同时追击。

“你们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吗？”他想道。简直快把人给逼疯了；他感觉到他们正在收听着他脑袋里那个感应器发出的讯息，他们在调谐，监测，录音，讨论...他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他站起身，双手插在口袋里毫无目的地走着。他边走边想：“只要我脑袋里那个东西还在，无论我到哪里你们都会跟着。”

“我要和你们做一笑交易，”他对自己——也对他们想道。  
“你们能不能再给我植入一块记忆模片，就跟从前一样，好象我从没有去过火星，一直过着平静而普通的生活？从没有看见过星际警察的制服，也没有使过一支枪？”

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回答道：“我们以前就向你详细解释过：那是绝对不够的。”

他吃了一惊，停下脚步。

“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和你联系的，”那个声音继续说道。  
“那还是你在火星上执行任务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人们一直以为再也不需要那样做了。你在哪儿？”

“我在走向死亡。”奎尔答道。他转念又想到：“是在你们警官的枪下。”他问道：“你们怎么能肯定那样做还不够？难道记忆移植技术不起作用了？”

“正如我们已经解释的那样，如果再给你植入同样的记忆模片，你又会去找记忆公司，或是它的竞争者。我们不能重蹈覆辙了。”

“假设，”奎尔说道，“我真正的记忆抹去后，植入比普通入更精彩的记忆，比方说，这种记忆能够满足我的某种渴望。”他接着说：“这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当初你们雇佣我的时候，大概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但是，你必须找到一种同火星冒险旅行同样精彩的记忆模片，比如，我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但最终把所有的钱都捐给了教育基金会。或者说，我是一位著名的深层太空的探险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难道没有一个可行的？”

对方以沉默作为回答。

“试试看吧，”奎尔绝望地恳求道。“把你们军中最高级的精神病学家请来，研究一下我的心理，找出我心中最渴望得到的东西是什么。”他想了想，“例如，女人，”他说。“成

千上万的女人，就象唐·璜那样，一个星际花花公子——地球、月球和火星的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他的情妇，直到精疲力竭才最后作罢。求求你们，”他哀求道：“试一试吧。”

“那么，你愿意投降？”他脑袋里的声音问道。“如果我们同意做这样的安排，如果这样做可能的话，你会自首？”

奎尔犹豫了一下说：“是的。”他对自己说道：“我就拿生命冒一次险，或许你们不会马上杀了我。”

“你先行动，”那个声音立刻接着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之后，我们会研究那样做的可行性。但是，如果不成功的话，如果这次又跟上一次那样的话，那么——”先是一阵沉默，然后那个声音接下去说：“我们就不得不把你干掉。你肯定明白我们的意思。那，奎尔，你仍然想试一试吗？”

“是的，”奎尔答道。因为别无他求——要么这样，要么死路一条。这样的话，他至少还有一次机会，尽管这一求生的机会是多么的小。

“请你到我们的纽约总部来，”那个警察的声音接下去说道：“第五大街580号，12楼。只要你一自首，我们就立刻派精神病学专家开始工作；我们必须先对你进行个性测试，测出你最渴望实现的梦想——然后，我们要把你带回记忆公司，让他们进行记忆移植，最终你可以靠替代性的回顾来满足你的愿望，那么——祝你好运。我们确实欠了你的情，你曾经为我们干得相当出色。”声音里没有恶意；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似乎他们有些同情他。

“谢谢。”奎尔说。然后，他开始找机器人出租车。

“奎尔先生，”一位年长的、紧板着脸的星际局精神病学专家开口道：“你有一个十分有趣的梦想，也许和你在有意识状态下的想法完全不符合。这是一种普遍规律，一般人都这样；

希望你听到后不会感到太意外。”

在场的一位高级警官用一种尖刻的口气说道：“不会的，不管怎么说，总比挨枪子儿的好！”

精神病学专家继续说下去，“这种潜意识的幻想不同于那种想成为星际间谍的幻想，那种幻想相对来说更成熟一些，还有某种可能性在里头；而这种潜在的幻想是你童年时期一个荒诞的梦想的产物；难怪你自己不可能回忆起来。你的幻想是这样的：你才9岁，你一个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从另一星系来的奇怪的飞行器停在你面前。地球上只有你，奎尔先生，一个人看见了它。那里面的生物很小很弱，似乎象是田鼠的同类，然而它们居然企图侵略地球；只要这支先遣部队发号施令，成千上万只这样的飞船就会侵入地球。”

“我幻想着阻止了它们，”奎尔插进来说，话里带着讥讽。“我单枪匹马消灭了它们。也许是几脚就把它们全部踩死了。”

“不，”精神病学专家耐心地说。“你阻止了这场侵略，但是，你却没有消灭它们；相反，你对它们显示了极大的善心和仁慈，尽管你通过心灵感应——它们的交流方式——了解了它们此行的目的。它们从没见过任何有知生物表现出这样仁慈的品质；为了表示感谢，它们与你立下了某种契约。”

奎尔插嘴道：“只要我还活着它们就不会侵犯地球。”

“正是。”精神病学专家朝那位警官说，“你别看他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事实上这种幻想很合乎他的个性。”

奎尔觉得挺开心，“也就是说，只凭着我活在世上这一点，我就足以保护了地球的安全，使地球不致受外星统治。我成了地球上最最至关重要的人物。而且不费吹灰之力。”

“确实是的，先生，”精神病学专家说道。“这是存在于你心理底层的基石；这种源于童年时代的幻想一直扎根在你的

脑中。不用心理或药物疗法你自己是不会回忆起来的。但它确实一直存在于你的脑中，存在于你意识的底层，从没有消失过。”

那位高级警官向坐在一旁专心听着的麦克雷恩问道：“你们能给他植入这种记忆吗？”

“我们手头上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性记忆，”麦克雷恩答道。“坦率地说，我碰到过比这更荒诞不经的。我们当然能对付。24小时后，他不只是希望他曾经拯救过地球；他将深信不疑这件事确实发生过。”

高级警官接着说：“那么，你们可以开始这项工作了。我们预先已经把他火星旅行的记忆抹掉了。”

奎尔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什么火星旅行？”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只好把自己的好奇心暂且搁在一边。一辆警车已经停在门口，他、麦克雷恩和那位高级警官鱼贯而入，一起挤在一辆车里，车载着他们立刻驶向芝加哥，驶向记忆公司。

“这一次你最好别再出错了，”警官对绷着脸，神色紧张的麦克雷恩说道。

“我看不出会出什么错，”麦克雷恩低声回应道，他似乎浑身在冒汗。“这次跟上次完全不一样，这次同火星或间谍毫不相干。这回是单枪匹马阻止外星系生物的侵略。”他一边说一边摇着头。“哇，这小子的梦想也太离奇了。而且凭的是善行，而不是武力。真荒唐。”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方亚麻手绢，轻轻擦了擦前额。

没有人答话。“真让人感动。”麦克雷恩又说。

“但太狂妄了。”警官僵硬地说。“只要他一死地球又会被侵略，哼，难怪他自己想不起来了；这是我见过的最伟大的幻想。”他反感地看了看奎尔。“我们居然还要把钱花在这种

人身上。”

当他们跨入记忆公司时，接待员雪莉吃惊得透不过气来。“欢迎您回来，奎尔先生。”她丰满的胸部也随着不安地颤动起来——今天她的双乳喷成了耀眼的桔黄色。“真遗憾以前做得这么糟糕，不过我肯定这次会成功的。”

麦克雷恩仍然不停地用他那块叠得方方正正的爱尔兰亚麻手绢擦着汗晶晶的前额，“会成功的。”他迅速地把罗尔和基勒召集过来，并护送着他们和奎尔走到操作室，然后又折回来同雪莉和那位高级警官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等待结果。

“麦克雷恩先生，我们有这样的记忆模片吗？”雪莉问道由于不安，她的身子碰到了麦克雷恩，她的脸微微一红。

“我想我们有的。”他似乎想不起什么东西，只好查一下图表。“一个混合体，”他大声断定，“它是第81号、第20号和第6号的组合。”他从办公桌后面的拱顶隔间里摸索出那几个档案袋。“第81号里，”他解释道，“有一根魔棍——是外星系的生物送给顾客的，当然，这次是给奎尔先生的——一个表示感激的纪念品，它能用来治愈伤口。”

“真的有用吗？”警官好奇地问。

“从前有用的，”麦克雷恩继续解释说。“但是，嗯哼，你瞧，他一次又一次地使用，已经把它能量全用光了。现在，它只是一种帮他回忆往事的纪念品了。但他还记得它的作用有多神奇。”他抿嘴一笑，然后打开第20号。“这是联合国秘书长给他的感谢信，感谢他拯救了地球，当然，这不是很合适，因为在奎尔的幻想里没有别人知道这次侵略行动，但是为了效果逼真，我们还是要把它放进去。”然后，他看了看第6号袋。这是什么？他想不起来了。他皱着眉头把手伸进袋里，雪莉和警官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啊，这是一种奇怪的文字。”雪莉问道。

“这东西上写着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麦克雷恩说，“它们是什么。还有一份详细的星位图，上面标有地球的位置，和它们自己星系的位置。当然这全是用它们的文字写的，奎尔是看不懂的。但他会记得它们曾经用他的语言向他解释过。”他把3件赝品放在办公桌中央。“这些东西必须放到奎尔家里去，”他对警官说，“当他回到家里时他会看到，这将证实他的幻想。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操作程序。”他又抿嘴一笑，但是显得忧心忡忡，他很想知道罗尔和基勒进行得怎么样了。

蜂鸣器响了。“麦克雷恩先生，很抱歉打扰您。”这是罗尔的声音，麦克雷恩一听到是罗尔的声间就僵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情况不妙，您最好亲自来看一下。跟上次一样，奎尔对药物的反应良好，他已经昏迷过去，全身放松，有接受能力。但是——”

麦克雷恩急忙奔向操作室。

道格拉斯·奎尔平躺在卫生床上，呼吸缓慢而均匀，他的眼睛半开半合，只能模糊地意识到周围的一切。

“我们已经开始向他提问，”罗尔说道，他脸色发白。“想弄清楚把他单枪匹马救地球的幻想植在哪个记忆阶段。可奇怪的是——”

“他们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道格拉斯·奎尔在药物的作用下迷迷糊糊的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的契约。我一直没能记起来。我怎么能把这么重大的一件事给忘了呢？”

“我想这是有点难，不过，你还是想起来了——直到现在才想起来。”麦克雷恩暗自想道。

“它们还给了我一个卷轴以表达它们的谢意。我把它藏在家里了；我要拿给你们看。”



麦克雷恩对跟在他身后的警官说：“你看，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杀他。杀了他，它们还会来的。”

“它们还给了我一根看不见的魔杖，可以用来毁灭一切。”奎尔继续低声嘟哝道，他的眼睛闭着。“我就是用它杀了火星上的那个人的。它在我的抽屉里，在那个从火星上带来的盒子旁边。”

那位警官一语不发地走出了操作室。

“我还是把那些贗品放到一边去吧，”麦克雷恩无可奈何的自语道。他慢慢踱回自己的办公室。“包括那封联合国秘书长的感谢信，毕竟那是——”

一封真正的感谢信也许马上就会寄到了。

## 神秘的按钮

诺玛下班回家，看见门前放着一个包裹，那是个方形的小纸箱子。她拿起来，看见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收件人的地址和姓名：“纽约市东37号大街217号亚瑟·刘易斯先生和夫人收”。她掏出钥匙，开门进了家。这时天色已有点黑了。

她进了厨房，把晚餐用的牛排放进了自动烤炉里，然后倒了一小杯酒，就回到客厅里。她喝了两口酒以后，坐在沙发里把包裹打开。

包裹里只有一个小盒子。盒子的顶上安有一个像门铃上用的那种按钮，按钮被玻璃盖盖着。诺玛试了试，想把玻璃盖掀起来，但没有成功，玻璃盖固定得很牢固。她把它翻过来，发现盒底是木制的，上面粘着一张折叠着的纸条。她把纸条撕下来，摊开一看，见上面打印着一行字：“斯图尔德先生将于今晚8时前来拜访。”

诺玛把这个带有按钮的盒子放在沙发旁，端起了酒杯。她一边喝着，一边反复读着这张用打字机打印出来的字条，觉得又奇怪又好笑。

几分钟之后，她回厨房去准备晚餐了。

8点钟，门铃响了。

“我去开门！”诺玛在厨房里说。这时亚瑟正在客厅里看报纸。

门口站着一个矮小的男人。他看见诺玛开了门，就赶忙取下帽子，彬彬有礼地说：

“您是刘易斯太太？”

“是啊，您是……？”

“我叫斯图尔德。”

“噢，有什么事？”诺玛脸上装出微笑的样子。她从对方的外表上判断，斯图尔德先生可能是个商品推销员，想来向他们推销什么东西。

“我可以进屋吗？”斯图尔德先生问。

“我正忙着呢，没功夫，”诺玛说。“不过你等一等，我马上去把那个东西拿来还给你。”她回转身来要走。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吗？”他说。

斯图尔德先生说话的口气很粗鲁。诺玛回过身来回答说：“是的，我不想知道！”

“它可是个宝啊！”他告诉她。

“你是不是说它会给我带来许多钱？”

“对，钱！”

说真的，诺玛觉得斯图尔德令人讨厌。“你想推销什么吧？”她问。

“我什么也不推销，”他答道。

这时亚瑟从客厅里走了出来。

“怎么回事？”他问。

斯图尔德向亚瑟作了自我介绍。

“噢，嗯……”亚瑟指着客厅里那个小盒子，笑嘻嘻地问道：“那个小玩意儿是什么东西？”

“我可以很快给您解释清楚，”斯图尔德回答。“我可以进屋谈吗？”

“如果你是推销什么东西……”亚瑟刚起了个头。

斯图尔德摇了摇头，抢着说，“我不是推销东西的。”

亚瑟瞧了瞧诺玛。他们两人都显出犹豫不决的样子。亚瑟略顿了一下，说：“嗯，请吧。”于是他们一起进了客厅。

斯图尔德先生坐在诺玛常坐的那张沙发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封着口的小信封。“这信封里有一把钥匙，用它可以打开按钮盒上的玻璃盖。”说完，他把信封放在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接着又说：“这个电铃通到我们的办公室。”

“这是干什么的？”亚瑟问。

“如果您按一下这个按钮，”斯图尔德告诉亚瑟，“世界上某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人死去。不过别害怕，那个人您是不认识的。您这样做之后，我们将付给您5万美元的报酬。”

诺玛在一旁吃惊地望着这个矮个子男人。他满脸带着笑容。

“你在说什么啊？”亚瑟问。

斯图尔德先生显出很惊讶的样子，说道：“我刚才已经给您说明了啊！”

“这是在开玩笑吧？”亚瑟问。

“一点儿也不开玩笑，我已经把这桩买卖的实情全都告诉您了。”

“简直混帐！”亚瑟叫道。“难道你要我们……？”

“你代表哪家公司？”诺玛问。

斯图尔德先生脸上显出为难的样子。“对不起，我无权回答您这方面的问题，”他答道。“不过，我可以告诉您，这是一家跨国公司。”

“我想你最好马上离开这儿。”亚瑟说着，霍地站了起来。斯图尔德先生也跟着站了起来。“完全可以，”他说。

“你最好把你的按钮盒也带走，”亚瑟加了一句。

“考虑一两天再做决定不是更好吗？”斯图尔德说。

亚瑟没有理他，拿起那个按钮盒和那个信封，把他们一起

塞进了斯图尔德的手里。随即走到门厅里，把套间门打开，请这个矮男人出去。

“我还是留张名片吧！”斯图尔德说着，把一张名片放在门旁的小桌子上。

等他走了以后，亚瑟把那张名片撕成两半，甩在桌子上。

亚瑟回到客厅里，诺玛仍坐在那儿没动。“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她问。

“我不想知道，”亚瑟答道。

她想微笑一下，可是一点也笑不起来。“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好奇？”

“没什么好奇的。”他摇了摇头，然后就看起报来。

诺玛起身进了厨房，去洗那些用过的盘子和杯子。

“为什么你不愿意谈论这件事？”诺玛问。

亚瑟正在刷牙，他的眼睛望着洗脸池上面那面镜子里的诺玛。

“这件事一点也没有引起你的兴趣？”她又问了一句。

“嗯，这事使人很不愉快，”他答道。

“令人不愉快，这倒是真的，”诺玛说，“但不是也很有趣吗？”

几分钟之后，他们俩进了卧室。诺玛问道：

“你看这是不是在开玩笑？”

“如果这是一种玩笑，”亚瑟答道，“那也是最令人厌恶的玩笑。”

诺玛坐到床沿上。“也许是某种实验，”她说。

“很可能，”亚瑟随便应了一声。

“这是由某个大富翁出钱做的实验，”她补充说。

“嗯，也许是。”

“ 你不想弄个明白？ ”

亚瑟摇了摇头。

“ 为什么？ ” 她紧追着问。

“ 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 他答道。

诺玛上了床。“ 嗯，我可觉得这些事非常有趣， ” 她说。

亚瑟关掉了他们两只床中间的那盏灯，然后探过身去吻了吻她，说了声“ 晚安 ”。

“ 晚安。 ”

诺玛闭上了眼睛。 5 万美元， 5 万美元，这个数字总是在她脑子里转悠着。

第二天早晨，用完早餐，到了该上班的时刻。亚瑟提起皮包先一步走了。诺玛走到套间门口时，看到门旁桌子上那张撕成两半的名片。她突然决定要把这张破名片带着。于是就把它塞进了手提包里。然后锁上了套间门，匆匆赶上了亚瑟，一起乘电梯来到了底层。

上午工间喝咖啡的时候到了。诺玛从手提包里取出那两块破名片，把它们拼在一起，端详了一番。名片上只印着斯图尔德先生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用过午餐之后，她再次取出那张撕成两半的名片，按撕裂的那条缝把两块拼在一起，然后用胶水粘好。“ 我这样做干什么？ ” 她自己问自己。

快到下班的时刻了，诺玛在 5 点差几分钟的时候，拿起电话，按卡片上印着的号码拨了号。

“ 您好， ” 这是斯图尔德先生的声音。

诺玛这时真想马上把电话放下，可是她没这么做。她极力保持镇定自若的语调。

“ 我是刘易斯太太， ” 她说。

“噢，刘易斯太太？”从声音里可以听得出来，斯图尔德先生很高兴。

“我觉得挺好奇的。”

“那是自然的罗。”

“不过我不相信你告诉我们的那些话。”

“喔，那可完全是正经话，一点儿也不假，”斯图尔德先生答道。

“你昨天说的世界上的某个人将会死去，这话是什么意思？”诺玛尽量说得口气平和。

“我是严格按字面意义说这句话的，”他答道，“也就是说，这个人可能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不过还有一件事我可以向您保证，就是您不认识这个人。另外，您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看见他死。”

“报酬是5万美元？！”诺玛说。

“完全正确，一点儿不错。”

“我觉得不大可能！”她说。

“这是我们开的价，我们保证按此价付酬，”斯图尔德说。

“要不要我把那个按钮盒送回您府上？”

诺玛觉得浑身都绷紧了。“不要！”说完她就啪地一声搁上了电话，心里十分烦躁。

诺玛下班回家，一走出电梯，就看见自家套间的门旁放着那个包裹。她心里有点恼火，在她掏钥匙开门时，暗暗对自己说：“我不拿它。”她进了家就到厨房里去准备晚餐了。

过了一会儿，她像往常那样给自己倒了一小杯酒。接着，她来到门厅里，把酒杯放在门旁的那张小桌子上，开了套间门，拾起了那个包裹。她把这个包裹一直带到厨房里，放在餐桌上。

她坐在客厅里，慢慢地呷着酒，眼睛茫然地望着窗外。过



了一会儿，她又回到厨房里去做晚饭。她看见餐桌上放着的那个包裹，于是就把它塞进了碗柜里。“明天一早，我就把它扔出去，”她自言自语道。

“也许那是某个大富翁安排的一个恶作剧，”诺玛说。

两人正在用晚餐。“你说什么？我没听懂你的话，”亚瑟抬起头来问道。

诺玛没有回答，默默地吃着。突然，她放下了餐刀、餐叉，说：“也许那是真的。”她把“真的”二字说得特别响。

亚瑟显得不太耐烦。“就算那是真的，”他说，“那你想干什么？难道你想把那个按钮盒子要回来，然后按一下？难道你要谋害人？”

“假如你并不认识那个要死掉的人，那也算不得是谋害。”诺玛说。

听到这话，亚瑟十分吃惊。“我希望你别那么说，”他说道。

“要死掉的那个人也许离我们十万八千里，也许是非洲什么地方有一个有病的老头，”她说。

“但也可能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宝宝，也可能是离我们住宅只有两条街远的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亚瑟说。“诺玛，你应当明白，不管你杀的是什么人，这都是谋杀。”

“可是，假如那是个你从来没见过的人，是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是个他的死亡根本不会知道的人，那就不一样了吧。假如是这样，难道你也不肯按一下那个按钮？”

“诺玛，难道你是真的想按那个按钮？”亚瑟说话的声音有点颤抖了。

“亚瑟，那样能得到5万美元。”

“可这么多钱……”亚瑟还没说完，诺玛就打断了他的话：

“5 万美元，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到欧洲去度假，痛痛快快地玩上一玩。到国外去度假，我们总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不，诺玛。”

“除外之外，我们还能在长岛买一幢房子。”

“诺玛，不行”。他的脸都白了。“诺玛，求求你，别说了。”

“啊，好。你平静点！你干吗这么激动呢？我只是说说罢了。”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希望你再也别提这件事了。”

“行，”诺玛答道，但口气显得有点冷淡。

于是他们离开了餐桌。

第二天早晨，诺玛起得比平时早，她要给亚瑟准备一顿特别的早餐。

“你弄这么多好吃的干吗？”亚瑟笑着问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没有。”诺玛脸上显出有点不高兴的样子。“我只是愿意这么做，嗯……没有别的意思。”

“好，谢谢你，”他说，“你准备了这么好的早餐，我真高兴。”

她给亚瑟的杯子里注满了咖啡。“我是要向你表明我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自私的人。”

“我说过你自私吗？”

“嗯，昨天晚上……”

亚瑟确实没有说过她自私。

“我觉得你没有理解我关于按钮的那些话的意思，”诺玛继续说道。“你好像是认为我只考虑我自己。”

“哦。”

“其实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诺玛……”

“嗯，其实我并没有只想到我自己。我说要到欧洲去度假，要在长岛买一幢房子，我的意思是我们俩一块儿到欧洲去，我们俩共同在长岛有幢房子，还要配上高级的家具，把房间布置得豪华别致，我们也要生个孩子！”

“对，对！诺玛，我们会有孩子的。”

“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养得起孩子？钱呢？”

“诺玛……”

“我问你，什么时候？”

亚瑟挪动了一下身子，离她远了一点，说道：“难道你真的要……”

“你听我说，他们也许只是进行某种实验”，她不容亚瑟说下去，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是要研究一下普通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他们只是故意声称会有个人死去。难道你真的相信他们会去杀人？”

亚瑟没有回答。诺玛看见他的手在不停地抖动。几分钟以后，亚瑟站了起来，没说一句话，就离开家上班去了。

亚瑟离开之后，诺玛仍在餐桌旁坐着，两眼凝望着自己的咖啡杯。“今天上班可要迟到了，”她想。“算了，不管它了。难道我就应该天天这么辛苦去上班？真的，以后就不必了。”

她把餐具洗干净、收拾好，擦干了手，然后从碗柜里取出那个包裹。她解开了包裹，取出了那个小盒，把它放在餐桌上。她盯着它看了好久，才从那个信封中取出了小钥匙，把盖住按钮的琉璃盖子打开了。她又盯着按钮看了好一阵子。“多蠢呢？”她想，“那么多的思虑、那么多的担心，都只是为了一个按钮！”

她伸出手，把按钮狠狠地按了下去。“为了我们俩！”她怒冲冲地说。

突然，她浑身颤抖起来，觉得全身冰冷。

这种感觉只持续了片刻。“真蠢！”她想，“我没有干什么昧良心的事，就这样心惊胆战，有多蠢呢！”

她把那个插着钥匙、带着打开的玻璃盖子的按钮盒扔进了垃圾袋里。然后就匆匆地穿上外套，上班去了。

诺玛在厨房里准备晚餐，这个傍晚她总觉得有点心神不宁。所以在喝完一小杯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就在此时，客厅里的电话铃响了。

“刘易斯太太吗？”

“是啊，什么事？”

“我这儿是伦诺克斯·希尔医院。”

电话里的声音告诉她，亚瑟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掉到了地下铁道的铁轨上，被火车压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地下铁道的车站上很挤，亚瑟在站台边上等车，当一辆火车开来时，亚瑟被人挤下了站台，当即倒在血泊里。

诺玛一面听着，一面不停地摇着头，她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

就在她放下电话听筒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亚瑟的人寿保险金正好是5万美元。

“不！”她简直憋得连气都透不过来。坐了一会儿，她咬着牙强迫自己站了起来，穿过客厅，走到厨房去。她伸手从垃圾袋里掏出那个按钮盒。她晕晕乎乎，呆呆地望着这个盒子。为了要看看盒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她寻找盒子上的钉子、螺丝，但没有找到。她不明白这个盒子是靠什么办法构成一体的。

突然，她把它狠狠地往墙壁上一摔，但盒子没有碎。她拾了起来又接着摔，一次比一次摔得更狠，最后盒子的木底碎了，她把碎片从盒子上扯下来。手指头给划破了，她也没有觉察。盒子里没有一根导线，没有任何无线电元件。它竟是个空盒子。

电话铃声又响了，惊得她跳了起来。在她奔向客厅去的路上，差一点跌倒了。

“刘易斯太太吗？”斯图尔德先生问道。

她的声音变得象狼嚎一样，对着送话器喊道：“你曾经对我说过，死掉的人是我不认识的啊！”

“太太，”斯图尔德先生说，“你真的认为你认识你丈夫吗？”

## 消声器事件

给你这么一说，倒真有些怪，为什么凡是和教授作对的人到头来总是自己倒霉。不过，你说这话的意思似乎是教授一定采用了什么不正当的手段，这样对教授就有点不公道的了。他可真是一位好心人。除非万不得已，他就连一只苍蝇都不会去伤害的。我倒不是说他软弱好欺，不好斗，但是他和别人斗起来总是光明磊落，绝不搞小动作、耍小手腕。你说的那件事也许是一个例外吧。不过你也应该承认罗德里克爵士实在是自讨苦吃、咎由自取。

我第一次遇见教授的时候，他刚刚离开剑桥大学，正在为使公司能继续偿付债款而艰苦奋斗。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一定也有些后悔，后悔不该脱离学术界而进入坎坷不平、风大浪险的工业界。但是有一次他曾跟我说，他现在很高兴，因为他生平第一次能真正施展自己全部的才智。我参加电子产品有限公司工作的时候，公司仅刚够支付开销。我们经营的主要产品是哈维积分电路，就是那种小巧的电子计算器。这种计算器能够进行微分分析仪的一切运算，而成本仅为后者的十分之一。它在大专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销路一直稳定。对于教授来说，它至今仍然可以说是他的得意杰作。他不断加以改进，几周之内，经过他改良的十五型新产品就能上市出售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教授仅有两笔资产。首先，学术界对他还是友好的。他们觉得他也许是疯了，但在私下，他们还是佩服他的胆量和勇气。他在卡文迪希学院的老同事们一直为他的

产品叫好，帮他作广告，而教授则利用他这些旧关系一文钱不花，免费作了大量的研究。他的第二笔资产是和他打交道的企业家们的思想观点。那些人认为，一个过去曾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对于企业界的种种诡谲狡诈的手段，肯定是一窍不通的，无知得象刚出娘胎的小毛娃娃。当然，这一点对于教授来说恰恰是正中下怀，他就希望他们这么看他。而有些可怜的傻瓜们至今还抱着这种可悲的观点不放。

罗德里克·范登爵士和教授就是为哈维积分电路第一次发生冲突的。你也许没有见过哈维博士。他可真是不可多得的人物，是人们心目中所想象的科学家的活典型。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是那一种应该锁在实验室里，每天有人通过窗洞给他喂饭吃的天才。罗德里克爵士利用哈维这样无依无靠的科学家，经营着一种蓬勃发展的事业。当他经营的大多数其他行业，由于国家控制而无法继续下去的时候，他转而专门鼓励奇特的发明创造。一九五五年颁布的私人企业（限制）法就曾试图这么做过，不过这与罗德里克爵士心目中想的根本是两码事。罗德里克爵士首先竭力钻了免税条款的空子，逃避纳税；同时又通过攫取类似哈维这样傻呼呼的发明家的基本专利权，来控制工业界，使工业界成为他敲诈勒索的对象。有人曾经把罗德里克爵士称为拦劫科学家的强盗，这顶帽子对他实在再适合也没有了。

哈维把他的积分电路专利卖给我们后，就回他的私人实验室去了。我们只是在一年后才听到他的一些情况。那时他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描述能求重积分的绝妙的电路。教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这篇论文，而哈维当然也想不到去提这件事，因为他当时又在忙别的研究了。然而这一耽搁却坏了事。罗德里克爵士手下有一帮专事刺探消息的人，他出



钱雇他们，专门让他们给他提供技术性的意见。这伙人中有一个用威吓利诱的手法让可怜的哈维把他新发明的电路全部卖给范登企业公司。

教授自然是气疯了。哈维本人也意识到干了蠢事，自己感到非常的悔恨。他答应今后没有和我们商量之前，跟谁也不签什么合同了。可是悔恨有什么用呢，电路已经落到罗德里克爵士手中。罗德里克爵士紧紧抓着他，不择手段搞到的这个电路，等着我们自己乖乖找上门去求他，因为他知道我们别无他法。

我真希望我能参加教授与罗德里克爵士的那次会见。遗憾的是教授坚持由他自己一个人去。大约一小时以后，他回来了，看上去又激动又烦恼。罗德里克这个贪婪的老家伙对哈维的专利竟要价五千镑，而这差不多近乎我们那时的透支的数目。我们猜想教授和爵士分手时一定很欠礼节。事实是，他跟罗德里克爵士说叫他进地狱去，并且把他去地狱的大致安排也给他粗略的描绘了一番。

教授消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我们就听到他的办公室里砰砰嘣嘣一阵响，接着他戴着帽子穿着外衣走出了办公室。

“这儿憋得慌，”他说。“我们到城外去吧，这儿西蒙斯小姐会照顾的，走吧！”

我们对教授的习惯都已经很熟悉了。从前我们曾认为他的这些脾气很古怪，可是现在我们熟悉多了。在某些关键时刻，干脆离开城市到乡间去一趟常常会有奇迹般的效果，可以绰绰有余补偿牺牲的办公时间，何况这又是夏末的一个下午，风光明媚，景色宜人呢。

教授驾驶着那辆大型的阿尔维斯牌车——这是他唯一的一件豪华而又必要的私产——沿着新开的西部大公路驶去，一直开到城的尽头，然后打开直升飞机的发动机，爬到半空，这时

机下纵横百英里的英国乡村尽收眼底。希思罗机场的白色跑道也清晰可见，一架三百吨位的大班机正向着跑道降落。

“我们上那儿去呀？”乔治·安德逊问道。当时他是公司的总经理。我们当中还有保尔·哈格利弗斯，你不会认识他的，因为几年前他到威斯汀豪斯公司去了。他那时是生产工程师，而且是工程师中最优秀的工程师之一。他也非得是一位优秀工程师不可，否则就无法跟得上教授。”

“到牛津去怎么样？”我建议说。“那儿和那些人造卫星城不太一样，可以换换口味。”

就这样，大家都同意到牛津去。可是我们还没有到牛津，教授看到了几座景色秀丽的山头，他就又改变了主意。于是我们的直升飞机就降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地上，由此可俯视一条长长的山谷，整个地方看上去就象从前某个私人大庄园里的一块地方，这时天气十分炎热，我们从直升飞机机舱里爬了出来，把穿不住的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教授则把他的外衣小心翼翼地铺在草地上，蜷曲着身体躺在上面。

“到喝茶的时候叫醒我，”他说。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我们几人轻声地聊了一会，不时地看他一眼，生怕把他给闹醒了。他睡着时，脸部放松，显得出奇的年青，可是人们很难料到面具后面正在捉摸着一二十个复杂的计划——其中一个就是怎么把罗德里克·范登搞垮。

后来我们大概都打瞌睡睡着了。那天下午四周静悄悄地，那些虫子也都热得叫不动了，周围的群山都被烤得闪烁发光，天气的闷热简直好象看得见、摸得着似的。

突然，我耳边似乎有一个巨人在吼叫，把我吵醒了。但我还继续躺了一会，迷迷糊糊地看了看是什么东西那么闹。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一个个醒了过来。大家都很恼火地看看周围。

在两英里远的地方，就在山谷的另一头，有一架直升飞机在一个小村庄的上空飞来飞去。它正在向手无寸铁的村民狂轰滥炸，只不过它扔的不是炸弹，而是竞选的宣传品。每隔几分钟一阵阵变幻不定的风把竞选演说刮到我们的耳朵里来。我们躺了一会儿，想判断出究竟是哪个党犯下这一滔天大罪，可是因为扩音器只是一个劲儿地颂扬一位叫斯努克斯先生的美德，所以我们几个人谁也没弄清楚。

“斯努克斯先生休想得到我的选票。”保尔气呼呼地说。

“什么作风！这家伙肯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差一点就给安德逊扔过来的鞋击中。安德逊就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信徒。%

“也许是老百姓请他来演讲的，”我说，我知道这种说法也不怎么能使人信服，只不过想使大家平静下来罢了。

“我不信，”保尔说。“不过我所反对的是这种事情所涉及的原则。这种做法——这种做法让人不得安宁，简直是侵犯人权，就好象在空中写广告牌一样。”

“我并不把天空看作是私人的财产，”乔治说。“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记不得这以后大家是怎么继续争论下去的，不过最后大家转而泛泛地讨论起令人讨厌的噪音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斯努克斯先生的例子。保尔和乔治两人都平心静气地望着直升飞机。不一会乔治说：

“我所希望的是，只要我愿意，我能随时竖起一座音障来。我一直认为塞缪尔·柏特勒发明的在帽子上弄两个护耳朵的帽瓣倒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效果可能会不太好。”

“我看在实际中还是有效的，”保尔回答说。“即使最惹人讨厌的唠叨鬼每一次走近你，你就装模作样地往耳朵里塞耳

塞，那他也会有点泄气的。不过设音障的想法非常有意思，可惜要设音障必须消除空气，而消除空气却又不实际。”

教授一直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事实上他好象又睡着了。突然他打了个大呵欠，站了起来。

“该喝茶了，”他说。“上迈克斯店去吧。弗雷德，这回该你掏腰包了。”

大约过去了一个月以后，教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由于我是负责给他搞宣传和一般联络工作的，他通常总是把他的新想法先给我说说，看我是不是听得懂，是不是认为这些想法有用。哈格里弗斯和我常常努力让教授如脱缰野马似的思想能有所控制，使教授的所做所为切合实际。不过我们也并不总能说服他的。%

教授先开口问：“弗雷德，你还记得那天乔治说的音障这回事吧？”

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件事。“噢，有这回事，不过这种想法十分荒唐，你一定不会把它当一回事吧？”

“嗯。关于波的干扰这方面你知道些什么？”

“知道得不多，你给说说吧。”

“假定有一列波，这儿是波峰，那儿是波谷，如此类推，然后以另一列波，加在前一列波上，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想这就要看你怎么加了。”

“对！假定把两列波合在一起，一列波的每一波谷和另一列波的每一波峰相合。”

“这样就全给抵销了，什么波也没了，我的上帝！”

“完全正确！假定我们有一个声源，在声源近处放上一个麦克风，把输出接到一个倒相放大器上，由它来带动扩音器，让输出振幅总是自动调节，与输入振幅相同，但相位不一，那

么最后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这似乎不太合理……不过理论上说应该还是没有声音了。这里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哪里有问题？这只不过是反反馈的原理。这一原理在收音机上用了多年了，目的是消除你不需要的干扰。”

“这我知道，可是声音不象大海的波浪那样，它没有音峰、音谷，声音只是空气中一系列的压缩和膨胀，对吧？”

“是这样的，可是对这一原理毫无影响。”

“我还是不相信这能行得通。你一定在哪一点上没有……”

这时，突然间发生了一件很怪很怪的事。我还在说着话，可是自己却听不见了。房间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一点声响。教授当着我的面拿起一个很重的压纸的东西，然后撒手让它掉在桌上，这块东西打在桌上又弹了起来，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接着他动了一下手，房间里又骤然充满了声音。

我沉重的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太糟了，要不要再给你示范一次？”

“别，别了。真把我给吓坏了。你把东西藏在哪儿了？”

教授咧嘴笑笑，拉开写字台的一个抽屉，抽屉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组件。一看焊头和那些缠得乱七八糟的导线我就知道，这显然是教授自己手工做的。电路本身看起来很简单，设计没有现代收音机那么复杂。

“扩音器——如果你能把那个东西叫扩音器的话——现在放在那边窗帘的后面，不过完全可以把扩音器做的很小巧，甚至可以随身携带。”

“这个扩音器的扩音范围有多大呢？我是说，这该死的玩意儿总得有个限度吧！”

教授指了一下看来象通常调节音量控制的东西。

“我还没有作全面的试验，不过这一套东西可以加以调节。在半径为二十英尺的范围内可以把一切声音全部吸收掉，二十英尺以外，另外三十英尺范围内声音能大大减小，再远的话就又恢复正常。只要加大功率，那么要在多大范围内消音都可以。这套东西只有三瓦的消音输出功率，所以特别响的音就消不掉，不过我想如果我需要的话，可以做一台新的装置，使阿尔伯特大厅什么都听不见——虽然我能把这套装置的消音功能扩展到韦姆伯莱体育馆。”

“好吧，现在你把这套东西弄出来了，那打算用来干什么呢？”

教授高兴地微微一笑。“这就是你的事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不懂实际的科学家。在我看来应该可以有很多用途。不过这事不要对任何人说，我想给人家来个出其不意。”

这种事我已习惯了，所以几天后就把教授要的报告给了他。我和哈格里弗斯讨论了实际生产方面的问题。看来制造这套设备似乎并不困难，所有部件都是标准化的，甚至放大器的抑制器只要你见过怎么做的也并不神秘。这一发明的种种用途也是不难想象的，我真兴奋得要忘乎所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套装置算得上教授的最佳杰作了。我确信可以把这种东西搞成一种很赚钱的买卖。

教授认真细致地读了我的报告。他好象在一两点上有些猜疑。

“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才能生产这种消声器。”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给这一发明取名为消声器。“我们既无工厂，又无人员，我现在又急需要钱，马上就要，而不是等上一年。范登昨天来电话，说他已找到了购买哈维专利的人了。我并不信

他的话，不过他说的也可能是实话。积分器比我们这东西要重要多了。”

我很懊丧。“我们还不如把许可证卖给一家大的无线电公司呢。”

“对，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了。不过还有一两个问题要考虑考虑。我想上牛津去一趟。”

“干吗要去牛津？”

“你知道，人材并不都集中在剑桥。人材已经有些过剩外流了。”

我们在这之后有三天没见到他。他回来时看上去十分得意，原因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原来，他口袋里装有一张一万英镑的支票，支票是开给R·H·哈维的，又转让给电子产品公司，支票上签字的是罗德里克·范登。

我们都冲着教授嚷嚷起来，而他却坐在写字台边一声不吭。安德逊骂得最凶，因为说起来他毕竟是总经理嘛。而最让人恼火的是罗德里克爵士已把消声器买了下来，这口气我们可咽不下去。

教授似乎还是很高兴，他并不吭声，一直到我们骂得精疲力尽。好象是他自己让哈维把消声器作为自己的发明卖给范登的，这样范登就不会知道消声器的真正发明人了。这位金融家对消声器这套东西印象颇深，所以马上就买了。教授若要置身于这桩买卖之外，那他就找不到比那位正直的哈维博士更为合适的中间人了，谁也不会对哈维博士有半点怀疑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消声器拱手让给那个老骗子呢？”大家很难过地问他。“就算他出合适的价钱——而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为什么就不能卖给一个正派的人呢？”

“没关系，”教授边说边用支票扇扇自己。“我们干了一



个月就拿到一万英镑，这很不錯了，不要再吵了。现在我可以把哈维的专利买来，同时又使我的银行老板高兴一下。”

他跟我们就讲到这个程度。我们都从他那儿走了，心里憋着一股刚开始露头的想造他反的劲。幸好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精力都集中在新计算器上，没有心思想别的事情。罗德里克爵士十分痛快地把宝贵的专利交了出来，他可能仍在为他刚到手的新玩意儿感到高兴呢！

六个月以后，范登消声器经过一番大肆宣传，正式投入市场了。它在市场上一出现就引起极大的轰动。第一件样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展出，他为博物馆赢得的声誉，价值远远超过了安装展品的费用。就在各家医院竞相订购的时候，我们却心情很压抑，在办公室里晃来晃去，大家带着责备的神气看着教授，可他似乎满不在乎。

我不懂罗德里克爵士为什么要生产手提式消声器，我估计一定是有一个感兴趣的人给他出的点子。这东西小巧玲珑，设计巧妙，看来活象一台个人用的收音机。人们一开始买只是为了好奇，但不久，人们开始发现在喧闹的环境中消声器很有用处。后来……

有一天，完全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观看英国爱德华德轰动一时的新歌剧的首次演出。我去倒不是因为我对歌剧特别感兴趣，只是因为我的一位朋友正好有张多余的票，而据说这歌剧肯定不会使人失望，事实倒也确是这样。

几个星期前报纸上就在谈论这出歌剧，尤其是谈到歌剧里大胆使用了电子打击乐器。几年来，关于英国的音乐一直有争论。在演出前爱好英国音乐的人和反对的几乎大打出手，但是这种情况倒也不足为奇。赛德勒威尔士剧场的负责人考虑得很周密，请来了特别警察维持秩序，所以启幕时只有不多的几声

嘘叫声。

也许你并不了解这出歌剧的内容，这是当今很流行的一种现实主义的歌剧。故事发生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主要人物是莎拉·斯坦帕，一位十分多情的女邮政局长；瓦尔特·帕特里奇，一位阴沉忧郁的猎场看守人；还有一位乡绅的儿子，名字我记不得了。故事情节就是那老一套的三角恋爱，三者的关系由于村民讨厌变革而变得复杂化了。在这场歌剧里，变革具体指的是一套电报系统，当地的老婆婆们一口咬定这套东西会影响奶牛的产奶量，而且会影响母羊产羔。

我知道这事听起来很复杂，实际根本不可能是真的。演戏么总是那么一套。简单说吧，这里有那些争风吃醋的场面：乡绅的儿子不愿意到邮局里去当女婿，而猎场看守人恰因为自己求婚一再遭到拒绝大为恼火，策划要进行报复。歌剧的高潮是最后可怜的莎拉被用包裹带勒死，尸体被发现藏在无主信件部的一个邮政袋里。愤怒的村民把帕特里奇吊死在最近处的一根电线杆上，尽管线路工人对此十分恼火。乡绅的儿子从此则不是跑到酒馆，成为酒鬼，就是从此跑到海外什么殖民地去了。故事的情节大概就这么回事。

序曲一开始，我就知道糟了，想走走不了，想听实在听不下去，也许我是老脑筋，跟不上时代了。可是不知怎么的，这种现代的货色让我听了真是毛骨悚然。我喜欢听有悦耳曲调的乐曲，而现在好象没有人再谱这类乐曲了。我实在受不了这些现代派作曲家。对我来说，我宁可要布列斯，互尔登，斯特拉文斯基以及其他的老作曲家。

在一阵喝采和哨声中，这不堪入耳的噪音终于逐渐平静了下来。这时，幕渐渐升起。第一幕地点是斯勒夫里地区道德林村的广场，时间大约是一八六一年。女主角走上场，她读着早

晨邮班送来的明信片。突然，她发现一封写给乡绅儿子的信，就立即唱将起来。

莎拉开始唱的一段不象序曲那么糟，不过也相当够呛。表面看来，唱的和听的好象都一样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只听到开始的几小节。因为突然间，那熟悉的消声装置消除了歌剧院大厅里的一切声音。有那么一会儿，在为数众多的观众里或许就我一个人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人人都好象钉在自己座位上傻了。歌手的两片嘴唇继续在动，声音却一点也没有。她后来也发现是怎么回事了，她猛的张了下嘴，这在其他情况下都会是尖厉的喊叫声。然后她在四处飞舞的明信片中向后台逃跑了。

说来也好笑，我足足笑了十几分钟，笑得我气都透不过来。剧场里的那乱劲就甭提了。不少人肯定已经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他们都拚命向他们的朋友作解释。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这种拚命想使别人明白自己而所作的徒劳的努力滑稽到了极点。过了一会，人们开始互相传起纸片来，于是，人人都开始以怀疑的眼光来观察别人。然而作案人一定藏得很好，因为他始终未被发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噢，对了，很可能是这样的：没人会想到去怀疑乐队，而这就恰恰说明作案人为什么这么干。我原先也没想到这一点。第二天很多报纸都破口大骂罗德里克爵士，人们表示必须对此事进行调查。范登企业公司的股票开始不吃香了，而教授看起来比什么时候都高兴。

赛德勒威尔士事件之后，紧接着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尽管规模都没有第一次那么大，但都各有其逗人的地方。有些肇事者被抓到了，但使人震惊的是人们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法律可以定他们的罪。后来大法官正想利用惩治巫术法稍加补充，以作为处理这类事件的法律根据。可就在这个时候爆发了第二

起大丑闻。

我原来手头有一份英国议会议事录，可现在好象被人抄走了，我很怀疑是教授干的。你还记得那件令人遗憾的事件吧？当时议会正在辩论年度财政支出预算，辩论双方在一些具体条款上都动了火。财政大臣正挥舞两个拳头想进行回击，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声音突然消失了。这完全是赛德勒威尔士剧场事件的重演，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议会内一下子闹得乌烟瘴气，不过谁都听不到什么声音。反对派站起来发言时，议会厅里就听不见声音，好象开关一下子关掉了。所以辩论变得有些象是一言堂。大家都怀疑这是那个倒霉的自由党人干的，因为他刚好带着一台小收音机。虽然他无声地抗议说他是无辜的，但人们还是差一点把他给处以私刑。他那台收音机被夺走了，可是议会内还是寂静无声。这时议长站起来企图把混乱压下去，可是最后被压下去的是他自己，这下他忍无可忍，一气之下步出议会厅，拂袖而去。一场辩论就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中结束了。

罗德里克爵士到这时一定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了。人们对消声器大为恼火，而这个玩意儿却因为他的自负虚荣牢牢地和他的名字连结在一起。不过到目前为止总算还没发生什么太严重的事故，然而……

不久前，哈维博士来找我们，说范登公司要他设计一种特殊的高功率的消声装置，这是一宗私人订货。教授把这种装置设计出来了，并索取了高价。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哈维博士把这出假戏演得如此成功。总之，罗德里克爵士一直未曾有过什么怀疑。这一下，爵士得了超级消声器，哈维得了名声，而教授得了钱，大家，包括消声器买主在内，都皆大欢喜。在下院事件之后的两天，有一个下午，在海登·戈登珠宝店发生了一

起光天化日的盗窃案。这宗盗窃案非常离奇。珠宝店里的一个保险柜被炸药炸开，可是人们不仅没听到窃贼，连爆炸声都没听到。

这些盗贼使了什么花招？肯定就是那台高功率的消声器。伦敦警察厅就是这么认为的。这时，罗德里克爵士才开始后悔，当初要没人听说过消声器这玩意儿就好了。当然他最后还是证明了他并不知道买这个消声器的罪恶目的。当然，顾主提供的是一个假地址。

事发后的第二天有半数的报纸都刊载了同样的标题：“范登消声器不日禁止使用。”各报的口径这么一致，这一点人们要是不知道教授很早以前就和舰队街的科学记者建立了极为良好的关系，就不好理解。这时，又一件巧得出奇的事情发生了。这在同一天，一位美国公司的代理商来拜访了罗德里克爵士，表示愿意买他的消声器。这位美国商人到达的时候，一位侦探刚刚从罗德里克那儿离开。爵士此时此刻已经一筹莫展，所以那位美国代理商只花了两万美元就把专利搞了去，而罗德里克这位金融家也巴不得这一专利能脱手。

总而言之，教授在第二天把我们叫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显得特别高兴。

“我怕我得向诸位表示歉意，”他说。“我知道当初我出售消声器时你们大家的心情，不过现在我们把消声器又弄回来了，我想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当然罗德里克爵士是例外，愿上帝保佑他吧！”

“别那么得意了，”保尔说。“你不过走了运就是了。”

看来这话使教授不大高兴，他点点头说：“我承认这里确实有运气的成份，但不完全象你说的那样。我在收到弗雷德的报告后去了一趟牛津，这你还记得吧？”

“记得，那又怎么办呢？”

“我是去看威尔逊教授的，就是那位心理学家。你们了解他在干的工作吗？”

“了解不多。”

“我想你们也不会了解太多的。他还没有把他的研究结果公诸于众，但他发表了他称之为社会心理学的数学，非常复杂，可是他声称可以用大约一百列的方阵来表示任何一个社会的特性。如果你了解一件事对某一特定社会有什么后果，譬如说通过了一项新的法令，那就得再乘上一个矩阵，明白了吗？”

“模模糊糊，不太明白。”

“当然，计算结果纯粹是统计数字。这是一种说明可能性的问题，象人寿保险那样，而不是必然的结果。我一开始时对消声器就有此怀疑，不知道一旦无限制的加以使用后果会怎么样。威尔逊把后果告诉了我，当然不是很详细的，而是笼笼统统一个大概的轮廓。他预言，要是全国人口中的百分之零点一的人使用消声器，那么一年之内就得禁止使用；要是犯罪分子开始使用消声器，那么这时间还会早得多。”

“教授！你是说……”

“我的天，不不！你们想到哪儿去了！我不会去搞溜门撬锁的勾当。那件事的发生完全是运气，虽然这种事迟早一定会发生的。我感到奇怪的倒是人们那么久才想到这个主意。”

我们都瞠目结舌地望着教授。

“当初我只得那么干，没有其他办法，因为我既要消声器，又想要钱。我冒了一次险，结果成功了。”

“我还是认为你是个骗子，”保尔说。“不过既然现在消声器又搞回来了，你打算拿它怎么办呢？”

“我们还得等一段时间，等那些不愉快的事让人忘却。从

范登公司所看到的设备情况看，这就可以把他们出售的消声器在一年之内都得送返回修，这些消声器最终全部处理掉；同时，我们准备把我们的新型号投放市场，不过这回都是固定的，装在室内的，这样就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了。消声器只供出租，不出售。告诉你们吧，我想你们一定愿意知道的，我正等着帝国航空公司的一大笔订货。原子火箭发出的可怕的巨响，人们一直对它无能为力，现在有办法了。”

他拿起一叠报纸亲昵地翻弄着。“你知道吗，命运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它只说明老实人最终总是会胜利的，一个人只要他的事业是正义的，那他就……”

这时我们立即同时行动，把废纸篓罩在教授的头上。过了好大一会他才把它从头上取下来。



## 在北极底下

### 一 地磁暴

清澄的夜，没有月光，闪闪的星群象浓霜般地冰结在黑沉沉的天幕上。哈葛德撑定了分开的两腿，顺着渔船“安尼斯昆”号的颠簸起伏，向海口驶去。在厚厚的眼镜背后，他的失神的眼睛，在向黑暗中注视着。时时抿起嘴唇，从驾驶室开着的窗口，向发出磷光的海面上吐口痰。%

一曲口琴声从舱中飘来，冲破了单调的引擎噪音，接着传来的是船友们一阵哄堂的欢笑。哈葛德觉得高兴起来，从罗盘箱的微弱的灯光中，看见他干瘪的脸上，微微地露出了一丝笑容。日间捕鱼的成绩，着实不差，船友们一个个都兴高彩烈。海水也平静，没有什么巨浪。由于习惯，他探头到窗口去，仰看着北极星，想把它和罗盘核对一下。

他茫然转移他的目光到罗针片上，忽地吃惊起来，险些儿把衔着的烟斗掉到地板上。他怀疑地望着那罗针片，又把烟斗的柄死劲地一咬，那烟斗就啪地断了。

“奇怪！”他自言自语地说。“是北极星发了疯，还是我在做梦？”%

他默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又向天空呆呆地望着。北极星离右舷船首不到半点，又皎洁，又明亮。他再去望望那罗针片，结果还是失望。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疑心眼镜上也许溅着水花，把视线弯曲了。可是当他把眼镜重新戴上，却证明他的

推测是错误的。

他第三次望望北极星，又回头来看看罗针片。他的脸色渐渐沉下去，终于喉间发出一声怪叫，探头向门口惊呼：

“哀列克！拿孙！快些来！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口琴的声音立刻停止了。甲板上响起一阵混杂的脚步声。哈葛德站在罗盘箱边，一手指点着罗针片：

“现在它指着北东。”他大声说。“而北极星却在我们的右舷船首。我们怎么会向东北行，同时又向西北行呢？”

船友们围在他的四周，都显出惊讶的样子。其中有一个把罗盘箱摇了一下，却见那罗针片慢慢地离开所指的一点，更向东首转去。他们紧张在注视着，希望它停止了再转回到原来的方位，但是出乎意外，那罗针片竟并不回头。一直转了过去，绕上大半个圈子。

大家看到了这种现象。都惊诧起来。照理推想，这样的乱子是不应该有的，附近又没有巨大的铁器，足以阻碍地磁的作用。但是事实证明这推想全不可靠，因为那罗针片还是在无目的地继续乱转，好像已不再受磁力的作用的样子。哈葛德失望地搔着头皮说：

“不知是我们发狂呢，还是罗针盘着了魔？更或是北极星在象萤火虫一般地飞？”

就在这同时，凡是在北半球的人，都惊奇地发现罗针盘失了常态。各大邮船上的船长忙着发电到各处去询问方位，他们已不相信他们用惯了的罗盘，因为他们的磁力罗盘和迴旋罗盘所指示的方位并不一致。天文学家发现他们一向准确的固定罗盘和由望远镜所测得的方位，相差自数度到一百八十度之多。他们向其他的观象台发出无线电报，征询有没有发生同样的事

情。

航空机械师发现他们在五分钟前，正以五百英里的时速，向目的地的反方向飞去。他们向罗盘注视着，却见它在无目的地乱荡，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北，时而南。

以太中发生了很大的纷扰，离奇的无线电报，从各方面播送出来：从迷途的船舶，从盘旋在天空而不敢降落的飞机。灯塔中的守夜者疑心他们的大石塔正在海滩上旋转，也发电去报告海军观象台。海军观象台里的人同样莫名其妙，虽然借许多专家的努力，还是猜不破这个哑谜，结果他们只有束手坐待，静候着那个谜底的揭晓。% 在三个小时以后，北半球这半个世界中的罗盘针，渐渐恢复了常态，而守住了几千年来的老位置——正北。北极星又和那忠诚信实的钢针，也就是航海罗盘中的罗盘针保持着同一的步调。几小时前的那种极度紧张纷扰的状态，倏地过去了。

全世界知道这个奇怪现象的，只有一个人。可是他没有方法来阻止这大乱子的发生，而且当时他自己也在生死的关头。

## 二 迷 路

这个人的名字叫凯恩。他是在威尔士王子地（Prince of Wales Land）和同伴失散而迷了路的。

据当时报纸的谣传，说北极地方居住着一种奇特的人种。司密孙研究院为了明了事实的真实起见，特地组织了一支北极远征队，去从事实地的调查。年轻的人类学家凯恩，就是这支远征队的队长。

凯恩自从和他的同伴分散了以后，一连找寻了三天，还是不见一些踪影，心里就不觉着急起来。他已经没有食物，没有

淡水，个人的生命，只有凭命运去摆布了。

他孤独地只管向前走去。他的脚趾冻僵了，他的手指麻木了。他已记不得时间，一眼望去只有白色的雪，除了雪，什么也看不见。各种感觉融合成一种空虚和失望，但是人类的希望之火是不可压灭的；它催迫着凯恩继续挣扎，用他最后的一分力量来与环境相搏斗。

在这最后关头，凯恩突然立定了，他似乎听见了什么声音。他的愁苦的脸上忽地涂上了一层欢快的颜色。他呆呆地注视着地上，好象听见有一种冲击的声音从地底下发出。他起初还疑心他脚底下的冰块正在碎裂，但一转念又觉得这并不是碎裂的声音。

这声音平稳而有规则，很象远方传来的引擎声，不过这判断多少带有一点儿想象的成分，并不能确切地证实。他站着呆立了好多时候，满想把这声音判别出来，可是结果还是无法确定。

他偶然抬头向四处一望，只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黑色东西。他不觉惊奇地奔了过去。跑近一看，却见是一种烟囱一样的大铁管，深深地埋在雪里。他把管顶的积雪拨开，发现那上面有一扇装有大把手的门。

凯恩毫不迟疑地把门揭了起来，向里边一望，却黑沉沉地看不见什么东西。他从身边摸出一根火柴来擦亮了。只见在这筒形的铁壁里面有一架铁的梯子。他把火柴投下去，凭着那微微的火星，照见那梯子深不见底。

他鼓起勇气爬了下去，由于衣服的臃肿，好容易才钻进这个狭小的洞口。他在黑暗中沿梯子摸索下去，走了许久，突然觉得眼前有一点亮光，俯首一望，看见有一种乳白色的微光从洞底下射来。

凯恩的身体虽然已经很疲乏，可是好奇心驱使他更快地爬下去，没有停下来息一息力。等到他的脚在地面上一瞥，才知道已经走完了梯子，到了洞底了。他向四面一望，发现自己是在一处门廊面前。四周的墙壁，以及行走的地面，全是用光滑的冰块来筑成的。离开他约十尺光景的地方，在厚厚的冰壁里开着一扇门。

凯恩悄悄地溜进门去，他的眼睛突然张大了起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冰窟。从地面到窟顶足足有三十尺高，光滑而纤长的冰柱从地面一直撑到窟顶。壁间多棱角，象犬牙一般。左右两壁各弯成大圆弧，在离凯恩所站的门口约二百尺处，方汇合在一起。

地面上不用说也全是冰，不过雕着锯齿状的图案，大约是嫌太滑了容易摔跤的缘故。窟内没有灯光的设备，但是在墙壁里，地面下，屋顶上，都能发出一种柔和的蓝光。

靠左手的冰壁有一架黑色的大机器，发出一种轰隆隆隆的声音，把全窟都震动着。方才凯恩所听见的声音，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机器看去结构坚固，能力强大，除了飞轮的疾转外，静静地僵卧着一动不动。

在另一边的冰壁旁，是一个非常巨大的线圈，从地上一一直盘到窟顶。这线圈是用一种绿色的质料来制成的，直径有六尺多阔。

凯恩看见这样巨大的设备，尤其是在冷落的北极，心里不由的吃惊起来。他的疲乏了的身体，几乎因此新奇的刺激而瘫痪了下去。正当这时候，杂在这机器的噪音中，忽然有女人的惊叫声从对面传来，响彻全窟。

“叔叔！门口有人！”

凯恩从声音传来的方向望过去，他的嘴张大了。在这奇异

的室中他又发现了新的奇迹——一位非常美丽的女郎，她的美丽，使这青年科学家无视了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她离开他只有二十来步，她的手叉着喉部，显出非常惊骇的神气。她刚从一个冰柱的背后跨出来，所以方才没有看见凯恩。她那纤小苗条的躯体上，穿了一件合身的白皮短褂，和一条用同一质料制成的华丽的长裙。她的玲珑的脚上，穿了一双爱斯基摩式的短靴。她的暗黄色的光亮卷发的衬着那白色的皮裘，越显得秀美动人。

她的樱红色的嘴唇，由于吃惊而写出一个小小的“O”字，她的蓝色的眼睛张得大大的。

在女郎身后的门里，闪出三个人来。其中一个，高个子，阔背肩，留着短短的燕尾式的胡须。他的脸色显得很惨白，情绪十分紧张，但是吸引凯恩注意的，却是他的眼睛。它们在黑色的额骨下燃烧着，象是绿色的萤火，在这里面充满着仇恨与报复。他突然伸手到灰色的外套中，拿出了一支手枪来。

这把年轻的人类学家骇得呆了。他站着一动也不能动。他的脑海中浮起了一种绝望的念头。三天和冰雪冷风相搏斗，两天得不到食品，这样下去，即使不死于此，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生存的时间似乎更少了，他看见那个生黑胡须的人，手指搭上枪机。他僵挺挺地站着，等待枪声一响，一粒子弹会穿过他的胸膛。他似乎看见一个小小的白影在对面闪动，接着就听见女郎的惊叫声：

“慢！也许他不……”

可是子弹已经飞了出来，只是没有打中。凯恩听见了震撼全窟的枪声，两脚一软，早就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 三 北极底下的秘密

隔了许久，凯恩才渐渐苏醒过来。可是他依旧闭着眼睛，因为他太疲乏了。最后，当他睁眼看时，只见他已换了一个场所。他所住的是一间小室，四周也是冰壁。他把一手撑在腰后，自己挣扎着坐了起来。

“觉得好些么？”有人在轻轻地问，是女郎的温和亲切的声音。

他瞥眼过去，看见她站在他所睡的吊床的头边。在她的眼睛深处，藏着无限的深情。

凯恩摇了摇头。“疲倦，”他呻吟地说，“并且饿！”他用尽了力气，说出最后的两个字。

“我早就料到的。”她笑着对他说。“如果你能够挣扎起来走到隔壁的屋子里去，那末鸡蛋、火腿，叫你吃一个饱。”

鸡蛋，火腿！凯恩立即就从床上跨了下来，鼻子里仿佛嗅到了火腿的香味。他跟着女郎跑到隔壁的小餐室中。不一会儿，女郎已经给他端来了温热丰盛的食品，他就坐在一张长长的餐桌上狼吞虎咽起来。他已经饿得来不及设想，在这极北的地方，哪儿来的这种精美的食品。

正当他在吃的时候，方才他所看见的三个人又跑了进来，其中的一个，就是要发枪打死他的人。他们跑进来坐在他的身旁，一声不响地看着他。凯恩一面吃，一面向他们望着。那个留着燕尾须的高个子，情绪已经安定了。他的表情是冷酷而有敌意的。

其他两个，一个是长瘦子，面色很惨白；另一个是矮胖子，满脸胡髭，秃着头顶。

凯恩的眼睛回转来望着那个面貌最凶险的人，他显然是三



人中的领袖。他的颧骨高高的，衬着一双凹陷的绿色的眼睛；他的头发披散在两旁，头顶上几乎是平的，这使凯恩在记忆中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

最后凯恩把刀叉放下，把椅子拖在一边。

“好好地把你的职业告诉我们。”那个人说。

凯恩不高兴地望着他一眼。“我是乔治·凯恩。”他简短地说。“我是到威尔士王子地来探险的。在两天前我和我的同伴失散了。现在我能够找到这里来，自己觉得是十分侥幸的事，却想不到险些儿因此送了命。”

那个人耸了耸肩，嘴上露出凄苦的笑容。“我们有仇敌。”他简捷地说。“我们看见你闯到这里来，就误当你是敌人。我们对你的非礼，十分抱歉，请你不必介意。”说着他指着 he 身边的两个人：“他叫维勒斯，他叫卡希尔，是我的助手。”他介绍说，头也没有回过去。“我是亨利·卡梅隆，这是我的侄女沙龙。”

“亨利·卡梅隆！”凯恩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后来他记起来。亨利·卡梅隆在三年前，曾经因为磁铁的研究而得到诺贝尔奖金。他积了多年的研究，发明了一种导磁性（Permeability）特强的铁，叫做卡氏铁。这种铁一到了市场，不上几个月，就压倒了钢铁工厂中用以搬运巨大铁器的普通电磁铁。他所制成的卡氏铁，其导磁性比导磁合金（Permelloy）要强几百倍。卡梅隆在其后的两年中，已经发了一笔大财。

卡梅隆的机警的眼睛，觉察了凯恩的意思，就轻声地说：

“那末，你预备什么时候离开这里呢？”

“叔父！”沙龙插口说。“凯恩先生刚刚清醒，才吃过一餐菜，你就要逼他走，这怎么说得出来？”

卡梅隆不去理会她。歇了一会儿，就耸了耸肩说：

“好罢，我想两天之后，你总可以复元了。到那时候，天气必转晴朗，你可以多带些干粮出去。”但是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威胁的神情，凯恩看得很清楚。他向女郎点了一点头说：“我想我的侄女一定会领你到四处去走走的。”

他跨着大步跑出门去，高高的卡希尔和矮胖的维勒斯跟随在他的后面。

沙龙想解释一下。“我的叔叔是很……对于生客是很没有礼貌的。”她嗫嚅地说。“等到他和你相熟一些以后，他一定就欢迎你在这里住下去了。”

凯恩站起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吃了些温暖的食物以后，他的体力似乎已恢复一些了。他直挺挺地站着，显得十分英勇的样子。他愤愤地说：

“要是他没有礼貌到开枪打人，他简直是个疯子了！”

女郎的红润的嘴上露出浅笑，转过身来说：

“你喜欢看看这地下的景色吧！来，跟我去！”

凯恩跟在女郎的背后，穿过一间小室，跑到了那巨大的洞窟中去。

“告诉我，”他追上沙龙，热切地说。“这些是什么？谁造的？造来做什么？”

“这是一些爱斯基摩人造的。”女郎笑着说。“而这些爱斯基摩人，却是我叔父雇来的。造的时候我不在这里。我也才来个把月，所以详细情形不怎么清楚。至于造来做什么——据说是叔父要大规模地开一个石油井。他似乎在这里发现了一个蕴藏量极富的油层，因此他就在这里建筑起采炼石油的工厂来，那边的就是抽油机。”她指着那巨大的机器说。“这机器真不知有多少力量，它能够把地底下八英里地方的石油抽上来。”

“八英里？”凯恩吃惊地说。

“八英里！”沙龙说。“这机器听说是特地设计的。”

“这好象是一个大线圈，不知有什么用处？”凯恩问。

“这东西连我也不懂得。”沙龙笑着回答。一边说，一边走向那庞大的绿色线圈。那东西很有点儿象盘梯，一直通入地下。“我的叔父告诉我，这东西是用来蒸馏石油的。”

“我看有点儿不象吧？”

这时候，从他们的背后传来了脚步声。维勒斯已站在凯恩的身旁，在他厚而多肉的唇上，露出一种阴险的笑容。他的矮胖的身体摇摆不定，似乎十分得意的样子。

“沙龙小姐的话一点儿不错。”他说。“这是卡梅隆先生精炼石油所设计的特别装置。”

凯恩警觉到维勒斯所说的全是谎话。显然这里包藏着某种秘密，是卡梅隆所不喜欢人家知道的。凯恩抑制了他的感情问：

“卡梅隆先生什么时候喜欢研究起石油来呢？我记得他是研究钢铁的呀！”

“你知道……”维勒斯说了半句话，却并没有说下去。“恐怕沙龙小姐还没有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现在就让我来说了吧。你在这里什么地方都可以走动，只是你不能跑过这个蒸馏装置去。在那边的机械是非常复杂的，你进去也许会发生危险。”他说了这话，就转身走了。

凯恩看着他走远去，皱了皱眉，向着姑娘说：

“我很想洗一洗脸，还要刮刮胡子，不知道这里方便吗？”

沙龙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我简直忘记了，在你所住的那一间小室里，什么东西都有。”她下意识在神情紧张，脸上泛起了红潮，把披散在前额上的卷发掠了掠齐。

凯恩嗫嚅地说：“谢谢你！”说着就离开了她。

他回到小室里，在一只小火炉上烧了点儿水，洗脸，刮胡

子，着实忙碌了一会儿。他的心里，满肚子的狐疑，不知道这个奇特的世界里藏着些什么秘密。他觉得卡梅隆对于石油是一定不会感到兴趣的。然而那架机器在从地下抽取什么东西，却又是事实。这个矛盾，他怎么也解释不出。

他猛然记起，在不久前听到的关于卡梅隆的谣传。据说他所发明的卡氏铁，应用的成绩并不好。用过了一年以后，它的强大的导磁性就大部分消失。为了维持信用起见，卡梅隆不得不免费给买主们再加处理。然而这笔费用却很可观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谣传，是不能全信的。

最后他决定不再胡思乱想，卡梅隆的话也许是对的：他在这里钻掘一个油井，犹恐有人嫉妒他的发现，所以不愿意任何陌生的人跑进这个洞窟里来。

凯恩把刮脸的用具都收拾停当，然后预备到各处去作一次秘密的侦察。他想到，若能在这里仔细地巡视一下，也许可以解决他心里的矛盾。他发现这小室的后门，通入另一处地方，这是他没有到过的。

他无目的地跑了过去，转上几个弯，自己也不知道已到了什么地方。他看见有一扇门半掩着，就轻轻地推开潜了进去。他的心被四周神秘的景象所吸引，几乎没有留心到沙龙小姐也在室内。她蜷缩在一张椅子上，两臂圈在椅背，脸孔埋在时间的空缺里。她的肩头颤动，轻声地伤心地呜咽着，似乎有许多难言之隐，无法解脱的样子。

凯恩一发觉了沙龙，就冲动地大步跑了过去。他被女郎的悲伤所感动了。他和沙龙的认识，还不过一两小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凄楚的哭声，为什么会这样的叫他难受。

“喂！沙龙！”他亲切地说。“怎么啦？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呢？”

沙龙抬起了头，旋转了身。她的脸色惨白，划着一条条的泪痕，下唇还不住地发抖。

“喔！”她气喘喘地说。“我……我……”

凯恩更挨近她一些。他的面貌看去很年轻，很勇武，态度却非常亲热，其中似乎藏着无限的深情，却绝对不是普通的所谓怜悯。

“这不关我的事情吧？”他说。“请你告诉我，只要我的能力所及，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来帮助你的。”

沙龙的两眼望着远处，站了起来。她跑向壁角里的一只小小的袋子边。她望望这只装得满满的袋子，然后转身来绝望地说：

“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要是我真地这么做，我想……”她失望地摇了摇头，又转变了话题。“我确实知道，我叔父的目的，并不在开采石油。我想，他的企图远比这个巨大。”

凯恩苦笑着。“不想你也觉得这地方藏着什么重大的秘密。我原来还以为是我的神经过敏呢。”然后他更严肃地问：“告诉我——你知道你叔父在这里干些什么？你怕他？是不是有确实的理由，还是仅仅是直觉？”

沙龙又望着那个小袋子。“虽然是直觉的，可是我愿意冒着险，逃开这里。”她坚决地说。“这些天来，我已处心积虑地做着准备的工作。我已从叔父的贮藏室里，偷偷地拿了许多做成药片形状的浓缩的干粮，藏在地道外的雪堆下，足以支持一个月的食用。”

凯恩轻轻地点着头。“卡梅隆是怕他的秘密会泄漏出去，所以竭力把真相隐蔽起来，不给你知道。”

“你的话说得很对。”沙龙回答。“我先前也不懂他为什么要我到这里来。后来我明白了，他大概不愿意把他所告诉我的

话宣布出去。他要把我关在这里，使我一生永远不见天日。他以前曾经对我说过。他要到维多利亚岛去，最近他就试探我有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过人家。幸亏我确实没有说出去，所以还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

凯恩凝视着她，沉默了好久。“那么，这里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最后他问。

“你还不知道吗？”女郎惊奇地说。“我们是在波西亚半岛，或则说得严密一点儿，是在波西亚半岛的地底下。”

“波西亚半岛！”凯恩喘着气说。“这样说来，我们是在磁北极底下了！”

#### 四 一百个死人

“我知道。”沙龙说。“不过我始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凯恩并不出声。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想，要找到回答也并不难，只要跑到那不让咱们窥视的冰窟下，去仔细地探视一下就行了。既然现在没有别的办法，那么让我马上去走一遭吧！”

“喔，你不能去！”沙龙着急地说，同时拖住了他的手臂。一双热情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了凯恩的面孔。“如果他捉住了你，他一定要把你杀死的。在那里似乎有着什么东西，他用了整个生命来保卫着。”

“那还不是一样吗？”凯恩坚决地说。“我以为，咱们久住在这里，它的危险程度和跑进禁室去是一样的。不过我要你答应一句话，你现在且不要就走，等我探听明白，知道卡梅隆如果真地有着重大的阴谋，咱们就一起离开这里。”

沙龙的答语未了，凯恩早已大步地跑向冰窟的后室去了。

他走着最狭隘偏僻的通路，以避免卡梅隆及其助手的耳目。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墙壁上都发出柔和的光，好象是把某种磷光物质，封住在冰里而成的。

他通过了一个大转弯，来到一个比从前所见小一倍的冰窟中。圆圆的冰壁射出冷气，使人毛骨悚然。在这空旷的室中，靠一壁是个大木架。架子上放着各式各样光亮的仪器。靠另一壁，是一排呜呜发声的机器。其余两壁都开着复门。

凯恩把目光一扫，确定了室中没有人在，然后才大胆地溜了进去。他急忙走到放仪器的架子边，大略一望，觉得其中大部分的仪器，都很陌生，他所认识的，只有几只压力计（Pressure gage）和流体速度测验计（Tachometer）。

在架子旁边的壁上，嵌着一个毛玻璃的镜框，框子的下面有一个红色的电钮。凯恩迟疑着，终于敌不过好奇心的驱使，他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按到这电钮上去。

% 镜框亮起来了。凯恩看见是一张详细的地图。图上绘有五彩的冰层、地层、石油矿脉，以及其他的地质情形。他靠近身子去，屏住气息，仔细地端详着图中的内容。最后他才喘了一口气。

图中各处有小注——读了这些小注，使这年轻的科学家心里忽然紧张起来，他听见了自己脉搏跳动的声音。这图因为绘得非常清晰，所以他一看就懂。在这里七英里以下，有一个地层，旁边注着“磁铁矿床”。他再往下面望去，见是一个石油矿床。在这矿床中的石油的水平面，用一条可以移动的粗黑线表示。还有许多细黑线，则表示以前的水平。凯恩由此读出，在过去的六个月中，这矿床中的石油，已从原来的一英里深而减少到最近的一百英尺了。



他的心象跑马一般。他看见磁铁矿床和油层间的地层是多么薄，而油层下面不远处就是一个无底大裂罅，凯恩立即回来愕然地说：

“原来他是在玩磁的把戏，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想到呢？”

卡梅隆的全部计划都记录在这个地质图里。假使把磁铁矿下面的石油全部抽出，只要稍经震动就可以使这两英里厚的磁铁矿都碎裂而堕落到地壳的空隙中，埋在离地面约二十五英里的深处。要是他这地质勘查是不错的话，那么磁针何以指南北这个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了。这样巨大的磁铁，照理推想起来，其磁力是应当可以远及赤道的。并且由于同一理由，在磁南极，也似乎有着同样的磁铁矿床吧？

凯恩敏捷地转身来拔脚就跑。现在时机紧迫，再不容犹豫了。趁卡梅隆的毒计还没有实现，他必须设法来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

他正走到禁室中央时，突然收住了脚步。他望见冰底下有一幅残酷的景象使他心胆俱裂。

在他脚底的冰块下面。他见到有无数面目完好的尸体！在微弱的萤光下面，可以看得非常清晰。痛楚，悲楚，凝固在他们的脸上。他们仰着头，睁着眼，好象在望着凯恩。他们的口张大了，好象在哀呼求救的样子。冰中的人数，当在百人以上，大多数人的手里都拿着斧头凿子等工具。这些全是爱斯基摩人。

凯恩的恐怖还未回复，就听见背后有脚步的声音。有人在讥刺地说：

“你对于这些尸体感到兴趣吗；凯恩先生？”

凯恩旋转身来。“卡梅隆！”他愕然地说。接着就冒起火来：“你禁止我跑进这里来，原来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吗！我知道你把爱斯基摩人雇来建造冰窟，等到造成以后，你就在他们

自己所掘的大坑中，用水来淹死他们，把他们凝结在冰里。你这样恶毒的心肠，残忍的行为，是不能饶恕的！”

卡梅隆的面孔板得象假面具一样。他的绿色的眼球几乎已从眼窝里突了出来，这是他唯一的表情。

“你很聪明。”他平了平气。

“聪明……是的，我知道你在这里所干的疯狂计划！”凯恩说。“你是要把你所发现的大磁铁矿床上埋在深深的地壳下面，使之失却作用。但是我不明白你用意何在？你为什么要毁灭世界上所有的罗盘针？你为什么要使航行的人都失去了天然的向导？你是不是发了疯？”

“这是因为，”这位钢铁专家顿一顿口说：“我想弄一笔稳固的经常收入来挽回我过去的损失。自从我的卡氏铁发明了以后，我原已挣得一笔不小的收入，不幸这东西用久以后，它的强大的导磁性逐渐消失，于是销路渐窄，存货大量地积压了起来。我为了要保持营业的信誉起见，就不得不答应从前的主顾们把买去的铁送回来免费‘加磁’，不料这么一来，非但没有把存货推销出去，反而支出了一笔不小的‘加磁’费用，把我的积蓄全部花光了。可是现在我已发现了另一种铁合金，它有更强的磁性。现在我要借此把我的损失收回来。不但收回损失而且在我有生之日，可以长期地得到一笔巨大的年金，因为人们如果要我保持这个人造的磁北极，他们就理应给我报酬！”

“回旋罗盘虽然不需利用地磁，可是电流偶然中断，它就失其效用。所以航行要有保险，我这人造磁北极是万不能缺少的。老实告诉你，我这巨大的磁铁，其磁性可以维持一年，我并不是不能把它制成真正的永久磁铁，只因它一经成为永久磁铁，我的报酬就没有保障了。

“我这磁铁的顽磁性，是和温度成正比的，我只要把它加

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经徐徐冷却后就立即成为永久磁铁了。我这永久磁铁要比麦克启本氏（W. E. Mac-Kibben）用 Alnico 合金所制成的永久磁铁还要强千百倍。”

“我不能相信你的话。”凯恩怀疑地说。“普通的磁铁加热到这种温度时，磁性总是减少，甚至于完全失去。你的磁铁总也不能例外。”

“例外，”卡梅隆得意地说。“你这种理论还是十年前教科书上的话。老实说，磁学至今还是漆黑一团，无论是分子说、电子说，都不能满意地解释各种磁的现象。照磁性分子说的理论，凡磁性物质，都是由微小的磁分子所组成，然而此种分子何以具有磁性，却谁也不能告诉我们。安培氏虽曾倡分子电流说，可是自从电子学说出现了以后，谁都知道分子里是不能有电流的。至于磁性的电子说，自然比分子说高明不少；它用原子来代替分子；于是安培氏的分子电流就有了着落，因为电子在原子内运行，即是电流，确可生成磁场。但是若说物质的磁性，仅属于原子内部的原因，那末就有许多磁性现象无法说明。譬如合金的磁性，就与所含元素的原子无关。霍司拉氏（Heusler）发现某种锰铜铅的合金，其磁性之强几乎和铁一样，可是锰铜铅的磁性却都是很微弱的。又如铁的磁性虽强，可是它的化合物有的磁性极弱，有的甚至具有反磁性；试就镭有放射性、镭盐也有放射性的事实对比起来，就可知磁性的由来，决不是仅由于原子内部的原因了。

“就我现在所知，其另一原因实为物质中晶体构造内原子排列的状态。温度能影响于磁性，你是知道的；然而你不知道温度影响于磁性的理由，是由于温度能改变晶体的构造，却并不是直接增减其磁性。譬如同一锰钢，淬炼（即加高热后急速冷却）之锰钢柔韧，易于展薄或延长而无磁性；如果加高热后

使之徐徐冷却，则成为硬而有磁性之锰钢。这些话我实在用不到告诉你，尤其是关于我这永久磁铁增加顽磁性的方法，应该保守秘密。只是你现在既然已没有机会来告诉别人，我索性就让你死个明白吧！”

卡梅隆这种侮辱的话，使凯恩怒火中烧，顾不得死活地冲过去扭住了就打，结果两个人都滑倒在冰面上。凯恩力气大，把卡梅隆压在底下，拔拳猛击，卡梅隆就挣扎着高声大叫。

突然凯恩的后颈被什么硬硬的东西打了一下。“你再打，我就开枪！”是维勒斯的声音。

凯恩放了手，回转头来，见维勒斯气势汹汹地站在他身旁，就慢慢地站起身来。

卡梅隆一经立定，他的惨白的脸色就完全泛红了。“好大的胆量！”他厉声说。“你已经看见过冰底下的爱斯基摩人了，我会让你照样去经验经验的！不，我要在你的鼻子里插一根呼吸管通到外面来，让你比爱斯基摩人得到更多的经验，辨辨这滋味是快乐还是痛苦。”他向维勒斯打了个招呼：“把他带到地下室去！”

凯恩不及抵抗，早被维勒斯用手枪逼着跑出门去。所谓“地下室”，其实只是地下的一个洞，上面用一块大的冰来盖着，这就是门。凯恩被维勒斯粗手粗脚地推了下去，门就阖上了。他向四周略略一望，觉得无法逃出这个牢狱。墙壁很滑，不容易攀登到洞口，他失望地从厚厚的冰门中透视出去，隐约看见维勒斯向下望了望，就慢慢地走开了。

## 五 冰窟的炸裂

凯恩在这牢狱中只是干着急。他深悔自己毫无把握地妄想

破坏卡梅隆的阴谋。他太粗心了，没有切实地认识这工作的艰巨。现在只一不小心，就把自己无代价地轻轻陷入绝境，关在这冰冷的牢狱里等死。

当凯恩在这冰狱里胡思乱想的时候，卡梅隆和他的助手，却正在计划着把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他的奴隶。凯恩虽然明知道卡梅隆的阴谋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但是他的心里却还有一桩比这更耽心的事，那就是沙龙的命运。他的眼前显现出沙龙的姣好的面容和那穿着皮裘的苗条的姿态，他想象沙龙一定也在为他着急。他似乎看见她的笑容消失了，呆呆地在凝思着。

凯恩正在这样想象着，狱顶的门突然开了。他抬起头来，看见了卡希尔和维勒斯。他们放下一根绳子来，让他爬上去。卡希尔板起了瘦瘦的脸孔，冷酷地说：

“我们已经替你安排好后事了。卡梅隆先生觉得叫你一个人去死，不无寂寞之感，所以他决定叫沙龙来陪着你！”

凯恩一听这话，心里卜卜地发跳。他握紧了拳头，恨恨地说：

“大丈夫做了不怕，怕了不做，象你们这班恶棍，还要杀人灭口，简直是鼠胆！”

维勒斯的巨掌，打断了凯恩的话语：

“我看你还是省下点儿气力来预备去跟冰块决斗吧！”

他们两个人把凯恩押了去，仍旧回到装有抽油机和大线圈的大厅里。凯恩猛然觉得那抽油机已经停止工作了。他猜想这大概是由于油层中的石油已经抽尽。磁北极马上就可以长埋到地壳下面去了。卡梅隆站在大线圈的旁边，他背后的墙上有只黑色的箱子。沙龙站在他的附近，脸上表示出十分惊愕的样子。

凯恩悄悄地挨近她身旁，突然握住了她的手。她向他点了点头。他的冷了的心又温暖起来；他的紧张的面面又渐渐弛缓

了。

卡梅隆大步走到他们的面前，脸上显出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只剩下一件小事情要做。”他笑着说。“我把这个开关摁一下，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我们的油管底下，已经放好了炸药，只待我把电流一通，那个作为磁北极的磁铁矿，就将与世长辞，深深地埋入地下去了。”

凯恩望着他灰白的脸孔和冷酷的眼睛说：

“我警告你，要是你真地这样做，你就……”

“你没有权利来下警告！”卡梅隆傲然地说。“照你所处的地位，是只能辩护的。可是你们俩现在连辩护也已经太迟了。因为时间已迫，你们马上就可以跟着你们所欣羡的爱斯基摩人去做同伴了。”

沙龙眼看着凯恩：“什么？——他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她问。

“没有什么，和咱们毫无关系。即使他继续实行他的计划，也和咱们毫不相干。卡梅隆，要是你不是发疯的话，你总该仔细想想，你的计划究竟该不该做！”

“我想得够了。”卡梅隆冷冷地说。“要不是我深思熟虑，我也不会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来筹备我的计划。”说着，他走到钉在墙壁上的黑箱子边，伸起手来，笑望着站在两壁角的两个助手，慢慢地把手指按到开关上去。

凯恩跺着脚大声地警告：

“你发疯了！你要是真地按下去，准会把这整个冰窟都炸个粉碎。你不但害了我们，也害了自己！”

可是卡梅隆并没有理睬他，依旧握着开关的掷刀按下去，终于他把电路接通，引燃了地下的炸药。他轻蔑地说：

“说到地质学，我总比你懂得多一点儿，凯恩。这里的

冰层很厚，是决不会破裂的。”

冰窟里寂然无声，大家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五人中没有一人动了动身体。突然，从坚固的地面，传来了一种轻微的震颤的感觉。那大线圈也振动了，象是被击的弹簧。接着墙壁和屋顶也似乎发出拆裂的声音。

卡梅隆的脸惨白了，心里没有了主意。他的手离开了配电箱，眼睛望着别人，嘴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冰窟简直在摇动起来。从窟顶上落下微小的冰屑，在脚底下的冰块上现出曲折的裂痕，显然这几里厚的冰层已经在碎裂了。整个的冰窟中发出一种可怕的拆裂声，令人觉得毛发悚然。

紧张的空气突然打破。卡梅隆高声地惊叫着，奔向大线圈边，伸手环抱着，象要止住它的震动似的。卡希尔和维勒斯也奔了过去，三个人象飞蛾扑火一样，疯疯癫癫地东撞西突，手忙脚乱，着急得不得了。

凯恩转向吓呆了的沙龙大声说：“这时不走，更待何时！”但是他的心里依旧并不乐观，这冰窟已经在破裂了，他们能否来得及逃出这个陷井，是一点儿也没有把握的。

在大厅中的冰地上，介于凯恩、沙龙和卡梅隆等三人之间，已经有一条白色的裂痕出现了。这裂痕逐渐增大，足有近十英尺的宽度。凯恩刚好站在裂痕的边缘，他向下望去，只觉深不见底，他一阵头晕，险些儿掉了下去。于是他立即转身来拉着沙龙的手。“快走吧！”他着急地说。“咱们得赶紧奔到地道里，要不就逃不出去了！”

他拉着沙龙刚走到门口，就听见后面发出一阵山崩地裂的巨响。凯恩回头一望，不由不心胆俱裂：那个大线圈，也就是那个所谓人造磁北极，已经陷了下去。卡梅隆等三人呆呆地望着那个大窟窿，心慌意乱，手足无措。他们想逃，但已经太迟



了。他们到这时才发现横在他们前面的十多尺阔的大裂痕，无法跳得过去。窟顶的冰块已经开始掉下来了，地面上已不再光滑如镜，而到处是碎冰块。卡梅隆走到裂缝的边缘，向下呆望。卡希尔和维勒斯也跟着过来。他们望见了这无底的深渊，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一声也不响。

凯恩看到了这凄楚的景象，心里也十分难过。卡梅隆耸起了两肩，弯着臂膀，抓着手指，两眼直射这无底的裂缝。突然他举步想走，可是他的脚已软弱无力，身体一侧，两脚一滑，就掉进裂缝里去了。

这时，从裂缝里发出一阵尖锐的叫声，声震全窟。维勒斯和卡希尔自知绝望，索性就向裂缝里纵身一跳，自己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凯恩看了这幕惨剧，急忙挽着沙龙奔向地道中去，他们一跑出门口，就有一块大冰块掉下来砸在他们刚才所站的地方。

凯恩不敢回头来看个究竟，只是拖着沙龙向前面跑，当他们刚刚跨上铁梯，又是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那铁梯就猛烈地震动起来，象是活了的一样。从声音的方向辨别，大概是那座抽油的机器掉下去了。

他们手脚不停地爬到了铁梯的顶边。沙龙把梯顶的门推开，象锦屏般的北极光，就泻注在他们的身上。凯恩跟着沙龙跳出了那个陷阱，安全地站定在雪地上。各种破裂的声响差不多已经听不清楚了，只有地面的微震，可以想象到地底下的剧变还在继续进行。

凯恩向四处一望，首先注意到他们身旁的一个大雪堆。他一看就明白，这一定是沙龙所说暗藏干粮的地方了。他回顾沙龙，却见她正在唏噓地流泪。

凯恩抚着沙龙的肩头，安慰她说：

“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你不用再耽心了。咱们有了这些干粮，尽够赶到斯宾司湾去，至多只消两天的工夫。”

歇了好久，沙龙才恢复了愁苦的心情，抬起头来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记得他不是说过这冰窟是不会受影响的么？”

“粗粗想来，原是不会受影响的。”凯恩说。“可是他却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摩擦。他没有想到这个巨大的磁铁矿掉下去的时候，会产生多少的摩擦热。这种摩擦热足以使下层的冰块熔解，同时也足以使上层的冰块破裂下陷。他这一点粗，就把他几年来处心积虑的大计划全部毁灭了。但也幸亏他这粗心，使以后的航海家、飞行家不致永远受他的垄断。”

“你是说……”沙龙的脸上显出不信的神情。“你是说原来的那磁北极，并没有陷下去吗？”

“原来的磁北极当然是陷下去了，现在已长埋在二十五英里的深处，对于我们人类已没有什么可以利用了。但是当我被卡梅隆囚禁之前，他却告诉过我，他的人工磁铁只须加热到摄氏一千度以上，就可以使之变成极强的永久磁铁。现在他的人工磁铁，就是你说用来蒸馏石油的那个东西，也已下陷了不少，在它下陷的时候与冰块摩擦，准会把它加热到一千度以上！换句话说，这地磁现象经过瞬息的混乱以后，不久就可以恢复常态的。”

沙龙静静在听着，没有出声。

可是凯恩却又堆着笑脸，俏皮地说：

“对我个人说来，照现在这样的情景，就是叫我站这么一辈子，也很甘心。只是气候太冷，恐怕咱们都要冻成冰棍儿。所以我想，咱们还是快些拔起脚来走吧！咱们的路还很长呢！”

沙龙听着也笑了。她脸上的恐怖的云翳，已经全部消退。

她轻声地说：

“结果，咱们的计划却反而实现了。”

## 愤怒的幻影

1

情况怎么样？

“声音”盘腿坐在椅子上正低头修着脚趾。

小型太空艇“巴丹”号内部。操纵室约7平方米大小，四壁、顶板和仪器装置都涂成一色奶白，唯有地板是淡绿色的。最里面一排陈列着监视显像装置，上面清晰地显示着飞艇内外的情景，中间那块最大的显像屏幕上所呈现的宇宙太空与我们肉眼所见一模一样。

“猫咪”此时也是身子躺倒在座位上，两脚搁上了操作台，双手抱头，眼睛微闭，似乎没在听“声音”的问话。

“不过，我越想越感到奇怪——你不觉得吗，猫咪？”

“猫咪”依旧纹丝未动。“声音”往椭圆形扶手上噓了一口气，只顾一个人喋喋不休道：

“哼，那家伙的话根本无法使人相信，说是这区域里连续发生的几起事故都是‘幽灵’所为，简直是危言耸听。这只能说明那帮调查队的人无能。这不明摆着，找不到事故的真正原因就编出些稀奇古怪的鬼话来。”

说着，“声音”又换了只脚剪起来，继续道：

“我看这次我们也未必能有结果。不过，出来游游倒也挺不错。”

就在那时，一股神秘的强力冲击波正毫无先兆地向“巴丹”

号迎面袭来。

“轰隆！”整个飞艇开始像搅拌机似地摇动起来，几乎将二人从座位上掀翻下来。笔、卡片、香烟盒撒落了一地。

强力冲击波一会儿就不见了，两人这才清醒过来。“猫咪”的第一个反应是趴倒在地板上，准备下一次振荡的到来；“声音”的眼睛直瞪瞪的，双手紧紧抓住座椅靠背。

震颤终于平息了下来，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过。

“……”“猫咪”惊魂未定。

“声音”呆呆地站立着，当他的眼睛掠过自己的双脚时，突然神经质般地跳了起来。

“哎唷——”

只见他的脚趾甲上渗出了一些红红的东西。

“血，出血了！”“声音”用一只脚乱跳着，神色紧张地叫道。

“受伤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了？”

“猫咪”无力地伏在操作台上，她看到屏幕上仍然正常地显示着飞艇内外的情景。

“……不知道。刚才，刚才有一股很强的冲击波袭击了我们，这一点……毫无疑问。”

“猫咪”站了起来。猛地，她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失声地喊道：

“会不会就是，就是他们所说的……恶魔，不，幽灵？”

“声音”皱了皱眉。

“什么恶魔幽灵的，我可根本不信这些。”

说罢马上又很小心地环视了一下周围，自语道：“可是，那又会是什么呢？”

于是，二人立即开始了详细的检查。他们把自动记录资料

一页一页地检查了一遍。

“艇内无任何异常。”“猫咪”道。

“艇外也无可疑迹象。”

“声音”说罢，把手撑在下巴底下，说：

“你说，会不会是一种磁力冲击波？”

“有根据吗？”“猫咪”噘着嘴问。

“你不信？我的感觉不会欺骗我的——对了，说不定以前所发生的那些事故也是由这种磁力冲击波引起的呢。对，太对了！”

“怎么，这么快就查明事故原因了？”

“我是说——那帮调查队的人可不具备我这种灵敏的嗅觉……”话没说完，突然在他们背后闪出一道白光。

奇怪的是那束白光大小粗细极像个人影，一个很矮小的人型。人型光体像幻灯似地在壁上停留了片刻便倏然不见了，像是穿过了墙壁。

这只是一瞬间。二人都直觉到发生了些什么。可是等他们转过身来看时，哪里还有什么东西。

二人有点哆嗦，一时都说不出话来。对着那个方向凝视了片刻，不禁面面相觑。

“你……怎么了？”

“声音”故作镇定，想轻松地笑一下，但最终还是没能笑出来，只是口角痉挛地歪了歪。

2

事故调查队母舰上。调查人员把“巴丹”号里里外外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完毕后，二人被领到了一个像休息厅似

的很宽敞的场所。

那里来来往往的都是男人。穿着几何形工作服的小伙子们一看到“猫咪”，都不约而同地吹起了口哨，有的还捏着嗓子怪里怪气地跟她打招呼。只是，“猫咪”那一脸的冰霜和忧虑把他们的恶作剧气氛冲淡了。

一位指挥官和他的助手迎了出来。

“欢迎您们来到‘死亡峡谷’。”

指挥官莱特握着“猫咪”的手，脸上毫无表情地说：“对不起，我的属下尽是一些捣蛋小子。”

莱特的手很厚实。他年纪大约在50上下，体态很好，看上去也很结实，一脸黑胡子。

乍一看很难看得出，莱特此刻也正在为事故调查的毫无进展焦虑万分。

“谢谢。”

“声音”好像很看不惯莱特的那副冰甲脸，只轻轻地举了举手就大模大样地仰靠在椅子上了。

那个年轻的助手自称叫鲍露，淡黄色的头发，淡绿色的眼睛，细长的身材，给人一种女性的感觉。鲍露很不自然地看着“猫咪”，然后又看了看“声音”，像是在比较他们的匹配与否。

这个矮敦敦的家伙怎么弄到了这么个漂亮的妞儿？！

从鲍露的表情可以看出他那简单的疑问。

一会儿，他们在二人的带领下，通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在那充满了青光的通道上，许多人正忙忙碌碌地走着。

“你知道这‘死亡峡谷’的另一个名字吗？”

莱特对“猫咪”问道。“声音”代她点了点头。

“是啊，它叫‘魔窟’。这是一个由‘帕芮拉’、‘特奥’、



‘道冈布’、‘米鲁巴’——四颗恒星组成的四面体效应而形成的危险地带，它意味着死亡，只有死亡。”

莱特继续道。

“90年前，这里开通了航线，成了宇航必经之路，但在头70年间这里曾发生过150起原因不明的空难。”

“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的20年中事故虽然减到了30起，不过，那是因为后来经过这里的飞船减少了，而实际上事故多发率和事故的性质依然如故。”

“可是，可是我们却遭到了幽灵的袭击……”

“幽灵？……这太可怕了……”

莱特猛地回过头来，眉间骤然皱起了疙瘩。

“是啊，我们这条母舰也曾发生过一次，那是我们刚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震动幅度很大。”

莱特说着，突然抬头看了看天空。

“难道，那就意味着厄运的开始？”

莱特像沉浸在回忆中似地自语道。立即，他意识到他是在跟两位客人说话，于是强作镇定地说：

“对不起，我可不是有意吓唬你们。”

“知道。”

“声音”苦笑着耸了耸肩。

二人被带进了资料分析室。分析室很宽敞，十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着。中间有个硕大的圆形控制系统。

莱特走近控制台，凝视着其中一块显示屏上的太空图。

“……从那次事故后，我们的人已有7人不明不白地死了——或许在你们看来，7人并不算是个大数目。几乎都是在“波涛”侦察艇执行任务中丧生的，其中五人找到了尸体，二

人是由于陨石撞击而死的，二人是因为盔破损窒息身亡的，另一个死因至今不明。”

“那么，你的意思是……幽灵？”

“声音”几乎是在讥讽。

莱特依然双手撑在显示屏台上，躲开了他的视线。

“除此之外，无法解释。”

莱特苦涩地笑了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尽管他努力控制着自己，但“声音”却从他说的话里强烈地感觉到了内心的困惑和恐怖。

鲍露助手一坐到显示仪前的座位上，就操作了起来，机器立即有了响声，屏上开始显示各种图像。

“这就是窒息而死的那个队员在通信中断之前留下的最后图像。”

鲍露解释道。

画面左下方是白色金属架，右下方是有很多凹槽的拼板，再下面就是灰白色的地表，圆弧状地平线背后是群星璀璨的太空。

“现在所看到的只是一部分，它的对面就是著名的陨石区，也就是我们要勘探的矿区。”

鲍露指着画面解释道。

“下面我们来换个画面。”

他一转动旋钮，突然画面开始上下左右晃动起来，混沌一片，并伴有“吱吱”的噪音。

“看不清楚吧？我们再用慢镜头看一看。”

画面又回到原来的镜头。

“好，注意，请注意看！”

画面开始移动，晃动线纵横交错。

“晃动幅度还将会大起来的。”

真如鲍露所说，画面开始剧烈地上下移动起来。整个画面全是遇难的飞艇所留下来的残骸支架。当画面被拉到左下方时，看见了地表上的沟洼，与此同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画面右端有一个神秘的青萤色光体。

“就是它，青萤色光影！”

鲍露把画面定格。

那束光体朦朦胧胧地呈斜站着的人形。

“猫咪”和“声音”都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下。

“把它放大。”

画面倍数放大。最后还是一团轮廓不甚分明的朦胧影子。

——难道从我们背后闪过的就是这东西？

“声音”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凝视着画面。

“后面的视讯就中断了。”

莱特补充道。

“这样说，你们已经对它作过分析了？”

“是的，但是至今仍无法确认这束神秘的光体究竟是何物。再用别的办法试试……”

鲍露立即又在仪器上操作了起来。突然，画面又倏然改变了。“声音”张大嘴巴。

只见那光体中央稠密，周围稀疏，其间有许多层次，而最明朗的那一层显然构成了一个人形。

那简直就是个小孩的胸像，眼睛、鼻子、嘴巴，细细的脖子、柔和的肩膀都清晰可辨……

“看出点名堂来了吗？”

莱特用手指抓了抓眉间道。

“依我看那是个小孩人形，这不奇怪了。”

“ 嗯…… ”

“ 声音 ” 仍然盯着那画面不放。

莱特对他的这种回答似乎很满意，点点头说道：

“ 我们把过去发生的几起事故的所有信息资料全都重新处理了一下，结果发现大多数的事故都与这种神秘的人型青荧白光体有关。”

然后莱特又很神秘地低声道：

“ 其中还有报告说，伴着光体出现的居然还有人语声…… ”

“ 别说了！”

“ 声音 ” 打了个冷颤。

就在这时，警声大作，在场的四人惊惶四顾。

“ 喂，发生了什么事？”

一位操作员紧张地报告说：

“ ‘ 波涛 ’ C 5 6 失去联络！”

莱特匆忙看了一下那个控制仪显示屏，画面上浮现出一张浮肿的男人的脸。

“ 我们离 C 5 6 有多少距离？”

“ 大约 3 万公里。” 画面上那人答道。

“ 马上派救护队！”

“ 明白。马上—— ” 那人话未说完，突然往斜侧瞧去，本来就很惊恐的表情一下子绷得更紧了。

“ 啊？……光，死光！”

“ 什么…… ”

不等莱特问完话，一股巨大的冲力已经袭来。

一声巨响。房间里的人个个都被撞得东倒西歪，有的跌在仪器装置上，有的摔在地板上。“ 声音 ” 的鼻梁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便一趺甩了出去……

警声更加紧促。房间剧烈震荡着。“声音”抬头看见莱特正攀住控制台想挣扎着起来。

“快向我报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七、第八单元气压下降，外艇壁破损！”一个操作员紧抓着操作钮，神色紧张地报告道。

莱特愕然失色。

“……难道大难真的临到我们这条母舰了？”

“声音”艰难地翻了个身，蹲坐起来。“猫咪”双手抓住一个装置器，心有余悸地做好抗震准备。“到底怎么了？”房间还在摇，“声音”大声喊道。

“要其它事故的现场！”

鲍露接到命令，重新坐回到控制台上。立即，控制器便“噼噼”地响了起来，几个显示屏上分别显示出各个舱内的情景。

画面上呈现出的都是一幅幅惊惶失措的表情，一些地方的人员仍然倒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地板上满是血迹。乱七八糟的餐具、修理工具满地都是。整个舱内都被火焰和烟雾笼罩着。还有人浑身是火，正在地上打着滚……

“上帝……”

莱特终于失去了矜持，一张脸痛苦地痉挛着。

“发生紧急事态，发生紧急事态，第七、第八单元气压迅速下降，迅速下降，外壁受损，外壁受损，请赶快来营救，赶快来营救……”

无线电里不断传来急切的呼救声。

“声音”正想艰难地坐起来，但他的目光还是停留在一个监视屏上。突然他浑身一震，惊讶地伸出了手指。

“那……那是什么！”

画面上是一个很宽大的机库房，有几个人浑身是血倒在地上，周围笼罩着浓厚的黄色烟雾。就在机库的最深处，一团青荧色光体正在慢慢移动。

光体像个人形，周围有一股强烈的阳炎在游动，像是要把人形裹住似的。

“……就是它！”

随即，画面一片混乱，只剩下一团乱糟糟的扫描线。是第七单元D 3 3 5。“猫咪”确认了位置后，飞跑着离开了房间。

“喂，喂，猫咪！”

“声音”还没来得及站起身，“猫咪”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震动仍然持续着，不过已有所减轻。有的人仍然靠在什么东西上不知所措；有的人想爬离现场。他们都惊愕地目送着从他们身边跑过的“猫咪”。

“猫咪”边跑边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件叠得像手绢似的东西，抖了一下把它摊开，那是一件等身大的飞行服。

她飞快地套上手脚，带上帽子，装束完毕。

穿过几个叉口后，通道上已杳无人迹。她继续跑着，在一扇钢门下停住。

她从腰上取下“雷射”枪，对准钢门的锁眼开了一枪。随着一声刺耳的炸响，钢门向外弹开了十几厘米。

霎时，一股气流猛冲而出，几乎将她吹倒。气压迅速下降，“猫咪”眼看着自己的宇航服膨了起来。

“哐当”一声，身后另一扇钢闸立即自动关了下来，制止了气流的外泄。“猫咪”不容多想，迅速窜了出去。

只见两边躺着几具尸体，这是神秘的力量突袭时当场丧命的，尸体都膨胀着，嘴巴、鼻子、耳朵里都流着紫色的血。

她在中途下了一座扶梯，又穿过几道门，终于来到所要寻

找的那个舱前。她侧身端起“雷射”枪。

里面很大，但是整个空间满是奇形怪状的机器和各式各样的绝缘导线导管，暗处红光像鬼眼般忽闪忽闪。

门边躺着一具尸体。她谨慎地钻进门内。

房间里弥漫着滚烫的阳炎。奇怪，这里就连空气也没有，哪来的阳炎？只见几处短路的电键火花四溅，噼啪乱响；顶部垂下来的粗大的导线在空中摇来晃去。她绷紧神经，紧张地谛听着动静。然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和衣服的摩擦声外，什么也没有。

穿过一排排高大的装置，只见里面的情况更糟，到处都是迸溅的火花，浓烈的阳炎蒸腾着。当她转到一堆已裂成锯齿状的绝缘支架时，差点惊叫出来：

一团青荧色光体正在徐徐游动。

她感到浑身的汗毛都竖直了。

虽然轮廓还不甚分明，但隐隐约约地呈现出一个小人的形状，象个五六岁的小孩子。

“猫咪”紧紧握住“雷射”枪。

突然，她的耳边似乎传来了一阵人语声。

奇怪，难道还有活人不成？她连连否定着自己。可是，那声音渐渐大了起来，直灌着耳鼓：

“呜……呜呜……呜——”

声音里充满了稚气和哀伤。

“唉，你……你是幽灵吗？”

“……谁……谁呀……呜呜……”

那声音问道。

“我……是猫咪！”

“……呜呜……呜呜呜……”

突然，那声音抖了一抖，与此同时那个光体像雾霭似地扩散开来，直朝“猫咪”这边扑过来。

“猫咪”顿时被罩进了光体之中。刹那间可怕的恐怖掠过全身。从未经历过的恐怖——每个细胞仿佛都在哀告呼喊，每一块肌肉都在起鸡皮疙瘩——只觉得那光体透过宇航服，透过内衣，侵入体肤，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触感。

“猫咪”惊叫了一声，全身像装了弹簧似地乱跳着。光体一时丢失了目标，在空中盘旋。

她本能地发了一枪“雷射”。然而那射出的激光一碰到那束光体，就呈螺旋状弹了出来。

“啊啊……) 欧欧……”

声音怪叫着，似乎有些愤怒。桔红色火花四处飞溅。在这可怖的光芒下，光体渐渐幻出了一张小孩子的脸来，似真似幻，凜凜生寒。

“……不，不是、不是……”

怪物发出了清晰的人语！

旋即，那怪物在空中打着漩涡，转了个大弯，又向“猫咪”席卷过来。

“猫咪”被重重地撞跌在地。伴着桔红色的闪光，光体撞在地板壁上轰然有声。“猫咪”在剧烈震动的地板上匍匐爬行，竭力躲开光体的袭击。光体在舱内乱撞，发出“嘎吱嘎吱”的电击声，桔红色的鬼影飘忽不定。

接着，室内的仪器装置一个接一个地爆炸了，爆炸产生的烟雾一时遮住了光体。碎片雨点般地飞向“猫咪”。她两手交错在胸前，尽量不让碎片击中身体。

“啊啊……啊啊啊……”

声音饱含着愤怒。



机器装置被震蹋倒地，发出沉闷的轰鸣。“猫咪”躲闪着不让机器压住身体。她努力撑开双手，扒住板壁。

爆炸诱发着新的爆炸，室内已成了一片火海。只见那青荧色光体在远处闪了一下，便倏然不见了。

“猫咪”等那光体确实消失了之后，才试着爬起身来。

震动渐渐平息了下来。“猫咪”靠着板壁站了起来。地板上的火星还不时地在爆炸着，闪烁着。

3

“……你是说那东西跑了？”

莱特两手撑在桌子上，大拇指神经质地动来动去。

“是的，后来那怪物就不再出现了。”

“猫咪”靠在墙壁上，边叠着宇航服说道。

这是间专用指挥控制室，那里有五六个人的座位。“声音”冷冷地坐在那里，离他稍远的位置上坐着铁青着脸的助手鲍露。

“声音”朝着“猫咪”闭着嘴。

“真空中居然有声音……人语……难道真有幽灵？”

“目前我们只能如此解释。”

“可我们是人！幽灵怎么可能跟人对话呢？”

“声音”像是投降似地摊开双手。

沉默。

“……那我们该怎么办？”

莱特抚摸着满脸的硬胡子，陷入沉思。

“尽快撤出这个鬼地方！”

“猫咪”把宇航服放回口袋，重重地跌坐到一个位子上。

“当然，最安全的办法就是撤离。可是，我们已经接受了

任务……”

莱特说着无力地摇摇头。

“我想，至少要把资料数据搞出来才……”

“你是说不可能有幽灵？”

莱特转向说话的“声音”，盯着他问。

“声音”拢着零乱的头发，长时间地轻敲着自己的额头。

突然他一拍脑袋说：

“对，卡特普医生！”

“啊？”

“我想起来了，记得有个一直在研究‘塞弟娜’超级星星的天体物理学者，他……”

“你说的就是那个异端学者？”鲍露冷笑道。

“就是他。”“声音”不容置疑地站起身，说道，“‘塞弟娜’星离这儿并不远，请马上给我取得联系。”

鲍露看了看莱特，莱特示意照办。

三小时后，卡特普医生出现在控制室屏幕上。接着，“声音”和莱特轮流给医生说明了情况。

卡特普医生已年过七旬，满脸皱纹，皮肤发红，头发和胡子都已白如霜雪了，然而，一双智慧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俨然像个“异端”学者。

“的确如此，”卡特普听完陈述，点了点头，“怎么，你们倒求救起我来了？很遗憾，我无可奉告。”

医生很生硬地说道。

“不，您不能这样，据我所知，您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研究。”

“声音”把脸凑近画面。

“但是我确实无能为力。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其中的奥秘，

但目前还需要时间，就这些。”

“那么，您有没有过什么设想？”

“极其困难。”

“是不是具体情况很复杂？”

“是的，每次出现的情况都不尽相同，而且，要是遇上强手，简直毫无救星。”

“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医生闭上了眼睛，沉思了片刻，道：

“据我看来，有一点可以肯定，‘幽灵’既然能借实体现形，那必定有一种特殊的媒介物。”

“媒介物？”

“对。不过这种媒介物可能有很多种类，如建筑物、物品、特定的象征物等等。有时候，人也可以成为媒介物。”

“声音”把手撑在下巴下，呻吟了一声说：

“那么，您估计我们这次事故的媒介物又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呢？”

“对不起，我只能跟你们说这些。再见。”

对方切断了电源，通讯中止了。

四人都面面相觑。

就在此时，桌上的对话机铃声大作。鲍露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接通了电话。

“……被害情况？……能源控制系统……备用装置被破坏了……要用三个星期才能修复？”

莱特听到这里双手抱住了脑袋。

“遥控计数装置……空气调节系统……化学解析系统……也出故障了？……什么？……要80小时才能修好？……”

“被害者有多少？”莱特大声询问道。

“……受害者？……已经初步查明的有32人。”

鲍露用颤抖的声音又问道：

“……杜赖库、鲍比怎么样了？请回答！”

“……”

鲍露浑身抖了一下，脸色“唰”地白了。

“知道……了……”

鲍露已经哽咽说不出话了。看来他的两个好友也牺牲了。

“声音”不由得偷偷看了看鲍露，鼻子酸酸的。

鲍露心烦意乱地放下话筒，慢慢蹲了下来，双手捂着脸。接着是一阵压抑的哭泣。

死亡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房间。人们都感觉到大难就要临头了。

“——鲍露，”莱特慢慢走向鲍露，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末了，他转向“声音”和“猫咪”无可奈何地说：

“已经有这么多人员伤亡了，我想把其他人员暂时送回地面，然后我们再……”

“声音”悄悄看了一眼“猫咪”，但是“猫咪”依然双手撑在控制台上，目光紧紧凝视着屏幕里的茫茫太空，仿佛其它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她自言自语地说着：

“……会不会是…会不会是……？那怪物说过‘不是她’，‘不是他’？……‘不是它’？……”

“声音”不明白她在说什么，莫名其妙地看了她好一会儿。

几艘“波涛”侦察艇从母舰上慢慢离去。

“猫咪”和“声音”仍坐在同一个舱里。艇与艇之间通信断断续续地交换着。从窗口望出去，只见前方远远地有些灰色的云状物体飘忽着。

“已接近陨石区，注意。”

驾驶着“波涛”的鲍露毫无表情地说。莱特本想叫他稍微休息会儿，可鲍露恨不能马上到达现场，仍然紧跟着队伍。

“啊，想不到陨石这么密集！”“声音”不禁感慨道。

“这个地带范围很广，我们来此调查以前一直认为事故是这些陨石群引起的——”

“难道这些陨石一点问题也没有吗？”

“有一点关系，我们在陨石区发现了一些飞船残骸。”

“波涛”在陨石区绕行前进。

“‘波涛’C 5 6就是在这一带失去联络的。”

“可能还要进去一点。”

“是的，现已初步查明，事故多发地带并不在陨石密集区，而是在它的尽。”

鲍露忍不住插上一句。他的神情忧郁得像个女孩子。

“前面就是我跟你们说起过的‘魔窟’的中心区域。注意监视！”

“明白。”

“声音”话音刚落，电讯里突然传出声音说：

“C 5 6找到了！”

“发现人了没有？”

“……快来！”

数艘“波涛”慢慢朝一个方向靠拢。绕过一个小陨石坑后，不远就看见了那艘遇难的C 5 6了。

透过望远镜，只见它的外部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无数碎片散落在太空中游来游去。艇内的照明还亮着，光线从窗口漏出。镜头再接近一看，里边漂浮着的正是那个还穿着太空服的驾驶员。望远镜焦距不断地自动调节着，从破碎的头盔里渐渐能够看清那人的脸。

景象惨不忍睹。他的脸肿胀得快要把手盔涨破了——这是死在太空里的特有现象，皮肤变得紫黑，食物、仪器上溅着血。

“声音”皱了皱眉，对着那具尸体研究了好一会儿，最后还是把目光移开了。“猫咪”还在继续对着残艇沉思。

“啊，这不是洛布吗！”

鲍露惊得大叫起来。他所不愿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因为自从得知C 5 6失踪，他就预感到事情不妙，所以不顾莱特的劝阻，没有留守母舰而跟着搜索队来了，他要亲自证实一下洛布是否安全。谁知……鲍露举起拳头狠狠地砸在金属支架上，肩头剧烈地抖动起来。

“那也是你的朋友？”

“声音”悄悄地问道。鲍露故意地盯了他一眼，埋下脸一声不吭。

4

周围朦胧一片。

一切都溶入暗褐色之中。

时间像蚂蚁似地爬行着。焦急而又安适。

突然，视线被一束强光遮挡住了。

光线渐渐弱下来，恍然看清，那是个饭店大厅模样的房子。一个看上去40岁上下的妇人在张惶地寻找着什么。

突然，那人和桌子一下子倒下了，桌上的东西摔了一地。房屋剧烈地摇晃着，所有的东西全都在晃动。

一个女人的手牢牢地抓着另一个小孩的手。她的脸朝里，看不清她的面孔。她使劲地拉着想离开那所房子。

走廊上，到处都是疯狂逃难的人。

“啊啊，怎么了，妈妈，这是什么地方？”

极度恐慌的人们乱成一锅粥。那女人一直往前窜着。通道上的灯全灭了，可怕的黑暗增添了恐怖感。

剧烈的震荡还在继续着。那女人一次也没回过头，就那么拚命地跑着跑着。突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一只满是火焰的手。

“啊啊，妈妈，怎么了……怎么了呀？”

火焰越来越大，渐渐地充满整个世界。

逃难的人们更加混乱，有的人衣服上全是火。有人猛撞了过来，把那个女人和拉着她的小手撞开了。

“……啊啊，烫……救救我，妈妈……”

有几个人在火海里痛苦地挣扎，其中一个就是刚才那个女人。

“妈妈……啊啊……救救我，妈妈……”

那女人好像被什么东西撞倒了。她再也没爬起来。

大火还在蔓延，像一条条毒蛇猛扑过来。“猫咪”觉得自己的手也被烧着了。哎呀，火，火，火！

耳鼓就要被震破了，头似乎被打碎了，整个身体正在一块一块的撕开……

“啊——”

“猫咪”猛然跳了起来。

她神志恍惚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并没有被烧着，头也好好地长在肩上，身子正躺在一张吊床上——原来是在做梦！

然而，恐怖并没有消失，刚才的一幕还在脑际里翻转。她看了看房间四周，幽暗而单调，毫无生活气息，贴在壁上的年历看上去是那么地不真实。

“可刚才的梦是怎么回事呢？……”

往额头上一摸，是一片冰凉冰凉的汗珠。

她走出房间时已经恢复了正常。

走廊上空空荡荡，一个人影也没有。几天前，这里的大多数人员都撤走了，只剩下20几个留守人员和研究人员。

走着走着，脑际里又想起了梦中的一幕。她直觉到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梦，因为那个梦对她来说有种说不出的亲切感。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略略紧张起来。

拐过个弯，通道前头有灯光透出。那是解析室。她轻手轻脚地走上前去一瞧，原来室内只有“声音”一个人在忙碌着。

“真是废寝忘食呀。”

“声音”一听口音就知道是谁来了，赶紧开了门。他那憔悴的脸上强作着微笑，然而一双满是疑云的眼睛却道出了他的内心。

“你来得正好。”

“有什么事吗？”

“不知道能不能算是个发现。过来，”“声音”轻声招呼她走过去。

“听好了——也许这是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我把过去相当一个时期内所有过往这个区域的飞船都做了统计和调查，最主要的是把幸免的飞船和遇难的飞船作了一个比较研究。”

“声音”顿了顿，接着道：

“你知道，要调查非事故性过往的飞船资料可不是件容易事，可能我所搜集到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出了一些眉目。首先，我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船艇越大遇难的概率越大，尤其是一些客船，概率更大。而相反，一些调查艇、货船、气象船等，事发率很低。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在事故中起作用，简直不可思议！”



说罢，“声音”压低了噪音，神秘地看着“猫咪”道：“你猜是什么？是女人！”

“女人？……”“猫咪”不听则已，一听大吃一惊。

“对。我注意到，能够幸免于难的船只都是没有女客员在内的。”

说罢，“声音”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幸免于难的船艇上都只乘坐了男人，可是只乘坐男客的船艇几乎都能安然无恙。”

“还有一个事实。”“声音”眨了眨眼睛，颇为不解地继续道：

“请想一想，这艘调查母舰来这里已经有几个月了，在我们来之前只发生过一些小小的事故，为什么我们一来后就……”

“猫咪”皱起眉头，略带犹豫地问：

“你是说，这是因为我的缘故？”

“声音”沉默不语。好一会儿，他眨了眨眼睛，耸耸肩说：

“我总觉得那束神秘的光体是冲着女人来的，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对手似乎很喜欢女人。”

“猫咪”缓缓在边上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她胳膊搭在控制台上，双手拢着乱蓬蓬的头发，自语道：

“难道那个‘不是她’就是……”

“……”“声音”用眼睛询问道。

“猫咪”没有回答，两眼直楞楞地注视着茫茫太空，像在追忆着什么。

“……嗯，我不是那个人所要找的那个女人！”

“哪个女人？”“声音”大惑不解。

“它……还是孩子，很小……”

“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声音”烦躁地喊道。片刻，他突然恍然大悟似地问：

“那么，它所要找的那个女人就是……”

“母亲，对，是母亲！”

“猫咪”几乎是脱口而出。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悉悉索索的响动声。二人立即奔向门边打开门一看，只听见通道上的一阵跑步声。

“跑了。奇怪，有谁这么鬼鬼祟祟的？他来探听什么呢？”

“算了，反正我们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离开？是呀，看来只有离开了。”“声音”有点垂头丧气。

“谁叫我们像个瘟神似的？到哪里就把灾难带到哪里。”

“那就这样一走了事了？”

“不。我想再去看看陨石区的情况。”

“你……真的？那东西可是冲着你来的呢。”

“是啊，我想临走之前再去看个究竟，兴许能看出点名堂来。”

“别这么天真，这没那么容易！”“声音”仰天笑道，“我看没那么简单，要知道我们的对手是‘幽灵’，而我们可是活生生的人啊！”

“你怕了？”

“声音”被她这么一说，怔了一下，摇摇头一言不发。

突然，“声音”右手在控制台上敲了一下，毅然决然地大声道：

“好，我听你的，要是你真有什么办法，哪怕下地狱我也跟着你去！”%

“巴丹”号悄悄滑出了母舰的库舱，进入了浩淼的太空。莱特从窗口目送着飞艇向太空远处驶去，心情颇为复杂。

“我们不该让他们走的，调查已无法进行，他们太冒失了，我们要为他们的安全负责！”

鲍露一言不发，脸色铁青，身子颤抖得厉害。

“你怎么了？”

“没……没什么。”

鲍露不安地摇摇头，声音很沙哑。

莱特困惑地皱起了眉头，看了助手一眼。鲍露赶紧把目光避开了。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角上渗出。

“你……不太舒服？”

鲍露颤抖得越发厉害了，脸上的血色越来越少。

“鲍露？……”

助手还是没有回答，布满血丝的眼睛显得极度恐惧不安。终于他的防线崩溃了，颓然地倒了下去。

“你打算怎么办？”

“声音”两手抱着头，问“猫咪”道。

“你打算就这样瞎转转吗？在还没有找到对付手段之前，要是再碰上那怪物怎么办？”

“听天由命呗！”

“你……！喂，我可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想把那怪物引出来，然后叫我去进攻它，我可不干这种蠢事！”

“放心吧，我知道你是个胆小鬼，要是怪物来了，我会让你先逃的。”

“……”

“我要试试我的新战术。”

“新战术？……说说看？”

“猫咪”咬着嘴唇道：

“超新星装置！”

“……你……你用那个？”“声音”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一干二净。

那的确是“巴丹”号飞艇上所拥有的最新式的武装，它能使目标的能源系统发生紊乱，以达到从根本上制服对手的目的。但是这种武装使用时有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条件要求，一般都不轻易使用。

“要是这样的话，距离就是个大问题，要是射程不足3万公里的话，我们自己就有生命危险。况且，这样远距离只能针对大目标攻击，而那个怪物光体目标实在太小，命中率极低。”

“不，我想试试近距离发射。”

“那我们不是要与怪物同归于尽了？”

“不一定，我们可以用W a p u辅助装置。”

“主意倒不错，但是装W a p u辅助装置至少需要20多分钟的时间，且最大功率的有效时间只有5分钟，过了5分钟，得让它冷却3小时后才能重新使用。我问你，你能把时间掌握得那么准确吗？”

“要是装不起来就跑呗！”

“猫咪”说得很干脆。

“跑？你不是开玩笑吧？那怪物的速度你不是没领教过，超光速！20分钟内我们能逃得脱吗？”

“试试看呗！”

“上帝！”“声音”在自己的胸前划了个十字。又道：

“再问你个问题，假设我们一切准备工作都顺利，你有没有

有把握制服怪物？”

“恐怕没有。”

“我终于明白了，你之所以能够活到今天，全是靠了你的运气！可这……是科学！”

“声音”气得说话结巴起来。

6

50多个小时以后。

“声音”正在无聊地做着编排卡片金字塔。

“还没动静？我都快熬不住了。”

“声音”两眼布满血丝，困倦到了极点。

“别急，耐心点吧。”

“声音”哭丧着脸，一挥手，52张卡片像一群蝴蝶似地翩翩飞舞起来。

“叫我别急？难道我们只能看那个怪物高兴来就来，高兴走就走吗？”

“也许吧。孩子总是凭情绪行事的，我们只有等到怪物高兴出现的时候了。”

“声音”稍许平静了一些，一个人嘟囔道：

“奇怪，为什么小孩子的‘幽灵’会到这种地方来呢？”

“猫咪”微闭着眼睛答道：

“很可能是这样，某艘飞艇遇难时，艇上所有的人都遭不幸了，只留下一个小孩，他在寻找他母亲，现在还在找，那孩子本身的特异功能与宇宙的某种神秘的力量想融合……”

“声音”被“猫咪”说得如坠烟雾。

“你怎么知道的？”

“ ..... ”

“ 你怎么像个 ‘ 巫婆 ’ ？ ”

“ 声音 ” 猫腰走了过来，想窥视一下 “ 猫咪 ” 的表情。

就在这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一声刺耳的裂响 。霎时，黑暗笼罩了整个舱室，昏黯里一个幽蓝幽蓝的光影出现了，隐约似个人影。

二人同时大吃一惊，全身像铁棒似地僵住了。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看个究竟，黑暗和怪影忽然消失了，室内光亮如初，一切原封不动，好像刚才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然而，二人确信刚才出现了另一幕，那只不过一瞬，可这一瞬象是过了几十年，再也忘不掉。

二人面面相觑，浑身像被浇了冰水，颤抖起来。

“ ..... 刚才 ..... 是什么 ..... 东西 ？ ”

“ 猫咪 ” 先定过了神，她预感到自己所担心发生而又期待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第一次与怪物遭遇的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感到一阵恐怖从头皮上掠过。

“ 怎么回事？是不是 ..... ”

“ 声音 ” 话没说完，船体猛然剧烈振荡起来，他一下子被震得脱离坐位，在空中翻了个跟斗。

“ 它来了 ！”

“ 声音 ” 急忙扑向主控显示仪。然而由于震动厉害，画面根本看不清楚。

持续的振荡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振荡才开始小下去，但余震还是震得舱室嘎嘎作响。“ 声音 ” 膝行向 “ 猫咪 ” 靠拢，双手扳住机座，大声喊道：

“ 似乎不像你说得那样，怎么那个幽灵还缠住我们不放 ？”

“ 天知道 ！”

“猫咪”在座位上紧紧抓住扶手，艰难地回答道。

震动一点一点消退了。“声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将额头上的冷汗拭去，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终于过去了，我的上帝！”他疲惫地说。

“猫咪”继续目不斜视地盯住控制仪上的显示屏，幽幽地说：“别得意，好戏还在后头呢。”

“声音”赶忙把视线收回到一个显示屏上，将图像调到了能源系统上。很显然情况有异常，他迅速把焦距调节了一下，把画面放大了10倍。

天哪！在几块陨石之间一道青萤色光芒反射了一下。渐渐地那束光体在显示屏上越来越亮，显然它正向这边高速迫近。

“出来……”“声音”说话有些颤抖。

“准备超光速飞行！”

“声音”迅速系好了安全带，按了一下超光速按钮。

“8G加速！”

说时迟那时快，一股巨大的冲击力迎面袭来。二人重重地被撞跌到靠背上，“声音”叫了一声。

只觉得脸面的皮肉被剥离拉到了耳朵后面，身子一个劲地往下沉，像吊了千斤坠似的，这是宇宙太空所特有的失重现象。一定是气压系统出故障了！

飞船像一头困兽，朝光体相反的方向夺路而逃。

来到陨石区，光体速度似乎放慢了许多，但仍紧追不舍。

“距离太近，超新星装置恐怕不能用了！”

“准备Wapu装置！”

“是。”

“声音”开始操作超新星装置辅助系统。

“咦？”

超动装置仪没有丝毫反映，“声音”眉毛皱成了一块。  
又按了一下电钮，能源指数仍然是零。

“奇怪——”

“怎么了？”

“W a p u系统失灵！”

“声音”大惊失色，恐怖再一次降临到他全身。

“怎么回事？”

“超动装置的能源指数上不去，计数器根本不动了！”

“是不是计数器出了故障？”

“不，其它起动系统也全无反应！”

“迅速排除故障！”

“声音”明知无济于事，但还是俯下身子埋头检查起来。

打开W a p u装置构件图，仔细寻找其中的异常之处。

光体正高速向这边挺进，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快，1 2 G加速！”

“不，这样危险！”

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声音”的身体就像被人猛按了一下，觉得千斤压顶。他感到浑身的血液都在往背上流去，视野越来越窄，控制器的屏幕越来越模糊。

光体已近在咫尺，对手比我们还快！

“在这，妈的！”“声音”终于找到了故障点，咬牙切齿地用力喊道。

“怎么回事？”

“系统遭到人为的破坏，飞艇一加速装置就自动失灵。”

“奇怪——”“猫咪”被这意外的报告震惊了。

“对，一定是那个混蛋干的，一定是那个臭小子！”

“声音”马上记起那天夜里有人偷听他们谈话的事情来。



“可以修复吗？”

“不可能！首先我们得放慢速度，然后至少得花4小时时间。”

“声音”绝望地用手敲打着装置仪器。光体进一步逼近了。

“声音”立即接通通讯系统，想向外发出求救信号。可是，半分钟之后，他又绝望地放下了操作仪器。

“通讯装置也遭破坏！”

“想得可真周到啊！”

“猫咪”此时心里也已经明白了大半。

“一定是那个娘们似的助手鲍露，他在向我们复仇，为了他同伴的死！”“声音”气得直咬牙，“这个混蛋，他想陷害我们！或许我们已经整治不了那个怪物了，但我决饶不了他，我要把他撕得粉碎！”

“要是能活着回去的话。”“猫咪”冷冷地甩了一句过来。

光体在显示屏上越来越明晰了，只有1公里远了！“猫咪”巧妙地改换了好几次航向，可对手咬得很紧。

渐渐，激光屏上浮现出了一个小孩子似的光影。二人屏住气息，无可奈何地看着光影愈来愈变得真实。

光体已接近艇尾部，仅隔着几米并行着。不一会儿，只见那怪影朝着艇体轻飘而下，周围裹着一团缭绕的阳炎。

有几秒钟怪影似乎凝神不动。

“……不……不是……”

二人隐约听到了几声人语。只见怪影周围升起了一股股漩涡和气泡，像是一个愤怒的人在大口大口地喘气。

突然，阳炎快速逆流，划了个大弧，轰然撞在后部的舱壁上，只见被击到的部分立即被烧得通红，并慢慢气化了。

“不好，它想破壁闯进来！”

“改为惯性飞行，穿上飞行服！”

“猫咪”抓过操纵杆，替下了“声音”，“声音”迅速从座位上弹了出来。

外壁大部分已经爆裂。一股看不见的力量从外侧袭卷过来，很可能那怪物已经从排气孔往里钻了。

激光屏上清楚地显示着那怪影已经进入室内，在3号舱里横冲直撞，尔后又飘落在2米宽的那条通道上。

装在艇顶部的自动“雷射”装置一发现热源便立即射出了一道炫目的红光，击中了怪影的胸部。怪影在强大的激光辐射圈下曲成了90度，两火相遇，火花四溅，噼啪作响。

旋即，怪影又恢复了身形，周围聚积了越来越浓的阳炎。“声音”似乎看到怪影的眼部喷出了奇怪的火焰，不禁浑身哆嗦起来。

“‘雷射’攻击无效！”

“看我的！”“猫咪”几秒钟内已换上了飞行服，将“雷射”枪接上了一个辅助装置，从操纵室跳了出去。

“声音”带上头盔，紧紧抓住控制器调节键钮，全神贯注地监视着显示屏。

“猫咪”穿过几道钢门向怪影所在的舱位摸去。当打开最后一道钢门的时候，只见怪影正出现在她的面前。来不及了，她本能地往边上一闪，怪影已经扑过来了，一块舱块立即被击得飞弹了起来。“猫咪”被冲击波掀倒在地。

“快回去，你母亲不在这里，快回去！”

“猫咪”不顾一切地朝怪影喊着。

怪影似乎犹豫了一下，“猫咪”趁机赶紧站起身来。

“……不，不……你不是……不是……”

显然是那怪物在说话。

“你难道忘了？你母亲已经被大火烧死了，死了，不在了！”

可是，阳炎重又卷起漩涡，放着电光，盲目地乱撞，通道上被它挨到的舱壁立即变成了红色。

怪影光体继续聚积能量，转而向发出声音的“猫咪”这边袭来。“猫咪”再次被掀倒在地。

“猫咪”趁势在地上打了个滚，与此同时“雷射”枪射出了一道蓝光。通道上立即被闪光和烟雾笼罩了，各种机器装置被诱发一个接一个地爆炸开来。

“猫咪”不敢恋战，爬起来就往回跑。

然而，哪里来得及！那闪烁着浓烈阳炎的怪影光体又像蟒蛇似地卷了过来，“猫咪”身后的装置一个接着一个地爆炸开来，舱顶和舱壁开始一块一块地倒塌。

好不容易逃回到操纵室。只见这里的板壁和控制装置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声音”正双手抱着头部伏在台上，看到了“猫咪”才抬起了那张恐怖的脸。

“不行了，这里也撑不住了！”

“猫咪”把“雷射”枪靠在壁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好啊，这就是你所说的磁力冲击波！”

“猫咪”的声音充满了讥讽和无望。

“唉，现在还说这些！当初要是我也说是‘幽灵’所为，谁会相信这种傻话？再说，我的推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嘛。你也知道，这个陨石区是四大行星包围之下的‘魔窟’，存在着一种神秘的‘星场’，它能改变能源的功能方向，诱发磁力冲击波……”

“猫咪”听着听着，突然一个念头闪过脑际，连忙打断了他的讲话，问道：

“你一定也调查过关于陨石区的资料了？”

“声音”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眨着不解的眼睛。

“是呀——”

“那么，可不可能在陨石区里发现一种容易诱发磁干扰的物质？比如什么矿石之类的……”

“……嗯，有的，菱镁矿就是一种导磁物质，陨石区有大量的菱镁矿物。”

“猫咪”把“声音”推向资料索检仪。

“快，立即查实矿物的方位！”

“声音”还是莫名其妙，只得迅速奔向索检仪。

“看来媒介物不是女人！”

“什么？”

不等“声音”查出数据，一阵巨大的冲力又袭了过来，二人被重重地撞到后面的舱壁上。

“呜呜……呜呜……呜呜呜……”

空中传过来一个少年的呜咽声，声音凄凉恐怖。整个舱室被震荡得倒扣了过来，壁部成了底部，人无法站稳。

“到陨石区还有多少距离？”

“按这个速度需5分钟。”

“声音”靠在角落上无力答道。

“行。你赶快把住舱的紧急口！”

“猫咪”竭尽全力向附近的舱口爬去。“声音”向相反的方向爬去。

舱口一米见宽，“猫咪”在门边蹲下，另一只脚做好跨越准备。她一按门边的按钮，室内的气流顿时迅速排出，地上卡片资料发疯似地飞舞着涌向舱门。“猫咪”另一只手握紧“雷射”，朝外面的通道上开了一枪。

“雷射”引起了一阵强烈的冲击波。“猫咪”浑身被映得

通红。

舱口比外壁凹进去 10 公分左右，四角装有挂钩。“声音”已经抓住了拉钩，朝“猫咪”喊道：

“你刚才说媒介物不是女人？”

“对，是一种更强有力的东西。”

“猫咪”一边继续发射着“雷射”，一边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那陨石？”

“猫咪”顾不上回答“声音”的问话，边射击边朝外面大喊：

“为什么你还不快走？这里没你的东西！”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对，你该明白，哪个女人都不是你母亲，你的母亲死了！”

“呜呜……呜呜呜……呜呜……”

声音充满了悲鸣，凄厉，继而又变为愤怒。仿佛整个宇宙都充满了这种悲凄和愤怒。

“声音”吓得不敢说话。

与此同时，一股巨大的强力猛推过来，炫目的光芒向室内飞卷而来。

“猫咪！”

“还有多少距离？”“猫咪”声嘶力竭地大喊。

“还有 3 分钟！”

“啊啊……啊啊啊！……啊啊……！”

“猫咪”还要射击，强光已经破壁而入，把“猫咪”连同舱壁的碎片一同弹得老高。“猫咪”被毫无抵御在撞在了另一面舱壁上。

“声音”抬眼一瞧，只见在摇篮似地晃动的舱室内，一个人形怪影高高地浮在空中。

“猫咪”的“雷射”枪在慌乱中已不知去向。

“……讨厌……讨厌……啊啊！”

怪影不断放射出青色的火焰。

“不，不，你母亲真的不在这里，不在……”

“声音”急得大叫起来。

“……不是……不是……啊啊……！”

阳炎越聚越多，整个房间被一种死亡的气氛包围了。“声音”感到死神正在临近。

“等等，我知道你母亲在哪里——”

“声音”发疯似地喊道。

突然，那怪影光体似乎迟疑了一下。

“是的，我知道，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在哪里！”“声音”没命在喊着。

光焰显然有所减弱。

“啊啊……哪里……哪里……哪里……？”

“不，你只要呆着别动，你母亲马上就来——你知道，你母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我们正要开着飞艇去接她回来呢！”

“啊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快了，你瞧，我们不是已经到了这里了吗？”

怪影光体停在空中，慢慢地回过身去——

“快！”

“声音”打了个手势。“猫咪”跳到那个出口，迅速下蹲，按了一下紧急电钮。

“咔嚓”一声，二人重心向下，坠入了茫茫太空。

头顶巨大的影子像升空的大鸟迅速离去。那是“巴丹”号飞艇。眼看着它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个小点。

3秒钟后，逝去的小点处突然亮起了一道可怕的光亮，飞

船撞上了陨石群爆炸了。

过了片刻，那亮光变成了一条五光十色的光带，那幻想般的光带在茫茫黑暗的太空里显得额外艳丽迷人。

7

幸好二人下坠时抓住了一块舱板。他们抓着这块金属板任凭惯性作自由飘坠。

“真太可怕了！”

好一会儿，“声音”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脱险了。

“猫咪”还是闭着双眼，一动不动。

过了一会，“声音”突然说：“哎，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我当时在调查事故的档案资料中曾对一个小男孩印象特深。”

“……”

“那是个刚刚做完眼科手术回地面去的小孩，想不到在回去途中却发生了惨祸。”

“眼科手术？”

“是啊，那孩子生下来就双目失明，地球上的医院无能为力，于是上太空医疗中心治疗。据说就在离我们最近的这颗星星上做的手术。”

“那就是说，那个孩子从来就没能见到过自己的生身母亲？”

“猫咪”突然想起第一次与怪物遭遇时，曾有过一种不可名状的触摸感。

“也许是的。我当时想，那孩子多可怜呀，绷带还没有取下就遭了难，至死都没能见到自己的母亲。”

“声音”说到这里，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转向“猫咪”说：“我们以后怎么办？”

“猫咪”吐了一口气道：“是啊……要是运气好的话，调查队说不定会来寻找我们的。或许那个破坏了我们的机器的家伙后悔了，亲自赶来接我们……”

“你还在幻想！”

“……”

过了一会儿，“猫咪”道：“喂，‘声音’，你是个大骗子！”她的话略带着伤感。

“声音”“唰”地变了脸色，撇撇嘴道：

“别提了，那也是急中生智，要不然我们现在还不知怎么样了。况且，现在那小孩真的可以回到他母亲那去了，其实我真的没骗他。”

“猫咪”幽幽地自语道：

“是呀，也许……更好……”

远处的光带已渐渐消散，二人都默默地凝视着。

再过一会儿，太空将被璀璨的繁星所替代，整个宇宙又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了；而这一幕或许谁也不相信它曾经出现过——无限的宇宙毕竟是没有记忆的。



## 冰下的梦

澳大利亚捕鲸船“金羊毛号”把我从南极地区的斯科特岛上救出来，纯粹是个奇迹。当时，我躺在冰岸上是硬梆梆的，幸得船上的医生救活了我。他们得知我是中国人，便把我送到附近的南极中国考察站，我终于辗转回到了离开一个多月的“风帆号”科研船。

同志们惊喜交集，他们早在一个月前已为我开过追悼会，沉痛的悼词着着实实地表彰了我一通。而今他们在为我庆贺之后，又硬要送我回国疗养，他们不相信我陈述的这一个月多的经历，认为我肯定是因神经受到刺激，精神不正常了。我被送到鼓浪屿特种疗养院，玲妹正在那里等着我。在这强迫的空闲中，我决定把一切都写出来，让更多的人来判断我的经历……

半年前，我随专家工作组到北非联合共和国，帮助改进合成水及液氢生产系统。该国70%的生产、生活用水和动力燃料液氢的供应都要依靠这套系统。由于太阳黑子及宇宙射线的变化，一场严重的事故使我头部受到重伤，爆炸的碎片把我的头盖骨削去了一大片。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我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医生为我装上了钛合金头盖骨。靠着药物的奇效，半个月后我又能工作了。

由于供应系统受到严重破坏，北非共和国面临严重缺水的困境。中国专家组承担了去南极取冰化水的任务。“风帆号”启程了。在驶过好望角的那天早晨，我和几个船员正在观看海上日出，在船的右前方几百米的海面上，突然斜蹿出一个闪光

的流线型金属体，蹿出水面几百米高之后又落入海中。船长当即派出电子快艇进行搜索，捞起一个浑身上下裹着一层薄冰的人。

这个人有一张亚洲人的脸型，唇上有一小撮胡子，中等个头，身上穿着一套式样奇特的棕色的服装。令人惊奇的是，从这个人身上化下来的冰水竟与通常的水互不相融，大家忙着化验、分析这种特殊的冰水。那个人慢慢地活转过来，惊奇地望着我们，一下子便识别出焦船长和许总工程师是最有身份的人。他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他们鞠了一躬，又半跪下，以额头触碰膝盖，显然是一种特殊的礼节。他“咕噜咕噜”地说着什么，可是谁也不懂，连精通七国语言的许总也不明白。如果他长相再怪一些，我们或许会把他当作外星人，可他偏偏长着一副典型的亚洲人脸型，我们姑且叫他“亚洲人”吧。

“风帆号”继续向南极行驶，船上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负责照料和研究这个“亚洲人”。我拿来纸笔，试着让他写字，他画出一些波状线，像是记录变频振动的曲线。最后又画出一些奇怪的图形：一个中间带方格的圆圈，方格里有一个放着光的十字形星。他指着图形，比比划划，努力向我说明着什么。看我仍不明白，他忽然脱下外衣，露出右肩背，上面有一个清晰的印记——一颗十字形星在带方格的圆中放光。

一天，“亚洲人”盯着日文书上的富士山插图发怔。当天晚上在睡梦中，他突然冒出一句日语。我不禁为之惊喜，看来这是个目标人。果然，在随后的日语测试中，“亚洲人”又冒出一句话：“我，中村太郎作。”但再也不会讲也听不懂其它日语。说来也怪，尽管语言不通，几天来我发现中村对我逐渐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还非常难得地对我微笑过几次。我把这种情况告诉船上的医生，医生说我是自作多情，他认为中村

根本不会笑。

船到了南极，选中浮冰后，我和几个同志奉命乘潜艇下潜探测浮冰的厚度。中村跑过来，发疯似地拦住我，咕噜咕噜地嚷着不让我进入潜艇。许总喝住他，他仍然不肯放手。他望着许总的严厉眼神，嘴唇动了动，突然跪了下来，激动地说着什么，泪流满面。我心头一热，以为中村不愿与我离开。但又有些不安，莫非中村有什么不祥的预感？许总挥手让我上艇，中村跳起来，抢在我前头进去了。许总笑着对我说：“他愿去就去吧，他似乎要当你的保镖呢！”

潜艇顺着浮冰下潜到700米深度时，中村拉了我一下。我回头向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暗蓝色的海洋深处，有个轮廓不清发着光的东西，我想可能是深海中某种发光的大鱼，没有介意。可是中村却很不安，连连作手势要求上浮。发光体迅速接近潜艇，中村惊恐万状地跪下来。我连忙按动开关想要上浮，但为时已晚，潜艇已被一股异常的力量所控制，坚固的壳体格格作响，开始变形、破裂，一股粘滞的液体带着冷气不断地从裂缝中注入艇内，中村跪在那里发出绝望的叫声，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感到头顶有点发痛，四肢僵直无力。我躺在白色的气垫床上，房间里找不到门窗，显得神秘而又古怪。白色的墙壁上静悄悄地打开了门洞，进来几个穿着白衣的人，他们用几种仪器在我身上检查了一番又退出去了。床边的地板发出一阵轻微的响声，从地板上升起了一个白色的小柜子，上面的杯盘里有为我准备的精美的饭菜。狐疑一番之后，我决定先吃了再说。我发现杯子上有我熟悉的花纹——中村肩背上的带十字星的图案。

饭后，我被一辆小车推送到另一房间，被牢牢地缚在床上。

一台机器扎扎作响地开到我的身边，为我罩上头罩。随着轻微的嗡嗡声，我感到头部在发热。“奇怪！”一个年轻的女人用英语自言自语道，随即头罩被揭开了。我闭着眼，尽可能把呼吸调理均匀，装出一副沉睡昏迷的样子。“你是醒着的！”她用中国话冷冷地说。我仍闭着眼想装到底。她冷笑一声，再次把我罩起来，嗡嗡声又响起来。这次我不仅头发热，而且脑子里乱成一团，几乎进入难以自制的疯狂状态。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我再也不敢装睡了。当罩子再次揭开时，我睁开双眼，看见面前站着一个漂亮秀美的年轻姑娘，俊美之中透出一股令人战栗的冷气。她按了一开关，用坚决的口气说：“回答我的问题，张长弓先生！”我大吃一惊，她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姑娘说：“我并不要问你过去的29年，这一切刚才已通过仪器全都记录下来了。我要问你，你能听懂我的话吗？”我点了点头。她想了一下又问我是否记得祖冲之确定的值，我立即用英语作了准确回答。她脸上浮出一丝笑容。这时，仪器上的一个讯号灯连续闪了几下，她马上收敛笑容，在我耳边低语道：“你现在应该是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知道白痴！记住，什么都不知道。”

墙上的门洞开了。一个披着白大褂的高个子男人走进来，他约摸有40岁，黄头发，灰眼珠，一脸笑容，“刚才的全息监视录像设备出故障了？”他用亲昵的口气问道，“需要我效劳吗？亲爱的维纳斯。”姑娘头也不抬地冷冷答道：“您是来检查工作的吗？斯坦利工程师。”斯坦利长长地叹了口气，忙向姑娘表白自己的心事，又旁若无人地去摸姑娘的手。维纳斯敏捷地转过身去，提醒他雷诺长官正通过录像设备监视屋内的一切。斯坦利这才规矩起来，走到我的床边，拿起几份记录曲线图看了一阵说：“喔！是个技术人员、记者，当过兵，条件

倒不错。我要向雷诺长官要求，处理后派到我那里去。”说完瞟了维纳斯一眼，微微一鞠躬走了。

这时，我又被戴上头罩。但是，感觉与前几次不同。在轻微的嗡嗡声中，我的头脑清晰地听到了维纳斯在对我“讲话”：“张长弓先生，常人经过我的处理早已成为无知的白痴，是你的特殊头盖骨保护了你。”她告诉我，我现在身处于南极冰下的R D中心，是一个冰洞中的现代化王国。我今后只有听从她的指挥，才有希望离开这里。但从现在起，我在外人面前必须装成对过去的一切全都忘记的白痴，一个只能用另一种思想和语言生活的R D 2 2 9号。说着，她开动了学习机，R D的语言符号和图像如同几十部同时上映的电影向我脑中涌来……

待头罩取走后，我面前除了维纳斯外，还有一个穿着黑色军服、胸前饰有十字星形徽章的戴眼镜的老头。一双锐利的鹰眼在镜片后面闪动着，嘴角挂着一丝显得残酷的冷笑。这个人就是R D中心最高长官雷诺。他左手握着一根镶有宝石的权杖，不住地拍打着右手。雷诺注视着我，用低沉的声音咕噜了几句，我明白他的意思，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像“风帆号”上的中村那样，熟练地向雷诺行了半跪礼，然后站得笔直地回答道：“咕噜噜蒲噜，咕咕噜蒲……”报告自己是2 2 9号，听从长官的吩咐。雷诺满意地大笑起来。

在雷诺直接安排的三天试用中，我了解到R D中心确是一个奇特的冰下世界。这里的人分为两类，像雷诺、斯坦利、维纳斯等是R D中心各部门的领导和核心骨干，被称为“长官”，有2 0来人。另一类是在各系统中做具体工作的，被雷诺称作“B o y s”，有3 0 0多人，每人都以编号代名。这些人肤色不同，来自世界各国，多是海上失事遇难人员或是被有计划俘获来的人。他们显然都被加工处理过，只会讲一种咕噜蒲噜

的 R D 语言。我还发现，他们根据我的“脑信息记录”，正在复制我在“风帆号”上刚刚开始试验的曲线直接通讯设备部件，原来 R D 中心就是这样盗取外间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

经过三天的试用，我被分配到斯坦利的工作室，成为总工程师斯坦利的助手。从他这里，我得到 R D 中心正在执行雷诺的一个重大计划：准备以南极为基地，对澳大利亚及南美洲地区进行一次袭击，占领这些地区后再进而向全球推进。

维纳斯借口检修设备的需要，把我从斯坦利那里借了出来。维纳斯告诉我，她是华裔法国人，三年前从法兰西学院获得电子技术学位后，陪父亲、物理学家费奇教授和未婚夫路易·杨到澳大利亚讲学。途中，因轮船失事被 R D 中心俘获，父亲和未婚夫已被处理成 R D 1 8 8 号和 1 8 9 号，她因学的是新技术而被留作长官。她请我与她合作，实现她的复仇计划。

维纳斯利用斯坦利对她的钟情，要求他帮助逃离 R D 中心。斯坦利早就知道雷诺对维纳斯垂涎已久，不可能答应他向维纳斯求爱，唯一的出路便是和维纳斯一起逃出去。

在一次灯火辉煌的舞会上，斯坦利送给维纳斯一个金质的胸饰，一个带有细细金链的精致的爱神维纳斯雕像。这雕像不仅是爱情的信物，而且是一台秘密装配的高速逸出器的指令物。我发现维纳斯神色有些不安，顺着她的视线望去，在大厅的西边，我看到雷诺正杀气腾腾地坐在那里。果然，斯坦利被卫士叫了过去，跟着雷诺离开了舞厅。

维纳斯急忙带着我回到工作室，她说雷诺肯定是觉察到什么了，而不是一般地出于妒意，我们必须立即做好应急准备。我们刚把高速逸出器安装好，工作室的讯号灯就亮了。维纳斯让我赶紧躲进那台外形像火箭的高速逸出器，随手把金质维纳斯雕像挂在我的脖子上，含意深长地直视着我的眼睛，仿佛要

说什么……墙上的门无声无息地开了。雷诺怒气冲冲地进来了。他用干涩的德国腔英语说道：“你一定愿意见见亲爱的斯坦利工程师吧！”那种神情就像逮住耗子后的猫，在吞噬猎物前还要尽情耍弄一番。他说他早已发现斯坦利和维纳斯的秘密活动了。说着，他让卫士把已经冷冻的斯坦利用车子推了进来。我这才明白，当初中村是怎么出现在海上的，原来是被用来作为冷冻试验的。雷诺命令维纳斯把斯坦利处理一下，编号为R D 2 3 5号。维纳斯冷静地操作完毕后，雷诺过来刚把头伸到头罩下检查处理结果时，维纳斯又按动了开关。随着一阵嗡嗡声，雷诺连头都来不及抬起就扑倒在斯坦利身上，黑色的权杖咣啷一声掉在地上。雷诺的脑信息被攫取了，他成了什么也不知道的白痴。

维纳斯的眼泪夺眶而出，她举起双手望着上方叫了一声“爸爸！”，号啕大哭起来。我想从逸出器里跑出安慰她，只听一阵奇怪的滋滋声，灯光开始暗淡下来，气温明显下降。从四外墙边渗进一种粘滞的有冷气的液体，正像我在深水潜艇失事时所看到的情形一样。我猛然想起斯坦利说过，雷诺曾扬言，谁敢加害于他，就休想从R D中心活着出去。他本身就是一个指令物，一旦他出事，整个R D中心就会自动实施毁灭性的报复。

我急着要打开逸出器的门，把维纳斯拉进来，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温度越来越低，我的手脚已不灵便了，仍然拼命踢打着。维纳斯显然看出我想干什么，她平静而又温存地对我笑了笑，用手指了指胸口，刚要扬手就被冻僵凝住了。我也刚好来得及在昏迷前举起维纳斯雕像，对准了启动器，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醒来时，我已身在澳大利亚“金羊毛号”上了。

玲妹看过我写的回忆录，心里很沉痛，她相信我说的一切。



但是，世人是否也相信我的这些梦话呢？窗外传来阵阵波涛声，好像是由无数钢琴和小提琴合奏的梦幻曲。我拉着玲妹的手站在窗前，大声地对着大海说：“这不是梦！”



## 相会水星

我的无性系姐姐预定在今天从月球抵达这里，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航天站。所以来这么早，一方面是因为特别想见她——她比我大三个地球岁，但从来还没有见过面呢。另一方面，我得承认，只要有机会到这里来，我都要顺便去观看一下飞船的起飞和降落。我还没有离开过这个星球，但总有一天我要出去一趟，并且不需要花钱买票，不是当乘客。因为，我马上就要上宇航员学校啦！

这里最使人感兴趣的是那些准备飞往太阳系遥远天体的定期班船。我只顾看它们，不由地把快要降落的月球短程穿梭飞船抛到了脑后。伊丽沙白·白朗宁号飞船就要在今天启程，以超高速直达冥王星，然后再飞向彗星区。它矗立在几千公尺以外，等待着上人和装货，但货物并不多。白朗宁是一艘华贵的飞船，在那里，只要再多出一笔钱，你就可以待在一间密封的充满液体的房间，通过管道先用麻醉器或饭食，昏昏沉沉地度过价值 5 0 0 0 美元的特快旅程。9 天之后，到达冬季的冥王星，他们把你从飞船里倾倒出来，给你进行 1 0 个小时的生理更新；当然，你也可以花上两千美元用两个礼拜的时间慢慢去更新，即使用这么长的时间也免不了要感到有些难受。不过，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还是值得的。我早就发现白朗宁从来没有上满过乘客。

要不是牵引飞船在我和白朗宁之间降落下来，我还意识不到月球穿梭飞船就要到了。牵引飞船正在落入离我只有几百米

远的九号站台坑里。我立即钻进通往九号站台的自动隧道。

一到九号站台，正好看见牵引飞船离开地平线直冲高空去迎接另一艘正在入港的飞船。月球来的飞船停到了着陆站坑的中央，看上去它真像个混身闪光的高尔夫球。当我从隧道里出来向它走去的时候，从周围弹起的压缩磁场已经覆盖了站台的上空，挡住了夏日的阳光。空气开始流进来，几分钟之后，我的水星服自动关闭。我马上出了一身汗，觉得像火烤得一样热，站台里的高温此刻还没有完全被驱散。我的水星服又一次提前关闭，早该检查检查了。我一边这样想，一边轻轻地跳跃，尽量避免一双赤脚与滚烫的地坪接触太久。

当空气的温度降到标准的 24 度，月球飞船的磁场外壳便自动消失，露出一层层互有隔墙的三面格子舱，坐在船舱里的人一个个傻头傻脑地伸长了脖子朝外张望。

我走进簇拥在舷梯旁的人群。我过去见到过姐姐的一张照片，不过那张照片太早了，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把她认出来。

没问题，我一眼就在舷梯的尽头发现了她。她身上穿着一件不大顺眼的男式月球大衣，手里提着一只经过高压处理的箱子。我可以肯定这就是她，因为除了她是个姑娘和正在发愁之外，我们俩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她可能要比我高几个厘米，那只不过是因她生活的地方引力较小罢了。

我挤过人群向她迎去，接过她的手提箱。

“欢迎你到水星来。”我用最友好的声调说。她从头到脚将我打量一番。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小会儿她脸上露出一丝厌烦的表情，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的。也许，在我们相会之前她就不喜欢我。

“你一定是蒂米。”她说。我不能让她一开始就这样不尊重我，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叫蒂莫西，你吗，就是我的姐姐朱比。”

“你应该叫我朱比伦特。”

“刚一见面就这样，真叫人扫兴。”

她在着陆站台里环顾着四周乱哄哄的人群，又抬起头看了看压缩顶篷的单调的黑色底面。她似乎有些惊慌，后退了几步。

“我到哪儿去租水星服呢？”她问，“我最好能在此地发生漏气事故之前就装上一套。”

“哪有那么严重啊？”我说，“不过，这种事故在这里确实比在月球出得多，但这是无法避免的。”我迈步向环境工程总公司走去，她艰难地跟随在我的身边。我一点也不喜欢当月球居民，因为不管他们走到哪个星球都会感到特别的沉重。

“我在旅途中读到一个材料，它说，在四个太阴月之前，你们这个航天站曾经发生过一次漏气事故。”

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有点不服气。我是说，即使我们这里确实爱发生事故，她也没有理由责备我们。水星的潮汐应力很强，很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地震。如果震动得太厉害，任何结构都会破的。

“有那么回事。”我回答她，尽量显得通情达理一些，“那次事故时我正巧也在这里。它是在上一个黑年过了一半的时候发生的。气道里的气压丧失了百分之十，但不到几分钟就修好了，没有死人。”

“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水星服，几分钟就可以叫他死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无言可答，她好像得了一分，继续说：“所以，我只有穿上了你们穿的这种水星服才不会心慌。”

“好吧，咱们现在就去给你装上一套水星服。”我想再另外找个话题，但是没有找到。我总觉得她对水星的环境工程很不满，并且会随时把这种不满倾注到我的头上。

“你在学什么？”我壮着胆了问，“你一定毕业了，准备做什么呢？”

“我要当环境工程师。”

“噢。”

医生终于把她按到了手术台上，将电子计算机的引线插进她的脑后的插座，切断了她的运动神经和感觉中枢神经。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在走向环境工程总公司的剩余路途上，她一直不停地用教训的口吻谈论着我们的航天站民用气压系统的缺陷。我脑子里充满了她列举的条件，什么必需有万无一失的自动压力传感器啦，外加什么自动封闭锁、事故救护钻机等等等等，并且数量还得超过实际需要量的五倍。我心里清楚，她所说的这些东西，我们全都有，质量也跟月球上的一样好。但是，不管让谁来对付水星上每天发生一百次的，有时足以摧毁一切的地震，如果能够像我们一样，使保险系数达到百分之九十九，那就算是顶不错的了。我把这个数字拿出来炫耀，朱比伦特只是哼哼鼻子。她向我说出另一个数字：0.999……小数点以后十四个9。就是月球的保险系数。

我的眼光落在外科大夫的手上，这双手就是我们为什么不需要特别高的保险系数的主要原因。他已经把朱比伦特的胸膛打开，拆除了左肺，现在正往胸腔里安放水星服的发动器。看上去这个发动器与刚取下来的肺叶极为相像，只不过它是个金属制品，而且还经过了镜面磨光加工。他把朱比伦特的气管和肺动脉的残头与发动器钩挂起来，又做了一些调整，然后将她的上身合住，在刀口上涂了一层肉体细胞密封剂。再过半小时，朱比伦特的伤口就会全部愈合，到时她就会苏醒过来，整个手术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在她左锁骨的下面增加了一个金色的气门按钮。如果周围的气压将要在下一个瞬间下降两个毫巴，

她就会立即被一个压缩磁场保护起来，这个磁场就是水星服。她将要比她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安全，甚至比住在她所吹嘘的月球安全房里还保险。

外科大夫趁朱比伦特还没有醒，先调整了一下我的水星服电脑。接着，他又在朱比伦特身上安装辅助性零件，把一个黄豆那么大的语言合成器放进她的喉咙（她以后说话就不必吸气和排气了），又将一对双耳无线电接收器塞进两个中耳，然后拔掉了她脑袋上的插头。朱比伦特随即坐了起来。她的情绪有所好转。如果一个人失去一个小时的知觉，再苏醒过来，这个人一定会感到舒畅和愉快。她伸手去穿自己的月球外套。

我说：“一走出去，你的衣服就会被烧掉的。”

“噢，那当然。我原以为……我还以为是走隧道呢。看来，你们这里的隧道并不很多，是不是？”

下面她一定要问：隧道一多，你们就很难保持气压，是吗？

说真的，我又开始感到不服气，又想为我们的环境工程辩护了。

“出去以后，你感到的主要麻烦是适应不了不呼吸的习惯。”

我们边说边来到隧道的西大门，透过眼前隔离我们的压缩门帘向外看。门帘上飘荡着一股暖风每到夏天都是这样。这是由于光线的波长把临近的热空气带进来一些的缘故，我们所以让光线穿透门帘，是为了使里面的人能够看到外面的东西。水星的逆夏刚刚开始，太阳正在天顶反轨运动，向我们射来极为强烈的光线，其强度超过原来的三倍。水星航天站是炽热点之一，在这里，逆转的太阳正好运行到正午的位置上。所以，尽管压缩门帘仅仅留下了一个可以透进少许可见光的小窗口，钻进来的热流仍很强烈。

“还有什么特别的机关向我介绍吗？”

我应该称赞她，她在各方面都很精明，就是有点过于挑剔。快要使用水星服了，这时，她才真正承认我是专家，主动请我指点。

“说不定，几分钟之后，你就会感到一种难以抗拒的呼吸愿望，不过，那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你的血液将会自动充氧，不习惯的只是你的大脑，但这是可以克服的。另外，你说话时不要送气，只要默读就可以了，你喉咙里的无线电可以发射出去。”

我想了想，决定再添油加醋地多说几句。

“如果你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最好还是设法控制住，不然，嘴里一嘀咕，语音合成器就会把声音发出去，甚至有时候想问题想得太厉害了，它也会替你说出来。你知道，有时人们思考问题喉咙也会动。如果出这样的事，你可能会难为情的。”

她对着我笑了，这是她第一次笑。我感到自己挺喜欢她的。我从一开始就打算喜欢她，可是现在才有一个能够引起我好感的机会。

“谢谢你，你的话我记住了。咱们走吧？”

我首先走出去。穿过压缩门帘时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如果身上没有安装水星服发动机，那是根本通不过去的。如果已经装好，在穿过压缩磁场的同时发动机就会自动启动，身体四周马上形成一层电磁场。我转过身子，眼前出现了一面非常平滑，非常闪光的镜子，别的什么也没有。看着看着，镜子鼓胀起来，变成一个裸体女人的形状，它马上与门帘分离，最后走出了满身银铠的朱比伦特。

水星服发动员器造成的电磁场沿着身体的曲线围成一圈，距离皮肤 1 - 1.5 毫米。电磁场可以在这个范围内收缩和膨胀。它的体积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水星服在进行一种皮

囊式的扇风运动，目的是要把二氧化碳从气门里挤出去。这种运动不但可以排除废气，同时也降低体温。整个电磁场几乎是个全封闭的反光体，其中只有一对随着人的眼睛移动的像瞳孔那么大的间断性磁场圆点，它们可以透进足够的光线使人看清外面的东西，同时也可以挡住更强的光线以免照瞎眼睛。

“我要是张开嘴将会怎么样？”朱比伦特咕咕哝哝地说。因为她一时还不习惯用默读的方式说话，所以声音不大清楚。

“没事，覆盖在你嘴上的磁场与覆盖在你鼻孔上的磁场一样，是不会钻进喉咙的。”

几分钟以后她说：“我真想呼吸一下。”这种欲望她会慢慢克服的。接着她又问：“怎么这样热呀？”

“为了保证水星服的最有效配置，它不能施放更多的二氧化碳来冷却，这样，温度就保持在30度不再下降。所以，你会出一点汗的。”

“我觉得有35度，或者40度。”

“这纯粹是想象。你也可以改变配置，转一下气门的排气喷管就可以了。不过，这样做不但可以放出一些二氧化碳，同时也要放出氧气瓶里的一些氧气，而氧气却是时时之需呀！”

“氧气瓶的贮备是多少？”

“你装了48个小时的需用量，由于水星服里的氧气是直接施放到血液里的，它的利用率可达百分之九十五。这不像你们的月球服，为了达到彻底的凉快而把大部分氧气抛洒掉。”我不由自主地又刺了她一句。

“彻底的凉快？这句话还是月球的成语呢！”她反唇相讥地说。我竟不知道这句话是贬义词。

“看来，我得牺牲一些备用氧气，以便眼下能够舒服一点。我对这里的引力作用已经感到够难受的了，连汗都出不来。”



“那就请便吧，你是环境工程专家嘛。”

她转脸看着我，看着我的闪闪发光的脸，很显然，她还不知道如何判断我的表情。她拧了拧插在左胸上的排气喷管，管口喷出的水气马上增多。

“这一下，你周围的温度就会下降到20度左右，而你的氧气也就只剩下30来个小时了。你的处境并不十分美妙，只能坐下来一动不动。活动量越大，水星服消耗的氧气就越多，冷却的温度还要降低的。”

她把手放在嘴唇上：“蒂莫西，你是不是说我不应该寻求彻底的凉快呢？我以后听你的好了。”

“不必，我想你会安然无恙的。到我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不过，你说的引力作用倒还有点道理，你可能真需要减轻点压力。但我还必须让你再把温度提高一点；咱们双方都让让步，不偏不正，把它回升到25度。”

她二话没说，又去调整气门。

朱比伦特认为我们的两公里一段、两公里一段的客运输送带太不高明。一开始，有三四回，每当我们从前一段下来再登上后一段时她都要抱怨，直到她发现前面的路轨被地震摧毁了，才闭住了嘴。我们换乘同样分段的临时滑道，中间又下来走了几步路，这时，她看一队工人正在架桥连接原来输送带下面的一段长20米的塌方。

我们下了运输带，向家里走去，一路上只碰到一次地震。这次地震根本算不了什么，强度不大，只要跳动双脚就可以保持平衡。看来，朱比伦特不太喜欢做这种游戏。她的脚不断地遭到地面的弹击，每碰一下都要叫唤一声，要不是听到了她的叫声，我还满以为她和我一样快活呢。

我们家的房子这时正在一座小山的山顶上。



7个黑年之前，这里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把我们常年居住的山崖震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把房子抬到了这里。在那次大地震中，我曾被埋在地下10个小时——那是我一生里头一次需要别人救护。水星居民不喜欢住在山谷，因为山谷在大地震中很容易被破碎的岩石填平。如果住在突出部位的顶端，在地震滑坡时就比较有可能靠近滚动乱石的表面。另外嘛，我和我妈妈都喜欢这里的风景。

朱比伦特也很喜欢。当我们站在我家房子的前面回头遥望刚才走过的山谷时，她对面前的景色第一次发表了感想。水星航天站就在30公里以外的山脊最高处，这么远望去，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出一些最大建筑物的侧影。

但是，朱比伦特更感兴趣的却是我们身后的群山，她指着从一群丘陵中升起的一片闪着紫光的云朵问我那是什么东西。

“那是水银洞。每当水星的逆夏刚开始，它就要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带你去看看，我想你会喜欢它的。”

我们穿过墙壁走进屋里，多罗西上前迎接我们。

我一点也看不出妈妈有什么心事。一见朱比伦特，她那副高兴的样子足以表达17年没有见面的感情。她嘴里不停地嘟囔着，什么身体长得多么结实，脸蛋长得多么漂亮等等。她让我们背靠着背站在一起，告诉我们什么地方两个人长得一模一样。这当然不错，因为我们的遗传物质完全相同。她比我高五个厘米，但是在水星的引力作用下，过不了几个月她这五厘米就会消失的。

妈妈对我说：“她与你两年前，也就是与你最后一次变性之前长得丝毫不差。”这真有点夸张。虽说那一次我是女性，但当时我的发育还不完全成熟。不过，妈妈的话从根本上说并不错。朱比伦特和我的遗传基因型号都是男性的，但是刚一来

到水星，妈妈就把我的性别改变了，那时我才几个月。这样，我就先过了15年的女性生活。我一直想着再变回去，但现在还不忙。

“你的身体看上去还不错，格利特。”朱比伦特说。

妈妈的眉头皱了一会儿说：“现在应该叫多罗西，亲爱的。我搬到这里以后就改名字了。我们在水星都是用地球老家的称呼。”

“请原谅，我忘记了。我母亲一说起你，总喜欢叫格利特。当她……我是说，当我……”

接着，是一段使人难受的沉默。我似乎感到她们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就竖起耳朵听。看来，要想了解这个秘密，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朱比伦特身上，多罗西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告诉我的，不管怎样激她也不顶用。我完全知道应该如何做起，就一把将朱比伦特拉出了房子。

我为什么在水星长大，而不是在月球？我为什么会有一个无性系姐姐？这些问题的神秘背景我知道的太少太少了，真叫人头痛。再说，用营养繁殖的方法“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事。我怎能不想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呢？如果有人说你有一个兄弟或姐妹，那就会变成一件社会丑闻（虽然这种事情并不会使社会退化）。不过，我很快就懂得了不应该向朋友们说起自己的情况。他们都想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都想知道我母亲怎样躲过法律，因为法律禁止这种不正当的选择。“一个人，一个小孩”，这是每个儿童所学的第一堂道德课，甚至在他们还没有获得生命之前，这种观点就被栽入大脑。妈妈没有被关进监狱，所以这件事一定是合法的。但究竟如何？什么原因？她当然不会说，不过朱比伦特可能会。

大家吃饭的时候很沉默，空气有点紧张，偶尔有一个人很

不自然地说上一两句话，想引个头，但另外两个人都不答腔。朱比伦特现在很难受，一方面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突然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她的神经受到点刺激。她的双眼不停地向我张望，我可以理解她的心情。月球人，噢，对不起，我应该说月球居民，他们一生都住在岩洞里，周围当然需要有坚固结实的墙壁。他们很少到外面去，出去的时候混身上下都围上一种用钢丝和塑料丝缠绕的茧状衣服；穿着这种衣服不但可以感觉，而且还可以透过一只小窗看到外界的东西。她现在一方面觉得自己在这里暴露得太厉害，一方面在尽力地克服着内心的胆怯。坐在这样一间由压缩气泡围成的房子里，就像坐在一块烈日当头的平台上一样，因为从屋里往外看，气泡是看不见的。

我发现了她不安的原因，就伸手打开了极化装置的开关，气泡墙壁马上变成了像染色玻璃一样的东西。

“噢，不用这样，”她兴致勃勃地说：“我应当习惯习惯。我只是想看看你们的‘墙’在什么地方。”

现在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来多罗西的心里确实有事，她甚至没有注意到朱比伦特另有不安。她本应再安上一层罩帘，以便让我们的客人具有室内的感觉，但她却忘了。

在餐桌上，我通过她们俩断断续续的谈话，确实也了解了一些情况。朱比伦特在她十个地球年那么大的时候就脱离了自己的母亲，年纪这么小实在太少见了。在这样的年纪与母亲分离，其原因都是最不可思议的，不是因为精神病，就是因为宗教狂。至于朱比伦特的继母，我知道的就更少了——甚至她的名字也不知道——但我确实知道她和多罗西在月球时曾有一对很要好的朋友。不管怎么说，她们两人的关系与多罗西为什么抛弃了自己原有的孩子，又怎么样把我这样一个小东西从一组婴儿中抱到了水星上来这两个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从我记事的时候到现在，我们的关系一直都不密切。”朱比伦特说，“她尽对我说些疯话，好像跟我过不到一块。我很难对她做解释，但是法院支持了我，因为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律师。”

“可能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你们之间不寻常的关系，”我提醒她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随继母，而不是随自己真正母亲长大，这可非同一般啊！”我说完之后屋子里一下变得异常安静。我真后悔，心想还是一声不吭地把饭吃完算了。她们俩这时却会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是的，这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你离开月球不到三年，我就发现，这样长久不了。我要是跟你一块来就好啦！我当时还是个孩子，虽然年纪那么小，也想跟你们一块来。”她带着几分歉意看了看多罗西。多罗西的两眼正盯在餐桌上。朱比伦特这时候已经吃完了饭。

“也可能，我不该谈起这些。”

没想到多罗西竟然表示同意。这种默契完全是对着我的。她们不愿意继续说下去，是因为有什么事要对我保密。

饭后，朱比伦特去小睡一会儿。她说她想与我一块到水银洞去，但必须先休息一下，消除一下由于引力变化所带来的疲劳。我想乘她睡觉的机会，再次要求多罗西把她自己在月球的全部经历告诉我。

“我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呢？你说过你把自己三岁的小孩留给了月球上的一个朋友，你说那个朋友很好地照顾她，难道你当时就不愿意把朱比伦特带在身边吗？”

她没精打采地看着我。我们过去曾经谈起过这个话题。

“蒂米，你现在是大人了，已经超过成年的年龄三岁，我对你说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离开我自己去生活，不

管怎么说，这一天快要来了。对于过去的事，我不想再多说什么。”

“妈妈，你知道我不会强迫你的，可是，你也不能一点都不尊重我的要求，故意不把故事讲完呀！这背后还有别的事。”

“是的，是的，还有别的事。但是，我决定永远不再提起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是一件私人秘密，你也应该尊重我的要求，别这样追问个没完嘛！”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不耐烦。她站起身，穿过墙壁向山下走去，走到半坡又跑了起来。我跟着她走出去，但没走几步又退回屋里，因为我不知道除了我已经说过的话还能对她再说些什么。

我们沿着行走方便的地阶缓慢地向水银洞走去。朱比伦特在休息之后感到好多了，但遇到陡坡时仍然有困难。

我已经有四个白年没有来过这里，并且有更长的时间没有在这里玩过。现在它仍然是孩子们喜爱的地方，几十个儿童正在这里游戏。

我们站在一块狭长的突出岩石上俯视脚下的水银湖。朱比伦特的心这一次可真被打动了。水银湖位于一个细长峡谷的谷底，峡谷的两头在很早以前就被一次地震堵死。峡谷的一侧永远是阴影，因为它坐南朝北，太阳光在我们这个纬度永远越不过它的山脊。谷底的水银湖宽20米，长100米，深大约5米。这个深度是我们估计的，谁要是不信，就请他来测量吧。铅球从这里掉下去就像一个东西掉进了稠蜂蜜一样，其它物体差不多都要浮在上面。孩子们弄来一块形状合适的大石头放在湖心当船使。

所有这一切都好看极啦。现在是逆夏，温度正在向最高点上升，水银已经接近沸点，整个湖面笼罩着一层厚厚的雾气。当阳光的电子流穿透时，这雾气马上被点燃，变成一股强大的

闪闪发光的靛蓝色神秘旋流，湖面在下降，但它永远不会被蒸发干净，因为蒸汽遇到那个黑暗的侧壁就会不断地被冷却成水银流回湖里。

“它们都是从哪儿来的呢？”朱比伦特问，她已经从惊讶中恢复过来。

有一部分是天然的，但是大部分则来自航天站的工厂。它们是一些原子合成工业的气体副产品，人们再无法利用，就释放到了周围。因为它们太重，不能漂动，在黑年期间都凝结到了峡谷里。这个峡谷特别适于收集它们。我小时候经常来这里玩耍。”

她感到很兴奋。月球上决不会有这种景象。据我所知，月球表面非常不活跃，几十亿年来也不动一动的。

“我从来也没有见到过这么美丽的地方。可是你们都在这湖里干些什么呢？它这么稠，肯定不能在里面游泳呀？”

“我还没有给你详细介绍呢。一个人用最大的力量也只能把手臂压进水银半公尺，如果会保持平衡，还可以站在湖面上，双脚只陷下去15公分。但这并不是说不可以游泳，完全可以在湖面上游。走，下去，我给你做个示范。”

她随我而行，但眼睛仍然呆呆地望着那层电离了的云雾，这种云雾可以使人进入催眠状态。一开始，你觉得它完全是紫色的，慢慢地眼角里会出现许多别的颜色。这些颜色永远看不清，它们模糊极了，但它们确实存在，是由当地其它气体里的杂质造成的。

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人们在过去经常用电离气体造灯，什么氖气霓虹灯，氙气灯，水银灯，等等等等。从山顶下到水银峡谷就跟走进了那些灯的灯光里一样。

来到半坡，朱比伦特双脚踩空，她一下子躺倒，开始向下

滑去，就在她与地面相碰的那一霎那，水星服的磁场立即硬化。她扑通一声掉到湖里。由于害怕，身子挺得很直，样子很难受，变成了一尊坚硬的塑像。她一直滑向湖面，最后仰而朝天，静静地躺在那里。

我俯冲下去，一个跨步滑到她的身边。她想站起来，但发现办不到。然而这时她却笑出了声，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动作很滑稽。

“在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再站起来的。看我怎样行动。”我趴下，腹部拍打着湖面，双臂像划大圆圈一样开始了游泳的动作：从头前开始，然后向左右张开，一直划到身体的两侧。手伸进水银越深，游的速度就越快，要想停下来只有把双脚使劲插进去，否则会一直前进，因为这里没有摩擦。

没过多久，她就非常高兴地与我游了起来。我也非常高兴，为什么在人们长大之后不能继续做这些极为有趣的游戏呢？在水银湖里游泳，银河系也是独此一家。沿着光亮如镜的湖面滑翔，下巴掀起一股波浪，就会感到一种少有的惬意。如果把眼睛略微露出湖面，就会发现自己游得快极了，快极了。

有些小孩子正在玩冰球，我也想参加，但他们瞪着眼睛看了看我们，那样子似乎是说我们不应该到这里来，因为我们太大了。算啦，真扫兴，还是游我们的泳吧。

几个小时之后，朱比伦特说她想歇一会，我教给她怎样在不上岸的情况下进行休息，坐的时候要把双腿叉得很宽很宽，以便形成一个三角形平面。除了躺倒，这可是唯一能够保持稳定的姿势。其它姿势都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来支撑身体，否则下面会打滑的。朱比伦特倒愿意平平地躺下。

“我现在还不敢用眼睛直接看太阳，适应不了。”她说，“我猜想你们身上可能还有更好的手段，我的意思是说，你们



身体的内部也有水星服。”

“我想到过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月球人……月球居民在地表活动的时间很少，没有必要制造压缩服。它非常麻烦和昂贵，特别是对儿童。我要是说出一个小孩保持在压缩服里所需要的钱，你一定不会相信的。多罗西用20年也还不完因此欠下的债务。”

“确实不便宜，但这是值得的。是的，我看得出来你说得不错，这要费很多钱，但是小孩再长大了怎么办呢？不知道一件压缩服能穿多长时间？”

“每隔两三年都要更换一次。”我双手舀起一捧水银，让它从掌缝里流出来，滴在她的胸脯上。我正在盘算怎样想个间接的办法把谈话引到多罗西身上，让朱比伦特说出她所知道的情况。我绕了几个圈子，最后露出真意，问她，她们俩到底有什么心里话不愿说出来。

但是，我并没有套出她的话来。

她翻过身，腹部朝下，问我：“那边的山窟窿里有什么东西？”

“那就是水银河。”

“里面有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我就带你去看。”

她看了我一眼说：“别孩子气啦，蒂莫西。如果你母亲想让你知道她在月球的生活，她自己会告诉你的。这与我不相干。”

“你们不把我当孩子，我也不会孩子气。咱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用不着问我母亲，你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

“还是不谈这个吧。”

“谁都对我这么说。好吧，你要是还想去水银洞，那你就自己去吧。”没想到她真的自己去了。我坐在湖面上怒视着周



围的一切。我不喜欢别人瞒着我，特别不喜欢亲戚朋友在背后议论我。

弄清多罗西来水星的真正原因对于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当我悟到这一层，我简直有点惊呆了。虽然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妨害，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呀，但我已经是17岁的人啦！回顾一下多罗西在我小时候讲过的话，我发现了许多矛盾。朱比伦特的到来又引起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注意。她为什么要把朱比伦特丢在月球？为什么又另外从营养产房里抱走了一个婴儿？

水银洞就是峡谷尽头的一个石窟，有一条水银小溪从洞口流出来。整整一个白年都是这样，盛夏时节溪流里的水银还会增多。这条小溪是飘到洞里的水银汽造成的，它们在石壁上凝结后又滴到地上汇集起来。我见朱比伦特正坐在一个小小的水银坑里，被眼前的景象迷住了，山洞里的电离光似乎比外面还要亮，因为这里没有可以抵消它们的太阳，另外还有成千上万条水银的潺潺细流在闪闪发光。确确实实，这是个值得一进的浏览胜地。

“听我说。请原谅我刚才纠缠了你。我……”

“嘘……”她向我挥挥手。她正在观看洞顶的水银珠怎样一滴一滴地掉到洞底的水银坑里，无声无息，甚至连一点波浪都没有。我不由地也坐到了她的身边一同观看起来。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她说道：“在这里生活，我真没意见。”

“我想，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去别的地方生活。”

她的脸转向我，但又转了回去。她想看看我的表情，但看到的却是她自己的歪七扭八的影子。

“我记得你曾经想当飞船船长。”

“噢，是的，那我也要经常回来的。”我静默了几分钟，心里琢磨着一个我最近考虑得越来越多的问题。

“说真话，我满可以去干别的工作。”

“为什么？”

“噢，我认为，指挥一般宇宙飞船已经与过去大不一样啦！明白我的意思吗？”

她又一次看着我，这次更加使劲，想看清楚我的面孔。

“似乎明白。”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许多年轻人都有过当飞船船长的打算，但他们逐渐放弃了这种念头，可以说，我已经放弃了。如果早生一百年，干这种事还差不多。现在的船长只是比傀儡稍强一点，几乎所有飞船都是这样。真正指挥飞船行动的是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它们把所有的活都干了，甚至船长也得老老实实地服从它们。”

“我还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这么糟糕。”

“还有更糟糕的呢。所有客运航线正在配备全自动飞船，高速航线已经全部更新完毕。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在五倍超重的情况下航行十来次，乘务员差不多都要报废。”

我默默地思考着现代文明的一个可悲现实：浪漫时代已经过去，银河系已经被驯服，再没有什么探险家的乐园了。

“你还可以到彗星区去。”她提醒我。

“这就是我还想参加飞行训练的唯一目的，因为我们决不会派一个计算机去猎取黑洞。在上一个黑年，我就不那么热衷当飞船船长了，想另外找个工作，以便买到自由飞行权。不过，在出去之前，我要争取先受些飞行训练。”

“这可能是比较稳妥的。”

“可能是的。有人传说要取消宇航训练课程，看来我只好自学了。”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走了吗？我都有点饿了。”

“不，咱们再在这儿多呆一会好吗？我喜欢这个地方。”

我敢肯定，我们已经少言寡语地在这里坐了5个小时。我问过她对环境工程的兴趣如何，她非常直截了当地回答了我。下面就是她对自己所选定的职业所做的解释：“在我脱离了母亲之后，我发现我对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产生了兴趣，因为我当时感到不很安全。”虽然她又列举了一些其它的原因，但她承认主要支配她的还是迫切的安全感。我想象着她奇怪的童年，又一次陷入沉思。她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没有随亲生母亲长大的人。

“我曾打算一个人到太阳系的外部行星去。”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又说，“比如冥王星。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会在那里相会的。”

“有可能。”

大地微微一震，虽然不很严重，但使所有的水银坑颤抖起来，也使得朱比伦特下了马上离开的决心。我们迈步蹬过脚下的水银坑，又一场长时间的天翻地覆的地震发生了。水银汽的紫光立即消失，四周陷入一片漆黑。我们被乱石打散在两处。

“这是怎么啦？”她的声音里露出了恐惧。

“咱们好像被封住了。洞口一定出现了滑坡。坐好别动，让我来找你。”

“蒂莫西，你在哪儿？我找不到你。”

“坚持住，别动，我马上就能摸到你。不要慌，千万不要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把我们救出去。”

“蒂莫西，我找不到你，我我……”姐姐的一只手正拍到我的脸上。我紧紧地搂住她，使她平静下来。今天早晨我对她的态度还有点反感，但现在我们之间的了解已经又深了一层。再说，有谁喜欢被活埋掉呢？我们俩都不喜欢。我搂着她，一

直等她松弛下来。

“真抱歉。”

“不要这样说，我也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有你在这里我真高兴。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简直比活埋还要难受。好，坐下来吧，听我的指挥。把你的气门向左一直转到底，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最低的速度使用氧气。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平静，以免水星服里的温度升得太高。

“好的，还干什么？”

“那么，咱们就开始……你下象棋吗？”

“什么？这就完了吗？难道不需要发出个信号什么的？”

“我已经发过啦。”

“怎么可能呢？你已经被严严实实地埋在这里，你的水星服为了保护你已经自动凝固了，你是怎样发的？”

“只要水星服的硬化时间超过一分钟，它就自动发出了信号。”

“噢，那太好了。卒三进一。”

这棋才下到第十五步，我们就下不下去了。我不善于在脑子里想象棋盘，而她却记得特别清楚，并且在决定每一步棋时还特别紧张。我也在紧张。如果事情跟我一开始估计的那样，洞口只是被碎石堵住，他们应该在一小时之内把我们救出去。我曾练习过黑暗中计算时间，现在看来，地震已经过了两个小时。一定比我估计得更严重，很可能还得整整一天他们才会找到我们。

“刚才你搂我的时候，我非常吃惊，因为我感觉到了你。我是说感觉到了你的皮肤，而不是水星服。”

“我想，我还感觉到了你的心跳呢。咱们俩的水星服合并了。当你挨住我的时候，咱们俩穿的是一件水星服而不是两件。

这在某些情况下是用得着的。”

我们现在正紧挨着躺在水银坑里，手搂着对方，这样可以减少心慌。

“你是说……我明白了。这样你就可以穿着水星服与别人交欢。你是这个意思吧？”

“不信，你可以在一个水银坑里试一试，那是最理想的地方。”

“咱们俩不是正在水银坑里吗？”

“但我们不敢交欢，这会把我们烧死的。我们还得节约氧气贮备。”

她没有说话，但我感到她的胳膊在我的背下收缩了一下。

“咱们是不是危险了，蒂莫西？”

“不危险。但我们可能要在里待很长时间。你慢慢就会感到渴的，能坚持住吗？”

“最糟糕的倒是不能交欢。那可以使我忘记眼前的一切。”

“你可以控制住吗？”

“我可以控制住。”

“蒂莫西，我出来的时候没有向贮气箱里充气。这有什么关系吗？”

她的话把我吓了一跳，但我并不觉得十分紧张。我考虑了一下，认为关系不大。在回家的路上，就算上她加快了冷却的速度，最多也只用了个小时的氧气。可是，我突然想起，她刚才在我怀里的时候皮肤很凉。

“朱比伦特，离开家的时候，你的冷却开关是放在最大的位置上吗？”

“不是的，但在半路上我扭到了最大。我当时太热了，累得几乎要昏过去。”

“一直到地震之前你都没有再缩小？”

“没有。”

我粗略地计算了一下，结果并不美妙，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她可能只剩下不到5个小时的氧气了，进洞之前，可能还有12个小时。这样简单的算术题她也会做，所以不管想什么办法向她隐瞒也是没有用的。

“再靠近我一点，”我说。她惊奇了，因为我们已经近得不能再近。我的目的是要把两个人的气门对到一起。钩挂好以后，我停了3秒钟。

“我们气箱的压力现在相等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噢，不，蒂莫西，你完全不应该这样做。是我粗心大意，是我自己造成的。”

“这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怎么能一个人活着，眼看着你在我的身边死去能救而不救呢？想想看，那会是什么景象？”

“蒂莫西，我现在愿意回答有关你母亲的任何问题。”

这是她头一次使我气恼。但我不是为她的疏忽和错误生气，既不是因为她没有补充氧气，也不是因为她没有调整好冷却设备。倒是我自己的冷却速率上开了一个玩笑，没有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保存特需贮备是多么的重要，可是，她并没有责怪我。现在，我们两个人只好都要为这个小小的玩笑付出代价了。我在判断上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她既然是月球安全专家，就一定会自己照顾自己。可她并没有直接预感到危险，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她的这种提议似乎是对氧气的报答。但我们水星不兴这一套，因为在任何一种危急的场合，空气一向都是免费分享的。只有不开化的人才说什么感谢的话。

“不要觉得你欠了我什么。这样想是不对的。”

“我不是因为这才要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们都在这洞里死去，还向你保密不就太糊涂了吗？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要这样说，如果我们真的死去，你把秘密告诉我，还有什么用？对我还有什么好处？这同样没有意义。我们实际上离死还差得远呢。”

“至少，谈谈这个问题可以帮咱们消磨时间。”

我叹了口气。尽管我一直想从她嘴里打听出消息，但在目前这种时刻，听不听倒无所谓了。

“好吧，我提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多罗西来这里的时候将你抛下？”这个问题一提出，我又觉得它重要了。

“因为她并不是咱们的母亲。我10岁时离开的那个人才是咱们的母亲。”

我坐起来，惊呆了。

“多罗西不是……那么，她是……她是我的继母吗？这么长时间她一直都在说她是……”

“不，她不是你的继母，严格按照法律来讲，他不是你的继母。她是你的父亲。”

“什么？”

“她是你的父亲。”

“谁？我的老天……父亲？这是哪个疯子开的玩笑？世界上究竟有谁会知道谁是他的父亲？”

“我知道，”她简单地说，“而且现在你也知道。”

“我想，你最好还是从头说起。”

她从头说起，一切都清楚了，真够稀奇的！

多罗西与朱比伦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曾经都属于一个叫做“万物本原”宗教教派的成员。我知道他们有许多古怪的念头，其中最荒诞的就是他们具有某种“核子家庭”的

思想。我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名称，很可能这种家庭学说是在原子能刚刚被利用的时候发明的。“核子家庭”的组成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他们在同一家庭里生活，另外还有几十个小孩。

但是，“万物本原”教派并没有走那么远。他们仍然恪守着“一个人，一个小孩”的惯例——这对他们来说确实也是件好事，要不然早就被处了极刑，而不是勉强地被默认下来了——但他们却热衷于让两个生理不同的人充当父母住在一起共同抚养两个孩子。

所以，多罗西和格利姆（这是我母亲的名字，有月球上，他们俩叫格利特和格利姆）“结了婚”，而且格利姆对第一个小孩充当了母亲的角色。她怀了孕，生出来，取名叫朱比伦特。

后来，正像明智的人曾经告诫过他们的那样，他们的家庭开始崩溃。我对历史了解不多，但对地球老家过去的生活方式也知道一点。丈夫杀死妻子，妻子杀死丈夫，父母殴打子女，战争，饥饿，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我弄不清楚这些灾难之中有多少是“核子家庭”造成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在“结婚”之后才发现她找错了人，并且为时已晚，无法挽救，那也真不好办。所以人们把灾难都转嫁到了子女的身上。我虽不是社会学家，但也能看出这个问题。

他们的关系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很美妙很光明，但不到三年就一步步地走了下坡路，以至发展到格利特再也不能与他的配偶同居一个星球的程度。但他非常喜欢那个孩子，甚至想把她攫为己有。但他怎敢把这种要求提交法院呢？现代法院裁判规程里甚至连“丈夫”的概念都不承认，就跟不承认皇帝的神权一样。格利特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孩子属于格利姆。

但是，我母亲（“继母”，我还不习惯叫他父亲）找到了个



折衷方案。他不能把朱比伦特带走，在这种情况下，再悲伤也没有用，他只有接受下来。但他可以拿走朱比伦特的一个身体切片。这就是根源。所以，他就带着一个从营养产房里长大的无性系婴儿搬到的水星。他改变了性别，把我抚养成人，从来不说“万物本原”的事。

听完这一切，我起初的激动心情也平静下来，但确实确实，这是新发现。我脑子里充满了疑问，一时竟忘记了危险的处境。

“对啦，多罗西已经不再是那个教会的成员。这也是他们分离的原因之一。据我所知，那个教会没有存在很长时间，现在就剩下了格利姆一个人。参加教会的一对对夫妇差不多全都因为婚姻不和各自散去。这正是法院同意我脱离母亲的原因。格利姆一直强迫我接受她的信仰。我每次向朋友说起此事，都要遭到大家的耻笑。我不喜欢别人的耻笑，就在10岁的时候上告了法院，说我妈妈是个疯子。法院支持了我。”

“所以……所以多罗西还没有养育她自己应得的那个孩子。你说，他还能不能再养一个？那样合法吗？”

“对于多罗西来说，那还不是现成的。虽然法官不会高兴，但他们也不能否认这是他的养育权。因为法律有漏洞，他才钻了空子，把你抚养成人，再加上他逃离水星，月球法院也就鞭长莫及了。法律的这个缺陷在你们离开月球后不久就得到了纠正。这样，你和我就成了一对十分少有的人。你对这有什么想法？”

“我不知道。我想我宁愿要一个一般的家庭。我现在能对多罗西说些什么呢？”

她紧紧地搂住我，我非常喜欢她这样做。我觉得自己变得幼小而又孤独。她继续讲着这个故事，我真不知道当我从头到

尾领悟了她的意思之后，我将会有什么反应。

“我什么也不对她说。你也没有必要说。她可能会在你去彗星区之前主动来找你谈的；即使她不说，又怎么样？又有什么关系？她不是一直在当你的妈妈吗？你有什么冤屈呢？难道母亲的生理机能就那么重要？我认为不是那样。我认为爱是更重要的。可以看得出来，她是爱你的。”

“可是，她是我的父亲！我怎能叫得出口呢？”

“根本不需要叫。我认为，在过去的时代父亲的功能并不仅仅是授精，当时爸爸对孩子的爱与妈妈对孩子的爱是没有区别的。”

“你可能说得对。是的，你说得对。”朱比伦特在黑暗中把我搂得更紧了。

“当然我是对的。”

三个小时之后，响起一阵隆隆声。我们的周围又出现了紫色的光芒。

我们俩手拉手走进了阳光。救护队员在外边迎接了我们，他们笑着拍了拍我们的肩膀，并给我们充了氧气。我们尽情地放出氧气，驱除了混身的热汗，感到舒服极了。


“怎么这样严重？”我问救护队长。

“中等规模。你们俩属于最后被挖出来的几个人。在里面很难熬吧？”


我看了一眼朱比伦特，她好像刚刚从死亡中复活，傻乎乎地大笑起来。我想了一想说：

“不，没有什么。”

我们爬上岩石的山坡。我回过头来观看：地震已经把好几吨重的岩石堆进了水银峡谷。更糟糕的是，下面的那个天然堤坝也已经被摧毁，绝大部分水银已经流进了低处的平坦谷地。



## 相 会 水 星



很显然，水银洞，这神奇的地方已经随着我的少年时代而消失。真令人伤心，我爱过它，它的消失使我感到，这身后的峡谷深处里似乎也埋葬了我许许多多的东西。

我转过身，走下山，走向我的家，走向多罗西。

## 出类拔萃的新一代

亲爱的姐姐：

终于找到了，我是亲眼看见的，因而我相信我生活的目的是有意义的——为我的姐姐在人类学方面突然产生的兴趣作一个海外调查员。不管怎样，这总比令人厌烦的事好些。我压根儿不想回家，也不想多作解释或说明理由。我近来变得神经过敏，情绪不定，茫然若失。你知道，我在卡拉奇退了伍，作为一个前美国士兵和旅行家，我真是高兴极了，但不到几个星期，我就心烦若狂了。因此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你的嘱托。你的嘱托已经完成了。

这事本应更令人激动。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你告诉我的那条简短的美联社消息，详情细节都千真万确。那个名叫冲加的小村庄就在阿萨姆，我是乘坐飞机、小火车和牛车去那儿的。在这个时候出游，因为炎热的季节已经过去，真是一次爽心悦目的旅行。我就是在这儿见到那个孩子的，她现在14岁。

我相信你对印度十分了解，定会知道这里的姑娘，到14岁已是十足的成年人了——她们大多在这样的年纪结婚。至于她的年龄，是毫无疑问的，我同她的父母进行过详细交谈，他们是根据两颗明显的胎生黑痣认出这个孩子的。他们的亲戚和乡里也证明他们的辨认无误，他们都还记得这些黑痣。这算是这个小小村庄里的一件不寻常的奇闻。

这个孩子还在婴儿时就丢失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孩子才8个月时，父母正在田里干活，把孩子放在地上，转眼

间孩子就无影无踪了。那么一点大的孩子是否能在地上爬行，我说不上来，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健美、机灵而奇异的的婴儿。他们都同意这种看法。

至于这孩子是怎样被狼叼走的我们永远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了一只母狼丢失了狼崽就把孩子叼走了，很可能如此。你说对吗？这不是欧洲品种的狼虫，而是“帕利貌”，当地的同类，不管怎么说，是一种块头和气质都还不错的动物，而不是在黑夜中偶然碰到的什么东西。18天前，当孩子被发现时，村民们不得不杀死了5只狼才把她抢了出来。而她自己也像从地狱里逃出来似地拚命挣扎，因为，她已经作为一个狼生活了13年。

她与狼群为伍的生活习惯还会出现吗？我不得而知。从一切外观和意识来说，她是一只狼。她不能直立，弯曲的脊柱已经无法纠正。她用四肢行走，指关节上都长满了厚实的骨质层。他们教她用手拿东西，但迄今未能成功。他们给她穿上的衣服都被她抓掉了，她还听不懂人话，更不用提说话了。印度人类学家苏米尔·戈吉已经同她在一起周旋了一个星期，同她交流思想的可能性已所剩无几。根据我们的衡量尺度，用我们的话说，她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愚笨的婴儿，而且在她的余生中很可能依然如此。

另一方面，戈吉教授和从加尔各答来考察狼孩的政府卫生部门的查默斯博士都认为，在孩子的智力方面，不存在体质上的因素或遗传因素，头部无畸形，其祖先没有愚笨的历史。村庄里人人都能证明这种正常的状态——的确，这个婴儿是聪明伶俐的；戈吉教授认为她一定很伶俐，而且一定具有13年来在狼群中生存的必要的机灵性和适应性。狼孩对反射试验，反应极好，在神经机能上显然是健全的。她身体强壮——力气

绝非一个13岁孩子所能比——瘦长而结实，行动敏捷，并且有一种神奇的嗅觉和听觉。

戈吉教授研究了过去100多年来印度所记载的18个类似的例子，他说在所有的病例中，用我们的话说，被发现的孩子都是白痴——或者从客观来说是一只狼。他指出，把这种孩子称为白痴或蠢物是不对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一只狼称为白痴或蠢物一样。这孩子是一只狼，也许是一种高等狼，但她毕竟是狼。

我正在准备一份关于全过程的更完善的报告。同时，这封信也囊括了有关事实。至于钱的问题，——我一次掷骰子赢了1100美元，现在的确可谓腰包鼓鼓的了。望您和您才貌出众的丈夫多加保重，对公共卫生事业尽心竭力。

顺致爱和吻

哈里

1945年11月4日

于印度加尔各答

给哈里·费尔顿的电报

印度加尔各答帝国饭店：

哈里，这不是突然的念头，确实是一件严肃的事。你干得很出色。望你前往比勒陀利亚总医院找费利克斯·范诺特博士查看类似病例。我们已做好空运的一切安排。

琴·阿巴莱德

1945年11月10日

亲爱的姐姐：

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你和你丈夫都是，要是我知道你目前的新闻饥荒期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好了。我揣测，到时候你就会明白，告诉我是对的。但无论如何，要考虑你的优先

权。一个又胖又圆的上校惨遭谋杀，于是我就风驰电掣般地奔到南非，这是一个气候宜人的美丽的国度，而且我相信它前程似锦。

我见过这个狼孩，他至今还留在这儿的总医院。我曾同范诺特博士和教友会里一个相当引人侧目的年轻女会员格洛丽娅·奥兰小姐度过一个傍晚，她是一位人类学者，在班图人中工作，为争取获得博士学位而努力。因此你瞧，我一定能够提供一定数量的背景材料——随着我同奥兰小姐交往之加深，还会有更多的材料。

表面看来，这个例子酷似阿萨姆的一例。那儿是一个14岁的女孩，这儿是一个11岁的班图男孩。那个女孩是狼养大的，而此例中的男孩却是狒狒养大的。一个名叫阿奇韦的白人猎手把他从兽群中抢了出来，猎手是一个身强力壮而沉默寡言的人，简直跟海明威笔下的人物一模一样。不幸的是，阿奇韦性情乖戾，不爱孩子，因此，孩子咬了他，本来不难理解，他却把孩子打得奄奄一息。“我把他驯服了。”他是这样说的。

然而，孩子在医院里却一直受到最好的照料和合乎情理的科学的爱抚。现在无法找到他的父母，因为这些巴苏陀兰狒狒长于远足旅行，谁也说不上来它们是在哪里把孩子弄来的。他的年龄是根据医学猜测的，但却是合理的。无疑，他属于班图族。他的长相漂亮，四肢特长，格外壮实，头部没有一点受伤的痕迹。但是用我们的话说，他像阿萨姆女孩一样，是一个白痴和蠢物。

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狒狒，他发出的完全是狒狒的声音。他和那个女孩的区别在于，他能用手拿取东西，识别东西，而且还具有较积极的好奇心理。而这些，奥兰小姐使我确信，正是狼和狒狒之间的区别。

他的脊柱也呈永久性的弯曲状态，他像狒狒一样用四肢行走，手指和手掌上都长满了厚厚的一层骨质。他第一次穿的衣服被他扯掉了，之后，他就循规蹈矩地穿在身上，但那仍旧是狒狒的特性。在这种情况下，奥兰小姐仍希望他至少能学会最基本的话语，而范诺特博士则认为他永远也学不会。顺便说一句，我必须提请你注意，在戈吉教授所提及的18例中，他们除懂得一点基本的语言要素之外，可以说人类语言对他们没有丝毫影响。

我的“人猿泰山”式的少年英雄，以及同他在一起的一切高等兽类就是这样。但最令人恐怖的想法在于——如果这样的事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话，人在本质上到底是什么？此地有识之士试图向我解释，人是他思想的产物，而他思想的形成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处的环境；而且这种思维过程——或如他们所说的心理活动——是以语言为基础的。没有语言，思想就会变成图像再现的过程，这个过程还停留在动物水平上，并排除一切概念，甚至最原始最抽象的概念。换言之，人不可能凭其自身而成为人，是他人所创就，是人类社会和经验的总和的结晶。

人，由狼养大的是狼，狒狒养大的是狒狒——这是一条不可改变的规律，不是吗？我脑子里总是翻腾着各式各样的想法，有些想法实在令人不快。亲爱的姐姐，你和你的丈夫都在干什么呢？难道还没到你们戛然而止，并把一切都告诉给哈里的时候吗？设或你要我立即离开这儿去西藏吗？只要你高兴，什么事我都愿意干，但最好是干些有意义的事情。

永远是你可爱的 哈里

1945年11月15日

于南非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哈里：

你是我高尚而又可爱的弟弟，你精明强干，又逗人喜爱。马克和我要你给我们做一件事，这样你就可以在地球的表面上纵横驰骋，并将得到报酬。为了使你信服，我们不得不披露我们工作中的隐秘——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了要做的事，因为我们认为你正直而且值得依赖。但似乎邮政不那么可信；因为我们是同陆军一道工作，他们对绝密和类似的荒唐事情，都具有一种遵纪守法的献身精神，所以这种情报就通过外交邮袋传递给你。至于收件之事，考虑到你是受雇于人，你的费用将会合理地得到补偿，每年额外给你 8 0 0 0 美元，不在工作多少，而是对你的优惠。

因此，请你在比勒陀利亚饭店逗留数日，等候邮包，不会超过 1 0 天。当然，你会接到通知。

顺致爱、深情和致意

琴

1 9 4 5 年 1 1 月 2 7 日

于华盛顿

亲爱的哈里：

考虑到这封信是马克和我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结论也是我们共同得出的。而且，我们认为这的确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函件。

你知道，过去 2 0 年来，我们俩一直深切关注着儿童心理学和儿童的发展。没有必要回顾我们在公共卫生处的事业或经验。战争期间，我们的工作作为儿童感化计划的一部分，引起了一种有趣的理论，我们已决定要探求这种理论。卫生处的头头给了我们假期，把此事列入我们自己的计划之内。最近，陆军给了我们一笔相当可观的资金来从事这项工作。

还是谈我们的理论罢。你知道，我们并不是全然没有试验过。简言之——已有20年的工作实践作为参考——是这样的：马克和我已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人类下层社会中，就是一个新种族的教化问题。把他们叫做超人——随你怎么叫都行。他们不是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他们已经出现了几百年，甚至可能几千年了。但他们受制于人，受人类环境的影响，正像那个陷入狼群的阿萨姆女孩和陷入狒狒中的班图族男孩一样，决定了他们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命运。

顺便说一句，你所说的两例并不是我们已经证实过的仅有的例子。根据目睹者千真万确的证实，我们记录了7个类似的例子，一个在俄国，两个在加拿大，两个在南美，一个在西非，还有一个在美国，这恰好还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根据风闻传说和遗闻轶事，得知14世纪有311个类似的例子。在14世纪的德国，休伯科斯在他的对开手稿中，声称观察过5个病例。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有7个是今天活着的人亲眼见过的，而且除16个风闻传说的例子外，其结果都或多或少地确如你所见或如你所述：狼养大的孩子是狼。% 我们自己的工作进一步证明了同样的结论：人养大的孩子是人。如果存在超人，他肯定像被动物养大的任何人类儿童一样被捕捉并关进笼子。我们认为，超人是存在的。

为什么我们认为存在着这种超级儿童呢？或许有许多理由，不过，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去作详细的探求。但这里有两个极明白的原因：其一，我们有几百个男人和女人的病历，他们在儿童时期的智力商数达到150或者更高。尽管他们在儿童时代在智力上就极有前途，但在他们选定的事业中作出成就的人却不到百分之十。大约还有百分之十被当作难以治愈的精神病而送进疯人院。约有百分之十四已经进行过或要求进行智

力方面的治疗。百分之六自杀，百分之一进了监狱，百分之二十七离婚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百分之十九无论想干什么，但他们都总是失败——其余的人不管担任什么重要工作都是平庸无奇。全部智力商数都减小了——几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直线下降。

由于社会从来没有为这种智力提供过充分发挥潜力的机会，它可能发展成什么样，我们毫无把握。但我们可以就此猜想到，他们已经退化到痴呆状态——我们认为我们目前的正常状态就是痴呆。

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知道人只用了大脑极小一部分。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使用其余部分呢？为什么大自然赋予他以大脑，而他却不能充分利用呢？或者说是社会妨碍他去冲破禁锢潜力的障碍吗？

简言之，就是这两个原因。相信我吧，哈里，还有更多的理由——足以使我们去说服那些头脑顽固和缺乏想象力的政府要员了，因此，我们可获得一个解脱“超人”的机会。当然还是历史帮了忙——以它的本来面目帮了忙。这表明我们在开展另一场战争——这次是同俄国的战争，一场冷战，正像人们已经那样直呼其事一样。在冷战领域中，这将是一场智力战——而智力之不足，恰似一种极端短缺的商品，如我们本地的智囊直言不讳所承认的一样。他们把我们的超人当作一种秘密武器，当作一种小魔鬼，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制造出死光和超级原子弹。咳，让他说去吧。很难设想，竟有好人倡导这样一个计划。重要的是，马克和我已经受权负责这项冒险计划——耗资数百万美元，享有绝对优先权——负责整个计划。然而这是绝密，我怎么强调也不算过份。

至于你的工作——不知你是否愿意干。这是一步一步开展

的。第一步，1937年，在柏林有一个名叫汉斯·戈德鲍姆的教授，一半是犹太血统，他是儿童医疗协会的会长。他发表过一篇关于儿童智力测验的专题论文，声称——我们都倾向于相信他的判断——他能在儿童的一周岁之内，即开始说话前确定儿童的智力商数。他列出一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估计表，得出了一系列测验结果，但是，我们还理解不透把这种试验付诸实践的方法。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教授的帮助。

1937年，他在柏林失踪了。据报导，1943年他住在开普敦——这是我们掌握的关于他的最后一个住址。随信附上地址。到开普敦去吧，我亲爱的哈里（这是我自己同你说话，不包括马克）。如果他已离开，要跟踪寻迹，一定找到他。如果他已死去，请立即通知我们。

当然，你会接受这项任务的，我们爱你，并且需要你的帮助。

琴

1945年12月5日

于华盛顿

亲爱的姐姐：

多么轻率的想法！如果这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我准备现在立即输。但工作终归是工作。

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搜遍了整个开普敦，才发现那位教授的行踪——只发现他已于1944年前往伦敦。显然，他们需要他去那儿。我这就起程去伦敦。

爱你的 哈里

1945年12月20日

于南非开普敦

亲爱的哈里：

事情十分紧急，现在你一定找到那位教授了。我们相信，不管你自己的主张多么愚蠢，你还是会有足够的理智去衡量他的方法的。把这次冒险计划向他和盘托出好了，和盘托出吧！无论他要求什么，我们都答应——因为我们需要他和我们一道工作，他愿干多久就干多久。

简单地说，下面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我们已在北加利福尼亚划定了一块8000英亩的土地，打算在那儿创造一个环境——用军人警卫，确保安全。开初，这里将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个环境将受到控制，禁止与外界往来。

我们打算把40个儿童放在这个环境里抚育成人——培养成超人。

至于这个环境的细微末节，留待今后再说，当务之急是儿童问题。40个儿童中，要在美国找10个，其余的30个将由教授和你自己寻找——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去寻找。

我们要半数男孩，达到男女平衡。年龄在6至9个月之间，所有儿童都要表现出有超凡的智力商数——即是说，如果那位教授的方法有可取之处的话。

我们要求5个种族，高加索、印度、中国、马来亚和班图人的儿童。当然，我们对这些种族不甚了解，但你在他们之中的活动却比较方便。6个所谓高加索婴儿应在欧洲寻找。我们或许建议要两个北欧的，两个中欧的和两个地中海类型的。兴许在其他地区也要作出类似的分类。

你应当懂得——不要动用警察和强盗之类，不要动用战略情报局，不要用诱拐绑架。不幸的是，这个世界上充斥着战争的遗孤——到处都是因穷困绝望而卖掉孩子的父母。当你想要儿童而又遇到这种情况时，买！价格高低不论。这些儿童将受到爱抚和养育——如果你通过购买方式得到儿童，那么你就是

在给予儿童以生命和希望。

当你找到一个儿童时，望立即告知我们。空运可由你支配使用——奶妈和其他照料儿童的详细之事，我们在做全面安排，我们也安排了医疗救护，供你之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健壮的儿童——在任何一个特定地区内符合一般健康条件的儿童。

祝你幸运。我们都信赖你，爱你。圣诞节愉快。

琴

1945年12月26日

于华盛顿

亲爱的琴：

我似乎已经识破了你的愚蠢的绝密计划和保密病症，我一直期待着一个闲暇之日和外交邮袋，以便把我所从事的各种冒险活动作一小结。从我那些“审慎的”电报中，你会看出教授和我一直在婴儿市场上走马观花般地奔波。亲爱的姐姐，这种狂热的买卖活动根本不适合我的口味。然而，我向你做过许诺，你就等着瞧吧，我定能完成任务，把儿童交给你。

顺便说一句，即使你所称呼的“环境”已经创造起来，我想还是把这些东西继续寄往华盛顿。在没有接到另外的指示以前，我打算就这么办。

找到那位教授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因为我穿的是制服——我已得到一套出色的英国制服——还因为你好意地给我提供了煞费苦心搞到的全部证件，所以我去过陆军部。照人们的说法，哈里·费尔顿少校受到彬彬有礼的接待，我感到还是着文职服饰好。然而那位教授早就在从事一项儿童感化计划，住处在伦敦东郊的一片破烂房屋之中，这个地区曾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他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小个儿，我已非常喜欢上他了。从他的一方来说，他耐着性子对我表示宽容。

我带他去就餐。亲爱的姐姐，你是使他行动的杠杆。我压根儿不知道你在某些场合中的名气。他带着敬畏的神情望着我，仅仅由于我们是同母同父所生。

然后，我毫无保留地向他和盘托出了我的意思。我预料你的名气会当场变得灰飞烟灭，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戈德鲍姆张着大嘴全神贯注地洗耳恭听，唯一打断我的一次就是向我询问阿萨姆女孩和班图男孩的事，问的都是一些极其中肯而琐碎的问题。我说完后，他只摇了摇头——不是不同意，完全是因为激动和兴奋。之后，我便问他对这一切的态度如何。

“我需要时间进行考虑”，他说，“这是需要深思熟虑的事。但这种设想可谓奇妙——大胆而奇妙。并不是在这种设想以外的推理是这样的新奇。我想到过这点——许多人类学家都想到过。但是要把它付诸实践，年轻人——啊，你姐姐真是一个非凡的而奇特的女人！”

我的好姐姐，你瞧，于是我趁热打铁，当即告诉他，你亟需他的帮助，首先是找到儿童，然后到那个环境里去工作。

“那个环境，”他说，“你知道，那就是一切，一切啊。但她怎么能改变那个环境呢？环境就是一个总体，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个组织，充斥着自欺欺人，愚昧迷信，令人作呕，缺乏理性；拘泥于圣徒传说、胡思乱想和鬼怪幽灵。谁能改变它呢？”事情就是如此。我的人类学知识充其量能算及格，但我读过你的全部著作。如果在那个问题上我的回答是软弱无力的，他准能设法从我说的话中或多或少地看出马克和你本人的完整形象。然后他说，他要把整个计划好好想一想。我们约定第二天再见，届时他地向我解释确定婴儿智力的方法。

第二天我们又见面了，他阐述了他的方法。他坚持说他并没有做过试验，但相当自信，可是又说谬误之处肯定不少。几



年前在德国，他就拟订了一个他在婴儿中观察到的50种性格特征的名册。当这些婴儿长大成人的时候，他们就受到正规方法的例行试验——结果与他原来的观察是矛盾的。因此，他开始得出一些结论，他在其后的15年间对此一再进行验证。我打算给你附上一篇他未发表的文章，文中所述要详细得多。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他的方法的正确性使我折服了。其后我观察了他对104个英国婴儿的考核——以便我们进行首次挑选。琴，他的确是一个超俗不凡，才气横溢的人。

我和他会面后的第三天，他表示同意参与这一计划。他是极其庄重地对我说的，后来我把他的话准确无误地追记了下来：

“你必须告诉你姐姐，我并不是轻率地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们是在影响人类的灵魂——也许甚至是人类的命运。这种试验可能归于失败，但如果获得成功，它将是当代最重要的事件——甚至比我们刚刚打完的这场战争更重要，更有成效。而且你还必须告诉她一些别的什么。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但他们都被夺去了生命，因为人类的这个民族变成了一群野兽，我眼睁睁地看到了这一切，如果我不是一直相信能变成野兽的东西也能变成人的话，我是活不下来的。我们都不可能活下来。但如果我们要创造人，我们就必须表现出谦卑的态度。我们都是工具，而不是工匠，如果我们成功，结果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琴，这就是你要我找的人，如我所说，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些话都是一字不落地记下来的。他对环境问题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还谈到创造这个环境所必须具备的智慧、判断能力和博爱精神。关于你们正在创造的环境，如果你能至少写上几个字给我寄来，我想对我是有帮助的。

现在我们给你送来4个婴儿。明天我们就要到罗马去了，



然后从罗马去卡萨布兰卡。

但是我至少要在罗马逗留两个星期，期待在罗马收到你的信。

认真的、心情不平静的 哈里

1946年2月4日

于丹麦哥本哈根

亲爱的哈里：

这里只说几件事。你对戈德鲍姆教授的反应给了我们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热切地盼望着他加入我们的行列。同时，马克和我就环境的筹备工作问题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用最普通的话说，下面就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全部专用地——一共8000英亩——将用铁丝网圈起来，并由军人守卫。我们将要在这块地上建设一个大家庭，聘请30至40名教员——或一群父母。我们只吸收热爱儿童并志愿献身于这项冒险事业的已婚夫妇，他们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些条件，这是自不待言的。

假设，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某处出了些差错，我们正退回到史前群婚形式。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杂乱地同居——而是说我们要让这些儿童了解，父母是一个整体，我们作为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不是根据血统关系，而是根据人类之爱。

我们将教他们以真理，在我们也弄不清真理的地方就不去教他们。这里将没有神话、传说、诺言、迷信、假想和宗教。我们要教给他们以爱和合作的精神，将给予他们以充分的爱 and 安全感，这将把人类的知识传授给他们。

在头9年内，我们将严格控制这个环境，为他们编写教材，勾画出他们所需要的历史和事实。只有在那以后，我们才能使这些孩子开始与当今世界发生关系。

这听起来是不是太简单或太冒昧了呢？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哈里，而且我想，戈德鲍姆教授是能够充分理解的。我们为孩子们做的这些事情，比过去曾经做过的要多。

祝你们两个幸运。从你来信中看，你好像在变，哈里——我们感到在我们中间有一种奇妙的变化过程。当我把我们所做的事记录下来时，似乎明白得清澈见底，以至看不见它的深远意义了。我们只不过在搜罗一群禀赋极高的儿童，把知识和爱传授给他们。突破人类的未被利用和未被认识的部分就够了吗？好了，我们会弄清楚的。把儿童给我们弄来，哈里，我们会弄清楚的。

顺致爱

琴

1946年2月11日

经由华盛顿投递

1965年初春，哈里·费尔顿抵达华盛顿，径直到白宫去。费尔顿刚到50，身材高大，面目清秀，略显消瘦，头发灰白。作为航道局公司——美国最大的进出口机构之一——的董事长，他肯定博得了埃格顿的尊重和敬意，埃格顿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无论如何，埃格顿决非是别人所能愚弄的人，他没有错误地试图恐吓费尔顿。

相反，他愉快地向他问候，在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他们俩在白宫的一间小房间里坐了下来，相互为对方的健康干杯，天南海北地随便闲聊。

埃格顿提到，费尔顿自己或许知道召他来华盛顿的原因。

“说不上知道。”费尔顿说。

“你有一个非凡的姐姐。”

“这我早知道。”费尔顿微微一笑说。

“你也是守口如瓶，费尔顿先生，”部长述说了自己的看法，“就我们所知，恐怕连你的直系亲属也没听说过什么超人。这的确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

“也许是，也许不是，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吗？这么说你近来没有收到你姐姐的信啰？”

“差不多一年了。”费尔顿答道。

“没使你吃惊吗？”

“哪能呢？不，不会的。我姐姐的确和我非常亲近，但她这个计划不容许有任何社会关系。我已经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没收到她的信了。我们都不长于写信。”

“我明白了。”埃格顿点了点头。

“那么我可以得出结论，她就是你要我来的原因吧？”

“是的。”

“她身体好吗？”

“就我们所知，还好。”埃格顿平静地说。

“那你要我做什么呢？”

“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如果你愿意的话。”埃格顿像刚才一样平静地说。“让我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吧，费尔顿先生，然后，你也许能帮我们的忙。”

“也许。”费尔顿表示同意。

“关于那个计划，你像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或许比我们知道的还多，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参与其事。因而你明白，这样一个计划必须极其严肃认真，要不就会成为笑柄。至今，此计划已使政府花费了1 1 0 0万美元，这还算不了笑话。现在你明白，这个计划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与世隔绝。我用这个词是专门仔细推敲过的。它的成功在于创造一个

独特的与世隔绝的环境，按照那个环境的要求，我们同意在 15 年内不派观察员去专用地。当然，在这 15 年内，我们同阿巴莱德先生和阿巴莱德夫人及他们的一些助手们，包括戈德鲍姆博士一道举行过多次会议。

“但在这些会议中，除了一般性的进展情况以外，我们根本得不到涉及工作进展的详情报告。告诉我们的消息只说，结果是有收获和令人鼓舞的，此外再没有更多的情况。我们信守自己的诺言，在 15 年这段时期之末，我们告诉过你姐姐和她的丈夫，我们将必须派去一个考察队。他们恳求延期——坚持说这是整个计划成败的关键——他们的巧言哀告，又得到 3 年的延期。几个月前，3 年的期限又到了。阿巴莱德夫人来到华盛顿要求进一步延期。当我们拒绝后，她同意我们的考察队在 10 天内进入专用地，随后她就回到加利福尼亚去了。”

埃格顿停了下来，用目光审视着费尔顿。

“那你看见了什么呢？”费尔顿问。

“你还不知道吗？”

“恐怕不知道。”

“嗯——”部长慢条斯理地说，“我一想到这里，就感到像个他妈的大傻瓜，还感到几分后怕呢。我说这话时，注定是傻瓜的结局。我们到那儿什么也没有看见。”

“噢？”

“你似乎不太惊奇，费尔顿先生？”

“我姐姐做什么事都没有真正使我感到惊奇过。你的意思是说那块专用地是空荡荡的——什么痕迹都没有吗？”

“不是那个意思，费尔顿先生，但愿我确是那个意思。但愿这是万事皆欢的人间，应当丢个幻想。但愿我们认为你姐姐和她的丈夫是两个狡诈无耻的骗子，他们从政府手里骗取了 1

1 0 0 万美元。这些钱与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相比，会使我们打心眼里高兴的。你是知道的，我们并不清楚那块专用地是不是空空如也。费尔顿先生，因为专用地根本不在那里。”

“什么？”

“确切地说，专用地不在那里。”

“老兄，”费尔顿微笑着说，“我姐姐确实是一个非凡的女人，但她总不会带着8 0 0 0英亩土地逃走吧，这不像她干的。”

“我认为你的诙谐一点也不使人逗乐，费尔顿先生。”

“不，不，当然不是，我很抱歉。只有当一件事根本说不通的时候——一大片8 0 0 0英亩的土地怎么会不翼而飞呢？那不留下一个大洞吗？”

“要是报界得知这条新闻的话，他们会描述得更加有声有色，费尔顿先生。”

“为什么不作解释呢？”费尔顿先生问。

“让我试试看——不是解释，而是描述。这块土地在福尔顿国家森林这中，地面起伏不平，间或有丘陵，是红杉生长的地方——整个地区的形状像一个肾脏。四周围有铁丝网，每个出入口都有军人守卫。我是同考察队一起去的，同行者有梅伊斯将军，两名陆军内科医生，精神学家戈尔曼，武装部队勤务委员会的托坦威尔参议员和教育家利迪亚·珍特里。我们每次飞机飞越全国，然后分乘两辆政府专车驶完了通往那块专用地的最后6 0英里路程。一条泥土小路直通进去，路上的警卫挡住了我们，专用地就在眼前了。当警卫接近第一辆车的时候，专用地突然消失了。”

“就这样吗？”费尔顿低声说，“无声无息——没有爆炸？”

“没有声音，也没有爆炸。顷刻间，我们眼前的红杉林变

成了一片灰色空地。”

“什么也没有？这不过是一个词儿。你没有试着走进去吗？”

“是的——我们试过。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都试过。我自己不能算一个很勇敢的人，费尔顿先生，但我还是鼓起足够的勇气走向那块灰色的土地的边缘，而且用手摸触过。非常寒冷而且非常坚硬——我这三个指头都冻起了疱。”

他伸出手让费尔顿看。

“于是，我害怕了。我至今还在害怕。”费尔顿点了点头，“真可怕——真太可怕啦。”埃格顿叹了口气。

“有没有必要请问，你用别的什么方法试过没有？”

“一切方法都试过了，费尔顿先生，甚至——我真不好意思说——甚至包括一枚极小的原子弹。我们试过理智的方法，也试过愚蠢的方法。我们时而处于惊恐之中，时而摆脱惊恐，试过了一切方法。”

“你们还一直保密吗？”

“到目前为止，费尔顿先生。”

“飞机呢？”

“在上面什么也看不见，就像浓雾笼罩着山谷一样。”

“你们那些人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埃格顿微笑着摇了摇头，“他们都不知道。你听我说，首先，他们有人认为是某种力场，但从数学上讲不能，而且当然还因为它寒冷，冷得可怕。我嘴里含含糊糊地嘟哝着。我不是科学家，也不是数学家，但他们也在嘟哝，费尔顿先生。我对这件事厌倦极了。所以我把你请到华盛顿来，同我们谈一谈。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也许。”费尔顿点点头。

埃格顿第一次变得生气勃勃，情绪激动，内心急躁起来。

他又给费尔顿调了一杯饮料，然后，他把身子往前向费尔顿靠过去，急切地等待着他发话。费尔顿从衣袋里掏出一封信。

“我姐姐寄来的。”他说。

“你不是说你差不多一年没有收到她的信了吗？”

“自我收到这封信到现在已快一年了。”费尔顿答道，声音里含有一种感伤情调。“我还未曾开读过，她在密封的信里附有一个短札，上面只是说她健康愉快，并说明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开读这封长信。我姐姐就是那样；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认为现在是必要的时候了，你说对吗？”

部长慢慢地点了一下头，但什么也没说。费尔顿打开信，开始高声朗读起来。

亲爱的哈里：

当我写这封信的时候，离我们上次晤面时的交谈，22年已经过去了。对于我们俩这样互敬互爱的人说来，这是一段多么长的时间啊！既然现在你认为有必要开读这封信了，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再无相会的任何可能了。我听说你已经有了妻子和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可爱的人。我想我将永远见不到他们或者和他们相识了，这是我万分痛心的事。

只有这件事使我悲伤。除此以外，马克和我都很愉快——我想你会理解的。

至于这道屏障——目前的确存在着屏障，否则你不会把信打开的——告诉他们，这个屏障没受到一点损害，并且谁也不会受到它的伤害。它不会突然发作起来，因为它是一种负动力而不是正动力，无代替了有。关于这点，我在后面还要多谈，但可能也解释不清楚。有些儿童可能会用容易理解的话说出，但我想把它作为我的报告，而不是他们的报告。

奇怪的是，我还把他们称为孩子，而且还认为他们是孩子

——其实，这时在各方面都应当说，我们才是孩子，而他们则是成人。但他们还具有我们所熟悉的儿童品质，这就是在外部世界瞬息即逝的那种天真无邪和简单纯洁。

现在我们必须告诉你，我们的试验所获得的成果——或告诉你一部分。只能是一部分，我怎么能把人们经历过的最奇异的20年中发生的事全部记下来呢？这既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又是最平常的事。我们搜罗了一群超群出众的儿童，给他们以充分的爱、安全和真理——但我认为，最起作用的因素还是爱。在头10年间，我们废除了夫妇关系，把性欲减到最低限度，而把一切的爱都倾注到儿童们身上。他们也容易接受这种爱。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变成了我们的孩子——表现在各个方面。住在这里的夫妇所生的孩子也直接加入这个团体。谁也没有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们是一个生气勃勃，各尽其职的团体，在这个团体里，所有男人都是全体儿童的父亲，所有女人都是他们的母亲。

不，这并不容易，哈里——在我们成年人中间，我们必须战斗和工作，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自身进行考核和彻底改造，把我们的肝五脏全掏出来，以便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表现出一种举世无双的公正、诚实和可靠的品质。

我该怎样告诉你一个5岁的美国印第安男童创作一曲壮丽的交响乐的故事呢？或有两个儿童，一个属班图人，一个属意大利人，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在6岁时造了一台光速测量仪呢？我们成年人静静地坐着听这些6岁孩童给我们解释：由于光速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常数，不管物体本身的运动状态如何；星球间的距离不能用光速表示，因为它不是我们这个生存空间里的平面距离。这些你能相信吗？还要请你相信，我是很不善于表达的。在一切事件中，我觉得像一个未受过教育的



移民，他的孩子曾接触过千奇百怪的学业和知识。我虽了解一点，但很少。

假如我把这些事例和奇闻一桩桩，一件件，按六、七、八、九岁的年龄顺序喋喋不休地重复的话，你能想象出这些可怜的、备受折磨的神经质的小生命吗？他们的父母夸耀他们的智力商数达到 160，同时都又哀叹命运没能使他们成为正常的儿童。是的，我们的孩子曾经是，现在依旧是正常的儿童。也许第一批正常的儿童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长时间了，如果你听见他们笑过一次或唱过一次歌，你就会知道的。如果你能看见他们该多好啊，他们的身躯多么高大结实，体态多么匀称，举止多么文雅。他们具有一种我在儿童身上从未见过的品质。

是的，亲爱的哈里，我猜想关于他们的事情，多数都会使你震惊。他们大多数时候不穿衣服，性对他们说来永远是愉快而美好的，他们对于性生活和享受性的快乐像我们对待吃饭喝水一样的自然——也许比我们吃饭更自然，因为在我们这里没有色徒或饕餮者，没有胃溃疡或精神溃疡。他们互相接吻和抚弄，或做其他许多动作，这些在世界上都认为是不正当的、淫猥的，等等。但不论他们做什么，都做得得体，富于情趣。这一切是可能的吗？我告诉你，这是我最近大约 20 年来的生活状况。我和这些没有邪恶和病态的男女孩子们一起生活，他们都像异教徒或上帝一样——无论你做何想法。

但是，关于孩子们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故事，是要在适当的期间和场合讲一讲的。我这里记录的有关他们的一切表现，不过是要着意说明他们具有巨大的天赋和能力。马克和我对这结果从未有过丝毫怀疑；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控制了一个预示未来的环境，孩子们就会比外部世界的任何孩子学到的东西都更多。在他们生活的第七年，他们就能极其容易而自然地处理

通常在外部世界的大学或更高的学样里讲授的科学问题。这是我们预料中的事，如果这类事情的某些方面没有得到发展，我们倒会感到非常失望。但是我们所希望和密切注视着的事正是出乎预料的事——人类智力的发育，这在外部世界的一个人身上是受到阻碍的。

于是，便发生了下面的事情。原来，此事在我们工作的第五年开始于一名中国儿童，其次是一名美国儿童，然后是一名缅甸儿童。最奇怪的是，并没认为这是极不寻常的，直到第七年我们也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当时已经有5个这样的儿童了。那一天，马克和我正在散步——我记得太清楚了，这是加利福尼亚一个晴朗、凉爽和迷人的日子——我们突然发现草地上有一群孩子，大约有20个，其中5个围成一个小圈坐着，第六个坐在圆圈中心，他们的头都几乎碰到一起了，发出一阵阵愉快而惬意的格格笑声。其余的孩子分成组坐在10英尺以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

当我们走近他们时，第二组的孩子们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我们肃静。于是我们静静的站在那里注视着他们。大约10分钟后，5个孩子组成的圆圈当中的那个小姑娘跳了起来，欣喜若狂地喊道：

“听见了，听见了，我听见了！”

她的声音里包含着一种我们以前从未听到过的成功的兴奋，甚至从我们自己的孩子身上也从未听到过。接着，所有的孩子都拥到一起，吻她，拥抱她，围着她嬉戏，欢呼雀跃。我们注视着这一切，没有一点惊异甚或好奇的表示。因为即使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发生——出乎我们的猜测或理解之外，我们还是做出了对这种事情的反应。

当孩子们向我们涌来，让我们祝贺时，我们频频点头微笑，

并同意这一切都很了不起。“现在该我了，妈妈，”一个塞内加尔男孩对我说，“我已差不多会了。有6个人帮助我，这就更容易了。”

“你不为我们感到自豪吗？”另一个喊道。

我们同意我们都很自豪，但回避了其余的问题。于是，在当于晚上的工作人员会议上，马克讲述了近来发生的事。

“上星期我就注意到了，”我们的语文学教员玛丽·亨吉尔点点头说，“我注意到他们，但他们没看见我。”

“有多少人呢？”戈德鲍姆教授急切地问。

“3个，第四个在中间，他们头部都聚在一起，我以为这是他们做的一种游戏，于是就走开了。”

“他们并不保密。”有人说。

“真的，”我说，“他们认为我们理所当然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谁都没有说话，”马克说，“我敢肯定没人说话。”

“但他们在听，”我说，“他们格格地大声笑，好像在讲什么天大的笑话似的——或者是孩子们在笑使他们逗乐的一种游戏。”

还是戈德鲍姆博士说得中肯。他非常严肃地说，“你应当知道，琴——你总是说，我们或许能打开在我们之中锁闭着的巨大的思想领域之门。我认为孩子们已经把门打开了，他们正在教和学如何听思想。”

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我们的心理学家之一阿特华特不安地说，“我不相信，我研究过我们国家曾经出版的关于心灵感应的每一份实验报告——杜克的资料和其他全部材料。我们知道大脑波多么细小微弱——设想把大脑波作为一种通信联络手段简直是异想天开。”

“还有一个统计学上的因素，”数学家罗达·兰农观察过，“甚至如果人类存在这种潜在本领的话，你能想象得到，会没有记载的例证吗？”

“或许已经有记载了，”历史学家之一弗莱明说。“你能列举出历史上所有的鞭笞、燃烧和绞刑，确定哪一种是心灵感应吗？”

“我认为我同意戈德鲍姆的说法，”马克说，“孩子们正在掌握心灵感应法。我丝毫不为历史的争论或统计数字所动摇，因为我们在这里已经对环境问题着了迷。在这样一种环境里，把类似的一群不平凡的孩子抚养成人，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再则，可以说是或可能是一种必须有儿童时代发挥出来的本领，或一种被永远禁锢的本领。我相信，当我谈到在儿童时期就受到思想禁锢并不是不寻常的事时，黑尼格森博士将会支持我的论点。”

“不仅如此，”我们的精神病主治医生黑尼格森博士点点头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没有一个儿童能够幸免思想禁锢，每个人的整个思想领域都在儿童早期就受到了压抑。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绝对真理。”

戈德鲍姆博士吃惊地望着我们。我想说点什么，但欲言又止。我等待着，听到戈德鲍姆博士说：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已经开始认识到我们都可能做过些什么。人是什么？他就是自己记忆力的总和，被禁锢在自己的头脑里，他所经历的每个时刻只是构成这些记忆的轮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弄来的这些儿童可能发挥的禀赋能力有多大，但假设他们达到了享有全部记忆力的程度。不光是在他们之中没有诺言、欺骗、文饰、秘密和犯罪——远远不止这些。”

然后，他把我们这些职员环视一圈，在我们的脸上逐个搜

索。我们开始理解他了。我还记得我自己在当时的反应，一种惊奇、忽有所悟与欢喜交织在一起的感情，这种感情是这样使人心酸难忍，以致于眼里泪如泉涌。

“不是吗？我认为，”戈德鲍姆博士点点继续说，“关于这个问题，也许我最好还是说一说。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得多，我是过来人了，我经历过人类了解到恐怖与兽性的最艰难的岁月。当我看到眼前发生的事情时，我曾千遍万遍地自问：人类意味着什么？它是否多少有一点意义，它是否是一种简单的偶然事件，它是否是分子结构的不寻常的复合体？我知道你们都自问过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的命运怎样？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些舍命挣扎、贪婪攫取和病态肌体中，健全的精神或理性在哪里呢？我们相互杀戮、折磨、伤害和毁灭，别的生物尚且不是这样。我们把屠杀、虚假、伪善和迷信当作高尚的美德；我们用药剂和有毒的食物毁灭自己的躯体；我们不但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我们恨，我们恨，我们恨。

“现在，总算发生了一些变化了。如果这些儿童能完全进入相互间的思想领域的话，他们就会具有一种独特的记忆力，这就是他们共同的记忆力。一切经历，包括一切知识和幻梦对他们全体说来都是共同的——他们将是不朽的。因为当一个人死去，又有一个孩子与整体相联，一个接一个无穷无尽。死，将失去全部意义，也将失去全部黑暗的恐怖。人类就将从这里开始，完成其一部分算写的命运计划——变成一个独特的超凡的单一体，一个整体——很像你们的诗人约翰·堂恩的古训，他理解了我们大家在同一时刻都理解了的东西，即谁也不能作为一个孤立的人存在。在哪一个远见卓识的人是在不理解人类的孤独性的情况下生活着的？我认为没有。我们一直生活在幽幽黑暗、茫茫长夜之中，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可怜的智力苦心

挣扎，然后带着终生的全部记忆力走向死亡。因此毫不奇怪，我们的成就是如此微小。奇怪的倒是，我们竟然取得了这么多成就。但是我们所懂得的一切和我们所做的一切同这些孩子们将要懂得的、将要做的和将要创造的一切比较起来简直微不足道。”

就这样，老人一板一眼地全都倒了出来，哈里——他几乎从事物的发端看透了整个过程。那就是开始，在其后的12月内，我们的每一个孩子都通过心灵感应同别的孩子联系在一起了。而且在其后的年月里，在我们这块专用地上出生的全部孩子都由这些孩子教给了同样的联系方法。只有我们这些成年人永远被拒于这个团体之外。我们属于老一代，他们则是新一代，他们的方法永远和我们绝缘了——虽然他们能够进入我们的心灵，而且已经进去了。但我们却不能像他们相互之间那样，我们永远感觉不到他们可看到他们在我们的心灵之中。

哈里，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在以后的年月里发生的事。在我们这块警卫森严的小小专用地里，人变成了命定之物，但我只能隔靴搔痒的谈点表面现象。40个人居住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在他们当中，每一个儿童都具有其他儿童的个性，或者说每一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什么——这些男男女女总在一道群居生活又意味着什么？这些我几乎不能理解，更不用说做解释了。孩子们能给我们解释吗？几乎不可能，因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看，这是在青春期以前必然要发生的变态——当这种变态发生时，孩子们作为正常的现象而自然地接受了——的确像世界上最普通的现象一样。我们才是些不合乎自然规律的人——他们永远不能真正理解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怎么能忍受这种孤独的生活，怎么能忍受这种知道死就是永远消亡的生活。

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们知道的这种情况没有立即成为现实。起初，孩子们只有在他们的头几乎互相接触时，才能使他们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后来，他们控制距离的能力慢慢地逐渐增大了——但直到第十五年，他们才具有使自己的思想到达和探测到地球上任何一点的能力。为此真该感谢上苍！到那时，孩子们对他们发现的情况就可以应付自如了。要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也许早就给毁了。

必须指出，我们有两个孩子遇到了偶然性的死亡——分别死于第九年和第十一年。但这对其他孩子没有什么影响，只是略感遗憾，没有悲伤，没有巨大损失之感，没有眼泪或哭泣。死对他们和对我们说来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死只是肉体的消亡，人的存在是永恒的，完全有意识地生存在别人的肌体之中。当我们谈到要修一座有标记的坟墓或墓碑时，他们只是莞尔一笑，说要是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安慰的话，修也未尝不可。但后来，当戈德鲍姆博士死的时候，他们的悲哀却是深沉可怕的，因为他的死是属于老式的死法。

从外表看，他们仍然保持着单一的个体——每一个人都有他或她自己的特征、习气和个性。男女之间以正常的性关系恋爱——虽然他们全都具有这种经历。你能理解吗？我可理解不了——但对他们说来，一切都迥然不同。只有母亲对无依无靠的孩子的完美的献身精神才配有这种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爱——但这里也有差异，他们之间的爱甚至比慈母之爱还深。

变态发生以前，孩子们大量地产生性急、愤怒和烦恼的情绪——但在变态发生之后，我们就从未听到过他们发出愤怒或烦恼的声音。正如他们自己所说，在他们当中遇到麻烦时，他们会自行消除——有病自行医治；在第九年以后，他们就再没生过病——当他们的思想都融合在一起时，甚至有三四人能够



研究一个躯体，将病治愈。

我用这些词和词组，是因为我实在找不到别的词，而他们又不讲。甚至这些年来，我日日夜夜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也只能模模糊糊地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我知道，他们外表上的自由，健康与幸福是旷古未有的；但他们的内心生活怎样，我仍然无从得知。

一次，我同一个叫阿伦的孩子谈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高个儿，逗人喜爱的孩子，我们是在爱达荷州的一个孤儿院里发现她的。她已14岁了。我同她谈论个性问题，我对她说我不能理解的是，当她是这么多孩子的一部分，而他们又是她的一部分时，她怎么能作为一个个体而生活和工作呢？“但我还是我自己，琴，我不可能连我自己也不是了。”

“不是说别的人也是你自己吗？”

“对。但我也是他们哪。”

“那末谁来控制你的躯体呢？”

“当然是我。”

“然而要是他们打算代替你控制你的躯体呢？”

“为什么？”

“万一你想做什么事而他们不同意呢？”我笨拙地说。

“那怎么可能呢？”她反问道，“你能做你不同意干的事吗？”

“我想我能，而且我的确这样做过。”

“不可思议。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呢？”

这类谈话总是这样结束。我们这些成年人只能用语言交流思想。孩子们到第十年时，他们已发现了一种交流思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远远超过语言，正如语言远远超过动物地无声动作一样。如果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看见了什么东西，他不必描述



一番，别人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即使在睡觉时，他们也是异床同梦。

我可以继续花上几小时功夫来描述我压根儿不理解的东西，但那样做是无济于事，对吗，哈里？你会有你自己的问题，而且我必须设法使你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或必定要发生的事。你知道，这些孩子到第十年已经学会了我们所懂得的一切和在我们中间作为教材的全部内容。实际上，我们是在教一个独特的头脑，这个头脑由40个出类拔萃的孩子的不受禁锢的天才组成；这个头脑这样富于理智、纯洁和聪敏，以致我们在他们眼里只不过是值得亲爱和怜惜的人而已。

在我们当中有一个名叫阿克塞尔·克伦威尔的人，你将会认出他来的。他是普天之下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制造第一枚原子弹的主要负责人就是他。打那以后，他就像一个进修道院的人似的来到我们当中——作为一种个人赎罪的行动。他和他的妻子教孩子们学物理，但到第八年，孩子们就开始教克伦威尔了。一年之后，克伦威尔跟不上他们的教学，也跟不上他们的推理方法，当然，他们的符号表示法也是出自他们自己的思想结构。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吧。在我们的棒球场外很远的地方，有一个10吨左右的大圆石（这里必须说明，孩子们的运动技巧和体质反应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几乎同他们的智力一样地卓绝超群。他们打破了现有的每一项田径纪录——一般高出世界纪录的三分之一。我见过他们把我们的马追赶得筋疲力尽。他们的行动之快使我们在相形之下简直成了懒汉。在一切运动中——他们最喜好棒球），我们曾说想把那块大石头炸掉，或用重型推土机把它推开，但我们一直未能做到。后来一天，我们发现那块石头不见了——在石头原来的地方有一堆深红色的尘土正

在迅速被风刮走。我问孩子们是怎么搞的，他们告诉我，他们已经把石头粉碎了——似乎不过像踢开一块挡道的小石子一样容易。怎么打碎的呢？由于他们疏松了石头的分子结构，它就变了粉末。他们解释过，但我们理解不了。他们还试图向克伦威尔解释他们的思想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他也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理解得多。

我再举一件事。他们建了一座原子聚变发电站，我们靠这个电站储存了无限的电能。他们把他们所谓的自由场安装到我们的全部卡车和小汽车里，以便使用地面上的同样设备作升空旅行。由于这种思维能力，他们能探究原子，重新排列电子，把一种元素变成另一种元素——所有这一切对他们说来都不过是基本技能，好像他们是在对我们取乐和恐吓一样。

这样，你可以了解这些孩子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了。现在我要告诉你的一件你必须知道的事。

在孩子们来到这里的第十五年，我们全体人员同他们进行了一次会见。那时他们已有 5 2 人了，因为那些在这里出生的孩子都留在这个独特的集体中——这里必须附带说明，不管这些孩子最初的智力商数如何，都在这里抚养成人。这是一次极为正式而严肃的会见，因为考察队已经决定在 3 0 天内进入专用地。意大利出生的迈克尔代表他们讲了话，因为他们只需要一个人说话。

他以他们是如何热爱和珍视我们这些曾经是他们的师长的成年人作为谈话的开始。“我们的一切，我们有今天的成长壮大，都是你们恩赐给我们的。”他说，“你们是我们的父母和师长——我们对你们的热爱之情不是我们用言语所能表述的。许多年来，我们对于你们的耐心和舍己为人感到惊讶，现在由于我们探究过你们的心灵，我们知道你们的生活中充满着多么

巨大的痛苦、怀疑、恐惧和混乱。我们也探究过警卫这块专用地的士兵们的心灵。我们的探测能力与日俱增，越来越大——到现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心灵，都无不能被我们探知。

“从我们来到这里的第七年起，我们就知道了这次试验的全部详情，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和你们的意图。而且从那时到现在，我们一直在默默地深思着我们的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也在试图帮助你们，我们对你们的爱真是山高海深难相比。也许我们已经在某些方面对你们有过一点帮助，如清除你们的不满情绪，尽可能使你们保持健康，减轻你们在恐惧的迷离和你们称为睡觉的恶梦中的不眠之夜的苦痛。

“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但是让你们进入我们的心灵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如果人脑的整个领域在青春期之前不是敞开的，大脑组织就会发生变化，脑细胞就会失去发展的全部潜力，大脑就会永远永远地关闭着。在一切之中，最使我痛心的莫过于此事——因为你们已经把人类最珍贵的遗产赐给了我们，反过来，我们所能给予你们的却一无所有。”

“不能那样说。”我说，“你们给予我们的东西比我们给你们的还多呢。”

“也许是吧。”迈克尔点了点头说，“你们都是极端高尚而仁慈的人。但现在15年已经过去了，考察队在30天内就要来到这里——”

我摇摇头说，“不，必须制止住他们。”

“那么他们大家呢？”迈克尔问道，眼光投向我们这些成年人，逐个扫视了一遍。

我们中间有些人在哭泣。克伦威尔说道：

“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和父母，你必须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你是知道该怎么办的。”

迈克尔点点头，然后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我们。专用地必须保留，我将同马克和戈德鲍姆博士去华盛顿——无论如何要争取延期。然后把新来的婴儿编成队带到专用地来，在这里受教育。

“但为什么非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不可呢？”马克问，“不是说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你们都能探知——探究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成为你们的一部分？”

“只是他们不可能进入我们的心灵。”迈克尔，“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他们必须是孤立的——他们的头脑必然是分散的。你们世界之外的人能为这样的儿童做些什么事呢？过去那些会魔法的听见过魔鬼声音的人都怎样了呢？有的成了圣人，但更多的人都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难道你们不能保护他们吗？”有人问。

“总有一天能够，但现在不行——我们的人还不够多。首先我们必须帮助把儿童们弄到这里来，数以百计甚至更多些。然后必须在别的地方多设些跟这里一样的专用地。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世界是广阔的，儿童是众多的，我们必须小心从事。你们知道，人们充满这么多恐惧——而这又是一切恐惧中最骇人听闻的。他们会害怕得发疯，他们所能想出的一切办法就是杀死我们。”

“加之我们的孩子们不会回击。”戈德鲍姆博士平静地说，“他们尚且不能伤害任何人，更不用说杀人。牛，还有我们的猫和老狗，它们都是一回事——。（这里戈德鲍姆博士把指的，是我们已不再用老式方法宰牛。我们爱护我们的猫和狗，当它们到年老有病的时候，孩子们就诱使他们平平安安睡去——从此永不复苏。然后孩子们问我们，杀牛而食之，是否可用同样的方法。）“但不包括人，”戈德鲍姆博士继续说，“他们不能

伤人或杀人。我们能做我们知道是错误的事情，但这正是我们所具有而孩子们却缺乏的一种能力。他们不能杀人，不能伤人。我说得对吗？迈克尔？”

“对，你说得对。”迈克尔点点头说，“我们必须慢慢地耐心行事——在我们采取某些措施之前，决不能让世界上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事。我认为我们还需要3年多的时间。你能为我们争取3年时间吗，琴？”

“我一定争取。”我说。

“我们需要你们大家的帮助。当然，如果你们希望走的话，我们决不会把任何人留在这儿。但是我们需要你们——像以前我们一直需要你们一样。我们热爱你们，珍视你们，我们恳求你们留下同我们在一起……。”

我们全都留下了——我们谁也离不开我们的孩子们——或者说将永远也离不开他们，除非死神把我们带走，你感到奇怪吗，哈里？我再也没有更多的东西奉告了。

我们争取到了我们所需要的3年时间。至于说到那道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灰色的屏障，孩子们告诉我，那确实是一种极简单的装置。就以我对它的大概的理解程度说，他们改变了整个专用地的时间顺序，并不多——不到万分之一秒。但其结果是在你们世界之外的未来，存在着一秒钟内的极其短暂的一瞬。同一个太阳照耀着我们，同样的风吹拂着我们，我们从屏障里可以看到你们未变化的世界，他们却看不见我们。当你们向我们这边看时，我们的存在还没有出现，代之而出现的是空无一物，没有空间，没有热，没有光，只有一道并不存在的穿不透的墙。

我们能够从里面走到外面——从过去走向未来。在我们用屏障做试验的时刻，我已经有过实际体会。你会感到战栗发抖，

一阵寒冷，但不过如此而已。

还有一种能使我们回复到过去的方法，但我说不清楚，这点你是理解的。

情况就是这样，哈里。我们将永远不再相见了，但是我向你保证，马克和我都比以往生活得更愉快。人类要变化的，他将变成他理想的那个样子，将用爱 and 知识走向太空，探知万物。这不正是人类一直梦寐以求的没有战争，没有仇视，没有饥饿，没有疾病或死亡的世界吗？我们能生活在正在发生这种变化的环境中，实为幸运，哈里——我们不应当有更高的要求。

顺致满腔的爱

琴

1964年6月12日

费尔顿读完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最后还是部长先说：

“你知道，我们必须继续冲击那道屏障，设法找到一条通进去的道路。”

“我明白。”


“现在你姐姐既然已经作了解释，这就更容易了。”

“我认为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费尔顿疲惫不堪地说，“我认为她并没有解释。”


“也许不是向你和我作的解释。但我们要把它交给学者智囊们去研究，他们会设法解决的。他们准能办到。”

“也许这一次办不到。”

“不，办得到的。”部长点了点头说，“你瞧，我们该结束了。我们不允许存在这样的事——永生、无神，以及对地球上每个人的生命的威胁。那些小家伙说得对，我们将必须要杀死他们，不是吗？这是一种疾病，制止疾病蔓延的方法是根



## 出类拔萃的新一代



除滋生它的毒菌，那是唯一的方法。我倒希望有另外一种方法，可是还没有。”